



素手劫

①

青苹果电子书系列
武侠小说精选

素手劫

(中)

(台湾) 卧龙生 著

目 录

第 十 回	最大隐秘	(454)
第 十 一 回	关东七鞭	(498)
第 十 二 回	摩伽法王	(549)
第 十 三 回	终南遭劫	(599)
第 十 四 回	独臂怪客	(648)
第 十 五 回	死谷二奇	(701)
第 十 六 回	指示机宜	(748)
第 十 七 回	天地俱焚	(800)
第 十 八 回	色即是空	(852)

第十回 最大隐秘

但是她这苍白面冰冷的面容上，却更呈现出一种神秘的美，神秘的魅力，仿佛是神话中被咒而死的公主。

任无心仿佛已看得痴了，面上却呈现出一种朝圣者仰视神佛的肃穆神情。

百忍、百代、田秀铃谁也不愿破坏这一份肃穆的寂静，谁都不再说话。

也不知过了多久，任无心方自转过身来，面上却仍带着一份怅然若失的迷惘，仿佛失落了些什么，却又似得到了些什么。

百忍大师轻轻唤了声：“任相公！”

任无心仿佛突然由梦中惊醒，展颜笑道：“是该走了吗？”

百忍大师微微含笑，闭口不语。

任无心抱拳向田秀铃深深一揖，转身向门，举手道：“大师先请！”

百忍、百代相继而行。

哪知他们方自走到门口，任无心突又回过头去，目光望向田秀铃，嚅嚅道：“夫人……”

田秀铃微微笑道：“任相公若是还有什么吩咐，只管说出来便是。”

任无心又自沉吟了半晌，突地仿佛下了甚大的决心，沉声道：“江湖中盛传南宫世家的少主人，已被害而死，其实……”

田秀铃面上立刻现出紧张的神色，那幽雅清淡的笑容，也立刻消失不见，颤声问道：“其实……其实怎样？难道任相公你……你……”

任无心徐徐道：“据在下所知，南宫世家第五代少主人，虽然遇着了极大危难，其实却还尚在人间，并未死去。”

此话一出，不但田秀铃身子为之震颤不已，就连百代、百忍也一齐悚然回身。

只见田秀铃张大了眼睛，紧握着双拳，颤声道：“真……真的吗？”

任无心肃然道：“在下虽不能十分确定，但却有几分把握，否则在下怎敢随意说出？”

田秀铃又惊又喜，问道：“任相公可知道他此刻在哪里？”

她不但语声哽咽，目中流泪，就连那纤秀的身躯，也被这惊人的消息所震，手扶几案，摇摇欲倒。

任无心面色也更见沉重，缓缓道：“这在武林中是件最大的隐秘，普天之下，除了两位老人外，就连在下也说不出来的。”

田秀铃急急问道：“那两位老人是谁？”

任无心一字字沉声道：“死谷二奇，夫人可曾听过这名字？”

田秀铃呆了一呆，喃喃道：“死谷二奇、死谷二奇……”

眼波询问地望向百忍、百代。

百忍、百代两人，面面相觑，面上也充满了迷惑惘然的神色。

这两位少林高僧虽然俱都有着极为丰富的阅历与见闻，却也不知道这两位神秘的老人是谁。

任无心道：“在下也知道夫人绝对未曾听过这名字，但在下确知这两位老人，在当今世上，不但武功可称最高，见闻之博，

更是惊人。”

百忍大师动容道：“任相公既然如此钦佩于他，这两位老人必定是绝世的奇人了……”

百代大师接口道：“如此说来，这两位老人，以前必定是有一段辉煌的历史，显赫的名姓，只是长久隐姓埋名，是以贫僧等未曾听起。”

任无心颌首道：“大师所料想必不差，但这两位老人的真正来历，在下也不知道。”

田秀铃神情更是激动，颤声道：“死谷在哪里？不知任相公可否见告？”

任无心长叹一声，摇首道：“在下已受重嘱，不可将死谷所在之地告人。”

田秀铃一步窜了过去，拉住了任无心的衣袖，流泪道：“任相公，你……你若可怜我这个苦命的人，无论如何，也要将任无心长叹接口道：“在下虽不能将死谷所在之地说出，但却可将夫人带至死谷……”

田秀铃大喜道：“真的吗？”

任无心肃然道：“在下拼却受些责备，也必定会将夫人带去的。”

田秀铃满面喜色，放开了任无心的衣袖，道：“多谢相公，贱妾这就随相公……”

她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立刻顿住了语声，垂下头去，黯然道：“只可惜贱妾这里还有许多未曾料理的事，此刻还不能随相公前去。”

这聪慧的女子，多年来置身在这险恶的环境中，已培养出极

深的心机，和极强的自制之力。

此刻，她虽然是如此兴奋而激动，却仍有控制自己的力量，立刻冷静了下去。

任无心深深了解她这种强制自己的痛苦，暗中叹息一声，道：“夫人若有事尚待料理，在下可在前面相候，待夫人事完再去。”

田秀铃心头充满了激愤，黯然笑道：“任相公……”

她以一声幽幽的长叹，代替了心中的激愤之言，接口道：“任相公请说个地方，五日之内贱妾必来相见。”

任无心道：“距此十里，出山口处，有一座荒凉的小庙，在下三日之后在那里等候夫人。”

田秀铃道：“贱妾纵难抽暇同去死谷，亦当设法赶往一晤。”

任无心道：“一言为定，在下就此告别。”

抱拳一礼，回身而去。

田秀铃道：“相公珍重，恕贱妾不远送了。”

任无心放步而行，转眼间消失于夜色中。

田秀铃望着任无心的背影，消失不见，才黯然叹息一声，缓缓转回茅室。她心细如发，仔细毁去了三人留在室中的痕迹。

且说任无心追上了百忍、百代，联袂疾奔，一口气跑出了十几里路，到了一座荒凉的山脚下面。这时，天色已然大亮，东方天际，泛起了一片鱼白。

任无心停下了脚步，长长吁一口气，道：“此地甚是僻静，咱们休息一下，在下还有几件大事，托请两位大师。”

百忍大师道：“任相公有何见教，但请吩咐。”

任无心轻轻叹息一声，道：“南宫夫人的用心，已是昭然若

揭，武林中一场残酷的杀劫，似是无法避免，眼下若不能及时阻止，势必祸延天下武林同道，唉！但阻止南宫夫人的狂妄之行，似已非你我之力能够及得。”

百忍大师道：“不错！任相公有何高见？”

任无心道：“因此在下决定重入死谷一行。”

百代大师道：“怎么？当真有一处死谷吗？”

任无心道：“此乃千真万确，在下曾在那死谷之中，留居了数年岁月。”

百忍道：“死谷二奇，和任相公定有深厚的情谊了？”

任无心道：“死谷二奇对我有传艺之恩，可惜两位老人家都已无法离开那死谷一步，但我遍想天下高手，除了两位老人家之外，恐难再找出能和南宫夫人那等卓绝的身手颀颀的人物，因此，我必须要去死谷一行。”

百代大师道：“任相公去见那死谷二奇时，最好问问对付兰姑的方法，贫僧的感觉之中，那兰姑才是一个劲厉之敌。”

任无心接道：“这个不用大师嘱托，在下也会请示两位老人家的……”

他微微一顿，道：“在下去后，还得烦请两位大师代为主盟大局。”

百忍大师道：“只怕我等力量难及！”

任无心道：“不论任何人，也不敢自诩能抗拒南宫世家，两位大师不用担心，眼下的情势，咱们只有尽其在我，成败由天了。”

百忍大师：“既然如此，任施主就请吩咐吧！”

任无心道：“这是个不情之求，我要两位大师暂脱袈裟，改

着几天俗装，先给南宫夫人个虚实难测。”

百忍大师怔了一怔，默然不语。

百代大师也似乎经过了许久的思虑，方自缓缓道：“我大师兄掌理少林门户，统率少林僧侣数千弟子，一举一动，都将影响武林视听，是以师兄的行止，尽可能避免有丝毫逾出少林门规之处，任相公若要贫僧之师兄改着便装，实有碍难。”

他语声极为沉重缓慢，只因他本不愿驳回任无心的请求，但格于少林寺数十代相传之下，那坚如金石，重若泰山，丝毫不能更移的门规，却又不得不驳回他的请求，而说出这番话来。

任无心歉然一笑，垂首道：“在下……”

百代大师微微摆手，截断了他的语声，沉声接道：“但任相公此事若是必行之事，贫僧却可应命，以贫僧一人之力，虽未必能尽如任相公所愿，但贫僧却必将尽力而为。”

任无心肃然道：“大师如此从权，在下先代表天下武林同道谢过。”

百代大师道：“但请任相公先将所命之事说出，贫僧好做准备。”

任无心沉吟半晌，缓缓道：“当今天下武林，显然已分为两大集团，一个以南宫世家为中心，由南宫夫人统领，另一集团，便是你我这些不畏强权，不堪屈服于南宫夫人阴谋的武林朋友共同组成。”

他这番话虽然经过了极为慎重的思考方自说出，这几句话虽然有些似乎是老生常谈，但百忍、百代却深知这不过仅是一个极为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开端而已，是以俱都凝神倾听。

只听任无心缓缓接口道：“这两大集团壁垒分明，界限森严，

看来也仿佛各不相让，势均力敌，其实我们的实力，较这南宫世家却相去甚远，这情况此时还不甚明显，只因双方还未有真正巨大的接触，但你我却必须未雨绸缪，先作打算，否则真的到了生死相拼之际，便来不及了。”

百忍、百代已不禁听得悚然动容，但他两人谁也不愿打断任无心的话头，俱都默然不语。

任无心面上也敛去了他惯有的潇洒笑容，变得十分凝重，接着道：“南宫夫人本身的功力不说，单以她手下的七十二地煞而论，便已足惊人。只因七十二地煞以前本已是威镇一时，雄踞一方的武功高手，人人俱都有一身别出心裁的武功，他们有的是受药物所迷，本性丧失，而完全被南宫夫人所控制，有的是慑于南宫世家的威势，或是被未来的远景所诱，而心甘情愿地被南宫夫人所用，为南宫世家效死……”

说到这里，他长长叹了口气，方自接道：“例如像丐帮‘蛇神’康祖，黄教能手‘千手如来’普法，以及‘南海剑派’的慕容飞，便是属于后者，他们一心一意，要为南宫夫人争得天下，他们便是开国的功臣，是以不惜与我们全力相拼！”

语声之中，他已缓缓走回那隐秘的石洞。

此刻，虽已时近正午，但隆冬的寒风，却仍透体生寒。抬眼望去，天色阴沉，郁云掩日，已将有雪意，而雪前的天气，最易令人萧索。

任无心的面色，也正如天色般沉重。

他缓缓接口道：“但最可怕的却是那些已被药物迷失了本性的人，他们本都有一身绝高的功力，甚至连中原四君子，辰州言家门掌门言凤刚，山东兖州‘神拳’鲁炳，这些可够一派宗主身

份的武林豪士都在其中，他们本性既已迷失，心中只知与我们相搏拼命，而我们却不得不顾及到他们昔日的身份、地位，与那侠义的名声，动手之际，更又困难了几分……”

百忍大师忍不住失声长叹道：“公子见解，当真是精辟已极，这一点贫僧则从来未曾想到。”

任无心叹道：“纵然我方实力与他完全相等，情势已是于我们如此不利，何况我方武功能与七十二地煞一拼之人，算来也不过只有两位大师，以及武当道长等五七位而已，若真的到了那生死相拼之际，我方若想致胜，无异缘木求鱼……”

说到这里，他缓缓顿住了语声。

百忍及百代听了他这番言语，心头也仿佛突然压下了块千钧巨石，沉重得透不过气来。

黯淡的前途，仿佛没有一丝曙光。

这两位少林高僧虽然早已置身方外，但此刻却不免为红尘间、武林中即将发生的灾难悲哀起来。

沉默良久，任无心方缓缓接道：“在如此艰苦的局面中，我方唯一取胜的希望，便是设法恢复那些武林高手的神智，是以我费尽千方百计，说动了数十位当代名医，来化解那迷药中的成分，研究破解它的方法，又请来了数十位武林点穴高手，来研究南宫夫人所用的究竟是何等手法，所点的究竟是什么隐秘穴道。”

此刻，天际已霏霏地下起雪来。

任无心拂了拂肩上雪花，接口道：“但这种工作，不但要花费许多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还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而据那叶姑娘带来的消息，南宫夫人所练的几种神功秘技，却已将大

功告成，我方研究，纵能有成，但时不我予，徒叹奈何……”

他叹了口气，立刻接着说道：“是以我等就必须以各种方法，来扰乱南宫夫人，使得她练功时注意之力，不能集中，练功势必受到阻延，我方能将她多拖一日，便多争到一分宝贵的时机，取胜的希望便多了一分……”

百代大师击节道：“不错，正该如此。”

任无心长叹道：“我先前只当南宫夫人对我方的各种措施毫无所知，哪知她已洞悉无遗，知道得一清二楚，只是……”

他苦笑一下，接道：“她早已算准了我方的力量，不足为敌，是以才未将此事放在心上，除非我方的力量突然增强，足以威胁于她，才能使她不得不分散力量，来防患于我。”

他目光尖锐地四扫一眼，接着又道：“但环顾天下武林高手，除了已被她收罗手下，以及我方数人之外，剩下的已是寥寥无几，即使还有几人，也大多早已归隐于深山大泽之中，无处可寻。是以，才不得不想出这从权之计，想请大师与武当道长等人，乔装改扮之后，以不同的面目，不同的身份出现，扰乱南宫世家，引斗七十二地煞中人，引起南宫夫人的错觉，认为已有许多位久已不闻世事的武林高手投效我方，这一种突然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她的震动，使得她对我方实力难以估计，便不得不花费心力，来查究此事的真象，使得她功成的时日，便也必然会因之拖长了。”

他一口气说完了这长长一段话，语声已渐渐为之激动起来。

百忍、百代更是耸然动容，暗暗对任无心的才智钦佩不已！

任无心松了口气，展颜一笑，道：“在下已将实情和盘托出，此刻见了玄真道长之后，便要再去死谷一行，看看是否能从

死谷里那两位老人的口中，再查出南宫世家的隐秘。”

百忍大师肃然道：“相公入谷之后，此间有贫僧兄弟接替相公，挑起这付沉重的担子，请相公大可放心。”

轻轻一叹，接口又道：“但这付担子，对贫僧兄弟说来，却嫌太重，是以，但望相公早些回来，继续主持大事。”

任无心淡淡一笑，道：“玄真道长只怕已等得急了，你我快些去吧！”

三人振起衣衫，连袂而起，向那狭谷中的隐秘石洞掠去！

这时，武当派当代掌门人玄真道长，已应约而来，被那侠医瞿式表迎入了一间颇为精致的石室，阅书相候。

众人见面，自有一番寒暄，也自有一番感慨，任无心当下便又将他那奇诡的计划说了。

玄真道长思虑许久，方自缓缓道：“我武当历代的掌门人，虽也从未闻有打扮易容之事，但事关武林今后之命运，贫道亦可从权，此番除了已命我玄光师弟连夜赶回武当，调召高手外，贫道自身亦当全力效命，无论任相公有何吩咐，贫道无不答应。”

他以堂堂一代武当掌门的身份，竟对任无心说出这等话来，任无心听了，心里又是激动，又是欢喜，一时间竟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百忍大师默然良久，突然大声道：“玄真道兄既可从权，贫僧为何还要恪守成规，想我少林寺的历代先人若是知道此事，也必定不会归罪贫僧的。”

他看了百代大师一眼：“师弟，你说是吗？”

百代大师双目圆睁，似乎想说什么，但终于只是轻轻叹息一声，颌首不语。

任无心苍白的面色，正因内心的兴奋与激动而起了一阵红晕。

他胸膛起伏，显然是在以理智抑止着心中的激动，然后沉声道：“两位掌门大师如此对待在下，在下实是……实是……”

突然长身一揖，住口不语。

百忍大师、玄真道长也连忙还礼谦谢。

玄真道长道：“任相公为了武林同道如此辛苦忧劳，贫道岂能不贡献几分绵薄之力！”

瞿式表一直凝注着任无心苍白的面色，此刻突然一言不发，握住了任无心的脉门，凝神把脉许久，突又转身退出。

众人正不知他在作何玄虚，只见他却已领着五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大步奔了进来。

这五位老人向百忍、百代以及玄真微微颌首一礼，便立刻顺序为任无心把起脉来。

任无心问道：“前辈在做什么？”

这五位老人却有如未曾听到他的言语一般，神情肃穆地把完了脉，便走过去与瞿式表低低交谈了几句。

然后六人各自从宽大的袍袖中取出纸笔，伏在案上，各各开了帖药方。

瞿式表将这六张药方收集到一起，匆匆看过一遍，突然展颜笑道：“这当真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了，我六人所开的药方，竟俱都一模一样。”

这六人便是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伤科名医。

百忍、百代看到这六人的举动，便已经猜到他们必定是要以自己精深的医道，来疗治任无心尚未痊愈的伤势。

但玄真道长却看得有些莫名其妙，忍不住脱口问道：“什么药方？”

瞿式表匆匆道：“为任相公配制的药方，在下这就抓药去了。”

要知这石洞中，可说已将天下各种药材都搜集了来，要配个药方，自然易如反掌。

任无心便在这石洞中住了两日。

他服下了那六位名医为他配制的药方，伤势果然已痊愈了。

第三天凌晨，他便告辞众人，再三谢过了百忍、百代与玄真道长，然后便出洞而去，到那荒芜的小庙中，等候田秀铃。

只因石洞中这些老年名医，其中不乏有易容的高手，是以百忍、百代与玄真道长便都留在洞中，等待易容后，再依计行事。

任无心出洞而行，穿过已被白雪掩盖的草原。

雪花已住，但天地苍茫，四野一片银白的颜色，这场雪显然已下了许久。

他飞掠在平坦的雪地上，足下丝毫不留痕迹。

只见一片隐秘的山崖下，四面积雪树林的掩饰中，已现出了一座荒凉的小庙。

他随身带的有些干粮，便坐在庙里，边吃边等。

四下死寂，在隆冬中连虫鸟的鸣声都没有，只是任无心独来独往，却早已习惯了寂寞。

但他直等到了第三日的深夜，还没有看到田秀铃的踪影，他虽然镇定深沉，但此刻却也已不禁有些慌乱起来，猜测着可能发生在田秀铃身上的各种意外，暗暗在为她的安危担心！

到了深夜，雪停天霁，云逸雾散，夜空中疏落地升起了寒星。

任无心步出了荒寺外，极目四望，星空下的大地，闪闪如银。

他抬眼重了片刻，方待转身而回，但就在这刹那之间，他右眼突地瞥见一条黑影，在银色的大地上极为迅快地移动而来。

他心头不禁一动，只当是田秀铃来了，当下摆转身形，凝目相候。

星空下只见这黑影来势之快，竟宛如御风而行。

极远极远的一条身影，霎眼间便隐约现出了身形的轮廓，果然仿佛是个女子。

任无心讶然忖道：“想不到这位田姑娘，竟有着如此惊人的轻功……”

心念尚未转完，心头不禁一震，原来他已看清了这女子并非田秀铃，而是那神秘的兰姑。

她身上穿着一件长达足背的黑色长袍，头上漆黑的长发分垂两肩。

长袍与长发，在寒风中波浪般翻起伏，但她的身形，却丝毫没有动作，肩不动，腰不弯，足不抬，当真有如鬼魅般乘风而来。

她苍白的面色，在黑发黑衫的衬托下，仿佛变成了一种可怖的青色，但这种可怖的青色，却仍掩不住她面容那种神秘的美丽。

目力异于常人的任无心，远远便看清了她苍白而美丽的面容，永远都带着迷惘而茫然的神色，但口中却似在喃喃自语，也不知在说些什么。

他心头微微一紧，已来不及远远避开，只得闪身避到一株积雪的枯树后。

刹那间那神秘的兰姑便已掠来，双手俱都隐在长垂的袖中，美丽的眼睛茫然直视着远方，对四周的一切都仿佛没有看见。

只听她口中仍在喃喃自语，仿佛说的是：“唤出了他们，便立刻下手杀死，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得阻挡于我……唤出了他们，便立刻下手杀死，任何人，任何事……”

她口中翻来覆去，只说的像是这两句话，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她身子虽然一闪便过，但直待她身子去远，这些话仍隐约流入任无心耳里。

任无心听得身子一震，大惊，忖道：“她又出来要以素手伤人，但，他们是谁呢？她要伤的究竟是什么人呢？”

心念一转之间，毫不迟疑的跟踪掠去。

但就在他起步稍迟的一刹那间，兰姑却已去得远了，雪地上丝毫没有留下一点踪迹。

任无心呆了半晌，心头不禁暗暗叹息，这一番不知又有何人要遭劫在她的一只素手之下？

想到来日的艰难，他胸中不禁更是感叹。

缓缓回头走了几步，突听身后又有一阵急遽的衣袖带风之声，划空而来。

任无心大惊转身，只见那神秘的兰姑，竟又回头而来，面上似是一片迷惘，口中仍在喃喃自语，那一双美丽的手掌，仍然藏在那垂落的长袖里。

任无心骇然忖道：“难道在这刹那之间，便已有人遭了她的毒手？”

思忖间，他急忙转身，一掠三丈，那神秘的兰姑却已闪电般由他身侧掠了过去。

突听一声狼嗥，一只灰狼，不知什么时候已掩到一方灰色的石后，此刻飞一般窜了出来，横向那神秘的兰姑跃去。

兰姑喃喃道：“……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拦阻我……”

右手突地轻轻一挥，也不见有任何动作，那灰狼便似凌空被巨锤所击，惨吼一声，横飞丈余，狼血立刻染红了雪地。

而那神秘的兰姑，脚步不停，就仿佛没有感觉似的。

只见她那波动的丝袍轻轻飘了几飘，便已在苍茫的夜色中消失……

任无心望着灰狼的尸体，呆呆地愣了半晌，暗暗忖道：“好惊人的武功，好惊人的手法……”

他虽然武功高绝，却也想不出抵挡兰姑适才一击之法。

哪知就在他心念转动间，那神秘的兰姑，竟又远远飞掠而来。

他倏然转身望去，兰姑的身影又已远在十数丈开外。

这样每隔约莫顿饭工夫，兰姑便在荒寺前面来回一趟，她倏忽来去，形如鬼魅，有时离荒寺稍近，有时离荒寺较远，这样来回了竟有四五次之多，到后来竟在荒寺四周兜起圈子来。

任无心心中又惊又奇，始终猜不透这神秘的魔女，究竟在作何玄虚？

只听远处突地传来一声极为轻微的牧笛声，若非四野死寂，任无心又在凝神倾听着四下的动静，纵然任无心这般耳力，也难以听见。

笛声响过不久，夜色中便有一条淡淡的素衣人影直奔荒寺而来。

这人影来势也极为迅快，衣袂飘飞，三五个起落间，便已来

到近前，却正是任无心久候不至，南宫世家的第五代夫人田秀铃。

她清丽的面容，已变得异样恍惚，神色更是惶乱焦急，目光不住回顾，似是在逃避身后的追踪。

任无心转身迎了上去，沉声道：“田姑娘，任无心在此。”

田秀铃喘气犹自未定，面上勉强绽开一丝微笑，道：“劳相公久候，贱妾来迟了。”

任无心沉声道：“莫非事情有变？”

田秀铃黯然颌首道：“贱妾恐怕已不能随相公前去死谷了。”

任无心道：“为什么？”

田秀铃道：“我祖婆已开始有些疑心于我，我若外出太久，只怕她便要揭破我的隐秘，到那时不但我性命难保，便是我婆婆也危险得很。”

她口中的婆婆，自然指的是陈凤贞。

就在她说话之间，远处突又响起一声牧笛，只是这次笛声更轻更短，任无心与田秀铃两人，竟然都未曾听到。

笛声一响即没。

任无心正在沉声问道：“田姑娘可知道那兰姑……”

语声未了，突听远处传来了一声凄凉、愤怒的呼唤之声。

只听那哀怨的声音一声一声唤道：“五夫人……五夫人……”

任无心念头闪电般一转，想到了那魔女的喃喃自语“唤出他们，便立刻下手杀死……”

当下心头一凉，再不迟疑，闪电般伸出手来，掩住了田秀铃的嘴，沉声道：“姑娘噤声。”

呼唤之声一起，田秀铃便下意识地要回答出来，但是她声音还未出口，便已被任无心掩住了嘴。

此刻，她也似突然想起了什么，面色立刻为之大变！

只听那呼唤之声，时远时近，时续时断，在寒夜中听来，当真令人毛骨悚然！

她呼唤了一阵五夫人后，又接着呼唤道：“任无心……任无心……”

任无心只觉心神颠倒，魂魄都似乎要随着那凄凉而哀怨的呼声飞去，虽然咬紧了牙关，不出回音，但心跳辘辘，竟似难以控制。

他心头泛起了一股寒意，立刻凝神内视，运气行功，以上乘内功的心法，稳定自己激动的心绪，但一只手掌，仍旧紧按在田秀铃的嘴唇上，似是生怕田秀铃内力修养较差，万一心神把持不住，出声回答了呼唤，那神秘的魔女兰姑，立刻便会循声而来。

黑暗之中，虽看不出田秀铃的面色，但触手之处，却越来越是炽热，连呼吸也越来越是急促，而那呼唤之声，却越来越近了。

任无心猛然提起一口真气，将田秀铃拉入荒寺颓暗的角落之中。

只见那黑衫披发的兰姑，一面呼唤，一面随着那寒风冉冉飘了过来。

任无心屏住声息，在暗中窥望着她。

只见她面上既无悲哀，亦无愤怒，但此刻只要有人应声而出，无论是谁都要死在她的手下。

从黑夜到天明，她始终都在附近飘荡着，呼唤着，她自己却没有丝毫目的，她不过只是一具被人驱使的傀儡而已！她那迷惘

的眼睛，始终凝注着前面，竟然没有转动一下。

任无心望着她那美丽而迷惘的眼睛，心头不知不觉中升起一阵悲哀与怜惜。

但此念一生，心神又自飞越，赶忙又凝神运气，让这份悲哀与怜惜，深深地埋藏于心底！

星群渐落，寒气倍重，在那乳白色的晨雾中，远远突又响起一声牧笛。

兰姑忽的轻轻旋了个身，口中不再呼唤，翩翩向笛声发出处奔去！

直到她黑色的身影完全消失不见，任无心方自松了口气，垂下手来，只觉头上冷汗涔涔。

田秀铃却扑地一声，跌倒在地上。

任无心内伤方愈，此刻又经过了如此长久的内功争战，心神亦是疲累不堪，默然调息良久，方自叹息道：“好险！”

田秀铃黯然道：“想不到祖婆又使兰姑学成了这魔音呼魂的大法，看来祖婆自身修练的几种神功秘技，也将成功了。”

她幽幽长叹了一声，接着又道：“祖婆既然令兰姑来取我的性命，想必已知道我背叛了她，但是……她又怎会知道的呢？”

任无心沉声道：“南宫夫人之能，当真令人难测，她必定是以一种近似‘摄心术’的秘法，控制了兰姑的心神，使得她一心只知道来取我两人的性命，然后再以那牧笛之声，远远指挥着她。”

田秀铃颌首叹道：“据我所知，我祖婆乃是用一种神秘的手法，按住了兰姑身上一处直达心脉脑海的穴道，那时兰姑迷惘的神智，便会突然清醒一阵，我祖婆便乘此说出了她的命令，然后

立刻将手松开，于是兰姑脑海中，便只记得这一件事情，无论有任何阻拦在前，她都将这命令中的任务完成。”

任无心沉吟道：“事情必然如此，但只怕却无这般简单，令祖婆必定还另有一种方法，帮助她控制兰姑的心智，这方法可能便是这秘密的关键……”

他仰天长叹一声，接道：“但愿我能探测出这关键的秘密，那么……我或许便能够使兰姑神智清醒，恢复自主的人性了。”

田秀铃凄然笑道：“兰姑乃是我祖婆手中一件最犀利的武器，这秘密她必然永远不会让人知道的。”

任无心清俊的面容之上，突然泛起一种坚毅的神色，目注远方，缓缓道：“无论什么隐秘，迟早总会被人揭穿的。”

他语气之中，也显露着一种无比坚强的勇气与决心，田秀铃目光转处，心头不禁暗叹，忖道：“我祖婆思虑周详，行事隐秘，古往今来，能成就霸业之人，大多还不及她，她此番大事若不成，别无错处，错只错在她不该结下任相公这样的敌人。”

这心念在她脑海中一闪而过，只见任无心缓缓长身而起，沉声道：“在下此刻便要去死谷一行，姑娘你……”

语声之中，暗叹着瞧了田秀铃一眼。

田秀铃凄然一笑，道：“贱妾此刻非但已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而且，日后在江湖中只怕也要无地容身，只因我那祖婆既已知道我背叛了她，便日夜不肯放过我的！”

她缓缓低下了头，目中珠泪盈眶。

任无心心头亦觉十分黯然，却又不知该如何安慰于她。

过了半晌，只听田秀铃幽幽接道：“何况，贱妾身上还中有我祖婆暗中给我服下的剧毒，随时都可能毒发毙命……”

她缓缓抬起头，凄然笑道：“在如此情况之下，贱妾实不忍再要任相公携带贱妾同行，免得拖累了任相公，耽误大事。”

任无心面色一整，正色道：“田姑娘这是说哪里话来，莫说姑娘乃是为了我等而受迫于南宫夫人，便是姑娘与我等素不相识，我等也不能袖手旁观，眼见姑娘为了南宫世家之事受到折磨。”

田秀铃哀怨的眼神，突然明亮了起来。

她身处在南宫世家那种奇诡、复杂的环境之中，眼中所见，俱是些心计深沉之人，耳中所闻，俱是些勾心斗角之事，纵然亲如姐妹婆媳，彼此也是尔虞我诈，不肯以真心相对。

她实在想不到世上竟真的有这些不顾利害，不计成败，只要义之所在，便不惜赴汤蹈火的正义之人。

呆呆地凝注了任无心半晌，方自长叹道：“任相公，难道你还肯携带贱妾同去死谷吗？”

任无心截然道：“自然。”

田秀铃眨了眨眼睛，轻轻道：“但贱妾此刻只怕对公子已再无可效力之处！”

任无心含笑接口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田姑娘毋庸再说了，走吧！”

田秀铃只觉心中一阵激动，良久方自平息，匆匆整衣而起。

两人在积雪的大地上奔行了一阵，身形俱是快如飘风，眨眼间，便又来到那秘密的狭谷洞窟之前。

只见两条人影自那边飞掠而来。

这两人一个是身材颀长，满面病容，身穿一袭蓝衫的秀才。

还有一个，却是满脸红光，神情飞扬，身穿一身锦衣的中年

人。一眼望去，便像是个生意做得极为成功的富商模样。这两人一贫一富，一文一贾，看来极不相称，身法却都是出奇的迅快，脚步在雪地上不留半点痕迹。

接连几个起落，便横飞了数丈远近，竟飞掠着向任无心迎面扑了过来。

田秀铃此刻已是惊弓之鸟，见到了这两条人影，心头便不觉为之一凛。

霍然便停了脚步，沉声道：“任相公，这两人来路不正，你要小心了。”

语声未了，两人已来到近前。

只见那满面病容的蓝衫文士，望着任无心微微一笑，道：“任相公！”

任无心却摆手截断了他的语声，面上不动声色，令人莫测高深。

田秀铃见这两人形踪诡异，面目生疏，武功之高，更是令人吃惊，却又仿佛与任无心认得，而任无心的神色，却又偏如此奇异。

她越想越觉惊疑，心念转动间，双臂之上，已满注真力。

只见那满面红光的富贾又自望着她微微一笑，道：“田姑娘！”

田秀铃心头一跳，大惊，忖道：“原来这厮已看破我的来历，莫非是祖婆派来的？”

一念至此，再不迟疑，也不等这富贾将话说完，脚步轻轻一滑，举掌向他拍去。

南宫世家的武功，果然是奇诡惊人。

她这猝然发出的一掌，掌势阴柔，掌影灵幻，也不知这一招之后，还藏有多少厉害后着。

哪知这锦衣富贾却朗声笑道：“田姑娘难道竟真的不识得老衲了吗？”

袍袖微拂，身形半转，乘势避开了这一招。

田秀铃不禁呆了一呆，却见任无心亦自展颜笑道：“那位神医的易容之术，果然惊人，便连田姑娘都认不出大师是谁了。”

田秀铃又惊又疑，仔细凝目望去，才看出这满面红光，神采飞扬的中年商贾，面目之间，果然依稀有几分与百代大师相似。

她不禁在暗中松了口气，但仍然迟疑着道：“这……这莫非是百代大师吗？”

那锦衣富贾含笑合什道：“正是老衲……”

他一时间仿佛又忘了自己的俗家打扮，不知不觉又行起佛家之礼来。

任无心含笑道：“大师切莫忘记，此后只打拱作揖，不可合什念佛了。”

百代大师笑道：“如今说来，任相公又岂可以大师两字呼唤于我？”

田秀铃展颜笑道：“大师请恕贱妾方才一时鲁莽之罪。”

她缓缓顿住语声，目光不自觉地转向那满面病容的蓝衫文士。

百代大师笑道：“这一位便是武当派掌门人，玄真道长。”

田秀铃呀了一声，退后两步，躬身道：“晚辈早已久仰道长大名了。”

任无心含笑道：“令师弟玄光真人与百忍大师，可是还在洞

窟之中？”

玄真道长笑道：“敝师弟已随着百忍大师先走了，百忍大师装扮成微服出来遨游的高官显宦，神情气度，再也恰当没有；敝师弟装扮成他的随行幕僚，却也有八分相似。”

任无心击节道：“好一个微服出游的高官显宦，以百忍大师那般身材气度，也只有扮成这等人物才能形似，却难为谁给想出来的？”

玄真道长笑道：“便是那位隐世避名的神医瞿先生瞿式表。”

百代大师接口笑道：“此人当真是位绝代异人，不但易容之术，妙绝天下，心思更是缜密，他料想我师兄弟在一起必定还易引人注目，是以将我等分为两拨，江湖中人又有谁想得到我这少林僧人，竟会乔装易容和武当掌门真人走在一起？”

任无心笑道：“在下此刻，便是想请瞿先生也为这位田姑娘易容一下，避人耳目。”

百代大师抱拳道：“我等这也就该去了。”

任无心沉声道：“此事风险颇大，两位多多善自珍重。”

百代大师笑道：“贫僧……在下省得。”

微一抱拳，转身而去。

玄真道长亦自别过去了。

任无心望着他两人身影消失在积雪之中，一时间又不禁感慨丛生。

只听田秀铃轻轻叹息一声，道：“想不到他们这些名重天下的世外高人，而且还是一派宗主的身份，居然也肯委屈自己，乔装易容……”

任无心长叹接口道：“这才真正是出家人造福苍生的慈悲心

肠，虽然乔装易容，却也上无愧天地，下无愧世人，任某心中虽未曾对他们说过，但心里却实在钦佩的很。”

于是他又带着田秀铃再次回到了那隐秘的洞窟之中。

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虽已大多心神交瘁，但却仍孜孜不倦的为这件造福天下武林之事，奉献着他们每一分经验与智慧。

田秀铃见了这许多白发老人埋头苦干的精神，心下也不禁大是感动。

任无心再次道过了感激慰劳之意，瞿式表便将他两人带入了那接待外人的石窟之中。

一入石室，他立刻沉下面色，沉声道：“任相公，你莫非忘了吗？”

任无心茫然皱眉道：“忘了什么？”

瞿式表沉声道：“这所在早已被南宫世家中人发现，是以，那神秘的女魔头才会在此出现……”

任无心道：“这个在下自然早已知道。”

瞿式表变色道：“相公既已知道，为何还不快作打算？”

任无心道：“瞿先生之意，是否要在下将这些老人们设法移至安全隐秘之地？”

瞿式表道：“正是此意，否则……任相公你莫非要眼见这些老人在这里等死吗？他们医道虽高绝，但大多不晓武功，南宫世家只要一有人来，此地眼见便要玉石俱焚了。”

任无心微微一叹，道：“在下本来也是要另寻一个安全隐秘之处，将这些老人们移去，但后来一想，却觉此事大有考虑之必要。”

瞿式表心中显然已渐激怒起来，厉声道：“还有什么考虑之

必要？”

任无心面色沉重道：“这些老人们俱是当世华佗，一代神医，可说已齐聚了天下医道之精萃，在下处理此事，怎敢有丝毫大意，只因在下处置时若稍有不当，便将有许多神奇的医术，要永远绝传了，那么，在下有何颜面再见天下父老？”

瞿式表冷笑道：“相公知道便好。”

任无心沉声接道：“若要短时之间，将这些老人们移至他处，仓促之间便难免有许多疏忽之处，更极有可能被遍布天下的南宫世家耳目所发现，这责任在下如何担当得起？”

瞿式表面色虽已大见缓和，但仍接口问道：“相公若无别的妙计，也只有将他们护送出去，这责任相公是必需要担当的。”

任无心道：“在下想来想去，只有完全不动神色地耽在这里，才是上上之策。”

瞿式表耸眉道：“此话怎讲？”

任无心缓缓道：“只因南宫世家中人，必定早已算定了我等此地的隐秘被他发现后，势必要设法迁移，他们正好在四下伏下暗桩，来窥探我等的动静，我等若是迁移，便正好落入他们的算中。”

瞿式表面上微微动容，颌首道：“不错！”

只听任无心接道：“两军对阵，最重要的便是莫教自己的行动，落入对方算中，他们算定了咱们要走，咱们偏偏不走，那南宫夫人纵然心计机巧，也再不会想到我等会有这么大的胆量留在这里。”

他眼中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接口又道：“少时我出去再故布疑阵，使得他们以为咱们早已走了，甚至再将他们诱入歧途中

去。”

瞿式表沉吟道：“此计虽然大妙，却嫌太冒险了些，如是万一被……”

任无心接口道：“此计若是用来对付直心直肠之人，确嫌太过冒险了些，只因这些人纵然不信咱们会留在这里，却也会前来查看一番才会死心。”

他微微一笑，接口道：“但此计用来对付南宫世家，那般心智机巧之人，却最是有用，他们既已算定了咱们早已走了，最多匆匆在这外面看上两眼，绝不会前来仔细追查，这方法虽也不免有多少行险之处，但却是比迁移他处要安全多了。”

瞿式表出神地凝息了半晌，突然击节叹道：“果有道理。”

任无心含笑接口道：“只有用最最粗浅的计策，才可以骗得倒最最奸猾之人，这道理乍听仿佛不然，其实却最是合理……”

瞿式表展颜笑道：“正是如此。”

田秀铃也忍不住在一旁接口笑道：“想那诸葛孔明，也正是如此道理，才骗过了老奸巨猾的司马懿，若将司马懿换作张翼德，他明知不是空城，也要进去看看，诸葛亮便无以用其计了。”

任无心失笑道：“想不到姑娘们也对这些市井流传的掌故熟悉的很。”

田秀铃眨了眨眼睛，幽幽叹道：“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就只有以此消遣，自从……自从他……”

突然长叹一声，住口不语。

任无心知道她必定又已想起了她亡故的夫君，触及了心中的隐痛……

想到她正值青春年华，便要忍受漫长的寂寞，任无心亦不禁

为之黯然，而瞿式表却在一旁向他长揖含笑谢罪。

当下任无心便请瞿式表也为田秀铃易容一番。

瞿式表上下瞧了田秀铃两眼，道：“不知相公要将这位姑娘改扮成如何模样？”

任无心含笑道：“先生乃是此道高手，一切全凭先生做主就是。”

田秀铃展颜一笑，道：“前辈，最好将我扮成一个男子，我与他一齐走也方便些。”

任无心道：“在下之意，也是要将姑娘扮成男子模样。”

瞿式表沉吟了半晌，缓缓道：“女子扮成男子，纵然外貌形似，但言语神态，却难免会露出女子的娇羞忸怩之态，是以千古以来，女扮男装，而不为别人看出破绽的，总之是不多……”

他语声微顿，又自沉吟半晌，微笑接道：“幸好田姑娘天真未泯，体型娇小，否则老夫当真也要无法可施了。”

他微一摆手，又道：“任相公在此稍候，请这位姑娘随老夫去去就来。”

田秀铃眨了眨眼睛，心中充满了好奇，随着他走出了石窟。

过了半晌，只见一个青衫白袜的老人，捧着一只蓝布包袱，含笑走了进来。

任无心自然认得这老主人便是享名河朔一代的世传名医施翠峰，立刻长身而起，道：“施老先生此来，莫非要在下也换换打扮吗？”

施翠峰清瞿苍老的面容之上，永远都带着一分和蔼的笑容，使他的病人在他的面前，没有恐惧防范之心，而自然地亲近信服于他。

此刻他亦自微微一笑，双手捧过包袱，缓缓道：“请任相公先换了衣衫，老夫还要在任相公面上稍作易容之术。”

但包袱中仍是一套淡蓝色的秀士装束，衫裤鞋袜，准备的周全已极。

任无心虽然满身傲骨，但此刻却也不敢大意，当下立刻匆匆换了衣衫，在一张石凳上坐了下来。

施翠峰抱拳一笑，道：“任相公请恕老夫无礼了。”

缓步走到任无心面前，自怀中取出个小小的铁盒，放在任无心身旁的桌上，含笑又道：“但请任相公暂时合上眼睛，老夫此刻便要动手了。”

言语神态，从容不迫，当真不愧是名家风范。

任无心果然合起眼帘，只觉施翠峰的双手，在自己面上轻轻移动着，自己面上便渐渐开始有了潮湿之感，但瞬即干燥凝固。他方自准备耐心等候，哪知施翠峰已笑道：“好了。”

任无心笑道：“如此快吗？”

张开双目，接过施翠峰手中的铜镜，凝目望去。

只见镜中的面容枯瘦苍老，颌下微须，果然像是个未老先衰的酸秀才，哪里还像方才英姿飒爽的任无心。

总共不过只有盏茶时分，任无心便在这老人手下将面容彻底改换了。

他心中不觉大是钦服，叹道：“老先生当真是妙手无双，好教在下佩服。”

施翠峰含笑道：“任相公可知老夫为何要将你扮成如此憔悴丑陋的模样？”

任无心呆了一呆，摇头笑道：“这其中莫非还另有什么巧妙

不成？”

施翠峰笑道：“江湖中不乏淫娃荡妇，相公你扮成如此模样，当非便可少去些麻烦？”

任无心忍不住大声笑道：“老先生这当真是经验之谈，在下只是……”

语声未了，只听瞿式表在外接口笑道：“任相公莫非还不知道施老先生昔年的风流韵事吗？否则，他又怎会有此经验？”

相与大笑间，瞿式表已带着个青衣小帽的垂髫童子走了进来。

只见这童子浓眉大眼，满面俱是天真之态，看来最多也不过只有十三四岁的模样，又有谁能认得出，她便是南宫世家中的第五代夫人田秀铃。

就连任无心明明知道她是田秀铃，此刻也不禁看的呆了一呆。

只见田秀铃转了转眼皮，一躬身道：“棋儿在此，静候相公的吩咐。”

瞿式表接口笑道：“任相公，看田姑娘装得可还有几分像吗？”

任无心拊掌笑道：“像极像极，只怕纵是南宫夫人来了，一时也看不出破绽。”

转向田秀铃长身一揖，接口道：“如此只是委屈了田姑娘。”

田秀铃道：“以玄光道长那样的身份，还能委屈做百代大师的随从，贱妾如此又算得什么，任相公你切莫放在心上。”

任无心叹道：“我等力虽不能胜得南宫夫人，志气却远盛于她，好歹也可和她拼上一拼，纵不能胜，也要将她拖垮。”

语音微顿，突又接道：“在下还有些需用之物，要烦两位费心取来。”

施翠峰、瞿式表齐声道：“但请相公吩咐。”

任无心目光微转，屈指道：“烦两位将几件穿过的衣袜，包在一包，再零星取几件医师常用之物，最重要的是，还要将几种珍贵的药物，以及几张药方，锁在一只铁箱中，一并取来。”

瞿式表道：“什么药方？”

任无心沉吟道：“最好是各位苦心研究用来化解南宫世家毒性的药方，但却已都是废弃不用了的，那铁箱也必需要十分精巧，教人一看便知道是置放贵重之物所用。”

施翠峰呆了一呆，犹自茫然不解，瞿式表却已了然道：“相公要用之药，莫非是要将南宫世家中人诱入歧途吗？”

任无心颌首道：“正是。”

瞿式表笑道：“这个容易，老夫这就去为相公取来。”

他匆匆向施翠峰解释了几句，便拉着他一齐去了。

果然不出片刻，他两人已将应用之物备齐，那铁箱上还嵌着些珠宝。

施翠峰笑道：“这铁箱乃是京城石老先生家传之物，他还有些舍不得呢！”

瞿式表道：“不但箱中的药草，俱是难得之物，便是那几张药方，虽不能解南宫世家之毒，却也俱是解毒的妙方……”

任无心躬身谢了，将衣物药箱俱都接过，道：“田姑娘请稍候在下，在下不出半日即回……”

匆匆一揖，转身去了。

施翠峰微叹道：“这位相公当真是个绝代奇才，行事之奇，更

令人莫测高深，便是老夫这样的老狐狸了，若非瞿兄说明，也万万猜它不准。”

瞿式表将目光凝注在洞窟之外，缓缓长叹道：“但望那南宫夫人也捉摸不透就好了……”

悠长的叹息声中，仍不禁蕴藏几分忧虑。

任无心匆匆掠出那神秘的洞窟之外，身形毫不停顿，迅速的往四下搜索起来。

他身法快如闪电，目力更是异于常人，不到盏茶工夫，便将周围数十丈方圆之地，全都搜索了一遍，确定了四下确无人迹，于是在落满白雪的枯草地上，作出了许多践踏的痕迹，令人看来，仿佛有许多人自洞中走出。

然后，他便将手中的物件，零落的抛落在两旁的枯木草丛中。

地上的足迹有去无回，再加上这些零星之物，看来仿佛是洞中之人，已离洞迁往他处，行色匆忙之中，自难免遗落许多物件。

他直将这些痕迹远布至里许开外，又仔细地检查一遍，确定大致看不出什么破绽，方自松了口气，飞掠而回。

最后，他更将本是掩饰洞窟入口的枯草、藤萝，以及山石等物，故意抛得四下飞落——洞中已无人，洞口何需再要掩饰之物。

他纵然身手奇快，动作迅速，但将这一切做完，仍不免花费约摸三两个时辰。

此刻，日色早已隐入西山，穹苍星疏，夜色也已颇为沉重。

瞿式表、施翠峰伴着田秀铃在洞中相候。

他俩俱已将近古稀之年，是以也不避嫌疑，取了些菜饭与

酒，边吃边等。

田秀铃心事重重，愁聚眉峰，纵有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她也难以下咽。

瞿式表、施翠峰两人有意无意间，不禁将一些有关南宫世家的隐秘，想出来询问于她。

田秀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瞿式表这才发现，南宫夫人的心智，当真是阴险深沉已极，就连田秀铃与她这么亲近的人，对南宫夫人的隐秘所知也不甚多。

田秀铃闷闷地喝了几盅苦酒，酒入愁肠，她眉峰间的愁郁，不觉更是重了，突然抬起头来，幽幽问道：“两位前辈可知道，世上是否有种毒药，可以潜伏在人体之内，而下毒人随时都可令它发作？”

施翠峰沉吟半晌，缓缓道：“老夫对世上各种毒药，曾花了三十余年心血研究，直到如今，还未发现世上真有这种毒物。”

瞿式表沉思片刻，接道：“姑娘所说的情况，唯有传自苗疆的蛊毒……”

田秀铃心中一动，忍不住接口道：“中了蛊毒的人，别人可以看得出来吗？”

瞿式表道：“老夫素喜遨游，平生足迹，虽不敢说踏遍天下，但也差不多了，昔年老夫也曾在苗疆之中，将这苗疆最神秘的下蛊之术，整整研究了三年，若有中了蛊毒之人，老夫虽不能解救，但自信不出片刻，便定可看出。”

田秀铃脱口道：“那么我……”

瞿式表微微一笑，缓缓道：“姑娘神气充足，目光清澈，老

夫敢以这双眼珠作保，姑娘身上是万万没有蛊毒的。”

田秀铃愣了半晌，不禁轻叹了一声，道：“那么……我身上中的又是什么毒呢？”

瞿式表微微诧异道：“姑娘怎能确定自己身上中的有毒？”

田秀铃长叹道：“这已是我们南宫世家婆媳间公开的秘密，只因祖婆除了她自己之外，谁也不信任，是以她唯恐我们背叛于她，早已在我们四代婆媳身上，都下了毒了。”

瞿式表、施翠峰对望一眼，齐地转过目光，凝视了田秀铃半晌。

瞿式表突又长身而起，道：“姑娘请恕老夫的冒昧，请姑娘将手腕伸出，让老夫探探脉息。”

田秀铃立刻伸出手腕，瞿式表面色凝重，伸出食、中、无名三指，搭在田秀铃腕脉之上。

只见他缓缓合起眼帘，屏息诊视了约有盏茶工夫，才缓缓放下手来，沉声道：“施兄请。”

施翠峰亦自向田秀铃微微一礼，也伸手去把了把脉息。两人又自相视一眼，施翠峰沉吟道：“瞿兄所见，不知是否……”

瞿式表干咳一声，道：“老夫实在看不出田姑娘有丝毫中毒的征象。”

施翠峰苦笑道：“田姑娘不但脉息平和，全身上下，也没有丝毫异常之处，我两人若是看不出来，只怕别人也看不出了。”

田秀铃嗫嚅道：“那么……如此说来，我身上岂非没毒了？”

施翠峰摇了摇头，长长叹息道：“这一点老夫却难下断言，只因毒药一物，最是神秘奇妙，虽是贩夫走卒，也能下毒害人，但除了砒霜这等毒药外，世上还不知有多少不为世人所知的毒物。

老夫穷半生精力，也不过只发现了一百二十多种，这等毒物之中，便有的能使人中毒之后，丝毫看不出中毒的征兆，还有的能使人中毒之后，经过三年之久才毒发身死。”

这洒脱的名医，此刻言语已变得十分慎重，似乎字字句句，都经过详细的推敲。

他语声微顿，才又接道：“田姑娘身上中的毒药，只怕是属于此类，那南宫夫人想必是算准了毒发的时间，只要田姑娘没有背叛之意，她便在毒发之前，再以药物缓和毒性，使毒性发作之期，又可延后一段时日，田姑娘若是背……”

说到这里，他突然顿住了话声，默然不语。

但田秀铃又何尝听不出他言下之意，呆呆地出了会神，缓缓道：“如此说来，后日便是我毒发之日……”

施翠峰强笑道：“也说不定是在三年之后，或者田姑娘身上根本没毒，只是……”

田秀铃凄然一笑，接口道：“贱妾并非怕死，只是不愿在事情未曾分明之前死去。”话声未落，任无心已飘身而入，他衣袖之上，已沾了些杂草泥土。

瞿式表不忍见到田秀铃的伤心之态，强笑一声，改口道：“任相公如此模样，倒像是做了苦工似的，快请过来喝两杯酒。”

任无心其实已听到他们的言语，但此刻也不说破，当下匆匆进了些酒菜，微笑道：“棋儿，我们这就该去了。”

田秀铃呆了一呆，方自想起他是在唤自己，忍不住失笑道：“全凭公子吩咐！”

任无心转笑道：“在下已在外面施了些手脚，只要各位再小心些，想必不致再出差错。”

他沉吟了半晌，又道：“各位最好将外面一间石室腾出来，将门户也全部堵死，等在下去了，再在洞口烧些烟痕，就会更安全了。”

瞿式表颌首应了，又道：“相公如此辛苦，又不歇息一阵，便要走了吗？”

任无心正色道：“此刻事态紧急，你我若能多争取一分时刻，便多一分制胜之机。”

施翠峰叹道：“任相公精力之过人，当真是老夫平生仅见。”

瞿式表亦自摇头笑说道：“自老夫与任相公相识以来，似乎就未曾听说任相公有吃饭安歇之时，任相公，你难道是铁打的身子吗？”

任无心微微一笑，也不答话，却抱拳告辞，说道：“各位千万莫送出来。”

施翠峰行事心细如发，早已为他两人准备了一个包袱，任无心方待背起，却已被田秀铃抢了过去，道：“相公，让我背吧！”

任无心笑道：“如此便有劳了。”

两人出了洞窟，田秀铃回首望处，四下的情况，果已是不再有人隐居洞窟之中的样子，雪地上践踏的痕迹，更可乱真。

任无心悄然道：“你我且沿着这脚印前行，看看可有何动静？”

两人在夜色中潜行遁影，飞掠而行。

突见前面似有火折的光亮一闪。

他两人俱是顶尖的身手，目光动处，立刻不约而同地斜窜了出去。

四下俱是乱山丛木，正不知有多少可以隐蔽身形之地，但任

无心却仍然不敢有丝毫大意，目光闪电般一扫，沉声道：“壁上树丛，可以藏身，田姑娘你可上得去吗？”

田秀铃仰首望处，只见离地约有四丈的山壁之上，果然有丛常青之树，四面枯草藤萝，下面却是一片平滑光整，满生苔藓的石壁。

她微微皱了皱眉头，轻轻摇了摇头。

任无心展颜一笑，悄声道：“好极了，田姑娘若上不去，他们就更上不去，那地方想必安全的很。”

田秀铃皱眉道：“但……”

任无心沉声道：“田姑娘请奋身上跃，在下自有道理。”

远处似乎已有人语之声，隐隐传来。

田秀铃再不迟疑，奋身一掠丈余。

只见任无心亦自随着她飞掠而起，眼见她真力将竭之时，突地伸出手掌，在她足底一托。

田秀铃只觉一股力量，自足心涌出。

她轻功本已高巧，此刻借着这股力道，双臂微振，便已轻鸿般掠入了那丛暗树之中。

任无心身躯本已落下，但他却微点地面，便又立刻腾身而起，凌空三丈后，突见他左足尖在右足面上轻轻一蹈，身子便呼地窜入了树丛。这种自身借力的功夫，竟骇然正是武林中绝传已久的梯云。

田秀铃心中不禁大是称赞，暗暗忖道：“难怪他硬挡了兰姑一阵，还能不死，看来当今武林中，也唯有此人的武功，可与我那祖婆较量较量了。”

思忖还未转完，突见下面草丛之中，又有火折光焰一闪，两

个黑衣劲装的汉子，一人手持火折，一人手里提个包袱，在雪地上飞掠而来。

两人身形，俱都十分轻健，但却时停时行，显然在搜索着什么。

火折的光焰，虽然一闪便灭，但苍空已有星群升起，雪光反映，三尺内可辨面目。

任无心、田秀铃居高临下，更是将下面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

只见这两个黑衣人一个四肢长大，手掌也比平常人长了许多，仿佛是外门功夫的高手。

另一个人却是短小精悍，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一种剽悍之气，身法更是轻灵无比，只要脚步微动，身子就立刻跟着窜了出去。

只是这两人面上，俱都戴有黑布裁成的面具，是以看不清面目。

任无心细细瞧了几眼，便以内家传音入密的功夫说道：“田姑娘可曾习得‘传音入密’的工夫？”

田秀铃摇了摇头。

任无心又以传音入密之术说道：“这两人工夫不弱，耳目甚灵，你我千万不可大意，因此只能以传音入密之术说话，田姑娘若没习此术，便由在下出言相询，田姑娘只要以摇头、点头示意便可。”

他说的极为迅快，此刻歇了口气，立又接道：“那高的一人，在下一见便可猜到必定是‘北派’武功的不肖传人，‘恶天王’李霸了……”

田秀铃立刻点了点头。

任无心又道：“看那矮的一人之身手如此敏捷，又与李霸同来，不知是否北六省声名最最狼藉的下五门高手，人称‘四八翅花蝶’的皇甫少虹？”

田秀铃立刻又点了点头，面上却已露出惊异之色，暗暗忖道：“这任无心是一代奇才，但江湖中本来就极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声，直到此刻，还无人知道他的来历，却想不到他对江湖豪士，知道如此清楚。”

只听任无心又自问道：“这两人莫非也是南宫世家的七十二地煞中人吗？”

田秀铃又自颌首。

言语之间，只见李霸与皇甫少虹两人，借着星光，四下搜索了一阵。

李霸突又仿佛发现了什么，抬手沉声道：“皇甫兄，你看这是什么？”

皇甫少虹身躯轻轻一转，便已掠到他身侧。

只见李霸自溶雪泥地上的一堆枯藤乱草中，提起了一只小小的黑铁箱子，箱上嵌着数颗珠宝，在星光照耀之下，闪闪地发着微光。

李霸道：“这箱子看来倒还贵重的很，不知里面是什么？”

他语色已有些激动，显见暗地已有了贪心。

皇甫少虹微一皱眉，也不答话，突地反腕自袖中抽出了一柄精光闪闪的匕首，随手一挥，便将箱子上的铜锁削落。

任无心忍不住暗中喝采：“好一柄锋利的匕首，只是被此人所用，却未免太可惜了。”

只见这两人打开箱子，翻动了一阵，李霸长长嘘了口气道：“好家伙，看来那批老家伙真都鼠窜而逃，连这些东西都会遗落。”

皇甫少虹冷冷道：“按道理说来，这乃是他们吃饭的家伙，怎么会遗落？”

李霸摇头笑道：“兄弟，你这就不是了，想那些老家伙只顾逃命，哪里还有心情去照顾别的，何况……这箱子本就是在不易被人发觉之处，方才若不是上面的星光映得箱上的珠光在我眼睛里闪了一闪，我本也不会发觉的。”

暗树中的任无心不禁与田秀铃相视一笑。

俯首下望，只见微风过处，远处突又飘掠来了一条颇长枯瘦的黑衣人影。

这人影全身上下，俱都裹在一袭紧身的黑衣之中，看来宛如一截枯竹，面上亦是黑巾蒙面，只见一双精光闪烁的眸子，在夜色中散发着逼人的光芒。

他飘掠到皇甫少虹、李霸两人的身后，这两人都浑如不觉，可见这黑衣人的轻功，更是骇人听闻，连任无心都不觉吃了一惊，一时间却又猜不出此人的来历。

只见这黑衣人宛如行尸木立般，紧贴在皇甫少虹身后，那双精光闪烁的目光，瞬也不瞬地从身材矮小的皇甫少虹头顶望过去，望向李霸手中那具满嵌珠宝的箱子，既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也没有作出任何动作。

任无心与田秀铃两人面面相觑，一时间也猜不出这神秘诡奇的人物究竟是友是敌。

那皇甫少虹与李霸似乎仍未发觉身后有人来了，只听李霸

轻声笑道：“这箱子必属那些糟老头子遗下之物，箱中的药方与药草，看来也都十分贵重，你我不如将这箱子直接送回去，免得别人分功。”

皇甫少虹道：“送到何处去？”

李霸笑道：“自然是送回到南宫夫人处，她老人家若是高兴了，说不定……”

皇甫少虹接口道：“但你我此番行动，本由‘地猖’管辖，你我如不在他面前交代一声，岂非显得有些不妥？”

李霸叹了口气，道：“皇甫兄，依小弟看来，你当真太迂了些，想你我两人，本都是江湖上声名赫赫的人物，无奈投入了南宫世家门下，不但要受制于别人手下，连个分支头领都当不上，而且简直连南宫夫人之面都见不着。”

皇甫少虹道：“她老人家日理万机，自身还要练功，哪有许多工夫？”

李霸冷笑道：“但那‘地猖’萧老二，却又为何可随时直接求见？”

皇甫少虹道：“他乃是头领的身份，自然与你我有些不同。”

李霸冷哼一声，道：“这就是了，凭你我为何要那瘦鬼来管辖，此番你我正好以这箱子作为理由，直接去见南宫夫人，一来要她老人家瞧瞧你我兄弟的能力，再来也可乘机将那瘦鬼扳倒，否则你我若是将箱子交给他，功劳便又是他的了。”

隐身在暗处的任无心，只见皇甫少虹身后的黑衣人目光中突地满含杀机，心头不禁一动，暗暗忖思道：“这黑衣人莫非便是七十二地煞中六个头领之一吗？只怕此番这李霸已经惹下杀身之祸了。”

转念又忖道：“这皇甫少虹的凶狡险狠，远胜于李霸，但此番他却口口声声作出忠谨之态，看来他只怕已发现身后有人，却故作不知……”

心念转动间，只听皇甫少虹已沉吟道：“李兄若定要如此做法，小弟却不敢追随。”

李霸面色大变，道：“你我多年相交，难道……”

皇甫少虹冷笑接口道：“小弟看在你我多年相交的份上，也不去告发，李兄若要去见南宫夫人，此刻已可请便了。”

李霸呆了半晌，突然狠狠地一跺足，恨声说道：“算我瞎了眼睛……”

话犹未了，突听身后一个冰冷的语声接口道：“不错，你当真是瞎了眼睛！”

这冰冷的语声，宛如刀子般，嗖地插入了李霸心胸之间。

李霸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霍然转身，目光接触到黑衣人那一双满含杀机的眼睛，手中箱子，扑地一声，落到地上。

皇甫少虹亦自立刻转身，他口中虽也发出惊呼，但目光却没有惊恐之色，原来他竟当真不出任无心所料，早已发觉那黑衣人来到身后，于是他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地位，便把老朋友卖了。

黑衣人冷冷瞧了李霸半晌，突然缓缓俯下身去，拾起跌落在地上的箱子，随意的瞧了两眼，然后竟将这箱子，缓缓递到李霸面前。

李霸呆了一呆，讷讷道：“这……这……”

黑衣人嗤地一笑，道：“李兄既要将此箱送交夫人，此刻便可送去了。”

李霸退了一步，颤声道：“在……在下方才只……只是玩笑

的。”

黑衣人和声道：“你我职位虽有上下，但却俱都效忠南宫世家门下，情如兄弟一般，谁送去不都一样的吗？”

他咯咯干笑数声，接口道：“反正咱们还要在这里查查看，李兄若肯先将此箱送去，本是再好也没有了，也免得夫人苦等回音。”

李霸眨了眨眼睛，讷讷道：“但……但……”

黑衣人哈哈大笑道：“李兄莫再推辞了，如此偏劳了李兄，在下心中只觉有些不安，绝无他意，李兄只管放心便是。”

李霸眼睛不住眨动，瞧瞧黑衣人，又瞧瞧身旁的皇甫少虹。皇甫少虹垂首而立，目光茫然地望着远方，没有任何示意表情。

那黑衣人却将箱子递的更近了些！

李霸突地干咳一声，似是下了极大的决心，强笑道：“头领既然有命，属下敢不从命，头领若是还有什么话要属下转告夫人，只管吩咐就是。”

黑衣人道：“别无他事了。”

李霸道：“属下去了，可还要回到此间？”

黑衣人哈哈笑道：“咱们少时也要回去，你去了，便不必回来了。”

李霸抱拳应声，缓缓接过了箱子，斜目扫了皇甫少虹一眼，转过身子。

黑衣人笑声不绝，目中突地寒光暴射，右掌闪电般拍出，掌心着力，扑地一声击在李霸脊背之上。

这一掌看似轻飘飘的，但李霸那般魁伟雄壮的身躯，竟禁不

得这轻轻的一掌，口中闷哼一声，扑倒地上，箱子脱手而出，他嘴旁的雪地，立被沁出的鲜血染红。

寒风之中，弥荡着黑衣人凄厉的笑声。

只听他狂笑道：“李霸呀李霸，只怪你交友不慎，错交了朋友，皇甫少虹若是早些告之于你，你也不会死在这里了。”

一直袖手旁观的皇甫少虹，此刻身躯突地一震，惊呼道：“这……这是从何说起？”

黑衣人笑声突顿，霍然移身，冷冷道：“这什么？难道本座说错了吗？”

皇甫少虹垂下头去，不再言语。

黑衣人冷笑道：“本座一到这里，便已被你眼角瞥见，但你却故作不知，此番本座将李霸杀死，岂非称了你的心吗？”

皇甫少虹默然半晌，突然抬头笑道：“大哥明鉴，事实确是如此，属下的确早已知道李霸有背叛大哥之心，是以故意诱他在大哥面前说出。”

黑衣人冷冷道：“哦！原来你只是窥破他有背叛之心，而不是自己对他不满。”

皇甫少虹垂首道：“属下对大哥始终忠心如一，绝无二心。”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好好……”

笑声突又一顿，接道：“这李霸本是任无心杀死的，是吗？”

皇甫少虹目光一转，接口道：“正是正是，李霸的确是被任无心那厮杀死的，属下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

任无心不禁在暗处暗骂一声，道：“好毒辣的恶计，这两人居然狼狈为奸，栽赃栽到我头上来了，想来这黑衣人必定也有些畏惧南宫夫人，未得她命令之前，也不敢随意伤人。”

只听那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原来你看到了吗，且说那任无心是如何将他杀死的？”

皇甫少虹道：“任无心保护着那批老人离去，老人俱都走了，任无心断后，发现李霸在暗中窥探，便一掌将他震死。”

黑衣人道：“如此说来，李霸岂非是效忠而死的，功劳不小呀！”

皇甫少虹微微笑道：“他人已死，功劳再大，也没有用了，何况……那箱子乃是大哥你经过一番苦战之后，夺下来的。”

黑衣人哈哈大笑道：“不错，不错，箱子乃是我夺下来的，但我既然能夺下他们的箱子，为何不能探出他们究竟要到哪里？”

皇甫少虹沉吟道：“他们的去向，除了那任无心之外，连老人们自己都不知道，而那任无心武功实在太高，谁也不能将他擒住。”

任无心暗笑道：“过奖了。”

第十一回 关东七鞭

只听那黑衣人的宏大笑声，道：“不错不错，任无心那厮武功确有鬼神莫测之机，但是……”

笑声一顿，又道：“夫人本令我等在暗中跟踪窥探，追踪他们的落足之处，我为何要去夺人家箱子？”

皇甫少虹微微一笑，道：“只因我等行踪，已被李霸泄露了，想那任无心是何等角色，怎会再容我等追踪，大哥你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奋不顾身，冒险去夺这机密的箱子……”

黑衣人拍掌笑道：“不错，不错，妙极妙极，这故事当真编得再好也没有了，少时你将这故事一字不漏地说出来便是。”

突听远处有人笑道：“什么故事，说给谁听……”

一条人影，随着笑声飞掠而来。

却是个身躯矮胖，手足皆短的汉子，身上也穿着一身黑衣，面上也黑巾蒙面，只露出两只几乎眯成一线的眼睛。

黑衣人与皇甫少虹目光齐地一凛，只见那矮胖汉子，身躯虽臃肿，身法却迅快，霎眼间便已来到近前，接着笑道：“小弟久闻皇甫兄有苏秦之舌，皇甫兄编的是何故事，小弟是否也可听听？”

皇甫少虹强笑道：“哪有什么故事……”

矮胖汉子笑道：“寒夜无酒，说说笑话也可御寒，皇甫兄为何不肯……”

黑衣人冷冷接口说道：“先说正事，再谈笑话，你四下查看，可曾发现什么？”

矮胖汉子顿住笑声，道：“那些老人们，只怕已都逃走了，属下到了那边，见到那洞窟之前，不但草木凌乱，而且还似有火烧的痕迹。”

黑衣人道：“你可曾入洞查看了？”

矮胖汉子道：“属下怎敢偷懒，早已入洞查看过了，他们人去之后，已然将那洞窟也烧毁了，但却在雪地上留下了些足迹，直奔此路而来。”

任无心又不禁暗笑，忖道：“人道胖子性多喜懒，看来果然不错，这胖子偷懒说谎，却帮了我一个大忙。”

只见黑衣人微一颌首，矮胖汉子却又笑着回头，说道：“皇甫兄……”

皇甫少虹接口笑道：“兄台可是要听故事吗？小弟说的故事，便在那里。”

矮胖汉子口中道：“哪里？”

目光却已随着皇甫少虹手指之处转首望去。

皇甫少虹道：“这里。”

手指一沉，突然点在这矮胖汉子的“华盖”大穴之上。

此穴在喉结之下四寸六分，乃五脏之华盖，人身六大死穴之一，中人指点，血瘀于心经，不治必死。

矮胖汉子霍然回首，细眯的眼睛，已仿佛在突出眶外，狠狠瞪了皇甫少虹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终于未出声音，便扑地翻身跌倒。

黑衣人冷冷笑道：“这也是被任无心杀死的吗？”

皇甫少虹摇头笑道：“不是，他乃是被随那任无心同行的高手所杀死的，若不是因保护那批老人的高手太多，大哥便早已将他们全都留下了，岂只仅仅夺来一只箱子而已。”

黑衣人哈哈笑道：“贤弟，你当真不愧为兄的贤弟，南宫世家，七十二豪杰中，看来唯有贤弟你才是为兄的知己。”

皇甫少虹目光中光芒闪动，却立刻垂下头去，笑道：“小弟怎敢称为大哥知己，只不过全心效忠大哥而已。”

黑衣人沉吟道：“我七十二豪杰中本应有六位头领，此时尚缺其四，贤弟如若有意，为兄可在夫人面前设法保举于你！”

皇甫少虹大声道：“大哥栽培，永不敢忘。”

他虽然心计深沉，但此刻却已无法掩饰目中的狂喜之色。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你我此刻神态如此悠闲，少时见着他们，若说我等已与任无心血战了一场，只怕难以令人相信？”

皇甫少虹沉吟半晌，偏头道：“这倒无妨。”

突然跃起身形，一掌直劈黑衣人肩头。

他身形迅疾无俦，语声未落，右掌已堪堪击上黑衣人肩头。

哪知黑衣人，身法却比他更快，修长枯瘦的身子，竟随着他的掌风，直飘了开去，大怒道：“你这是……”

话未说完，已然会过意来，朗声笑道：“妙极，妙极，你我假意比划一场，模样就像的多了。”

身形飘忽，倏忽之间，便已回攻了七招。

皇甫少虹笑道：“不但如此，我等还可乘着动手之便，在雪地上造作出许多凌乱的足迹，好教别人看来，仿佛是此地有过血战的模样。”

黑衣人笑道：“不错不错，贤弟心智之灵巧，看来当真远胜

于为兄多矣！”

笑语之际，双掌却已幻化出满天掌影，本已过急的招式，变得更见奇诡激荡，哪里还是像为了避人耳目故作的烟幕，倒像是仇人相见，两强相搏的模样。

他仿佛是心智已弱于别人，此刻便故意示威，数十招过后，非但仍未停手，招式反而更见奇诡辛辣，凌厉的掌风也是更见刚猛绝伦。

皇甫少虹被他的掌风迫在中央，直似已无还手能力，其实他早已窥破黑衣人的心意，心道你若要示威，我便索性让你得意得意。当下便使出更加吃力的模样，又以内力迫出了满头汗珠，再过十数招，便强笑呼道：“大哥若再不住手，小弟也要变成任无心掌下的冤魂了！”

黑衣人哈哈一笑，倏然收住掌势，倒退七尺，笑道：“贤弟休要见怪，为兄一时打得兴起，竟险些将伪装之事忘怀了。”

笑语目光中，无法掩饰他流露出得意洋洋之色。

皇甫少虹叹道：“大哥的武功，当真是人所难及，不是小弟自信，在江湖中，小弟也可算得上是一流身手，哪知到了大哥手下，竟缚手缚脚，一筹莫展了。”

黑衣人大笑道：“贤弟太谦了。”

语音微顿，指着地上的两具尸体，接口又道：“你我将这两具尸身抬起，便该迎头去接他们了。”

皇甫少虹道：“且慢！”

突地自靴中抽出一柄匕首，寒光闪处，竟俯身向那李霸的尸身直划下去！

黑衣人道：“贤弟，你这是为了什么？”

皇甫少虹笑道：“大哥的掌法名扬天下，岂能在这尸身上留下掌印？”

黑及人拊掌道：“贤弟当真是心细如发，为兄竟又将此事忘怀了。”

只见皇甫少虹手腕翻动，在李霸的尸身上划了四五道血口，一面笑道：“他乃是被数名高手围攻而死，胖兄却是在任无心手下，一指毙命。”

乘着李霸血液尚未完全凝固，又在雪地上，洒了数处血迹。

那边树丛中的田秀铃一直凝目而望，直到他两人搬起尸身走的远了，才长长叹了口气道：“我只当‘七十二地煞’俱是誓死效忠我祖婆之人，哪知……唉，以我祖婆的那般深沉的心计，那股毒辣的手段，手下尚未能对她完全忠诚，看来要做个武林盟主，实不容易。”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古往今来，成就霸业之人，大致可分三类，胸襟博大，以德服人，令属下如沐春风，如曝冬日，乃属上乘，但这种人却委实少之又少；退而求其次，便是故作仁厚，以权术收拢人心，教别人全心效忠于己，已可算是人杰，汉高祖之用张良、萧何、韩信，便是如此。”

他话声微顿，含笑接道：“若以盛气凌人，霸力压人，或是以毒辣的手段震慑人心，实已落了下乘，别人纵然听命于他，亦不过是一时无奈而已，桀、纣、秦政，便是此等角色。”

田秀铃叹道：“但这种手段，却最直接，收效也最快。”

任无心叹道：“不错！令祖婆急于成就霸业，使此手法，想必亦是迫不得已，但要知速成之堤，必然易溃，一溃之下，便不可收拾。”

田秀铃呆呆地愣了半晌，幽幽长叹一声，竟再也未说出话来。

她虽已背叛南宫夫人，但那种不可断绝的亲情，却已在她心中伏下了深深的关心与忧虑。

任无心亦自黯然良久，方自沉吟道：“那黑衣人武功卓绝，又被南宫夫人选为七十二地煞的头领，来历必定不凡……”

田秀铃接口叹道：“我祖婆已在七十二地煞中选出头领之事，连我都未曾听她说起，但以我看来，此人虽然高绝，来历奇诡，但却还不及那阴险狡猾的皇甫少虹可怕。”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姑娘你只当那黑衣人心智真的不如皇甫少虹吗？那么你便大大错了。”

田秀铃微微皱眉，嫣然笑道：“这一次只怕是相公你错了，那皇甫少虹将黑衣人说得心服口服，相公你难道没有看到吗？”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表面看来，虽然如此，其实，那黑衣人又何尝没有窥破皇甫少虹的心意，只是他为了利用皇甫少虹，是以故作愚蠢，好教皇甫少虹对他没有防范之心。”

他语声微顿，接口又道：“但他却又不能让皇甫少虹轻视于他，只因皇甫少虹若是对他生出了轻视之心，就未必会服从他之命令，甚至也会背叛他。是以，他便以惊人之武功，震慑住皇甫少虹，试想以他那么阴沉的神情举止，怎会忘记两人动手只是故作烟幕而已。”

田秀铃默然良久，方自轻叹一声，道：“你想的真是周到。”

此刻天已将明，东方的曙色，一层层剥去了大地神秘的黑色外衣。两人又在树丛中隐伏了许久，只见那黑衣人与皇甫少虹带着七条黑衣劲装大汉飞掠而来，在雪地上装模作样地查看了半

晌，方自沿着任无心在雪地上留下的痕迹，如飞去了。

这些大汉俱都是身手矫健，轻功不凡的高手，但也俱都以黑巾蒙住了面目。

显见这些人在江湖中本都有些声名来历，而今却投入了南宫世家门下。

直到他们的身影俱都消失了好久，初出的旭日已渐将昨夜的积雪溶化，任无心与田秀铃方自隐身的树丛中飞身而出。

任无心振臂舒了舒筋骨。

田秀铃却轻轻伸了个懒腰，失笑道：“他们再不走，真要憋死我了。”

她究竟还是十分年轻，心中虽然忧虑重重，但还会设法消散。

任无心的心事，却远较她更为沉重，此刻江湖如此多事，他只恨不能有分身之术，当下长叹一声，道：“田姑娘，你我快些走吧！”

他指着东方日出的方向，道：“死谷便在那边。”

两人走了一段，突听一阵急遽的马蹄声，震耳而来，自远而近，自轻而重，刹那间便已将来到近前。

田秀铃心头一惊，惶声道：“又有人来了，咱们快寻个隐僻之地藏身……”

任无心笑道：“你我此刻正可装作踏雪寻梅的主仆，何必再寻藏身之处。”

田秀铃迟疑道：“扮得像吗？”

任无心道：“瞿式表心细如发，那包袱之中必有应用之物。”

说话间，田秀铃已解下背上包袱，包袱中果然早已为他们准

备了一些诗书笔墨。

任无心方自取了卷诗书在手，雪地上已有一群健马急驰而来。

马蹄如铁，踏碎了地上冰雪，远远望去，各马蹄后，雪花飞溅，马上人更是人人骑术精绝，端坐马上，稳如山岳。

任无心手执书卷，吟哦不绝。

突听一声大喝，一个手挥丝鞭，坐骑白马的锦衣大汉，飞骑驰到他面前，左手缰绳轻带，健马便已人立而起，长嘶不绝，马上的锦衣大汉，却仍端坐如山。

任无心故作大惊失色，踉跄倒退了几步，瞪着眼睛，望着马上的锦衣大汉。

那锦衣大汉却已刷地跃下马来，沉声道：“俺弟兄夜间半途迷路，不辨方向，特来借问一声，南宫世家往哪里走？”

任无心眨了眨眼睛，茫然道：“南宫世家，什么是南宫世家？”

锦衣大汉突地沉下面色，厉声道：“朋友，你这是在俺面前装糊涂吗？”

他一口关东口音，此刻急怒之下，委实令人难懂。

任无心暗笑道：“小生只懂元、白、柳、陶、李白、杜甫，南宫世家是什么？小生委实不懂。”

锦衣大汉冷笑道：“南宫世家便在左近，你清晨大雪便在左近鬼鬼祟祟地游荡，却口口声声不知道南宫世家是什么？嘿嘿，朋友，你这非但是在装糊涂，而且简直是在弄鬼。”

他长鞭一挥，身形后退，扬声大喊道：“弟兄们，来将这厮围住。”

任无心颤声道：“小生这只是踏雪寻梅而来，绝无鬼祟的行

为，好汉莫要误会了。”

只听蹄声响动，六匹健马，六条大汉，早已将任无心围在中央。

锦衣大汉冷笑道：“光棍眼里不揉沙子，朋友们在这寒天雪地里来踏雪寻梅，除非是疯了。”

任无心长叹一声，道：“文武殊途，性情各异，文人的习性，自非武林豪士所能了解，信与不信，都由得你了。”

锦衣大汉厉叱道：“不信。”

任无心道：“好汉若是不信，小生也无可奈何，武林豪士纵马天下，快意恩仇，杀得七零八落，自非我等文人所能了解，但我等文人吟酒作诗，踏雪寻梅，在武林豪士看来，自是疯了，但我等文人却认为是无上的乐事，这道理好汉你可信吗？”

锦衣大汉叱道：“不信。”

任无心暗自奇怪，这厮怎如此难缠，口中却轻叹道：“我等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遇着……唉！遇着挥刀弄剑的武侠豪士，便是有理也说不清了。”

田秀铃也在一旁长长叹息，道：“便是有理也说不清了。”

锦衣大汉仰天大笑道：“极是极是，你便是有理也说不清了。”

任无心叹道：“好汉你究竟要小生怎样，只管吩咐，小生无从不从命。”

锦衣大汉冷笑道：“俺只要你说出，你真正的来历。”

任无心心中已在暗暗吃惊，但口中却茫然道：“什么来历，小生只是个……”

锦衣大汉冷冷笑道：“只是个读书人，是吗？”

任无心笑道：“不错，正是如此，想不到好汉你也想通这个道理了。”

锦衣大汉突地仰天狂笑起来，笑声震耳，但久久却不说话。

任无心又眨了眨眼睛，道：“好汉，你笑什么？”

锦衣大汉狂笑道：“俺笑你要将别人都当做呆子，其实你却是个大大的呆子。”

任无心道：“此话怎讲，小生实在有些不懂。”

锦衣大汉道：“踏雪寻梅的读书人，也会身怀踏雪无痕的轻功吗？”

任无心中微微一震，面上自然丝毫不动声色，道：“此话怎讲，小生更不懂了。”说话之间，双足已渐渐踏入雪地。

锦衣大汉哈哈大笑道：“你此刻再将双足陷入雪地，已来不及了。”

任无心还未说话，田秀铃却已忍不住道：“此……此话怎讲，他，我家的公子，更不懂了。”

锦衣大汉狂笑道：“你家的公子，既是踏雪寻梅而来，为何一双朱履之上，既无泥迹，亦无雪痕？”

任无心怔了一怔，田秀铃却已目光变色。

那锦衣大汉狂笑道：“光棍眼里不揉沙子，此话你若能再加解释，俺非但什么话都不再问了，而且还向你叩头赔礼。”

任无心思念动处，暗道一声：“不好！”

不由自主地俯首望去，只见自己一双朱履之上，洁无点泥，而四下积雪初溶，自己若无踏雪无痕的轻功，这一路行来，足下怎能如此干净，他万般装作，偏偏就漏了这一件，竟使得前功尽弃。

扫目望去，只见七匹健马上的大汉，俱已离鞍下马，右手丝鞭垂地，鞭梢不住颤动，十四道森厉的目光，刀一般凝望在他身上。

四面寒风呼啸，健马扬蹄长嘶。

锦衣大汉狂笑又道：“朋友，俺看你还是实话实说了吧，关东三十二路好汉，奸狡凶恶也多的是，却还没有一人，能在俺兄弟眼前玩过半点花样。”

任无心淡淡一笑，道：“要在下说什么呢？”

锦衣大汉笑声突顿，厉声叱道：“你是否南宫世家门下？”

任无心缓缓摇了摇头，道：“非也。”

锦衣大汉怒道：“你还敢说不是，俺再问你，你既不是，为何那般装模作样？”

任无心朗声笑道：“南宫世家名重武林垂数十年，南宫世家的五代少主人俱已为武林公道奋战而死，五代夫人，更个个俱是玉洁冰清，节孝双全，当真无愧为‘武林第一世家’，在下若是南宫门下，到处宣扬还来不及，怎会否认？”

锦衣大汉狂笑道：“说的好，说的好……”

突又顿住笑声，厉声道：“既是如此，你方才为何要故作从未听起过‘南宫世家’四字？”

任无心道：“这个嘛……”

锦衣大汉厉声道：“这个嘛，只是因为你知道武林中已有许多正道侠士，已窥破了南宫世家的一些隐秘，窥破就在他那武林第一家的金牌匾后，南宫世家那五位玉洁冰清，节孝双全的寡妇，已不知做了多少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荒淫残毒之事。”

田秀铃忍不住脱口骂道：“放屁！”

锦衣大汉面色一变，目光凛然望着她。

田秀铃放声道：“你堂堂一个男子汉，怎能在背后出言辱及别人家的寡妇，那五位夫人与你非亲非故，素不相识，你怎敢胡乱以‘荒淫’二字，加在人家身上。”

锦衣大汉道：“如此说来，那五位夫人绝非荒淫的，万万说不得她们了？”

田秀铃大声道：“自然。”

锦衣大汉道：“俺兄弟却说了她们，又当怎地？”

田秀铃怒道：“你说了她们，我就……我就……”突地瞧见任无心正在苦笑着凝注她，只因他深知这样一来，更是分说不清了。

锦衣大汉果又仰天狂笑起来，狂笑着道：“妙极妙极，你若非‘南宫世家’门下，为何要替她们分辩？来来来，看来你两人武功还不错，俺兄弟便在此时此地领教领教。”

任无心暗暗叹息，只因此事的关系复杂，是以一时间绝对无法向人解说的清。

又有谁知他身旁的书僮，便是南宫世家中的五夫人？又有谁知道南宫世家的五夫人，如今已是侠义同道。

他只得苦笑一声，错开话题，反问道：“各位远自关东而来，为的只是要寻找南宫世家吗？”

锦衣大汉轩眉道：“不错，俺兄弟自关东飞马而来，为的就是此事。”

任无心道：“如此说来，各位莫非与‘南宫世家’有何恩怨不成？”

锦衣大汉道：“俺兄弟远在关东，与‘南宫世家’可说得上

井水不犯河水。”

任无心道：“既是如此，各位所为何来？”

锦衣大汉厉声道：“南宫世家残害中原武林同道，过几时少不得也要向关东下手。”

他语声微微一顿，任无心不禁暗叹忖道：“想不到‘南宫世家’的隐秘，已传播于江湖间了，而且还传得如此迅快。”

心念一转，锦衣大汉已接口狂笑道：“常言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与其等他来寻我，不如我先来寻他了。”

语声未了，长鞭便已挥起，大喝道：“弟兄们，还不快快动手，将这厮抓将起来，仔细追问……”

四下应一声，六条长鞭划风而起。

鞭风嘶嘶，尖锐凌厉，显见这七人在七条鞭上，俱有极深的造诣。

任无心长叹一声，道：“各位真的要动手吗？”

锦衣大汉狂笑道：“关东七条破云鞭，下打群鹰上打仙。这话你可听人说过，以俺兄弟七人的身份，动手还有真的假的。”

田秀铃不等任无心说话，便已抢先喝道：“管你破六鞭，破两鞭，你如此冤枉人，要动手就动手！”

突地举手一掌，直击锦衣大汉胸膛。

任无心暗叹一声：“罢了，看来这位田姑娘，还不脱千金小姐的脾气，凡事都忍耐不得，只是……唉！只是这场架打得却是多么冤枉。”

思忖之间，已有三条长鞭交剪击来。

原来这七条长鞭，竟是以发丝夹金缠成，轻击赶马，重击伤人，若以内力逼在鞭梢之上，远打人身上下大穴，鞭柄带刃，回

鞭近攻，可作匕首之用。

端地是软硬兼备，远近可攻的外门兵刃，非同小可。

任无心身形展动于鞭风掌影间，正不知该如何才是，他既不能出手伤人，却也不能如此缠斗下去。

哪知七招尚未过去，突听远处又有一阵蹄声传来。

这蹄声虽然轻微，但来势却绝快。

蹄声初起时还远在数十丈外，霎眼间便已可看到人影，再一霎眼，便已来到近前。

任无心虽然仍在动手，心中却不禁暗叹道：“好快的马。”

他再也想不到来的竟不是马……这五骑当先乃是一匹青色小骠，瘦骨嶙峋，秃尾短耳，看来实不起眼，但奔来却似较千里良驹还快三分。

后面跟着的四骑，驴马俱有，一眼望去，马是劣马，驴是蹇驴，谁也梦想不到竟有如此迅急的脚力。

五骑来到近前，奔势骤缓，凝目望去，便可看清马上人的神态。

只见当先一人，秃顶短眉，瘦小枯干，黯灰色的面容上，两条细眉，一张阔口，笑起来几可咧到耳畔。

身上穿着件古铜色破烂长衫，却系着条蓝色丝绦。

骤看像是个沿门托钵的穷和尚，仔细看却又像是个百事无成的落第秀才，再加上胯下那匹秃尾瘦骠，这一人一骠，当真是相映成趣。

第二骑却是匹花驴，驴背无鞍无辔，只搭了几只破麻布袋。

一个枯瘦颀长的褴衣白发老人，横跨在麻袋上，双足几乎是在踏地而行。

自后看似是童子骑狗，自侧望去却宛如驴生六足。只是这白发眉目间，却带着森严冷峭之意，目光更是寒如秋水，他模样虽然滑稽有趣，却教人见了笑不出来。

第三、四两骑，两匹驴俱是漆黑光亮，宛如自一个铜模中铸出的铁驴，形状、毛色、大小、高矮，没有丝毫差异。

两匹驴上之人，俱是大腹圆脸，满面红光，虽然也都是满头白发，但神情却有如童子，两人嘻嘻哈哈，一搭一挡，生的更是一模一样，此刻两人两驴并肩行来，直教人以为自己眼花了，将一个人看做两个影子。

第五骑更是奇形怪状，一匹比驴子还矮小的短腿川马上，却坐个铁塔般的虬髯老人，浓眉环目，虬髯如铁，衣衫又小又短，衫袖不及肘，裤腿不及膝，双臂筋结虬起，披襟当风，露出毛茸茸的胸膛，虽也近古稀年纪，却比年轻人还健壮。

关东七鞭也俱自眼角间窥见这五人的奇形异状，心中虽奇怪，但鞭势仍未休歇，七人联手，七鞭配合无间，田秀铃急攻也未得手。

当先青骡上的秃顶老人，见了这边争战，眉梢一扬，回首瞧了一眼。

第二匹驴上的白发老人，面上却丝毫不动声色，似是根本未曾瞧见。

第三匹驴上的矮胖老人侧头嘻地一笑道：“斐老二，你瞧瞧，这年头真奇怪，打马的鞭子，居然也用来打人了，却又偏偏打不着。”

他身侧的另一矮胖老人哈哈笑道：“无论打不打得着，七个打两个，总有点教人看着不顺眼，斐老大，你说是吗？”

那斐老大大笑道：“不必你我多事，只怕有人也忍不住了。”

话未说完，第五匹马上的虬髯老人已反手一掌，击在马股上，只听“吧”的一响，马已冲过四人，冲向关东七鞭的鞭影中。

虬髯老人口中大叫道：“都给老夫住手，七个打两个，不害臊吗？”

那秃顶老人摇头笑道：“你我隐居将近二十年，想不到他还是这脾气。”

白发老人口哼了一声，便已算作答话。

那虬髯老人早已冲开了七人联手的鞭阵。

关东七鞭为首的锦衣大汉，怒声叱道：“要你来管俺兄弟的闲事。”

手腕一震，长鞭波浪般挥出，鞭梢颤动如乱雨，分打虬髯老人肋下三处大穴。

虬髯老人看也不看，手腕一反，便已握住了鞭梢，口中狂笑道：“老夫管不得闲事，谁管得闲事，躺下来吧！”

笑声中，奋力夺鞭。

哪知长鞭虽已绷紧，那锦衣大汉足下却仍然钉立如山。

虬髯老人口中大喝道：“好手劲。”

就在这刹那间，已另有三条长鞭，齐齐击来。

他身形后仰，大翻身，铁板桥，双腿紧夹马股，瘦马长嘶，人立而起，虬髯老人上半个身子，便几乎点到地面。

只听三缕鞭风，呼啸着自他身前左右挥过。

他右掌掌缘，已扫中了一条大汉的足踝，左掌仍然力道不懈，力夺长鞭。

锦衣大汉身躯微微后仰，双腿如蹲如踞，手臂筋络暴起，紧

握着鞭柄的手掌，指节俱已苍白。

突听砰的一声，那发丝夹金缠成的长鞭，竟生生被扯成三段。

锦衣大汉再也拿桩不住，踉跄向后跌倒。

那虬髯老人身子本仍斜挂在那人立而起的瘦马上，此刻重心骤失，马也被他带得向右侧倒去。

虬髯老人右肘点地，身子平平弹起，凌空翻了个身，嗖地落在一丈开外。

那匹马眼见便要跌倒，惊嘶声中，任无心突地飘飘掠来，疾伸双掌，轻轻托住了这匹马的一双前足，放落在地上。

这马似乎又吃了一惊，在地上呆了一呆，便要长嘶冲出。哪知任无心手掌在马背上轻轻一按，马便再也冲不出半步。

青骡上的秃顶老人，双眉耸动，脱口道：“这才是真功夫。”面寒如水，一直未曾开口的白发老人，此刻竟也微微变色道：“不错。”

关东七鞭入关以来，骤遇强敌，身形闪动，颜面向外，首尾相连，将足踝受伤的弟兄围在中央，锦衣大汉掌中紧握着半截断鞭，目光紧瞪着那虬髯老人。

虬髯老人正也凝注于他。

两人俱是高大威猛的身形，面目神情，也有几分相似之处，但锦衣大汉满面惊怒，虬髯老人面上却微微带着些笑容，道：“好小子，手劲果真不弱，看来你外门功夫，已练成八分火候了。”

锦衣大汉厉声道：“你不妨再来试试。”

虬髯老人捋须大笑道：“凭我老人家，怎会与你这种晚辈动手？”

锦衣大汉怒道：“方才难道算不得动手？”

虬髯老人笑道：“方才我老人家只是看不惯你等以多凌少，你若若是以一敌一，生死相拼，便是打死了……”

锦衣大汉怒喝道：“便是打死了，你也不管，是吗？”

虬髯老人仰天狂笑道：“错了，纵然是以一敌一，老夫还是要管的。”

任无心忍不住暗中失笑，忖道：“好个好管闲事的老人。”

锦衣大汉却忍不住勃然大怒，道：“你还要管什么？”

虬髯老人突地笑声一顿，截断了笑声，沉声道：“双方相斗，必有善恶之分，两人相拼，必有强弱之别，老夫一生行事，讲的便是扬善抑恶，锄强扶弱，你两方为何相争，快说来给老夫听听，老夫说不定反过手来助你两拳亦未可知。”

锦衣大汉道：“谁要你出手相助，俺兄弟之事，素来不要外人插手。”

虬髯老人纵声狂笑道：“好个不要外人插手，老夫便偏要插手，你又当怎地？”

锦衣大汉怒喝道：“俺兄弟便先与你打上一场，看看又当怎地？”

喝声之中，身形暴起，迎面一拳，击向虬髯老人的面门，右掌鞭梢落地，拇指向心，掌缘向外，鞭柄寒刃，以匕首招式，“玄鸟划沙”、“孔雀剔羽”、“凤凰展翅”，一连三招，分击虬髯老人肩头，肋下六处大穴，变招之快，有如惊虹掣电，出手之重，似是雷霆下击。

他这一手，实已用出了全身功力。

只见漫天劲风中，夹杂着点点寒星，似乎已将虬髯老人的身

形，俱都笼罩在银星掌影之下。

虬髯老人面沉如铁，身形如山，直待那银星掌影俱已来到近前，脚下突地行如流水般滑开七步，双掌下垂，肘贴腰，腕贴股，五指微张，指尖微翘，看来似无还手之意，其实掌下早已蓄下杀手。

他身形方动，那两个满面红光的矮胖老人，已齐地变色道：“不好！老五要动煞手！”

两人身形齐展，飘飘自驴背上凌空飞起。

左面一人，身法劲急，宛如离弦之箭，刷地掠到那虬髯老人身后，嘻嘻笑道：“老五莫要动怒，你也笑一笑吧！”

双掌齐出，轻伸食、中两指，在那虬髯老人的肋下轻轻地搔了两搔。

那虬髯老人果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身形架式，全部松散。

原来这老人烈火般的脾气，天不怕，地不怕，平生却最是怕痒。

右面的矮胖老人，身法却是轻灵柔巧，如飞絮，如轻鸿，如落叶，飘飘落在虬髯老人与锦衣大汉之间，袍袖一拂，拦住了锦衣大汉的去路。

锦衣大汉只觉一股柔和但却不可抗拒的力道，随着这矮胖老人袍袖的一拂之势，直撞而来，身不由主，后退了三步。

只听那矮胖老人哈哈大笑道：“老五，你连人家姓什么名谁都不知道，便又要施出你那套杀手锏来取人性命，岂非太可笑了吗？”

锦衣大汉暴怒道：“谁胜谁负，还未一定，怎见得他定能取

俺性命？”

矮胖老人嘻嘻笑道：“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那虬髯老人也抑止了笑声，指着锦衣大汉厉声道：“好小子，你还不服气，若不是他两人，你此刻早已没命了，还能在此张牙舞爪？”

两人齐地迈前一步，剑拔弩张，眼见又是一触即发之势。

那矮胖老人双手一分，又自哈哈地笑道：“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他转过身，面向虬髯老人，接道：“老五，你要管闲事，你要动手，都由得你，但你最少该问问清楚，他双方究竟是谁善谁恶方是。”

虬髯老人怒道：“我本不愿出手，是这厮太过无礼，且看他对老夫尚且如此强横霸道，平日为人如何，你难道还猜不出吗？”

他伸手一指任无心，接口说道：“你看他斯斯文文，不言不语，怎会是个恶徒，你两人且莫要管我，这件闲事老夫是管定了。”

矮胖老人笑道：“面上强横霸道，心里未必凶险，看来斯斯文文，却也未见得必是好人。”

虬髯老人瞪目道：“谁说的？”

矮胖老人大笑道：“当今天下，若论强横霸道之人，再无人胜过你了，莫非你也自认是个恶徒不成？”

虬髯老人呆了一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那边的秃顶老叟，犹自端坐在骡上，此刻转首向那白发老人微笑道：“向老五的脾气，从来只有斐老三对付得了，若不是有斐老三这克星在，便是你我也管他不了。”

白发老人冷峻的面容，亦自露出一丝微笑。

秃顶老叟接口又道：“但今日之事，那双方都似乎有些来历，斐老三行事虽聪明，但总有些拖泥带水，此事他也未见能对付的了……”

他缓缓顿住语声，那白发老人已微微笑道：“大哥可是又要支使我了？”

秃顶老叟笑道：“不错！正是又要贤弟你出马了。”

白发老人笑道：“小弟从命。”

语声未了，也未见他身形有丝毫动作，便已到了虬髯老人身前。

这时虬髯老人方自呆在当地，矮胖老人面上笑容犹自未敛，那锦衣大汉也还未说出话来。

任无心却始终在旁，袖手而观，看来似是此事根本与他无关一般。

白发老人身形落地，便已笑道：“三位贤弟且请先退一步好吗？”

矮胖老人笑道：“二哥吩咐，自然是好的。”

拉起虬髯老人衣袖，齐齐后退了一步。

白发老人却已转过身，面对关东七鞭，抱拳道：“各位大名，不知可否见告？”

锦衣大汉微一沉吟，还未答话，白发老人已含笑接道：“此事愚兄弟已经管了，势必不能中途撒手，是以，老夫方自冒昧请问各位的姓名来历，各位俱是江湖豪杰，想必也能谅解愚兄弟的苦衷。”

他面带笑容，言语更是说的和婉，但神色间却自带着一种威

严肃穆之态，无形中流露出不可抗拒的慑人之力。

任无心冷眼旁观，不禁在暗中喝彩，道：“好漂亮的言语，好高明的手段，这种人居然也听命于人，想来那秃顶老叟行事更是高人一筹。”

思念之间，那锦衣大汉果然也已抱拳含笑道：“俺兄弟亦非无礼之人，只是平生最不肯服硬，你阁下这般相待，俺兄弟有什么不可说的……”

那虬髯老人犹自满面怒容，自鼻孔中哼了一声，接口道：“你莫要以为我家二哥对你如此客气，便是怕了你。他与我兄弟数十年相交，到现在说话还是客客气气的，何况对你。”

锦衣大汉瞧也不瞧他一眼，似是根本未曾听到他的言语，自管接口道：“但在俺兄弟说出姓名来历之前，也要冒昧请教阁下一声，阁下为何定要追问俺兄弟的姓名来历？”

白发老人淡淡一笑，道：“贤昆仲武功不凡，在武林中自非无名之辈，贤昆仲所享如非恶名，说出又有何妨？”

锦衣大汉大笑道：“原来阁下是要以俺兄弟之名声好坏，来判断此事。”

白发老人正色道：“不错，贤昆仲若是声名狼藉的恶徒，今日只怕……”

虬髯老人接口大叫道：“今日只怕再也休想活着上马了。”

锦衣大汉仰天狂笑道：“关东七条破云鞭，这七个字，阁下可随便到哪处去打听打听，俺金承信无论走到哪里，也都是响当当的名字。”

白发老人目光一转，回首道：“不错，金氏兄弟之侠名，实可算得上绝无瑕疵，五弟，你只怕是错了。”

虬髯老人怔了半晌，目光转向任无心，缓缓道：“如此说来，莫非这文人倒是个恶徒不成？”

白发老人转身走向任无心，抱拳一揖，含笑道：“阁下高姓大名，老夫亦盼一闻。”

任无心朗声笑道：“在下只是江湖中一个无名小卒，这名字嘛……不说也罢！”

白发老人面色微微一沉，道：“阁下虽然英华内敛，深沉不露，但方才力敌关东七鞭的身手，却逃不过老夫眼下。”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哦，是吗？”

白发老人沉声道：“既然有力敌关东七鞭的身手，怎会是江湖无名之辈？”

任无心含笑道：“也未必见得。”

白发老人目中精光暴射，紧逼着沉声道：“既非无名之辈，却藏头露尾，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这其中显然无私有弊，这个老夫却定要请阁下解释解释。”

田秀铃突然自任无心身后一窜而出，锐声道：“若要力敌关东七鞭，也未见得要什么惊人的身手，纵有惊人的身手，也未见得定必是江湖中声名显赫之人，纵是声名显赫之人，也未见得必定要在阁下面前，说出自己的名字，解释个什么？”

白发老人眉尖耸动，目光更是寒如利刃，口中却仍然微微含笑，道：“这位小管家好利的口。”

田秀铃冷笑一声，截断了他的言语，大声道：“这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简单之至的道理，纵是三尺童子，也说得出来，纵是头脑不清的蛮才，也该听的懂，要什么利口？”她一口气说完了这段话，既不给别人插口，也不再望人一眼，立刻转过身子，

道：“相公，咱们走吧……无缘无故打了这场架，已够冤枉的了，再留下来跟这些不讲理的人说话，更要把人气死了。”

话声未了，那关东破云七鞭已齐地挡在她面前，这七条大汉似乎永远只有那锦衣人金承信一人说话，其余六人，始终俱是面色深沉不作一声。

他们身材高矮虽有不同，年龄大小，更有差异，但面容却俱都是粗豪坚毅，浓眉大眼。

那满面的风尘之色，更使人一眼望去，便可知道他们必定是久经江湖的风尘健儿。

田秀铃却已怒道：“你们拦住我作甚？可是要再打一架不成？”

仍是锦衣大汉金承信开口道：“不错。”

白发老人冷冷接口道：“但这次却用不着贤昆仲来动手了。”

田秀铃扬眉道：“如此说来，是你要动手的了？”

那虬髯老人早已跃跃欲动，此刻忍不住大喝一声，飞身而出，厉吼道：“有老夫在这里，还用得着我二哥自己动手吗？”

金承信大声道：“两位都不可动手。”

虬髯老人瞪起眼睛，亦自大声道：“为什么？”

金承信道：“各位远道奔波，想必有急事在身，还是不要惹上这场是非的好。”

虬髯老人嘿嘿笑道：“这倒奇了，你们远自关东而来，难道不是远道奔波，难道不是有急事在身！你为何却能惹上这场是非？”

金承信叹道：“此人的来历……唉！总之五位还是快快置身事外的，五位若是惹上了此人，只怕……日后的麻烦便多了。”

他心中虽然一直将任无心当作南宫世家中人，但口中却一直不愿在这五位老人面前说出，只因他虽然性情粗豪，但毕竟久闯江湖，还有些心机。

他见到这些老人行踪如此诡异，生怕他们也与南宫世家有些关连，是以说来说去，却也始终不愿提起南宫世家四字。

那虬髯老人听了他那番言语，神色间更是大怒，道：“你不怕这麻烦，难道老夫便怕了吗？”

金承信叹道：“俺弟兄本是为了此事而来，凑巧遇着了此人，再者……”

他语声突地变得十分激昂，接道：“俺兄弟此来，早已抱定必死之心，若不将此事办好，俺兄弟也没打算要回关东的了。”

虬髯老人更是暴跳如雷，大声道：“到底是什么事？什么人？你越说老夫越糊涂了，你……”

白发老人目中光芒闪动，摆手截断了虬髯老人的语声，目光凝注金承信，沉声道：“贤昆仲与愚兄弟只怕是为了同一事故而来亦未可知。”

金承信心头一动，脱口道：“阁下先说说看是什么事？”

白发老人目光一扫，探手自怀中取出段焦炭，在掌心写了两字，口中沉声道：“阁下不妨也将此行目的写在掌心，看看与老夫写的可是一样……”

随手将那段焦炭交入金承信手中。

金承信手持那半截焦炭，迟疑了半晌，目光在他兄弟面上缓缓扫动了一遍。

另六条大汉口中虽未说话，却情不自禁，齐齐点了点头。

金承信亦自颌首示意，也匆匆在掌心写了两字。

一步走到白发者人面前，沉声道：“阁下此刻可将掌心之字见示了吗？”

白发老人微微笑道：“你我不妨同时摊开掌心。”

两人齐地伸出紧握的拳头，虬髯老人已忍不住凑首过去，道：“快些。”

话声未了，两只紧握的拳头，已齐地摊开。

只见一黑一白，一粗一秀，两只手掌之上，写的果然都是南宫两字。

虬髯老人面色突地大变，目光立刻刀一般的望向微微含笑的任无心身上。

金承信亦自变色道：“五位也是为了南宫世家而来吗？”

白发老人颌首作为回答，手指任无心，口中却反问道：“此人可是……”

金承信截口大声道：“不错！此人便是南宫世家门下。”

虬髯老人双目暴张，厉声道：“好小子，我还当你是个好人，却不想你竟是南宫世家门下。”

语声中双臂抬起，十指箕张，威伟的身形，挟带劲风，已当头向任无心扑了过去。

皓日当空，阳光将他身形映成了一片巨大的黑影，泰山般压向任无心。

任无心身形一闪，便已自他影中穿过。

突听身侧有人道：“好快的身法。”

那矮胖兄弟两人，已左右夹击而来。

此刻兄弟两人，面上也消失了笑容，出手如电，分击任无心左右双肩，出手部位，当真奇诡迅急，无与伦比。

而那虬髯老人勒住身形，身形暴转，借势扫出一足，横扫任无心双膝。

任无心朗声笑道：“好个丐帮五老，竟然也是以多凌少的无耻之辈。”

朗笑声中，只见他肩头一缩，便已自夹击而来的拳风掌影中冲天而起，衣袂飘飞，双腿微曲，自下望去，宛如翱翔九天的健羽飞鹤一般。

虬髯老人狂吼一声，便待跟踪而起。

突听那白发老人叱道：“且慢！”

一步挡到虬髯老人身前。

任无心也已飘飘落下地来，向那犹自若无其事，端坐在骡背上的秃顶老叟抱拳笑道：“阁下真沉得住气，那边闹得乌烟瘴气，阁下居然还坐得住。”

秃顶老叟咧开大嘴，哈哈一笑，道：“老夫的确越来越懒了。”

任无心道：“此事难道阁下不管吗？”

秃顶老叟哈哈大笑道：“我兄弟都比我强得多，何用我来多管。老二，还是你来与这位公子谈谈吧，问问他年纪轻轻，怎会知道咱们兄弟的来历，也该问问他究竟是否南宫世家门下？”

金承信大声道：“还问什么，俺早已看破他的行藏，连他自己都不能否认了。”

秃顶老叟微微笑道：“但老夫看来，却有些不似，必定要仔细问问。”

金承信大喝道：“谁说不似？”

虬髯老人道：“你这厮怎敢对我家大哥如此无理！”

又待冲过去。

白发老人自又截住了他，一面向金承信道：“阁下且莫骤下断论，我大哥轻易不言，言必有中，他说的话，必然有些道理。”

金承信冷哼一声，喃喃道：“什么道理？”

但终于还是悻悻然后退了开去。

任无心也暗暗拦住了田秀铃，口中却笑道：“老一辈江湖人常道：丐帮五老，唯有老大无锋无芒，但在下今日看来，这无锋无芒四字，倒不如改作不露锋芒四字，反而恰当多了。”

他却不知道这话还是有些错了，这秃顶老人亦非不露锋芒，他只是将自己的锋芒借给了他的兄弟而已。

只见秃顶老人面上似带微笑，道：“这又怪了，你如此年轻，却偏偏对老一辈江湖人如此熟悉，怪怪怪……老二，还是你陪他谈谈吧！”

他说来说去，还是要老二去陪他谈谈。

听来似什么道理都没有说，其实却已在三两句间，提出了问题的症结。

哪知任无心却似乎偏偏不对别人说话，只找定了他，不等那白发老人过来，任无心便已微笑道：“在下不但对老一辈江湖人极为熟悉，便是当今武林间事，在下更是了如指掌。”

他目光环扫一眼，接道：“便以各位来说，在下不但已知道各位此来的目的，还知道各位是为了什么而来的。”

秃顶老人笑道：“阁下不妨说来听听。”

任无心微一沉吟，缓缓道：“十九年前，南宫世家第四代少主人，丧身亡命，天下武林，大会洞庭，五老中冷面白眉追风叟欧阳亭欧阳二侠，夜闯洞庭，与当时洞庭大侠九土翁翁平对了三掌后，惹起了洞庭、丐帮两帮的决战君山，五老中三侠、四侠，

斐氏昆仲双飞剑，赵五侠独举千斤鼎，洞庭众豪激怒之下，便设计要火焚君山，将丐帮群雄活活烧死在君山绝壑，阁下这时恰巧远在千里塞外，闻得消息，连换十八匹健马，星夜赶回……”

他喘了口气，立刻接道：“等阁下到了君山时，双方已是两败俱伤之局，阁下二三句话即解决了这千钧一发的危急之局，要洞庭大侠翁平亲率洞庭群豪，恭送丐帮英雄出寨，但丐帮五老回帮之后，也要立刻同时洗手归隐，退出江湖。”

他滔滔不绝的说到这里，对这事隔一十九年的武林旧事，说得当真是如数家珍一般。

丐帮五老听他音节锵然地说出了自己往日的英风豪举，面上也不禁现出了又是激动，又是惘然的神色。

那秃顶老人摇头笑道：“这件事，此刻只怕你比老夫还要记得清楚多了。”

任无心抱拳一笑，方自接道：“丐帮五老果是信人，洗手归隐后，便绝不过问江湖中事，此番却又突然五骑连袂，同现侠踪，为的自然是一件有关丐帮生死存亡的大事。”

秃顶老人又微笑道：“是什么事呢？”

任无心道：“蛇神康祖。”

秃顶老人面上笑容突敛，道：“你还知道多少呢？”

任无心缓缓道：“十九年前，蛇神康祖为了行为失检，反被师弟接掌了丐帮门户，十九年来，此事他一直耿耿在心，直到十九年后，他才报复出来。”

丐帮五老面上也已都不再带有微笑，关东七鞭听了这件武林秘辛，也都不禁为之动容。

只听任无心接道：“自从去年丐帮帮主突然宣称身患重病，

将丐帮十五大弟子全部都召回总坛后，江湖中便无人再见过这位凌帮主的侠踪，别人只道是他患病未愈，其实……”

他突地缓缓语声，缓缓转动目光。

只见丐帮五老面沉如水，俱在凝神而听。

破云七鞭神情更是激动，金承信已忍不住脱口问道：“其实怎么样？”

任无心轻叹一声，一字字缓缓道：“其实他早已死了！”

破云七鞭身子一震，齐地脱口惊呼出来。

要知丐帮在武林中不但历史悠久，声势显赫，丐帮弟子的足迹，更已遍布于江湖每一角落之中，这些弟子纵或武功不甚高强，但彼此照应，声息互闻，在武林实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潜伏力量。

而此刻丐帮帮主竟已亡故，此等重大的消息，江湖中竟会无人知道，破云七鞭纵然来自关东，也禁不住心头惊讶。

那虬髯老人更是变色厉叱道：“这是本帮中的隐秘，你怎会知道？”

任无心喟然一叹，自管接口说道：“远在丐帮总坛未曾发出召回十五弟子之命以前，凌帮主便已死在那蛇神康祖的手中，是以总坛才星夜召回十五大弟子，共谋善后。经过了一番周密而慎重的计议，才决定未将那凶手康祖擒回总坛正以门规之前，绝不将凌帮主的死讯公诸天下。”

他语声微微一顿，方自长叹接道：“但这时，蛇神康祖早已不知所终，丐帮弟子虽然遍布天下，一时间竟也寻不着他的下落，十五弟子束手无策，只有夜上天目绝顶、寒涧岩、清音洞，丐帮五老的隐居处，向五老禀告了此事，苦求五老下山，江湖中

这才又能见到丐帮五老的侠踪。”

虬髯老人双目圆睁，大喝道：“怪了，怪了，你难道在一旁看到了吗？”

那白发老人冷面白眉追风叟欧阳亭面色凝重，沉声问道：“五弟休要插口，听他说下去。”

任无心道：“怎奈丐帮五老武功虽高，却终无未卜先知之能，虽然下山回丐帮总坛，但还是查不出那蛇神康祖的下落，这时若非白大先生与欧阳二侠又在暗中挑起重担，丐帮中数千弟子只怕早已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而丐帮总坛始终不将凌帮主的死讯传出，便也是生怕凶手未逮，若将消息传出，不但要惊动江湖，更难免会使丐帮弟子的军心涣散。”

虬髯老人目定口呆，捋髯暗惊，忖道：“怎地我大哥的心意也被他知道了？”

只听任无心缓缓接道：“直到月余之前，丐帮总坛，才突地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才知道蛇神康祖竟已投入了南宫世家中的七十二地煞之中，丐帮五老震惊之下，这才一面飞柬洞庭，向九士翁翁平的继承人翁奇解释破誓复出的原因，一面束装就道，追查叛徒。”

他长长叹了口气，目光凝注五老，缓缓接道：“这就是各位为何会来到此地的原因，在下斗胆说出，不知可说的对吗？”

虬髯老人虽然神情激动，但似乎亦因关系重大，是以忍住不敢说话。

那矮胖老人斐氏昆仲，目光望着秃顶老叟白大先生，白大先生的目光，却望着欧阳亭。

欧阳亭白眉紧皱，一字字缓缓道：“此事你怎会知道的如此

清楚？”

任无心沉声道：“在下不但知道此事，还知道破云七鞭赶来此间，想必是为了他们的世交好友唐通亦被南宫世家陷害，而唐老太太又将消息传至关东，否则七位又怎地抛下了关东三百顷大牧场的事务，同时入关内来呢？”

破云七鞭本已充满惊讶的面色，自更动容，金承信大奇，道：“这你又怎会知道？”

任无心徐徐道：“各位先莫问在下怎会知道，在下只问各位我说的可对吗？”

欧阳亭白眉皱的更紧，沉声道：“对又怎样？不对又怎样？”

任无心淡淡一笑，道：“在下若是说的不错，便请各位听在下一言相劝。”

欧阳亭缓缓道：“是什么话，阁下不妨且先说出来听听。”

他此刻不但言语慎重，每说一字，都似经过极为周详的思虑。

而且说出的言语，俱是模棱两可，可进可退，绝不肯被对方捉住半分话柄。

任无心暗暗忖道：“好一个欧阳亭，果然不愧是位人才，若论应对之得礼，行事之稳重，判断之周密，当今江湖中，只怕无人能再胜过他了。”

当下言语间，也不禁加了几分谨慎小心，缓缓道：“在下只劝各位暂时切莫轻举妄动，更不可如此寻到南宫世家去。”

众人谁都不再开口，静等着欧阳亭说话。

只因破云七鞭也早已听过冷面白眉追风叟的名声，深知他绝对不会说错话的。

只听欧阳亭沉声缓缓道：“阁下此言，想来必非无因而发，是以阁下不妨说出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愚兄弟然后再做打算。”

任无心沉吟半晌，亦自沉声缓缓道：“南宫世家潜力之大，只怕远在各位意料之外，各位若是轻举妄动，不但打草惊蛇，于事无补，反而会影响大局。”

欧阳亭目光突地一闪，道：“什么大局？”

任无心一字字缓缓道：“主持武林正义，解救被害同道，揭破南宫世家阴谋，为死去的英豪复仇，这便是不能被各位影响的大局。”

欧阳亭接口道：“如何才不算轻举妄动？”

任无心亦自片刻不停，接口道：“各位必需寻个隐秘所在静等时机，若有别人也将有妄动之举时，各位要将之劝阻。”

欧阳亭道：“什么时机？”

任无心轩眉一扬道：“时机若是到了，在下自会赶来设法通知各位。”

欧阳亭垂手木立，凝思了良久，缓缓转过身子，沉声道：“大哥，小弟已将他言语问清，如何决定，全凭大哥做主了。”

那白大先生开阔的双眉，亦自深深皱起，默然良久，沉声道：“这位相公所言，不能谓之无理……”

他目光忽然转向那虬髯老人，道：“五弟，你心里有什么话，不妨也说出来。”

任无心忍不住在暗中击节赞叹，忖道：“这位白大先生，当真不愧为领袖人才。”

要知此事委实隐秘纷乱已极，谁也不敢骤下决定，有时越想得多，思绪便越乱，顾虑便愈多。

是以那白大先生才要听听那粗豪的虬髯老人最最直截了当的意见，正是要以快刀斩乱麻之意。

而关东七鞭见他在这紧要关头，竟询问这虬髯老人，心中不禁愕然，只有心计灵巧的任无心，才会在暗中赞叹。

只见那虬髯老人满心焦急忍不住了，此刻应声一跃而出，大喝道：“不管他说的有理无理，但我兄弟总不能完全听他这个行踪诡异，来历不明的少年人的话，而决定如此大事。”

金承信突也一跃而出，道：“这位前辈的话，实在说到俺心里了，俺关东七兄弟的心意，也完全和他一样。”

欧阳亭冷峻的面上，似乎有笑容一闪而过，显然他也对此事甚表赞同。

白大先生双眉突展，目光转向任无心，道：“这话相公可听清了吗？想来相公纵然有惊人之言论，却也难使在下等心服。”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如此说来，前辈是要在下做些惊人之事出来了？”

白大先生缓缓道：“那也要看你做出的事，惊人至何等程度。”

任无心突然沉声道：“在下若做不出惊人之事，各位是要去了？”

白大先生道：“既定行程，本应不改。”

任无心道：“在下若说那武当玄真道长，少林百忍大师，川中唐老太太，听了在下之言，也相信的很，各位又当如何？”

丐帮五老、关东七鞭，似乎都不禁被这三位当代奇人的显赫名字惊得微微一震。

白大先生瞬即沉声道：“口说无凭，眼见方实。”

任无心突地仰天长笑起来，道：“丐帮五老，一生纵横江湖，所见所闻的惊人之事，只怕太多了，在下不才，一时间哪里做得出能令丐帮五老回心转意的惊人之事，看来各位今日是去定的了，在下纵然说破了嘴，也难以劝阻得住。”

虬髯老人大喝道：“正是。”

任无心笑声突地一顿，道：“但各位若是要去，最少得有一人的武功，胜得在下……”

他目光闪电般四扫一眼，沉声接道：“各位十二人中，只要有一人的武功胜得了在下，方可前去，否则便有如羊投虎口，必定是有去无回的了。”

虬髯老人怒叱道：“好！老夫就先来试试，你到底有什么胜人的武功？”

任无心目光自上而下，在他身上一扫，冷冷道：“不错，阁下一身童子功，十三太保横练，君山力举重鼎，铁臂童心拔山叟赵烈彬，天下闻名，当真可称有万夫不挡之勇。”

虬髯老人赵烈彬大喝道：“你知道就好，老夫也不愿伤你性命，只要你……”

任无心突地冷笑一声，截断了他的语声，口中冷笑道：“但阁下休怪在下出言鲁莽，似阁下这等武功，与在下书僮动手，还嫌差了一筹！”

赵烈彬双臂振处，须发皆张，暴怒道：“放屁！老夫三招之内，要他倒在东他便不敢倒在西。”

任无心知道今日若不能以武功震慑众人，势必难以劝阻他们，而此事关系重大，是以他方自以言语故意激怒于他。

此刻见了赵烈彬的激动之态，任无心不禁心头暗喜，立刻冷

冷接口道：“莫说三招，阁下若能在三百招内胜得了他，在下便向阁下叩头赔礼。”

赵烈彬大怒道：“好，且看你这头如何叩法？”

身形展动，便要动手。

任无心轻叱道：“且慢！”

他目光四下一扫，冷冷道：“各位之中，是谁来指教在下？”

破云七鞭面面相觑，然后一齐转向丐帮五老。

这七人虽然性情粗豪，但却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武功万万不及丐帮五老。

欧阳亭躬身道：“大哥有何吩咐？”

白大先生面色凝重，缓缓道：“以你看来，这十年中，你我的武功谁进步的多？”

欧阳亭亦是面容肃然，沉吟许久，方自缓缓道：“小弟内功进境，似乎稍胜大哥一筹，但大哥近来独创的掌法，却非小弟能及。”

白大先生缓缓点了点头，道：“如此说来，你我武功还是在伯仲之间，但你临阵狠辣准而有余，沉稳却不如我，以今日战局观之，还是由我出手较为妥当，不知二弟你意下如何？”

欧阳亭肃然道：“正当如此。”

别人先前只当听得白大先生口唤二弟，只当他又要令欧阳亭出手。

哪知到了这等事关丐帮五老声誉的关头，白大先生却丝毫不再退让。

这一来可见五老对任无心的看重，再者亦可看出丐帮五老之所以能成名江湖多年，实非拥虚名之辈。

便连田秀铃，也不禁为之暗暗赞佩。

任无心更早已凝神运气，不敢有丝毫大意。

只见白大先生转向破云七鞭，微一抱拳，道：“此战虽不关生死，但你我却也该选出个武功最强之人，与这位相公动手，老夫虽厚颜毛遂自荐，自愿出手，但各位如觉武功有胜过老夫之处，亦当挺身而出……”

金承信亦自肃然道：“白老前辈不必太谦，俺兄弟虽不才，却尚有自知之明。”

白大先生道：“好。”

微整衣衫，凝神静气，缓步走向任无心。

突听赵烈彬大喝一声，道：“待小弟教训了这厮，大哥再出手吧！”

语声中他已飞身横向田秀铃，出招之刚猛凌厉，果然有力拔山岳之势。

田秀铃看来却行所无事，脚下不丁不八，直到对方招式袭来，她方自轻轻转身避开，口中犹自笑道：“你可要我先让你三招？”

语声方了，只听任无心传音入密的语声，已在她耳侧响起：“此人生具神力，外门功夫，已达炉火纯青之境，你万万不可有丝毫大意，最好先以灵巧的身法，避而不攻，先消耗他的真力，激发他的怒气，只要三百招一过，他便算输了。”

田秀铃目光一扫任无心，嘴角微微一笑，便算做了回答。

刹那间，赵烈彬已攻出了二十余招，刚猛的招式，有如急风暴雨，乱落而下。

骤看似乎没有什么章法，其实每招每式，俱都精妙无俦，当

真是粗豪、细腻，兼而有之。

田秀铃果然紧记着任无心的嘱咐，以轻灵的身法，游走在赵烈彬拳风掌影之中，不时回手攻上一招，但余力不尽，点到便收，出招部位之奇诡，招式之辛辣，竟是武林罕睹。

要知南宫世家的武功招式，江湖中只有耳闻，却多未见过，田秀铃此刻施出的，更是南宫夫人后期所创的武功，是以丐帮五老、关东七鞭，纵然俱都是久历江湖，多闻多见之人，但却无一人能看破她的武功来历。

只见赵烈彬的招式，虽有如长江大河之水，澎湃千里，滔滔而下，但田秀铃纤巧的身形，却有如逆波而上的鲑鱼，倾满江之水，也阻挡不住。

丐帮五老等人默然旁观，面容俱都十分凝重。

四下但闻拳风呼呼，衣飞猎猎，驴鸣噪噪，马群惊嘶，大地杀机，十分沉重。

白大先生双目凝注，面寒如铁，他全身木然，似是已无一丝生机，宛如石像般动也不动，显见已将全神贯注在这场比斗之中。

只见他已认定这书僮既与任无心一路，武功纵非任无心所授，亦必定与任无心同一师承。

只要他能摸清这书僮武功的家数，窥破他招式的破绽，等到自己与任无心动手时，自较方便的多。

突听耳侧传来欧阳亭的语音，以传音入密的功夫，缓缓道：“想不到这小小一个书僮，便有如此高深的功夫，那位公子英华内敛，含蕴不露，想必更是难斗，大哥你要小心些了。”

白大先生微微点了点头。

欧阳亭又道：“但这书僮的武功，轻灵狠辣有余，与人交手经验却似不足，他未动手之前，显然已经那公子的指教，是以绝不贪功躁进，但动手相搏，招式往来之间，却仍有许多稍纵即逝的机会，被他轻轻错过，老五若不是这般脾气，而且先已被他激怒，三百招内，必有取胜之望，而如今……”

轻轻叹息一声，住口不语。

那斐氏昆仲的兄长斐老三，突也以传音入密的功夫说道：“这个书僮招式果然新奇辛辣，但却似乎稍带女子般的柔弱，那位公子若是也是如此招式，大哥便可以雄浑开阖的招式与之对敌，以慢制快，以刚克柔。”

白大先生亦自缓缓点了点头，但仍是默然不语。

那边任无心见他两人嘴皮启动，却无语声发出，知道必是以传音入密的功力在暗中通话，但他却甚是放心，知道以丐帮五老的人品与身份，绝不致在暗中指点那赵烈彬的招式。

说话之间，田秀铃与赵烈彬战况已更见激烈。

在经过这一段吃力的比拼之后，赵烈彬刚猛的招式，仍丝毫未见软弱，他体内所蕴藏的真气力量，似可源源而来，用之不断，取之不竭。

田秀铃起先还在点数招式，但后来却连她自己也不知交手有多少招了，只觉自交手之初到此刻，也不过只是刹那间事。

当下她不禁暗暗忖道：这老人力量如此惊人，看来似乎再拼个一日一夜也不在乎，我若内力不继，岂非难以抵挡，只是他招式虽刚猛，却未见灵妙，我不如此刻以奇诡的招式，胜他一招半招。

要知她连日忧心忡忡，当真是食不知味，寐难安枕，这一夜

更是水米未沾，目未交睫，此刻内力实已有些后继，是以才会转念至此，她内力若无匮乏之象，便定会 and 赵烈彬耗到底了。

此刻她一念至此，争胜之心大起，不觉便将任无心的叮咛忘怀了。

只见赵烈彬双手十指箕张，正以一招赤手搏龙，分抓田秀铃左肩右肘。

他招式本就刚烈威猛，大开大阖，见到对方一直不曾回手，难免更加大意了，此刻双掌搏出，分袭左右，自己当胸处，却已空门大露。

田秀铃目光转处，再不迟疑，拧身转腰，引肩一掌，自赵烈彬指锋中曲折穿出，左掌回旋，斜截赵烈彬双掌腕脉。

赵烈彬大喝一声，双掌互锁，封空门，擒敌掌，变招其急如电。

田秀铃暗喜，忖道：正要你如此变招。

心念初生，招式已变。

直到赵烈彬招式用老，堪堪将她掌势镇住，她右掌却已突地一沉，斜斜划了个半弧，急点赵烈彬左右双肘间的曲池大穴，左掌凌空，掌缘外削，封住了赵烈彬的退路。

这一招攻守兼备，内蕴煞手，看来虽平平无奇，其实却奇诡无俦，无论赵烈彬掌招如何变化，却难逃过这一招天罗地网。

只见赵烈彬双掌突然笔直垂下，紧贴腰股。

田秀铃见他虽然避开这一招，但全身上下，空门无不大露，心下更是欢喜，转念忖道：你如此变招，岂非饮鸩止渴，自寻死路。

一念闪过，双掌幻起，便待立下煞手。

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赵烈彬上半个身躯突地笔直向后倒，双足乘势飞起，连环踢出七腿。

要知凡是铁板桥之类的功夫，全靠下盘稳固，双足钉立地面，身形方能不倒。

谁也想不到赵烈彬在这种情况下，犹能飞足伤人。

田秀铃本已胜算在握，不免更是大意，此刻心惊手乱的避开了四腿。

哪知赵烈彬连环踢足间，身躯又已渐渐抬起，踢到第五足时，他紧贴在股间的双掌，突然飞击而出，配合了足部的攻势，分击田秀铃右肋。

刹那之间，他一招竟变作四式，分击田秀铃上、中、下、左、右五路。

田秀铃大惊之下，再难避过，当下心肠一狠，便待施出与敌同归于尽的招式。

只是她用力却远远不及对方，这亏是吃定了。

也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任无心方自变色欲起，那始终凝目而望的白大先生，身形却已箭一般窜了出去，口中轻叱一声：“住手！”

双掌已落在赵烈彬、田秀铃两人身形之间，掌势斜分，左掌挥向田秀铃，田秀铃借势后退，右掌却闪电般握住了赵烈彬的足踝，轻轻向外一推。

要知他与赵烈彬数十年相交，同堂习武，对赵烈彬的招式家数，早已摸得清清楚楚，是以乍一出手，便能解危，若换了别人，纵然武功强胜于他，却也不能在这刹那间解开两人生死相击的招式。

只见赵烈彬厉喝一声，再也稳不住身形，踉跄后退了三步，凌空翻了个身，方自立足站稳。

口中已大怒喝道：“大哥，你这是怎地，小弟明明已将胜了，大哥你为何出手来帮外人？”

白大先生微微一笑，道：“三百招内，你若胜不得人家，便已算败了。”

赵烈彬呆了一呆，道：“莫非此刻已过了三百招不成？”

白大先生缓缓道：“你踢出第四足时，已是第三百零一招了。”

任无心暗中不禁大是钦服，暗叹忖道：“这白大先生果然是位人杰，不但处事公道，真正无私，而且目光敏锐，心细如发。”

只见赵烈彬眨了眨眼睛，苦笑道：“已三百招了吗？唉！小弟只觉自动手第一招到此刻，也不过只是三两句话的功夫，哪知竟有三百招了。”

白大先生微笑道：“你全神贯注在对敌招式之上，自然早已将别的事全都忘了，但人家小小年纪，便能使你专心一致动手，还不能取胜，就凭这一点，你已早该算输了，纵能再以煞手取胜，也算不得什么光彩。”

赵烈彬面颊微红，垂下头去，神色之间，显出他心中实已十分难受。

田秀铃心下反觉有些不忍，轻轻道：“其实赵五侠的武功，的确远胜于我……”

任无心哈哈一笑，截口道：“你知道就好，若不是你先前不敢回手，只怕三十招内，便已输了。”

赵烈彬抬头瞧了他一眼，目光中满是感激之情，突然大笑

道：“老夫明明败了，公子又何苦往我脸上贴金，老夫平生与人争战，胜个两场，败个两场，又算得什么？”

任无心暗叹忖道：“当胜则胜，这赵烈彬果真是条汉子。”

一念至此，不禁对这豪迈的老人，又加了几分亲近之心。

只见白大先生已抱拳含笑道：“胜不骄，败不馁，这本是我五弟的可爱之处，公子也毋庸再说了。”

他语声微微一顿，肃然接道：“贵介已如此高明，公子的武功，自更惊人，老朽已不敢以筋骨为能，唯盼公子不吝赐教而已。”

任无心亦自抱拳含笑道：“白大先生未免太谦了，想先生当年英风豪举，名震八表，在下面对高人，何敢言勇，唯盼先生手下留情而已。”

白大先生微微一笑，道：“你我素无怨仇，动手间自是点到为止，但为了遵从公子之命，双方未曾分出胜负之前，谁也不能插手，谁也不能住手。”

他语声虽然仍极为和悦，但却也隐隐露出了好胜的锋芒。

任无心含笑道：“正当如此。”

白大先生后退两步，微一抱拳，道：“老夫忝长几岁，但请公子先行出手。”

任无心道：“如此在下有僭了。”

脚步已横移三步，横掌当胸，凝神待敌。

他平日行动举止，虽极潇洒不羁，但此刻凝神待敌之时，却当真是静如泰山，定如北斗。

白大先生目中光芒一闪，似乎也已看出当前的对手，乃是不可轻视的劲敌，武功或在自己方才预料之上。

两人目光相对，默然企立，几达盏茶时分，竟仍无一人出手相击。

要知两人谁都知道对方乃是劲敌，是以谁也不敢大意出手，只因高手比斗，所争的往往只在一招之间，一招之失，被人制住先机，胜负之数，便完全扭转。

此刻任无心固是久仰白大先生的英名，不敢轻易出手一击。

那白大先生更是生怕自己招式中露出破绽，不但自己立时便得居于下风，丐帮五老享誉多年的声名，也将毁于一旦。

他纵横江湖多年，天下各门各派武功中的精粹，多少均有涉猎。

但在这盏茶功夫中，他心中不知想过了多少变化精微，出手奇奥的招式，却想不出有哪一招是绝无丝毫破绽的，更想不出哪一招有绝对把握能一击之下，便制敌先机的。

此刻众人早已让开了丈余方圆的一个圈子，围在四面，屏息而观。

他两人虽自始至终，始终不动，但众人心头却丝毫未觉有不耐之意，只因此刻谁都知道这一招的严重，委实丝毫大意不得。

无比沉重的气氛中，就连那轻微的呼吸声，竟亦可彼此相闻，大地间，寒风中，充满了森森杀机。

刹那之间，突听一声锐风，划破了四下无比沉重的寂静。

原来就在这刹那之间，白大先生身形已行云流水般连走七步，左掌轻轻弹出一指，指风尖锐，划空而去。

他这一式弹指神通，本乃诱敌之招，虽然明知伤不了任无心，但却可诱使任无心仓猝出手，自己便可乘隙反击。

正是猎户先走石惊鸟，待得飞鸟出林，再以长弓大箭对付之

意。

当真不愧是经验老到，纵横江湖数十年的绝代高手。

哪知任无心年纪虽轻，但心机之沉稳，临敌之沉着，却远非一般武林豪士可比。

眼见这一指弹来，竟然不避不让，宛如未见，深沉的目光，连眨都未眨，仍然凝注在白大先生身上。

只听波的一声，指风已消失无形，两人身形再次对峙。

旁观众人，都不禁在暗中喘了口气。

田秀铃暗叹忖道：“这位白大先生当真是老奸巨猾，若换了是我，方才那一指弹来时，便早已忍不住了。”

欧阳亭目光凝注，也不禁暗暗忖道：“想不到这少年竟有如此沉着的定力，方才他那一招若是忍耐不住，无论以何招式应敌，大哥双掌早已蓄势而待，左掌若出以他秘创掌法中的一钟九鼎，右掌且以我丐帮三绝招中的阳关走马，这两招一正一辅，一刚一柔，左掌沉凝，以补右掌轻灵之不足，右掌虚幻，却又可补左掌之拙重，那少年纵然身法轻灵，变招迅快，只怕在这一招之下，便已要落在下风了。”

他观察之仔细，判断之正确，的确超人一等。

思忖之间，白大先生与任无心两人，脚下已渐渐开始有如磨盘一般移动起来。

但两人目光，却仍自互相凝注。

两人各各均想以流动之身形，迷惑对方的目光，更想以沉着的定力，逼得对方精神崩溃。

只要有一方精神稍懈，对方的招式，立刻便要排山倒海般击来。

是以两人回肘扬掌，以掌护身，连目光都不敢稍懈。

众人的目光，也不禁随着他两人脚步移动，一时望向任无心，一时望向白大先生。

人人都对这场比斗的胜负，极为关心。

是以人人目光望处，都有如身在其中一般，心头微颤，面色凝重，也无人转动目光。

无比的寂静中，谁也没有发觉，远处雪地上已现出一片红衣身影。

时间过得越久，众人心头也越发沉重，似是置身于浓云密布，沉闷无比的天气之中，恨不得突发一声霹雳，让雨点击破沉郁。

而这时那片红衣人影，已来到数丈开外，竟是四个身穿红衣的喇嘛高僧。

他四人锐利的目光向这边一扫，面上也现出惊异之色，远远便顿住身形，也要凝神静观这一场江湖罕见的比斗。

突听任无心轻叱一声，身形也随着这一声轻叱，冲天而起。

众人心头，不由自主地为之一震，齐地仰首望去。

只见他衣袂飘飞，漫天飞舞，自下向上望去，只能看到这翻飞的衣袂，却看不到他掌势部位。

白大先生面色也微微一变，身形突然流云般满地游走。

只见任无心身形凌空三丈，突一转折，双臂斜分，当头扑下。浩瀚苍穹，衬着他飞幻的身形，当真是霍如日落，矫如龙翔。

欧阳亭、赵烈彬、斐氏昆仲，对望一眼，相顾失色。

破云七鞭咬紧牙关，手足冰凉。

田秀铃睁大了眼睛，心头怦怦跳动，她也是第一次见到任无

心施展出这种惊人的身法。

就连远远站在那边的红衣喇嘛，也不禁耸然为之动容，想不到关内武林中，竟有如此高手。

刹那之间，只见任无心双掌已凌空递出。

骤看似北天山的七禽神掌，仔细一看，招式之奇诡，却又远在天山掌法之上。

白大先生身形越来越急，越来越快，突地双臂一振，离地飞起。

这些事笔下写来虽然琐碎，但在当时，却当真是快如长空闪电，白驹过隙！

只见他两人的身影，一起一落。

就在两人身形交错而过，快如电光石火的刹那之间，只听掌声连响。

这一阵掌声，骤听似乎只有一击，细听却有七响，两人竟在这刹那间，凌空换了七掌。

众人仰首而望，俱都早已耸然色变。

那欧阳亭等人，更是看得提心吊胆，生怕自己大哥的英名，便丧在这凌空一击之下。

而就在此刻，两条人影，已倏然分开。

任无心衣袂飘飞，身形转折，轻飘飘落下，落足之处，竟仿佛仍是他方才乍起之处。

白大先生却已远远落在丈余开外，开朗的面容，变得十分沉郁，胸膛也在不住起伏。

两人目光再次相对，身形也再次对立，一时间各各都未再出手进击。

但在场旁观之人，人人俱是当代的武林一流高手，自然都已看出，白大先生真力已受轻伤，正在运气调息。

而任无心之所以未曾乘此追击，抢夺先机，却显然是存了相让之心。

欧阳亭明目如电，自更看得清清楚楚。

他心中虽然也在暗暗感激任无心的泱泱大度，但为了丐帮五老数十年的声名，却又不愿白大先生就此认输落败。

当下竟自言自语地失声赞叹道：“这一招旗鼓相当，各有千秋，当真令小弟们开了眼界。”

田秀铃忍不住在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但口中却终于忍住了没有说话。

只见白大先生身形已突地展动，一掠丈余，左拳右掌，双双击向任无心胸腹。

他不忍辜负欧阳亭期望之苦心。

此番虽然再次进击，心中其实已自认方才输了一着，争胜之心，自然亦因心有愧疚而大大的淡了，是以出手间，便没有方才那许多顾虑。

哪知他得失胜负之间，看得一淡，招式便自然轻快流畅，眨眼之间，已攻出七招。

任无心虽已有成竹在胸，此刻却仍然不敢丝毫大意，先以严谨沉稳的守势，封住了奇急迅快的七招，招式之紧密，宛如八卦，无懈可击。

冷眼旁观的欧阳亭见到他守势如此严密，实无异先已立于不败之地，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只见任无心掌缘外撤，倏然还了三招，由守而攻，招式变化

间，妙到自然，毫无做作，掌势虽然奇诡迅急，激厉无俦，但却蕴含不尽，意在招先。

十数招过后，白大先生与欧阳亭俱已发现他的武功招式，竟与那书僮截然不同。

最令人惊异的是，他招式虽然已至迅急凌厉之巅峰，但挥掌出招间，却似仍有余劲未吐，谁也猜不出这少年体内，究竟还藏有多少潜力？

雪地中马群，本在寒风中颤抖，嘶不成声，但此刻被他两人飞快的身形与拳风掌影所惊，又自乱了起来，马蹄踏得泥雪，四下飞溅。

但在惊乱的马群与飞激的泥水中，众人却俱皆木立当地，有如石像。

他们全部心神，俱已被一场惊人的比斗所吸引，此外所有的变化，他们便都不放在心上。

甚至连那四个高大的红衣喇嘛，四条高大的身影已距离他们不及一丈，他们竟也都未曾发觉。

任无心与白大先生的迅急招式，却当真是瞬息千变，仅仅在片刻之间，两人已拆了数百招之多。

那种招式变化间的精异之处，破云七鞭虽然全神贯注，却也不能窥其全貌。

欧阳亭沉肃的面容，本自充满了紧张与焦急，但此刻却竟渐渐松弛下来，变得茫然毫无表情，目光也不再凝注着两人的身手招式，只是茫然凝注着远方。

自他这神情的变化中看来，谁都可以看出这多智冷峻的老人，此刻心头的悲哀与失望。

只因任无心与白大先生此刻胜负虽尚未分，但胜负之数，却已可判定。

白大先生陈旧的古铜长衫，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背上。他开阔的眉宇，高耸的颧骨间，更是汗迹斑斑，如雨流下。

而任无心身形游走间，却仍是那么从容而潇洒。

田秀铃望着他游走的身形，眼波中充满了钦羡，嘴角边却不禁泛起了微笑。

斐家兄弟突也不约而同，自比斗的身形上移开了目光。

他两人各各对望了一眼，各各轻叹了一口气，看他垂下头去，神情间也显得无比的沉重与凄凉。

只因他们都已看出白大先生已然绝无取胜之望，伤败已是迟早间之事。

但他们却谁都不忍眼看白大先生失手而败的那具有决定性的一刹那。

只因这一刹那，不但能决定白大先生的胜负，也将使丐帮五老数十年不败的声誉，毁在这刹那之间！

田秀铃此刻的心情，自然正与他们相反。

她见到任无心已然必胜，心头实是充满了得意与喜悦，目光情不自禁，得意地向四下望去。

但这些失败者的面容，却不禁令她得意换作同情，喜悦变为叹息。

她心中暗叹忖道：“这丐帮五老当真是令人可敬的前辈侠义，若是换作了别人，眼见他们的大哥已必败，眼见自己兄弟不败的名声已将毁于这刹那之间，只怕便要一拥而上，联手抢救了，但他们却仅仅只是在暗中难受叹息而已！”

而破云七鞭心头，却只是充满惊异。

他们久已闻得丐帮五老的名声，又有谁会想到名震天下的白大先生，竟会败在这籍籍无名的少年手里。

第十二回 摩伽法王

突见赵烈彬双手撕开了胸前的衣襟，狂呼一声：“大哥！”

雷震般的喝声，使得众人心头都不禁为之一震，马群也被吓得静了下来。

赵烈彬已将身上衣襟，撕得片片粉碎，似乎要借这双手来撕破胸中的沉闷。

他面上更是呈现着无比的痛苦，嘶声道：“大哥，你……你明明已将败了，还支撑什么？”

欧阳亭、斐氏兄弟，一齐低垂着头，谁也不敢去望他一眼。

任无心的身形，却突地斜飞而起，衣袂如飞羽，轻鸿般远远落在三丈开外。

白大先生一招云龙探爪方自出手，但招至中途，便硬生生顿住了掌势。

五指微分，手指微曲，僵木地停在半空，似乎是要从虚空中抓回他已失去了的制胜先机，不败声誉！

一刹那的死般静寂。白大先生仍死一般木立在当地，面上一片茫然，身上也无一丝动弹。

赵烈彬却突地放声痛哭起来，痛哭着飞身而起，扑到白大先生足前。

欧阳亭、斐氏兄弟，也在不知不觉间无言地移动脚步，走向白大先生身侧。

斐三先生手掌缓缓落在赵烈彬宽大的肩头，和声道：“五弟，胜负乃兵家常事，这本是你自己常说的话，此刻你莫非已忘记了不成？”

赵烈彬大喝道：“我败个一千次也无关系，但大哥万万不能败的。”

斐三先生笑道：“五弟，你好呆，大哥也是人，天下只有永远不败的仙佛，岂有永远不败的凡人，何况，纵是神仙，也有败的。”

他面上虽极力想装出笑容，但目中却难以自禁地泛起泪光。只见他口中虽如此说话，心中却也承认了赵烈彬的言语。只因白大先生是丐帮一切光荣的象征，丐帮所有弟子的偶像。

而世上所有的光荣之象征，所有的偶像，俱是万万不能败的！

沉重的悲哀之间，突听任无心竟朗朗长笑起来！

赵烈彬大喝一声，翻身跃起，怒吼道：“你胜就胜了，笑个什么？”

任无心朗声道：“在下笑的正是阁下！”

赵烈彬双目圆睁，怒喝道：“赵某宁可被人一刀杀死，也不愿被人所笑！”

任无心微笑道：“白大先生明明未曾落败，他的兄弟却偏偏定要说他败了，这岂非可笑之事？这岂非令人可笑？”

赵烈彬呆了一呆，突又大怒道：“谁要你虚情假意，故做仁义。”

任无心笑容一敛，正色道：“在下生平从未虚言，阁下怎能

说我虚情假意，在下若能战胜丐帮五老，本是在下的喜事，为何不愿承认？”

赵烈彬又自呆了一呆，自己说不出话，却回首望向白大先生。

这时，那四个红衣喇嘛，却已在众人的惊笑之间悄悄走了，他们身形虽高大，但飞掠在雪地上却不带丝毫声息。

而此刻不但赵烈彬的目光仍在望着白大先生，众人的目光，也都移向白大先生面上。

白大先生终于缓缓放下手掌，突地苦笑一声，道：“不错，我还未败。”

田秀铃双眉一皱，心下大是不满，破云七鞭也都愕了一愕，面面相觑。

只听白大先生沉声缓缓接道：“但我此刻虽未败，只是因为公子的手下留情而已，远在五十招之内，我便已无制胜的希望，直过五十招，我便已无还手之力，这情况还有谁看不出来？公子再如此说话，岂非要叫我兄弟无以自处？”

任无心微微一笑，缓缓道：“虽然看来是如此，但实际情况，却大有差别，只是贤兄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已。”

白大先生苦笑道：“实际情况有何差异？这话却教在下难懂了？”

任无心目光一扫，沉声道：“贤兄弟可知道在下未曾动手之前，便已将白大先生的武功招式变化，知道得清清楚楚，而白大先生却丝毫不知道在下的武功招式，两人相拼，若能完全知道对方的武功招式，便能制敌先机，自然是胜算居多的了，只是在下在这种情况下占得的先机，又焉能真的算作胜了？”

破云七鞭又自恍然对笑一眼。

田秀铃却不禁微微皱起了双眉。

只见白大先生感激地长叹一声，苦笑道：“公子如此胸襟，在下不但钦佩，更是感激。”

任无心微微一笑，说道：“在下不过只是说出了实情而已，又有何……”

白大先生长叹一声，截断了他的话，苦笑接道：“公子若是假借别的理由来宽慰在下，在下或许还难免稍自慰解，骗骗自己，但公子此番的理由，在下却是万万不能自欺自慰的。”

任无心眨了腿眼睛，笑道：“在下所说，句句实情，前辈为何不信？”

白大先生叹道：“老朽方才所使的招式，俱是近年来方自创出的，本是闭门造车，也未敢在江湖中显露，纵是本帮弟子，都未曾见过，公子又怎能知道，怎会知道？”

哪知任无心却仅是轻轻一笑，缓缓问道：“阁下自创的这一套武功掌法，普天之下，难道真的绝无人知道吗？”

白大先生沉吟道：“除了我兄弟之外，江湖中实是无人知道。”

任无心缓缓道：“先生昔日游侠江湖，曾将武林各门各派的武林招式中的精粹之处，俱都费过苦心研讨，是以归隐后，便将这些深藏于心的招式武功，融会贯通，独创出这套掌法……”

他话未说完，那赵烈彬已忍不住瞠目道：“怪了，这些事就连老夫都不甚知道，你却怎会偏偏知道得这般清楚？”

任无心微微一笑，接口道：“但先生研创这套掌法之时，仍不免遇着些困惑疑难之处，先生自必也曾向一两位请教过的

了？”

白大先生不禁愕然，面上已微微变了颜色，大奇道：“不错，但公子你……”

任无心含笑接口道：“先生显然曾经向人请教，那人想必是知道先生这套掌法的了！”

白大先生面上突又换过一片沉肃恭谨之色，缓缓道：“但老朽似曾请教的那前辈，虽然胸藏万有，学究天人，江湖之中，却万万不会有人知道他老人家的住处，公子若说有人能从他老人家口中，听到老朽这套掌法，老朽也万难相信的。”

任无心微笑道：“世界之大，万物之奇，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的。”

白大先生目中突地光芒一闪，深深凝注着任无心，沉声道：“公子如能说出那两位前辈高人的姓名，老朽便再无疑惑之心。”

任无心目光闪动般在众人面上一扫，一字字缓缓道：“死谷二奇！”

丐帮五老与田秀铃身子齐地一震。

破云七鞭神色却更是迷惘，七人面面相觑，似乎都在询问对方：“死谷二奇？谁是死谷二奇？”

只见白大先生目中的光芒更是光亮，突然大声道：“公子莫非便是他老人家口中的……”

任无心不等他话说完，立刻含笑接口道：“不错。”

白大先生面上突然现出大喜之色，但瞬即皱眉道：“不对不对。”

任无心笑道：“什么不对？”

白大先生道：“老朽曾听他老人家指述过‘他’的形貌，公

子若是‘他’，怎会……怎会如此？”

任无心含笑道：“先生久历江湖，莫非不知道江湖中有种神奇的易容之术？”

白大先生大喜道：“这就是了，这就是了，但公子先前怎么不说出自己的姓名来历，却要老朽在公子面前献了这次丑。”

任无心笑道：“在下先前若是道出贱名，先生只怕也未见会相信吧！”

白大先生哈哈一笑，抱拳躬下身去，道：“老朽关山千里，想不到今日竟能见着公子，当真也可算得上是不虚此行了。”

他两人言来语去，说了半天，却有如是在互打哑谜一般。

这时不但破云七鞭想得满头雾水，就连斐氏昆仲等人，心头也有些茫然不解。

赵烈彬忍不住问道：“大哥，你方才所说，他老人家口中指过的‘他’，这个‘他’，究竟是谁？”

白大先生哈哈笑道：“说起这个‘他’吗，文可通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武可掌五湖四海，黑白两道，除此之外，不但琴棋书画，丝竹弹唱，样样皆通，样样皆精，便是行军对阵，亦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他朗声大笑一阵，挑起拇指，道：“这个‘他’端的是位百世难见的奇大高人。”

赵烈彬大声道：“不错，如此这般，端的可称得上位高人，但世上竟会有这样的高人，小弟我却有些不信。”

白大先生朗声笑道：“世上不但果然有这样的高人，而且这位高人，此刻便在你我眼前！”

赵烈彬口中虽然大声问道：“谁？”但眼睛却也已随着别人的

目光，望到任无心身上。

任无心长身一揖，含笑道：“先生如此夸奖，在下委实担当不起。”

欧阳亭微微一笑，轻轻叹道：“我大哥口中，从未如此夸奖过别人，此刻听我大哥一说，便连在下也想起公子是谁了。”

金承信再也忍不住大声道：“谁？究竟是谁？在下听得各位如此说，实在早已心动神驰，千祈各位莫要再打哑谜了！”

白大先生长长叹息了一声，道：“贤兄弟亦是侠义男子，老朽在贤兄弟面前，也无妨说出这位公子的姓名，他便是……”

任无心突然朗声一笑，接口道：“先生既要说出，不如在下自己说出的好。”

赵烈彬大声道：“那么我的相公，你就快说出来吧！”

任无心笑道：“其实在下说出来，各位也未必知道，贱名乃是任无心。”

赵烈彬双目圆圆地睁了起来。

破云七鞭却各各呆呆地愣了半晌。

金承信方自仰天大笑道：“任无心，任无心……想不到俺兄弟今日终于见着了任无心。”

白大先生奇道：“贤兄弟远在边外，居然也会知道任公子的名声？”

金承信大笑道：“前辈们隐居多年，也知道任公子的名声，俺兄弟若不知道任公子的大名，岂非都变成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聋子、瞎子了不成？”

任无心苦笑道：“江湖名侠，何止千百，区区出道也未久，贱名居然也有人知道，这倒使在下有些受宠若惊。”

金承信大笑道：“公子出道未久，但虫鸣蚁语，纵然终年不绝，也未见能令人闻，霹雳雷鸣，虽只仅仅一声，便已是震动江湖……”

他四顾自家兄弟一眼，接道：“俺兄弟虽然都是拗不过的牛脾气，但若是公子你有吩咐，俺兄弟七人全都算上，无人敢不从命。”

任无心长揖谢道：“吩咐不敢，在下只是想请各位暂忍一时，等到时机成熟，届时瓜熟蒂落，各位义旗所指，南宫世家的阴谋诡计，便无所遁形了。”

白大先生沉声道：“公子既如此说，我等焉能再有妄动之意。”

金承信道：“虽然如此，但我兄弟千里而来，这段日子却教我到哪里去忍着等下去？”

任无心毫不迟疑，立刻自怀中取出一封书柬，道：“各位寻着柬中所书之人，将此柬交付于他，他便会为各位安排一切。”

白大先生接了书信，微叹道：“公子当真是深谋远虑，似乎对一切事都已早有安排了。”

金承信却脱口道：“虽然如此，却不知公子在这段时日中，要到何处去？”

任无心面上立刻变得一片沉穆，肃然道：“在下此刻便要到那白云深处，拜谒死谷二奇……”

语声未了，突听一阵奇异的乐声远远传来。

乐声起处，众人心头都不禁为之一动，不约而同地顿住语声，凝神听去。

只听自风中传来的奇异乐声，非丝非竹，非鼓非钹，曲调凄

凉悲壮中，还带着一种神秘而庄肃的意味，教人听了，前胸中虽然热血沸腾，里面却有一股寒意升起，似乎情不自禁地要垂下头来。

任无心不禁双眉微皱，喃喃道：“如此荒僻之地，怎会又有人来？”

白大先生沉声道：“你我可要避上一避？”

赵烈彬大声道：“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避什么？”

白大先生面色一沉，道：“五弟，此刻岂是你逞意气的时候！且听任相公说话。”

任无心微一沉吟，展颜笑道：“不瞒各位，在下虽有回避之心，但这乐声却委实太过奇异，在下也忍不住想要见识见识。”

欧阳亭面色凝重，沉声道：“这乐声听来似非中土所有，曲调似又带着些梵音，莫非是……”

突听赵烈彬大喝一声：“来了！”

众人不由自主，凝目望去。

只见远处灰蒙蒙的天色下，冉冉移动着一片红影。

这片红影虽然仍在远处，但众人俱都是目力异于常人，已可隐约辨出，这灰蒙中的红影，乃是一群红衣人。

白大先生沉吟道：“二弟只怕猜的不错，依老朽看来，这些红衣人只怕也必定是自关外的来客。”

任无心微微皱眉道：“莫非是红教中的喇嘛高僧……看来倒当真有些相似。”

已忍了许久未曾开口的田秀铃，此刻忍不住问道：“红教喇嘛？他们来做什么？”

任无心叹道：“只怕也是像白大先生，他们是同一起来意。”

赵烈彬道：“这又怪了，南宫世家怎会连喇嘛教都惹上了？”

任无心长叹道：“不但惹上，在下曾亲眼见到，黄教中已有几位喇嘛高僧，投身入了南宫世家的七十二地煞之中。”

赵烈彬抚掌道：“这就是了，红黄两教，都是喇嘛，虽然花开两朵，却是并蒂一枝，黄教中有人投入南宫世家，红教自然要派人来瞧瞧的。”

说话之间，那一群红衣人影，已自来到近前。

四个身躯高大的红衣喇嘛，健步如飞，当先开道，双掌之中，各各横持着一件形状奇怪的乐器，那奇异的乐声，便是自此传出。

这四人身形已异常威猛高大，哪知在他四人身后，却还有六个红衣喇嘛更较他四人高出了一头。

十二条奇长的手臂，抬着两杆巨竹，竹上缚着只红缎的软椅，椅上端坐着却是个身材痴肥臃肿，仿佛犹在沉睡的红衣喇嘛。

丐帮五老、破云七鞭见的怪人都也算多了，却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行列。

赵烈彬更是忍不住心中暗笑，忖道：“这喇嘛胖的路都走不动了，为何不老老实实在喇嘛庙里睡觉，却偏偏要跑出来受这活罪？”

但任无心见了抬竿之人身手已如此轻灵矫健，椅上人必定更是不凡，不禁已在暗中起了警惕之心，凝重的面色，使得赵烈彬也不敢笑出声来。

直走到白大先生与任无心身前不及一丈之处，红衣喇嘛方

自顿住脚步。

前面四人两侧闪开，后面六人缓缓将软椅放下地来。

乐声随之停顿，那胖大的喇嘛双目犹未睁开，只是懒懒问道：“到了吗？”

四下一齐躬身应道：“回禀师父，已经到了。”

那胖大喇嘛长长叹了口气，长长伸了个懒腰，方自缓缓睁开眼来。

他满面红光，疏眉团面，眼睛虽已睁开，但却也已被挤得只剩一线。

此刻细小的眼睛转了一转，缓缓道：“在哪里？”

四个红衣喇嘛齐地伸手向任无心一指，躬身道：“就在这里。”

任无心面上虽仍不动声色，心中却不禁暗暗诧异，不知这些喇嘛寻他做什么？

只见那胖大喇嘛细小的双目中，突地射出了逼人的光芒，但光芒一闪即隐，他团团的圆脸上，却泛起一丝微笑，缓缓摇头道：“奇怪奇怪！”

赵烈彬忍不住脱口道：“有什么奇怪？”

胖大喇嘛懒洋洋笑道：“老僧未来中土之前，曾听人说起中土武林，有几个厉害角色，但老僧见了，却都未见如何了得。”

他说话虽然懒洋洋地有气无力，但汉语却说的十分流利。

赵烈彬虽然也已年近古稀，但性情却仍不改少年，遇事最是好奇，而且半分也藏不住在心里，闻言忍不住又道：“是哪几位厉害角色，你不妨说来听听，看那人是否是骗你？”

胖大喇嘛笑道：“老僧与你素不相识，为何要花费气力说给

你听，何况，你听了非但没有丝毫用处，反而徒自气苦。”

赵烈彬大奇道：“老夫听了为何气苦？”

胖大喇嘛哈哈笑道：“老僧不愿说了，你不听也比听了好些。”

赵烈彬大声道：“你先前不说也还罢了，此刻却非说不可！”

胖大喇嘛笑道：“你当真要老僧说吗？”

赵烈彬生怕又被自己的兄长拦住，早已走到破云七鞭身旁站着，大声道：“自然要你说的。”

胖大喇嘛笑道：“老僧近来心广体胖，已不愿与人动手，说出这些话后，你若要来寻老僧争吵厮打，老僧便不如不说了。”

赵烈彬道：“无论你说什么，老夫决不与你争吵动手便是了。”

胖大喇嘛哈哈一笑，道：“老僧常听人道，中原丐帮五老十分了得，哪知却是些饭桶，连这样个小孩子都战他不过，老僧方才听徒弟说这里有些了不得的高手，才不辞劳苦赶了过来，早知如此，老僧是万万不会赶来的了。”

他话未说完，赵烈彬已气得须发皆张，但有言在先，又不便出言争吵。

想了半天，方自大笑道：“你看来似乎要被人送去祭神一般，抬来抬去，口中还说劳苦，当真可笑的很！”

胖大喇嘛道：“如此说来，你是在骂老僧像只要抬去祭神的猪了？”

赵烈彬满腹怒气，无处发泄，此时正是故意要激怒于他，仰首哼了一声，也不答话。

哪知这胖大喇嘛却哈哈笑道：“老僧若非胸襟宽大，焉会如

此发福，你虽然出言不逊，老僧却也不放在心上，徒儿们，走吧！”

赵烈彬大喝道：“且慢！”

胖大喇嘛笑道：“有什么话只管说吧！只是说好不准争吵厮打，你切切不可忘了。”

赵烈彬呆了一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胖大喇嘛却又笑道：“你也不必太过气苦，老僧到这里，本是为着要寻个人，此刻寻他不着，自然是要走的了。”

语声中那六人又已抬起软椅，回身而行。

任无心心念一动，突地朗声道：“大师傅要寻何人，在下或许知道也未可知。”

胖大喇嘛摇头笑道：“你不会知道的……”

言犹未了，只听那边马群突地惊嘶起来，四下飞奔而出。

这些马俱是关外良驹，又终年久经破云七鞭之严格训练，平日从来不系缰绳。

丐帮五老所乘的驴马，外貌虽然不佳，却更是万中选一的异兽，是以方才在那种掌风拳影之下，犹未曾惊嘶奔逃。

此刻马群一散，破云七鞭、丐帮五老都不禁为之变色。

哪知马群狂奔几步后，竟都又惨厉的长嘶一声，斜斜跌落在地上！

丐帮五老、破云七鞭心痛坐骑，纷纷惊叱声中，便要追去查看。

突听那胖大喇嘛大喝一声：“莫要妄动！”

他方才说话，虽是有气无力，此刻这一声大喝，却当真是声如霹雳！

众人齐都为之一呆，只见那胖大喇嘛搔头苦笑道：“你们且

看看那是什么？”

众人早已凝睛望去，只见溶雪泥水间，突然出现了无数条青褐色的小蛇，长不及一尺，头如方铲，显见是奇毒无比。

此刻这些毒蛇，竟一条接着一条，钻入了驴马腹中。自这边钻入，霎眼间便自那边钻出，其急如风，但首尾连接，绝不混乱。

不到盏茶时分，那十二匹驴马，竟已被吸干了血肉，只剩下一堆皮骨，几副马鞍。

众人都不禁看得惊心动魄，面目变色。

丐帮五老、破云七鞭更看得心痛如绞。

赵烈彬、金承信大喝一声，双双方待纵上前去，却被身旁之人一把抓住。

那胖大喇嘛亦自摇头叹道：“想不到中土也有驱蛇役兽人物。”

目光一扫，接口道：“各位可知道此人是谁？”

任无心瞧了瞧白大先生，默不作声。

白大先生满面悲怒，顿足道：“孽障，孽障，莫非是他吗？”

任无心这才长叹一声，道：“只怕必定是他了。”

胖大喇嘛与破云七鞭齐地脱口问道：“他是什么人？”

任无心叹道：“当今武林中，除了蛇神康祖有此本事，只怕便无别人了。”

他目光一转凝注丐帮五老，突又沉声道：“但五位此刻却万万现身不得。”

欧阳亭、斐氏兄弟、赵烈彬一齐转身望向白大先生，遇着此等重大之事，他四人仍是以白大先生马首是瞻，赵烈彬虽然性如烈火，也不敢鲁莽从事。

只见白大先生皱眉沉思了半晌，方自长叹道：“若是现身不得，又当如何？”

任无心截然道：“走！”

胖大喇嘛搔了搔头，微微笑道：“往四面瞧瞧，只怕是走不脱的了。”

四面早已被蛇群布满，寒风扑面，吹来一阵阵中人欲呕的腥臭之气。

而蛇阵密密层层，一团围着一团，也不知有多少条，占地连绵，却宽有两丈左右，若非轻功绝高之人，万难一跃而过。

任无心目光转处，不禁暗暗忖道：“好厉害的蛇神康祖，我与白大先生等人，或能掠出此阵，却又怎能将破云七鞭兄弟等人留在这里？”

要知道百忍大师在道上遇着蛇神康祖之时，那只是他有心散布疑阵而已，自然不会施出真正本领，此刻情况，却已远较那时情况不同。

思忖之间，只听赵烈彬道：“这些蛇难道都是死的不成，怎地不进不退，呆在那里？”

任无心叹道：“想必是蛇神康祖已发现我等行踪，是以布出蛇阵，要将我等困在此间，他却另去寻人相助了。”

欧阳亭双目凝注着蛇阵，沉声道：“但这蛇阵首尾相接，你我若是惊动了它，那时蛇群突起，势如乱箭，便难免有人要遭它的毒手了！”

金承信瞠目道：“有这般厉害？”

欧阳亭叹道：“看驴马惨死之时，俱未奔出七步，若被这毒蛇咬上一口，纵能以内力相抗，只怕也是无救的了。”

赵烈彬恨声骂道：“想不到康祖这厮弄蛇的本事，竟越来越是厉害了，只恨我兄弟从来不喜这种龌龊的功夫，竟破它不得。”

金承信呆了半晌，长叹道：“但望能想出个法子，能跃出此阵，又不要惊动蛇阵才好。”

任无心心头又一动，转目望去，只见那胖大喇嘛仍是面带微笑，仿佛胸有成竹，立刻抱拳笑道：“大师可有什么高见？”

胖大喇嘛笑道：“果然是有的。”

任无心道：“但请大师赐教。”

胖大喇嘛笑道：“看来你武功不错，就留下与老僧一齐断后吧！”

任无心道：“但别人又该如何先走……”

胖大喇嘛突地双掌一拍，极快地说了几句藏语。

那六个高大的喇嘛立刻放下竹竿，极快的解开了竿上所备的软椅。

左面三人双掌又是一拍，并肩而立，两腿蹲了下来，另两人立刻急步奔了过去，手掌在这三人肩上一撑，纵身跃上，左面一人右足踏上中间一人的左肩，左足踏在另一人右肩，长身站了起来。此刻另一人亦自在那边站起！

剩下最后一人，手持那条长达两丈五尺的竹竿尾端，将竿头在地上一顿，高大的身躯，悠悠在竹竿上撑了上去，双足找着上面两人的双肩，挺腰立起。

下面三人吐气开声，双臂平伸，互相搭住，腰腿用力，缓缓站了起来，他六人似乎久经训练，动作整齐迅快，站得稳如泰山。

这六人身高俱有九尺出头，此则六人宝塔般叠起，最上一人的肩头，离地已在一丈五尺开外。

任无心仰首望去，只见上面那人，手横长竿牢牢背在肩头，竹竿前端几已伸入蛇阵之中，只是离地太高，蛇阵未曾惊动……

那胖大喇嘛却已笑道：“老僧已为各位搭起了这铁塔，各位只要自塔上那竹竿跃出去，毒蛇再多一些，也无妨了。”

破云七鞭看得目瞪口呆，又惊又喜。

任无心抚掌叹道：“大师妙计，果然非人所及，在下先多谢了！”

胖大喇嘛笑道：“妙计虽是妙计，但老僧却坐不成轿子了。”

任无心双眉微皱，突又正色道：“在下与大师断后，自是无妨，但别人走了，大师这六位金刚般的高足，又当如何出去？”

胖大喇嘛笑道：“这个老僧自有安排，不劳阁下费心。”

任无心道：“既是如此，便请破云七鞭贤兄弟先上去吧，再迟若是被康祖约得人来，便来不及了。”

破云七鞭知道事态紧急，也不谦让，金承信沉声道：“待为兄先为弟兄们开道！”

语声中他已跃上最下一人的肩头，只觉落足之处，果然稳如磐石。

当下再不迟疑，提气跃身，向第二层肩头掠上了最上一层，足尖试了试那竹竿的力量，突然向竿上直奔而出。

只见竹竿微微颤动，他身形已奔至长竿尾端，竿端向上一弹，他借势一跃，凌空翻了个身，斜斜跃出了四丈开外，果然跃出了蛇阵！

要知平地纵身，必然不如自高处斜跃之远，何况竹竿性韧，又具弹力，自竿上提气奔出，奋力而跃，自较平地纵身相去更多。

另六人见得兄长已脱离险境，齐齐松了口气，向那胖大喇嘛

躬身一礼，道：“多谢大师。”

这六人俱是面容坚毅，神情凝重，显见得俱是沉默寡言之辈，此刻虽然都已开口说话，但言语简捷，绝不愿多说一字。

哪知胖大喇嘛却更不愿开口，只是懒洋洋地含笑挥了挥手。

任无心不禁暗笑忖道：“若要这几人共处，倒是对了脾胃，只怕终日也难闻得笑语之声，若要那位赵烈彬与他们共处，却是惨了……”

思忖之间，那六人已鱼贯自红衣喇嘛的肩上，飞身而出，身手之矫健轻灵，非但绝不在金承信之下，而且似乎还有凌驾之势。

任无心本自以为金承信既是破云七鞭之首，武功必是也要高出其他六人许多，哪知事实却大大出了他意料之外。

他暗中怔了一怔，突地恍然忖道：“是了，一群沉默寡言的哲人学者之间，多言者必定不能获人敬重，但在一群拙于口舌的江湖人之间，能言者都必定是被推为众人之首，想那金承信虽也言语粗豪，但应付之间，却极为得体，对友不失恭敬，对敌时言语间，虽然咄咄逼人，但也随时不忘留下三分锋锐，正是标准江湖豪杰的言语作风，是以他年龄虽非最长，武功亦非最强，却在破云七鞭中做了大哥。”

要知无论在任何团体中能做得大哥之人，必定要有一些独胜的长处，独特的作风，否则别人又怎肯心甘情愿地声声唤他作大哥？

这时破云七鞭七兄弟已全部掠出了蛇阵之外，胖大喇嘛的目光便笑嘻嘻地望向丐帮五老。

赵烈彬眼睛一瞪，大声道：“你瞧什么？我兄弟用不着靠这

种江湖卖把式的花样，一样也能活着出来，不信你就瞧瞧看吧！”

那胖大喇嘛仍是笑嘻嘻的，也不开口。

白大先生却微微一笑，道：“老夫先走一步了。”

向那六个高大的红衣喇嘛，微一抱拳，含笑道：“得罪。”

轻轻纵身，掠上了他们的肩头，竟也与破云七鞭一样，自竿上飞跃而出。

赵烈彬呆了一呆，斐三先生笑道：“大哥也是这样走的，老五你还要如何？”

赵烈彬讷讷道：“这个……这个……”

举目望去，欧阳亭也已自竿上飞身而出，身法上更无半分花巧卖弄。

斐三先生道：“人家一番好意，老五你若不领情，岂非教人齿冷？”

赵烈彬哈哈大笑道：“大哥、二哥都已如此，小弟早已无语可说了！”

任无心又不禁在暗中赞叹，忖道：“风尘异人中，虽然多的是游戏人间，玩世不恭之辈，看来白大先生这样的谦谦君子，却也有不少，江湖中若有几个这样的君子，别人对武林人的看法也要改变些了。”

只听田秀铃咳一声，低低唤道：“公子！”

任无心抬头一看，就在这刹那之间，丐帮五老也俱都走了。

他微一迟疑，沉声道：“我留在这里与大师一齐断后，你先走吧！”

田秀铃眨了眨眼睛道：“但……”

她眼睛瞧了瞧那六个红衣喇嘛，又垂下头去，瞧了瞧自己的

足尖，脚步却未曾移动。

任无心不禁皱了皱眉，轻声道：“你怎地还不……”

语声未了，突地想起一事，不禁苦笑暗忖道：“是了，她是个女子，又是个寡妇，以她的身份，怎能抬脚扬扬的在六个大男人头顶上立足，难怪她几番迟疑，也不愿举足了……”

一念至此，他心下不禁大是为难。

那胖大喇嘛瞧了他们半晌，微微笑道：“你这位书僮，还在等什么？”

任无心目光微转，抱拳笑道：“他身份不同，怎敢在六位大师傅头顶上过去？”

胖大喇嘛眼睛半张半闭，懒洋洋笑道：“如此说来，又当如何，难道要将他留在这里，喂这几条毒蛇不成？”

任无心抬手摸了摸面颊，道：“这……这……”

不禁转目去望田秀铃。

田秀铃也正望着他，目中光芒，隐隐闪动。

任无心暗暗忖道：“是了，以她的轻功，只怕可以凭空飞身而出，而她此刻又不知是否该如此炫耀，为难之下，才来问我。”

一念至此，当下抱拳笑道：“在下这书僮，自幼习武，武功虽不高，但轻身功夫，却有几分火候，不如教他自己出去，免得冒渎了大师的高足。”

胖大喇嘛点头笑道：“不错，他身份不同，看来也只有如此了。”

田秀铃暗怒忖道：“任相公说我身份不同，只是自谦之词，不想这出家人，居然也端起架子，来说我身份不同了，在出家人眼中，众生本应平等才是，你为何说我身份不同？”

她心中暗怒，面上虽不能发作，但仍免不了狠狠瞪了那胖大喇嘛一眼。

胖大喇嘛眼睛仍然半开半闭，虽然站在那里，却已似是有些头晕的模样，别人无论如何瞪他，他直似根本不知道。

田秀铃也无可奈何，心中却憋着满腹怒气。

她平日以南宫世家第五代夫人的身份，身份是何等尊贵，一般武林豪士，当真是连正眼也不敢瞧她一眼，怎敢对她如此轻蔑。

但见她跺了跺足，身形突然斜斜窜起，有如梅花火箭般，笔直窜了出去。

她满腹怒气，无可宣泄，便全部发泄在一窜之势上，身法之迅急，当真是翻如惊鸿，掠起两丈开外。

身子力自一沉，眼见似乎要落入蛇阵之中，几个红衣喇嘛不禁在暗中为她提了口气。

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她双手突地一分，将落未落的身形，突又斜窜而前，滑了出去。

凌空一个翻身，恰巧落在蛇阵之外。

红衣喇嘛又都不禁在暗中松了口气。

只有那胖大喇嘛微笑道：“好妙的身法！”

任无心故做谦谢，微笑道：“大师过奖了，小小年纪的人，最好不能当面被人夸奖，若是……”

哪知他话未说完，那胖大喇嘛突又笑道：“但他轻功虽妙，却总还不及相公的话说得妙。”

任无心呆了一呆，茫然笑道：“大师似乎话中有话，在下有些难以了然。”

胖大喇嘛笑道：“你方才说她身份不同，别人必定以为是说她因为身为书僮，是以地位稍卑，谁知你这身份不同四字，却另有妙解。”

任无心目光微转，笑道：“什么妙解，连在下自己都不知道，但望大师赐教了。”

胖大喇嘛朗声大笑道：“什么妙解，她虽然扮的男装，却明明是个女子，那身份嘛！自与别人大大的不同了，自然不便在男子头顶上飞掠。”

任无心又不禁呆了一呆，暗奇忖道：“想那丐帮五老，俱是久走江湖之风尘异士，却都未看出，不想他居然看出来了。”

只听胖大喇嘛又自笑道：“为她易容之人，可算是一流顶尖的高手，但百密终有一疏，那位高手，还是忘了几件事，你日后若是还要她扮做男装，这几件事便必定要改过了。”

任无心道：“愿聆高见。”

他明知这句话说将出来，已无异承认，田秀铃乃是女扮男装，但终于还是不由自主，脱口说出。

胖大喇嘛笑道：“那位姑娘面容虽变，但一双明眸，倩然流波，尤其在望着你时，似乎脉脉含有情意，绝非男子的目光，老和尚虽然置身世外，但这些少年男女间的情爱，却还是知道一些的。”

任无心心头不禁一凛，暗惊忖道：“但愿他看的错了，这种事是万万发生不得的！”

那胖大喇嘛得意地大笑数声，又道：“还有她那纤纤双手，十指尖尖，发际鬓脚，云鬓如雾，心情焦急时，还要垂首瞧瞧自己鼻尖，这些俱是女子神态，男子是再也做不来的。”

他眨了眨眼睛，笑着接道：“还有，她对你说话虽然口口声声唤你相公、公子，但举止间却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绝无主仆应有的神态，这纵然能瞒得过别人，却万万瞧不过老和尚我的。”

任无心呆了半晌，忍不住暗暗地忖道：“此人眼睛终日半开半闭，似乎什么事情都懒得去看，哪知道什么事情却都瞒不过他的目光……”

当下长叹一声，苦笑道：“大师果然目光敏锐，但……但有些事大师却还是未免看错了。”

胖大喇嘛笑道：“阁下也不必再作狡辩了，少年风流，本算不得什么。”他笑嘻嘻地合起眼睛，再也不听任无心说话。

任无心腹中却是有苦难言，暗道：“他看的若是不错，她……她若真的对……对我有了情意，那又该如何是好？”

这时那四位手持乐器的喇嘛也已掠出，而那六个高大喇嘛也都已掠下地来。

任无心始终不知道六人该如何跃出，看他们的身材行动，又绝不似身具足能一跃而出的轻功火候，心中暗道：“他要我留下，莫不是要我一个个将这六人背出去不成？”

心念一转，只见当先一人，忽然手持竹竿，急奔两步，将竿头在地上一点，身子借势撑起，双脚凌空一蹴，身形便向前纵出，竹竿便向后倒下。

第二人也急奔两步，跃起接着了竹竿，身子一撑，双足一蹴，也依样跃出。

这六人身高丈余，竹竿更长达三丈，但他们却都运用得灵便自如，高大的身子，似已突然变的十分柔软，转动自如，显然久经训练，不到三、五句话的功夫，六人都已飞身而出。

任无心不禁赞道：“好俊的功夫。”

胖大喇嘛得意地一笑，道：“老和尚这六个徒弟，虽然外表看来一副蠢样，其实却大是有用的，老和尚若肯放他们在江湖上去闯上一闯，只怕不出半年，便能博个不小的名声回来了。”

他言语中虽然充满了自傲，但任无心却绝无反应，只因他实有自傲的条件与理由。

胖大喇嘛突又侧目一笑，道：“阁下可知道老和尚为何要留你断后？”

他不等任无心答话，便已接口道：“只因老和尚瞧着这些毒蛇可厌，总要想个法子除去它们才好，要请你做个帮手。”

任无心目光一转，笑道：“在下也正有此意，不知大师要如何下手？”

胖大喇嘛笑道：“此刻人都走了，咱们也不再怕惊动它们，伤了别人，不如就索性将它们惊动起来，要它们一齐窜过来，看看它们能将老和尚咬死，还是老和尚送它们的终？”

任无心大笑道：“妙极，妙极！这些蛇一齐攻上来，那光景想必好看的很，在下倒也当真想瞧一瞧这难得一见的奇观。”

万蛇齐飞，围攻而上，是何等凶险之事，但在他两人口中说来，却宛如儿戏一般！

那胖大和尚凝目瞧了任无心几眼，颌首笑道：“老和尚初入中土，便能看到你这样的少年，想必是老和尚要走运了。”

任无心不禁试探着道：“不知大师此番入关，所为何事？”

胖大喇嘛道：“老和尚乃是赴约而来！”

他微微笑了一笑，接口又道：“老和尚要见之人，但愿能与你几分相似，否则老和尚就当真不禁要失望的很了！”

任无心突地心头一动，还待接着追问。

只见这胖大喇嘛突地盘膝坐了下来，道：“你我两人，武功不同，对付毒蛇，想必也各有手段，所以咱们谁也不必管谁，自管对付毒蛇就是了。”

他语声微微一顿，面色变的十分凝重，注目看任无心，缓缓又道：“但你若无十分把握，还是不要动手的好，免得……”

任无心微微一笑，接口道：“大师只管放心，在下自信还不致变为毒蛇口中之物。”

他口中虽在说话，但目光却始终凝望着这胖大而奇异的红衣喇嘛，要想看一看这远来的奇僧，武功究竟有什么特异之处。

只见他动手之前，非但毫无准备，反而盘膝坐了下来，足心向上，膝头虚悬，这打坐的方法，便已与中原所练大不相同。

哪知此刻他微笑颌首之后，竟将身上宽大的红色袈裟，自肩头退了下来，露出了满身丰盈的肌肉，肤色光细，宛如白玉一般，看来端的与那弥陀佛像有几分相似，只是双目紧闭，面色凝重，满面的笑容，早已消失不见。

任无心越看越是奇异，心中暗道：“他明明要引得毒蛇惊动，怎地何以静坐下来，莫非他要施展魔音异声一类的功夫不成？”

思念还未转完，突见这胖大喇嘛自腕底摸出一串佛珠，随手向外一抖，数十粒佛珠，从四面八方的向外洒了出去！

风声过处，立刻便有数十条毒蛇，死在这急射而出的佛珠之下。未死的毒蛇，立刻齐飞而起，有如万箭飞蝗，破空窜了过来。

而这胖大的喇嘛，却仍端坐未动，双目也仍然紧闭，似乎没有丝毫戒备。

任无心再也想不到这喇嘛竟直到此刻仍然没有防身的举

动，大惊之下，正待飞身赶去援救。

但那毒蛇的来势，是何等急迫，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已有数十条毒蛇弩箭般向任无心激射而来，红信闪闪，腥风扑鼻。

他无暇他顾，暂求自保，双掌齐扬，挥出了一股强劲的掌风。

他深厚的内力，竟已使得这无形的掌风，似乎变为了有形之物。

但见掌风过处，蛇群宛如山水被铁壁所挡，纷纷被震得倒飞而回。

当先十余条毒蛇，俱已被震得皮开肉绽，腥臭的蛇血，激飞而出！

但这些毒蛇不知是都已被药性所迷，还是根本冷血无知，全然不顾生死，前仆后继，宛如潮水般一层接着一层地弹了过来，前面的毒蛇虽被震退，后面的毒蛇立刻跟着窜上！这时便可看出任无心的掌力，委实已到了骇人听闻的火候。

刹那之间，他身形周围，已堆起了一团死蛇的污血骨肉，但只要他掌风稍懈，被一两条毒蛇乘隙窜入，他武功虽高，也要立刻葬身在这蛇海之中。

连攻五掌之后，他方自乘暇回顾那胖大的红衣喇嘛，目光转处，不禁被吓得一呆。

只见那胖大喇嘛，竟仍盘膝静坐未动，只是以双掌护住了面目。

但那精赤的身上，都已骇然被毒蛇附满，后来的毒蛇，仍一条接着一条地窜过去，挤过去，张开蛇吻，咬住他那白玉般的皮肉！

他身子虽然胖大，但身上每一块，每寸皮肉，都已被毒蛇咬住。

这种奇毒之物，常人被咬上一口，已难有解救之药物，此刻他却何止被咬上千口百口，显见他是绝然无法活命的了。

任无心一目扫过，既是震惊，又是恐惧，跌足忖道：“如此一位世外高人，怎地竟做出了这种以身殉蛇的事？”

他暗道这喇嘛或是在身上涂了剧毒，让毒蛇咬他，他虽必死，毒蛇亦须陪他同死，但以如此一位高僧的生命来换蛇命，岂非令人惋惜！

但此刻已没有任无心再加思索悲痛的余地。

就在他心神难分的瞬息间，又有十数条毒蛇乘隙袭来。

任无心暴喝一声，手腕一反，手中却已多了一支玉笛。

但见他身形急旋，玉笛横扫，晶莹的笛儿，立刻护满全身。那毒蛇只要沾着笛光，立刻宛如被利刃划为数段，溅血而亡。

扑鼻的腥臭之气，更是中人欲呕。

寒风如刀，任无心也不禁只觉心头充满了悲凉的寒意。

他立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抢过那胖大喇嘛的尸身，好生安葬祭奠。

也要让中原武林的豪杰，知道这高僧可歌可泣的事迹。

心念转动间，他身形便唰唰向那胖大喇嘛所坐之地移动了过去。

但他目光触及那胖大喇嘛时，却不禁又为之吃了一惊！

这胖大喇嘛，竟赫然未死。

只见他双臂突地一振，咬在他身上的毒蛇，不但全部纷纷跌

落了下来，而且一跌落地，便不再动弹。

而他那晶白如玉的皮肉，竟也看不出一丝一毫被毒蛇咬过的痕迹。

他张开眼来，向任无心微微一笑，大声道：“老和尚已弄死不少条了，还得要加劲吧！”

眼帘一垂，双掌再次护住了面目。

于是所有的毒蛇，再次窜上，瞬息之间，便又咬满了他的皮肉。

任无心看得又惊又奇，他虽然博闻广见，但却也从未曾见过如此奇异的武功，也从未想到有如此奇异的杀蛇之法。

但是他心中却已大变，掌笛齐挥，施展开举世难见的内力，诛屠毒蛇。

那边的胖大和尚，不出片刻，便抖落一次蛇尸，他见到任无心这种强劲的内力掌风，也不禁为之暗暗震惊，耸然动容。

忽然间，只听得那边传过来了一阵阵焦急的呼唤之声：“公子……任相公……”

呼声尖细，显然是田秀铃发出来的。

她有时虽然尽力改变语音，但此刻心情焦急之下，便不禁露出了女子的娇嫩之音。

任无心知道那边已然脱围之人，见到自己久久未去，必然十分关心焦急。

但他与那胖大喇嘛两人，虽然都有着绝世惊人的手段，一时间却也难将那些毒蛇全部杀死。

突听那胖大喇嘛朗声一笑，长身而起，口中笑道：“咱们走吧！免得叫别人担心，老和尚又平添罪过，反正这毒蛇剩下的也

已不多了！”

语声间他胖大的身形，已冲天飞起，犹有十余条毒蛇，自半空中被他抖落下来！

任无心也只得奋力挥出最后一掌，展动身形，随之而去。

身形凌空间，他已随手藏起玉笛，却顺手撕去了一截衣袖，只因他方才玉笛初挥时，衣袖上已溅着了三五滴腥臭的蛇血。

两人身形微微起落，便已望见了那边正要赶过来探视的人群。

田秀铃本自最焦急，但见到任无心回转，反而立刻做出冷静之色。

任无心暗中又是一凛，暗叹忖道：“任无心呀任无心，你切切要小心些了，切切不可在无心中，造下这不可宽恕的情孽！”

思念电转间，目光望也不望田秀铃一眼，口中沉声道：“不可停留此地，快退！”

身形不停，当先掠去！

此刻众人已都对他极为信服，人人俱都毫不迟疑，随他退了下去。

这时蛇群已随后窜了过来，但终是迟了一步，再也追不上了。

这些人俱是身具上乘轻功的武林高手。

就连那六个看来最是迟钝呆笨的高大喇嘛，行走间竟也是身法轻灵，行动如飞。

奔走了不到盏茶时分，已走得甚远。

任无心一面奔掠，一面思忖，忽然放缓身形，白大先生便已掠来。

任无心道：“但愿五位能如约相候，依柬行事，在下此刻便要请各位分路了。”

白大先生道：“不知何时再能相见？”

任无心道：“再见之期，便是大举发动之日。”

白大先生精神一振，道：“好……”放足奔去。

任无心再次放缓身形，等到金承信赶来，又道：“但望七位能与丐帮五老同去在下柬上所留之处，此刻在下便要请各位分手了，再见之期，但望贤兄弟能助我一臂，除去顽凶！”

金承信胸膛一挺道：“公子只管放心去吧！到时俺兄弟为公子卖命就是……”

挥手招呼了他的兄弟，急步赶上丐帮五老而去。

只见丐帮五老犹在那边远远挥手。

赵烈彬口中喃喃道：“任无心，好个任无心，这样的少年英雄，老夫倒当真未曾见过！”

任无心驻足望去，只见那胖大喇嘛果然也已缓缓跟了过来，也在喃喃自语道：“老和尚毕生最怕走路，总得想个法子，再做张软椅，两根竹竿来才是！”

田秀铃心中还在恨他方才的轻蔑言语，忍不住冷冷接口道：“若是走不动，还是早些回去的好。”

那胖大喇嘛朗声笑道：“你只管放心，老和尚绝不会在这里多打扰的，这就要走了……”

田秀铃呆了一呆，似乎也听出他话中带有揶揄之意，却又不知该如何反唇相讥，呆了半晌，冷哼一声，转身道：“公子，咱们走吧！”

胖大喇嘛笑声突地一顿，道：“且慢，老和尚还有事要请教

请教。”

任无心道：“在下也正有事要请教大师，不知大师方才施展的那种神秘武功，可是……”

胖大喇嘛微一挥手，截断了他的语声，道：“老和尚若问你的武功来历，你可愿相告？”

任无心沉吟半晌，搔首苦笑道：“只怕在下难以相告。”

胖大喇嘛哈哈笑道：“既是如此，老和尚又怎愿说出自己的武功来历！”

任无心长叹一声，抱拳道：“既是如此，在下也只有告辞了。”

田秀铃接口道：“对了，他既不肯回答咱们的话，咱们也不必听他要问什么？还是快走吧！”

哪知她身形方动，胖大喇嘛便已抢掠在她面前。

田秀铃那般锐利的目光，却也未看清他那胖大的身躯是如何移动而来的。

心下不觉吃了一惊，口中却冷叱道：“你要做什么？”

胖大喇嘛微微笑道：“老和尚只要在两位面前打听一人，两位听听又有何妨？”

任无心心头突地一动，说道：“如此便请大师将那人的姓名见示……”

胖大喇嘛又自缓缓敛去了笑容，肃然道：“此人在江湖中出现还不甚久，但却有如夜空中之彗星，带着无比光亮的星芒，乍一出现，便照亮了武林，老和尚远在万里外，也听到了他的名声，两位经常在中原走动，想必定也知道的了？”

田秀铃心中不禁为之一动：“他说的莫非是任无心吗？”

不由偷偷瞧了任无心一眼，口中又忍不住说道：“你且说来

听听……”

胖大喇嘛轻轻咳一声，徐徐道：“此人的名姓，便唤作任无心。”

田秀铃目光一亮，大声道：“你与他非亲非故，寻他做甚？”

胖大喇嘛哈哈笑道：“听你如此说话，想必是认得他的了，否则又怎知老和尚与他非亲非故？”

田秀铃道：“认得他怎样？不认得他又怎样？这与你有何关系？”

胖大喇嘛沉声道：“老和尚与那位任无心，虽然非亲非故，但此番不远万里迢迢而来，便是为了他，假如你知道他的下落，快请相告。”

田秀铃冷笑一声，道：“纵然知道，却也不会告诉你，你又怎样？”

胖大喇嘛面容一沉，但瞬又露出了笑容。

他行踪虽诡异，但脾气却是极好，无论听了什么话，心中不动怒，面上更不发作。

任无心始终凝望着他，此刻方自沉声道：“大师不远万里而来，为的只是要看见那任无心一面，想必自有十分严重之事了？”

胖大喇嘛笑道：“是他们约老和尚来的，此刻他想必正在急着见我，两位若是他的相知故友，便应快快说出他的下落。”

任无心动容道：“他既相约大师前来，怎会未曾约定见面之处？”

胖大喇嘛突然长叹一声，道：“世事变幻，是祸是福，谁也难以预料得到……”

他答非所问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田秀铃听了大是不解。

任无心心头却不禁一跳，变色道：“大师言下之意，莫非是说那引路之人已有不测……”

胖大喇嘛目中突地神光暴射，亦自变色道：“你怎会知道？”

任无心目光瞬也不瞬地凝注着他，身形突然展动，举手一掌，拍了过去！

这一掌迅急轻便，当真是举世无俦。

又是在对方绝无防范之下发出，纵是当代绝顶武林高手，猝然之下，只怕也难以迎敌。

胖大喇嘛大惊之下，任无心掌缘已触及他肩头，但力蕴掌心，含而未吐。

在这刹那之间，若是换了别人，自必要撤身全力后退，以消卸任无心的掌力。

但这胖大喇嘛身形却向前冲出，肩头竟自然而然地沿着任无心掌缘溜至任无心腕肘之间。

要知这腕肘之间，乃是人身最难使力之处，他如此一滑，实已无异卸去了任无心的掌力，右掌却已急点任无心动下。

任无心袍袖一拂，飘然后掠，来去之间，也不过只是霎眼功夫。

这胖大喇嘛如何破去任无心这一掌，就连田秀铃的眼力都未看出。

只见这胖大喇嘛亦自不再还击，只是含笑望着任无心，道：“阁下这一击之快，当世无俦，但掌下却无加害老和尚之意，莫非只是想试试老和尚的武功，究竟是什么来路吗？”

任无心沉声道：“不错，大师的内力，与天下武林，各门各派俱不相同，莫非便是近年江湖中盛传的天竺秘技，瑜伽神功？”

胖大喇嘛微微变色道：“你怎地什么都知道？”

任无心肃然道：“在下方才看大师以身御蛇，便已猜出五成，想不到这瑜伽神功，竟有这般神秘？”

他语声微顿，目光炯然逼视，沉声又道：“但不知大师与那天竺奇僧，摩伽法王是何称呼？”

胖大喇嘛道：“老和尚便是摩伽。”

任无心神色又自一变，道：“但摩伽法王乃天竺奇僧，而大师看来却似来自藏边，更不似天竺异邦之人的模样？”

摩伽法王道：“老僧隐居藏边神山，世人以讹传讹，便将老僧当做天竺佛国之人。”

任无心微一沉吟，变色又道：“如此说来，大师乃是与独行老人同来的了？”

摩伽法王面上已无半点笑容，缓缓道：“不错，老僧与独行翁三十年前，曾有一面之缘，此番正是此老费尽千辛万苦，翻越千里神山，将老僧自隐居之处请出来的。”

任无心叹道：“独行老人一生独行，遍游天下，除了这位前辈奇人之外，世上只怕再也无人能寻得出大师的法驾了！”

摩伽法王神情突然激动起来，道：“只可惜老僧的这位故友，却已在半途不幸去世了，是以老僧才无法寻得那位任无心任相公。”

任无心身子一震，道：“他……他老人家武功绝世，怎会死的？”

摩伽法王苦叹道：“独行叟武功纵然冠绝人间，却也难夺天命，大限一至，再也难逃，只可惜他死的的确太仓促了些。”

任无心呆呆地愣了半晌，喃喃道：“他必是因为阳关万里，来

回跋涉，积劳而死的。”

摩伽法王颌首叹道：“这也有些原因，只是他仓猝而死，未及留下任何遗言，也未说出那约老僧前来的任公子，究竟在何处，老僧已至中原，未见任无心之面，自不甘回去，只道任无心如此声名，江湖中必有多人能道出他的行踪。”

他苦笑一声，接道：“哪知这位任无心却是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江湖中人虽震于他的名声，却连他的形貌都未曾见过。”

任无心肃然躬身道：“在下便是任无心。”

摩伽法王呆了一呆，突然暴怒起来，大声道：“好呀，你既要约老和尚来，却为何又要三番四次地故弄玄虚？”

他现身之时，本是嬉笑怒骂，脱略形迹，直到方才，才有了些一代宗主的庄严之态，但此刻暴怒起来，言语便又不加修饰。

任无心苦笑叹道：“在下曾听独行老人叙起大师，乃是位枯瘦之人，性如烈火，但大师此刻却不但与他口中所叙的形貌大不相同，便是性格也截然而异，在下怎敢相认？”

摩伽法王暴怒的神色，突又消失，大笑道：“不错，不错，老僧三十年前，的确是那般形状，但这三十年来，老僧深自痛悔昔日那性如烈火般的脾气，凡事都以容忍为先，更学会了以笑容来应付一切……”

他突然伸手拍了拍肚皮，大笑接道：“只是老僧性格这么一变，竟心广体胖，发起福来，便是昔年故人骤然遇着老僧，也是不敢相认的多。”

任无心肃然道：“大师性格如此一变，定必参透我佛慈悲妙谛，实乃可喜可贺之事。”

摩伽法王上下瞧了任无心几眼，又自笑道：“想不到一生独

行的独行翁，只是恭维起别人来，居然也有些不尽不实之处。”

他大笑接口道：“他曾说公子你不但渊博多智，武功高绝，品貌更是出众，这前面两句话，是以老僧方才正在奇怪，中原武林除了任无心外，怎会还有这样一位少年英杰，也不禁有些疑心阁下便是任无心，只是见了阁下面容，却又不敢相认而已。”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大师莫要忘了，中原武林中尽多易容的高手。”

摩伽法王愕了一愕，方自大笑道：“不错不错，公子既有将女子易钗而弁的手段，自也有变俊为丑的妙术，只是……公子你为何要如此，老僧却有些难以猜测，莫非……”

他转目瞧了瞧田秀铃，放声大笑道：“莫非是怕一路上再惹下相思风流债吗？”

田秀铃面颊一红，猜不出这喇嘛怎地看出自己乃是女扮男装。

任无心却想不到这一代宗主身份的喇嘛高僧，竟也口出戏言，不禁呆住说不出话来。

摩伽法王突又收敛了笑容，一顿，道：“公子乔装改扮，避人耳目，想必是因为此行担负极为重大的任务，莫非也是为南宫世家吗？”

任无心肃然道：“正是……”

摩伽法王道：“老僧早已听得独行叟说起南宫世家之事，但一路行来，却查不出任何有关南宫世家的秘密。”

任无心叹道：“大师由此可知，那南宫世家行事的隐秘，否则在下又怎敢劳动大师的法驾？”

摩伽法王淡然一笑，道：“老僧虽然隐居藏边，但若能为中

原武林同道尽些心力，亦是欣喜的很，但却不知究竟有何可让老僧效力之处？”

任无心长叹一声，将南宫世家如何将一切武林高手的心智迷失，收为己用，如何又使这些人冷存于石室之中，一睡经年，如何造就兰姑那种奇诡的武功，神秘的魔力……俱都一一说了出来。

摩伽法王早已听得耸然动容，俯首沉思半晌，徐徐道：“老僧自七岁苦修，至今已有七十三年，自觉世上一切奇诡之事，俱已在老僧胸中，但公子此番所说，这南宫世家的种种隐秘，老僧一时间却委实猜测不透，但是……”

他面色更见凝重，接口道：“老僧却可断言，造成这许多隐秘奇诡之事的人，他所能造成的事，老僧必定也可猜破，只是先需多花些功夫而已，老僧此刻已决心与此人斗上一斗。”

任无心躬身道：“大师如此慈悲，在下先代中原武林同道谢过。”

他沉吟半晌，又自接道：“但此事时机已极为紧迫，不知大师你……”

摩伽法王接口道：“三个月的时间，还可以来得及吗？”

任无心沉吟道：“迟则半年，最快也要三月，对方才会发动！”

摩伽法王道：“好，既是如此，你我便以三个月为期。三月之后，残冬已尽，你我再见时，老僧必将有以报命之处！”

任无心道：“这三个月里，不知大师要如何行动，是否有需用在下之处？”

摩伽法王道：“你行色匆匆，必有要事，老僧也自会想出着手之处，是以你我分头办事最好，三个月后，再约地相见。”

任无心慨然道：“如此只是劳动大师了。”

又自袖中取出一封书柬，接道：“无论何时，大师只要寻着这柬中所书之人，他必定会代大师安排一切，在下此刻也不愿再以俗事打扰，俗言相谢，只等三个月后，再以美酒为大师洗尘了！”

摩伽法王拇指一挑，笑道：“对了，这才是英雄汉子的快人快语，老僧远来一趟，能见着你这样的少年，也不算冤枉了！”

任无心微微一笑，抱拳道：“如此在下也要告辞了！”

他行事果断，知人甚明，只要一言说出，绝不拖泥带水，对别人更是全心信任，绝不噜嗦。

是以这些前辈的风尘异人，才俱都甘心被他差遣，人人都有心将他推为领袖武林的一代雄主。

此刻就连这身怀无上奇功的喇嘛高僧，都已对他生出了从来未有的好感，接过书柬之后，兀自含笑凝望了他几眼，方才相别而去。

直到他们的红色人影俱都去远，田秀铃突又轻叹一声，道：“你的人缘真好，连这些老怪物们，都在不绝口地称赞于你，数十年来，江湖中除了你外，只怕再没有别的人能如此了。”

任无心微微一笑，随口道：“以诚待人，自能换得别人以诚相待……”

突然想起摩伽法王的戏言，立刻收敛了笑容，回转身去，冷冷道：“田姑娘若要随在下同去死谷，一路上就不要再耽误了。”

再不回头，拂袖而去。

田秀铃也不知他态度、言语为何突然冷淡了上来，心中拗了口气，索性也不开口，要知突然的冷淡，委实令人难以忍受。

两人闭口而行，走了数里路途，田秀铃突然叹道：“喂！纵然赶路，也要吃饭的呀！”

任无心道：“包袱里有些干粮，姑娘将就食用些吧！”

冷冰冰的言语，已与方才判若两人。

田秀铃撇了撇嘴，自包袱中取出干粮。

其实她满腹心事，哪里是真的饿了，吃了两口，便悄悄地抛了。

只见任无心冷淡的目光，笔直凝注着前方，双目虽为心窗，但谁也无法自他目中看出他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

冬日苦短，天色又暗。

田秀铃突又叹道：“最可怜是那独行老人，为人千辛万苦地奔波来去，积劳而死，但人家却似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她虽似自言自语，其实自然是说给任无心听的。

任无心故作无闻。

田秀铃在心中暗暗叹道：此刻他实已将所有的心神都贡献于这一场有关武林正气存亡的搏斗，紧急的情势，也不允许他为任何人悲哀，只因悲哀不但最易分神，也最能削减人们的力量！

夜色降临，寒意更重。

田秀铃又自大声道：“喂，我实在累得走不动了，可以找个地方歇歇吗？”

任无心苦叹一声，手指前方，道：“前面便有歇足之处。”

他沿着河岸奔行一阵，走到一处河湾，夜色中果然似有一只木舟，泊在岸边。

船舱中灯光犹未熄灭，隐隐传出了一阵阵轻微的吟咏之声。

任无心突然撮口轻哨了一声，哨声尖锐短促，乍听有如蝉虫

之鸣。

哨声方了，船舱中吟咏之声突然顿住，却有个短衣赤足的大汉，自舱中一跃而出，轻声呼道：“是任相公来了吗？”

呼声之中，充满喜意，任无心的来临，显然是他期待已久之事。

任无心脸上也泛出了笑容，沉声道：“夜对寒江，秉烛而读，高兄的雅兴当真不浅，好教小弟羡慕得很。”

轻轻一跃，上了船头。

那大汉正是高蛟，此刻又大笑道：“若非任相公，高某此刻只怕还在乘着月黑风高，杀人越货去了，哪里能尝得到秉烛夜读的风味？”

任无心笑道：“自月黑挥刀，到秉烛夜读，这是何等艰辛遥远的路途，普天之下，又有几人能似高兄这般大彻大悟。”

高蛟笑道：“相公切莫如此说话，当真要愧煞高某了，闲语休提，小弟为了要见相公一面，不但已在此等了数日，而且日日都准备得有鲜鱼醇酒，只等相公来这里痛饮三杯。”

两人相顾大笑，携手进了船舱，却将田秀铃搁在了一边。

田秀铃在船头站了半晌，心里又悲又恼。

只听任无心在舱内唤道：“田兄弟……”

田秀铃大声道：“我闻不得酒气，索性等你们喝完了酒再进去吧！”

任无心道：“此船虽小，却有内舱，正好供田兄弟安息。”

田秀铃哼了一声，大步入舱，只见舱中热菜热酒，正是寒夜中的思物。

但任无心却道：“田兄弟既闻不得酒气，在下也不敢强邀了，

兄弟如是饥饿，可请高兄在后舱另备一份饭菜。”

田秀铃大声道：“不必了……”

这时高蛟已开启了后舱的门户，她大步冲了进去，一入船舱，目中却不禁簌簌地落下泪来。

高蛟轻轻关了门，回桌就坐。

他知道任无心行踪有如神龙，是以见到任无心容貌改变，心里也不惊异。

倒是田秀铃的神情，却令他有些奇怪，忍不住悄悄问道：“那位兄台怎地生气了，相公怎地也不为小弟引见引见？”

他虽然久闯江湖，一时间却也看不出田秀铃乃是女扮男装，是以口称兄台。

任无心苦苦叹息了一声，只有苦笑摇头。

他见到田秀铃异常的举止神态，心中不禁更是警惕，高蛟毕竟是走江湖的，见了他神情间隐有苦衷，便也不再追问，只是频频劝酒。

田秀铃和身躺在舱中，心里却充满了委屈，暗暗忖道：“他纵是当代奇侠，也不该如此瞧不起我，我虽求他将我带去死谷，但他却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却又为何要给我这种气受？”

她虽然劳累不堪，但翻来覆去，却再也无法入睡，只听外面的饮酒谈笑之声，渐渐消失，风声呼啸，水声荡荡，也不知这断肠的寒夜已到了什么时候？

她忍不住翻身坐起，将气窗开了一线，探首望处，只见外舱中烛火飘摇，高蛟已在伏案假寐，任无心却在烛火下提笔而书，有时住笔沉思半晌，便不禁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又过了半晌，任无心伸手推了推高蛟，将写成的一封书信，

交给了他，轻轻道：“这封书信，有劳高兄设法转交给唐老太太。”

高蛟应声接过书信，又自叹道：“相公连日奔波，此刻也该歇歇了吧？”

任无心含笑摇头道：“此番我再入死谷，少也要一月半月才能回转，若不将此事全部交代，我怎能放心得下，何况……”

他苦笑一下，接道：“还有些问题，必需我苦心思索，好在我已不睡惯了，床是什么滋味，我几乎也已忘怀了。”

田秀铃出神地凝望着，听了他的言语，心中突地泛起一阵凄凉之意。

江湖中人只知任无心奇功盖世，只见得到他的英风侠骨，无论什么事只管有任无心来了，都能迎刃而解。

又有谁知道他所付出的代价，又有谁见得到他连日奔波，中宵不寐的劳苦？

田秀铃徐徐合上眼帘，暗自思忖：“他如此劳苦，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武林的正气，又何尝是为自己？这样的英雄侠士，他的负担与痛苦已够重了，我怎能再刺激他，何况他冒着危险，将我带去死谷，我若不能减轻他的负担，已大是不该，却又怎能再加重他的担子？”

想到这里，她心头不禁泛起一阵寒意，暗暗自语道：“但我本不是这样的人呀！这些事我本就知道，那么……我何为为了一些小事，便对他如此？莫非……莫非我已对他有了情意，是才忍受不得他的冷淡，是才故意要气恼于他？”

想到这里，她掌心不禁沁出了冷汗。

她回想这短短的时日中，任无心的一言一行，实在是令任何一个少女心折。

她越怕越觉惭愧，我怎能对他动情？

越想越是害怕，不知该如何制止自己。

原来指尖已刺入掌心中，摊开手掌，血痕斑斑，这些血，似乎都是自她心底流出来的。

她缓缓后退，退到床畔，茫然坐了下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听任无心在舱外沉声道：“田姑娘……田姑娘，可曾醒来了吗？”

田秀铃似是下了决心，突然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头发衣衫，面带笑容的走了出去。

她已决心要忘记一切为她本不该想起的事。

只见桌上已为她备下了一份精致的餐点，白粥中还冒着腾腾的热气。

田秀铃嫣然一笑，敛衽道：“公子如此相待，贱妾怎担当得起？”

任无心呆了一呆，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见到田秀铃一夜间又改变了神态，心头实也充满了惊异之情，不禁暗叹忖道：“女子毕竟是善变的……”

那高蛟心中，更是惊奇，睁大了眼睛，呆望着田秀铃，暗笑忖道：“原来这位兄台竟是个女子……”

干咳一声，垂下头去。

只见田秀铃自己匆匆漱洗过了，又洗出两副碗筷，请任无心与高蛟一同进食。

她态度突然变得大方而多礼，与昨夜那刁难作态的女子，宛如变了个人似的。

任无心见了不禁暗自欣慰，知道这一路上自己已可减却了

许多心事。

高蛟虽不愿多问，但口中却不住干咳，等到任无心告辞而去，他恭送到岸上，却再也忍不住对任无心作了个奇怪的眼色，悄悄笑道：“恭喜相公，此后飘游江湖，不再寂寞了！”

他心里实是在代任无心暗暗欣喜，任无心却不禁暗中苦笑，只因这误会他一时间实在无法解释。

两人向西而行，这一日来到终南山北的长安古城。

这条路本是行人繁织的大道，但道上却极少见到江湖豪杰的骑影。

就连往日在这条路上川流不息的骡马镖车，此刻竟也绝踪。

纵有几个挥鞭佩剑的大汉，亦是满面风尘，行色匆匆，放马疾行，瞬即奔过。

许多件武林高人神奇失踪的故事，显然已使江湖中充满了动荡与不安，人人心中俱已隐隐感觉到，江湖中瞬即必定要发生一件震荡人心的大事。

但是那些纵马扬蹄，奔行道上的武林豪士，谁也不会想到，道中从容而行的一个长衫文士，便是此刻主宰着江湖命运的任无心！

这古老的长安城，却依旧是匆忙而繁华的，武林中任何大事，都不能影响到这古城中平凡的百姓。

江湖豪杰与平凡人家，自古以来便似乎是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而看来似与平凡的行人丝毫无异的任无心，其行踪却仍然满带着神秘的色彩。

这一路上他赶路也似乎毫不匆忙，但每值夜深人静，他等到

田秀铃安睡之后，便要转身而出，直到破晓时才带着疲倦之色回来。

谁也猜不到他在这一夜中又安排了多少大事。

田秀铃极力保持着自己大方而多礼的神态，心中虽奇，口中却绝不问出来。

有时，她也不禁为任无心的劳累担心，但见了任无心无论如何疲劳，只要略为盘坐调息片刻，第二日立刻又恢复精神奕奕，她便也放下了心事，只是在暗暗感佩，他内功的精深，身子有如铁打的一般。

但这一日到了长安，任无心的神色却显得异常的不安与焦躁。

他并未投宿繁华的长安城中，只是在长安城南，终南山脚，寻了家村店落脚。

黄昏时，他竟又破例地唤来几斤汾酒，歉然着向田秀铃笑道：“姑娘若闻不得酒气，在下可移到院中去饮，免得……”

田秀铃嫣然一笑，截断了他的语声，道：“那只是贱妾心乱时所说的戏言，公子若要饮酒，贱妾还可奉陪几杯。”

任无心暗喜忖道：“她终于说出真心话了，心中想必已坦荡的很。”

当下斟出两杯一饮而尽，虽然在饮酒之时，他也还是不时留意着窗外的天色，倾听着窗外的更鼓，显见今夜必有大事将要发生。

但他不说，田秀铃也已习惯了不问，只是暗叹忖道：“他纵然强极，却也是人非神，他临事虽然是那么从容而镇定，但事前却也难免与常人一样，有着一分不安与焦虑，但能令得他如此不

安之事，想必惊人的很。”

只听窗外更鼓敲过了二更，任无心突然推杯而起，道：“姑娘也该安歇了吧？”

田秀铃无言地点了点头。

她虽然全心想为今夜之事出一份力，但她知道任无心绝不会让她做的。

她默然半晌，方自长叹一声，道：“但愿相公今夜一切顺利！”

任无心愣了一愣，苦笑道：“姑娘已知道了多少？”

田秀铃道：“贱妾已知道今夜必有大事，但却连什么事都不知道。”

任无心仰首苦叹，沉吟道：“在下一路上确实探出了不少风声，知道今夜……”

突地顿住语声，展颜笑道：“姑娘只管放心安歇，纵有什么事，必定也可迎刃而解的。”

微一抱拳，转身而去。

田秀铃推开窗子，任无心的身影却早已消失在隆冬的夜色里。

她伫立在窗前，呆呆地出了会神，心中却难以放得下心事，恨不得能悄悄跟踪任无心而去，但终于却只是叹息着掩上窗子。

但这一夜她辗转反侧，竟是难以成眠。

方自合上眼睛，便似乎见到任无心满身浴血地立在自己面前，她祖婆却在一边仰天狂笑。

远处终于响起了鸡啼，曙色也渐渐染白了窗纸。

时间每过一刻，田秀铃的担心也就随着加强一分，时已破晓，任无心本该回来了。

突听窗外轻轻一响，田秀铃立刻翻身而起，大喜忖道：“他毕竟回来了！”

倏地窜到窗前，伸手推开了窗子。

窗外的小院中，铺满了昨夜的霜迹，只有个畏寒的狸猫，畏缩在墙角，哪有任无心的人影。

对面房中却走出个落魄的文士，手掖着衣襟，眼望着霜迹，口中喃喃地低咏道：“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唉……又是一年……”

田秀铃失望地叹息一声，心里也不知是何滋味，悄悄掩上窗子。

院外已有响动的人声了。人声越来越杂，天色越来越亮。

田秀铃的焦虑，已变为惊惶，忖道：“任相公怎地还不回来，莫非……莫非…”

她不敢再往下想，整了整衣衫，走出院外。

任无心到了哪里？遇着何事？她一点也不知道，除了焦急苦等，她又能为做些什么？

一阵阵寒意，自她足底升起，她机伶伶打了个寒战。

突听院外低喧了一声佛号：“无量寿佛！”并肩走入了两个蓝衫道人。

这两人灰发长髯，面色俱是无比的沉重。

田秀铃回身望着他们，他们也正在凝望着田秀铃。

田秀铃只觉心中砰的一动，脱口道：“两位道长是要寻人的吗？”

蓝袍道人对望了一眼，缓步而来，四道炯然的眼神，瞬也不瞬地凝注了田秀铃半晌，左面一人沉声道：“不敢请教，檀越可

是在等人吗？”

田秀铃心头又是一跳，道：“不错！”

两个蓝袍道人又自对望了一眼，右边一人沉声道：“檀越等候之人，特令贫道们前来传话，请檀越不必再于此间等了。”

田秀铃身子一震，簌簌地颤抖了起来，道：“他……他……他为何要我不必等了？”

蓝袍道人稽首道：“请檀越收拾行装，随贫道前去，自会知道。”

田秀铃道：“好……”

转身奔回房中。

但奔到门前，突又停住脚步，缓缓回过身来，目光逼高着蓝袍道人，沉声道：“请教道长大名？”

蓝袍道人道：“贫道身居方外，贱名何足挂齿，请檀越快些收拾行装便是。”

田秀铃目光一转，突地冷笑道：“道长们一不说明缘故，二不说出身份，便要我相随而去，天下岂有如此简单的事？”

蓝袍道人微一迟疑，又自对望了一眼，左面一人道：“贫道青石。”

右面一人道：“贫道青松。”

他两人行事似乎十分谨慎，每说一句话前，必定要先交换个眼色，征求了对方意见，然后开口，但却仍不愿多说一字。

田秀铃冷冷道：“说来说去，道长们可知道我等的是谁吗？”

青松道长凝重的面容，突然微微现出一丝笑意，道：“檀越果然谨慎得很……”

青石道人沉声道：“但事值非常，贫道们又不能不多加谨慎，

此时此刻，实不能随意说出檀越所等之人的姓名。”

田秀铃眼波转动，道：“你只要说得出他姓名中一个字也就罢了。”

青石道人沉吟了半晌，缓缓道：“你我心照不宣，也就是了。”

田秀铃心念一转，暗暗忖道：“心照不宣……心……不错，正是任无心。”

口中道：“两位稍候。”

人已转身奔入房中。

不到三两句话工夫，她便已提着行装奔出，道：“道长先行，我在后追随。”

青石道人稽首道：“贫道有僭了。”

转过身子，大步走了出去。

田秀铃匆匆结过店钱，跟随而去，只见他们两人向南而行，脚下不带点尘，显然轻功颇有火候。

到了不见人踪之处，他两人果然便施展开轻功身法，放足而奔。

田秀铃心里又是惊慌，又是奇怪，展动身形，追到他两人身侧，道：“任相公此刻究竟在哪里？遇着了什么事？他自己为何不来，却教两位传话？”

青石道人沉声道：“贫道不敢多言，檀越到了地头，自会知道。”

田秀铃大喊道：“地头在哪里？”

青石道人道：“前面。”

田秀铃举目望去，只见灰黯的苍穹之下，一片迷蒙，除了隐隐可见山形峰影，便什么也看不到，心里不禁更是焦急。

但无论她如何询问，青石、青松两人，却再也不肯开口。

田秀铃又急又怒，恨不得先以武功制住他两人，逼问出原因。

但奔行一段之后，怒气渐渐消了，又不禁暗暗忖道：“任相公要这样谨慎的人出来传话，当真是再可靠没有了。”

奔行了约顿饭工夫，田秀铃眼前便豁然现出了终南山的巍峨山影。

她心中一动，这才想起这青石、青松道人，必定是来自终南山的，当下转首道：“任相公可是在山上？”

青石道人终于点了点头道：“正是！”

肩头微耸，当先掠上了山道。

田秀铃又惊又喜又急，虽待全力飞掠而上，却又不得不等这两位道人。

又奔行了两盏茶时分，转过几道山坳，青松道人突地长叹了口气，手指前方，道：“此处便是地头了。”

随着他手指望去，只见一座巍峨古老的道观，坐落在群峰之间的一片平崖上，背依高峰，面向东南，门前一方横匾，写的是：终南玄妙观

第十三回 终南遭劫

田秀铃似乎隐约听人说起，这玄妙观正是终南剑派的发源地，此刻一见，果然是气象庄严。

几个蓝布短衫的道人，正在观前以清水冲洗着石阶与观门，人人面容上，也都带着种沉重的哀戚之色。

田秀铃心头又一动：“他们冲洗的莫非是血迹不成？”

思念犹未转完，只见观门中已行出十数个青衫挽髻的少年道人，抬着五具黑色的棺木，见到青石、青松，齐地躬身为礼。

青石道人微一颌首，面色更是沉重，脚步却放缓了下来，回首道：“贫僧这就带领檀越入观，但请檀越未见任相公前，无论见到何事都莫要开口。”

田秀铃此刻心里已更是惊急，闻言立刻点了点头，随他举步而入。

目光转处，赫然见观院中还倒卧着几具尸身，只是已被一方麻布自膝至顶，全都盖住，看不到面目。

她谨记着方才承诺之言，只得忍住不问，但心头却不由自主地砰砰跳动起来，不住暗暗祝祷，但愿任无心平安无恙。

青石、青松领路先行，经过前殿时，丝毫不停留。

前殿中的神案神像，也似乎刚被整理停当，但有些地方仍可以看到伤损的痕迹。

不问可知，这古老的道观昨夜间定然经过了一番恶斗。

转过前殿，乃是一重宽广的院落，两排厢房中，寂无声息，都潜伏着无比沉重的气氛。

这重院落左角，还有一道圆门，四个劲装佩剑的道人，并肩守着这道门户，手掌紧握着剑柄，目中仍充满了杀机，见到青石、青松，稽首为礼，侧身让开了道路。

门内又是一重小的院落，竹木扶疏间，隐隐可见一排精致的厢房，想必已是掌门人的居处。

青石、青松果然将田秀铃引到这排厢房之前。

青石道人躬身道：“启禀掌门师兄，小弟已将这位檀越请上来了。”

门中立刻传出一个苍老而沉重的口音，道：“请她进来！”

青石道人微一侧身，道：“请。”

到了这里，田秀铃只觉心房跳动越来越急，定了定神，方自掀帘而入。

只见房中云床上，盘膝端坐着一位须发如银，乌髻高髻的道人，面色灰白，全无血色，左臂之上，也已似乎负伤，包扎的痕迹，道袍外仍隐约可见。

但右臂下仍放着出鞘的长剑，剑光莹然，宛如秋水，更衬得这银发道人的沉重庄肃。

田秀铃情不自禁，躬身下去，但仍忍不住立刻问道：“请问道长，任相公此刻在哪里？”

银发道人锐利的目光，瞬也不瞬地凝注着她，缓缓道：“檀越便是任相公的伙伴吗？”

田秀铃恭声道：“晚辈正是与任相公同行而来。”

银发老人突然长叹一声，道：“好！”

缓缓下了云床，走向左面的门户，掀开了重帘，道：“檀越有请，任相公便在这里。”

田秀铃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激动，脱口唤道：“任相公……”大步冲了进来。

但她一声任相公还未唤完，身子已如受雷击，立时震住。

只见这间云房中，四悬重帘，不见日光，却燃着支白烛。飘摇的烛光映照下，迎面一张木桌上，赫然停放着一具棺木。

棺前香花素祭，四下一无人影。

田秀铃只觉一股寒意，自足底升起，缓缓回过身，颤抖着伸出手掌，指着那具棺木，道：“任……任相公……他……他在这里面……”

银发道人缓缓点了点头，沉声道：“不错。”

田秀铃只觉耳畔轰地一声，胸前宛如突地被千钧铁锤击了一下，再也立不稳足，踉跄后退了几步，跌坐了下去，一双秀目，圆瞪着那具棺木，目中已涌泉般流出了两行泪珠。

这种无声的痛哭，远比有声悲惨的多。

那银发道人愕了一愕，沉声道：“檀越毋庸如此悲伤……”

但田秀铃此刻哪里还听得到他说的话，终于放声痛哭了起来，和身扑倒在棺前，泣道：“任相公，你怎么能死……你怎么能死呀……你若是死了……我……我也不要活了！”

无限的悲痛，无限的哀伤，所有被她缓缓印在心中的情意，此刻都在这一刹那间暴发了出来。

她也顾不得还有别人在旁，便痛哭着说出了心里的话：“你死了……我也不要活了……”

忽然间，她耳畔竟又传来了一阵她熟悉的语声，轻轻唤道：“田姑娘！”

这语声似乎便在她耳畔，又似是极为遥远，但却毫无疑问是出于任无心的声音。

田秀铃只觉心弦一震，情不自禁，抬起了头，目光骇然望着那具棺木。

只见那漆黑的棺盖，此刻竟冉冉升了起来，露出一只苍白的手腕，然后，骇然见到了任无心那苍白的面容。

就在这一刹那间，她心中又惊、又喜、又羞、又恼，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呆望了任无心半晌，突然站起身子，便要奔出门外。

银发道人合什当胸，拦住了她的去路，和声道：“女檀越既已见到任相公，为何却要走了？”

田秀铃反手一抹面上泪痕，冷笑道：“好个终南掌门人，想不到竟是个阴险狡猾之辈。”

银发道人呆了一呆，沉声道：“女檀越为何出言辱及贫道？”

田秀铃大声道：“我问你，你为何要带着他来骗我？莫非是一定要瞧着我在你们面前出丑吗？好！不错，他若死了，我也不活，但他此刻未死，我却要走了，闪开，让我过去。”

银发道人沉肃的面容上，泛起了一丝慈祥的笑容。

他虽然早已忘情，却也知道少女若是被人看破心事，必定会有羞愧之情。当下笑道：“女檀越有所不知，此举绝非有意戏弄于你，为的只是要使任相公安全而已。”

田秀铃掏出手帕，拭着面上泪痕。

只听银发道人长叹一声，接道：“只因终南一派，虽仗任相公得以保全，但任相公却已身负重伤，如今已是步履难行了。”

田秀铃心中一动，暗暗忖道：“莫非他们还要来戏弄于我？”

心中虽有待不信，但身子却早已不由自主地缓缓转了过去。

只见任无心双掌托着棺盖，面色却果然苍白的全无一丝血色，双目之中，亦已神光尽失，茫然望着田秀铃，亦是心乱如麻，难以自解。

田秀铃见了他这般神态，不禁又已忘却一切，身不由主，急奔了过去，双手扶着棺木，怆然道：“任相公，你……你真的受了伤？”

任无心黯然一笑，缓缓颌首。

田秀铃道：“伤在哪里，不妨事吗？”

任无心缓缓摇了摇头。

他见到田秀铃如此神态，心中不禁大是紊乱，暗暗忖道：“她对我果已生情，却教我怎生了断？”

田秀铃幽幽长叹一声，道：“相公伤势如何？不知可否让贱妾一看……”

语声未了，任无心却又已和身躺了下去，砰地合上了棺盖。

只听他语声自棺中传出，冷冷道：“在下伤势无妨，夫人也不必看了。”

冰冷的语声，本已令人心寒，那夫人两字，更有如一柄尖刀，笔直刺入田秀铃的心里。

她茫然木立了半晌，心中但觉忧愁苦恼羞愧之情，纷至沓来，不可断绝。

只听那银发道人慈祥的语声又在耳边响起，道：“任公子伤在内腑经脉，若非他身怀绝世内功，只怕此刻早已毙命，但神智已散，气力枯竭，实是不宜说话，那伤势亦是女檀越你无法看到

的。”

田秀铃身子一震，转身道：“伤在内腑经脉？有什么人能伤得了他？”

她想当今世上，能以内力伤及任无心内腑经脉之人，除了她祖婆南宫夫人与那神秘的兰姑或许具此功力，此外纵是武林九大门派的掌门人，亦有所不能，更无论他人了。

一念至此，不禁升起一阵寒意，暗惊忖道：“莫非是我祖婆已来到了这里？”

银发道人沉声道：“此事说来话长，女檀越且随贫道到外面去听贫道慢慢道来。”

转身而出。

田秀铃跟着走了出去。

那青石、青松两人，亦已垂手肃立在云房中。

青石道人沉声道：“任相公的伤势可曾恶化？”

银发道人长叹道：“这位任相公当真是位天人，此刻竟已能开口说话了。”

青石、青松齐地松了口气，双掌合什，口喧佛号，显然颇为欣慰。

田秀铃急道：“任相公究竟是被何人所伤？你们难道还不能相告吗？”

银发道人在云床上盘膝坐了下来，他心中想是心事沉重，也忘了揖让田秀铃落座，只是沉声道：“女檀越莫着急，且听贫道从头道来。”

田秀铃也不客气，自己寻了张椅子坐下。

银发道人这才想到，举手道：“女檀越请坐。”

田秀铃道：“我早已坐下了，你快说吧！”

银发道人苦笑暗忖道：“若非看在任相公面上，焉肯教你在贫道面前如此无礼。”

当下肃然道：“终南一派，创立至今，已有两百余年，虽不敢说代有才人，但终南弟子在武林中亦有立足之地，昔日终南七剑，剑荡群魔的英风侠举，至今江湖中犹时常提及……”

田秀铃虽也知道他说的并无虚言，但心中仍有些不愤，暗道：“任相公已为你们受了重伤，你此刻却在我面前吹嘘先人的往事。”

当下冷冷道：“那时只怕道长们还未曾出世也未可知。”

银发道人目光一凛，但瞬即垂下了眼帘，喃喃低念道：“无量寿佛……”

他似乎要借这佛号之声，来平息心中的怒气。

那青松道人却忍不住变色道：“这位女檀越若不愿听师兄说话，师兄不说也罢！”

田秀铃大声道：“若非与任相公有关之事，我还不愿听哩！”

青松道人冷冷道：“女檀越若是在别处受了气，又何苦发作在贫道们身上，莫非女檀越明知贫道们看在任相公面上，不敢对女檀越无礼吗？”

原来他早已偷听那边房中之事，银发道人与青石道人木讷沉着，这青松道人却是言词锐利，田秀铃又羞又恼，却也不便发作。

她寻思之间，方待反唇相讥，银发道人已轻叱道：“三弟住口。”

田秀铃更是恼怒，暗忖道：“好呀！他说完了你才叫他住口，

显然是要听他对我讥嘲过了才做好人，此刻我也不与你多说，等到你将事情说完了，我再也不会放过你。”

南宫世家中数年的陶冶，已将她养成了偏激冷傲的脾气，丝毫不受不得闲气。

银发道人燃起了一束檀香，烟气缭绕中，他缓缓接道：“六十年前，我派掌门陆真人率领本派弟子，与华山十一剑决战于华山之阴，这一役虽然震动天下，但华山、终南两派，却已受到极大的损伤，陆真人也身负了不治的重伤。”

他黯然一叹，接道：“他老人家在临终之前，折剑为誓，要本门弟子，从今不得干预江湖间事，更不准再与华山剑派成仇为敌。”

青石、青松缓缓垂下头去，似乎仍在为本门中这哀痛的历史悲哀。

银发道人亦自面色凝重，缓缓接道：“经过六十年来生的聚教训，本派虽然早已恢复元气，但仍不敢忘怀先人的遗训，闭关自守，不问江湖间事，这六十年来，终南弟子从未与人动过兵刃。”

他目中突地暴射出逼人的光芒，接道：“但普天之下，各门各派，也从未有人敢对终南派稍存轻视之意。”

田秀铃冷笑暗忖道：“他这话莫非是说来给我听的不成？”

只听银发道人接道：“是以近年来江湖中虽然屡传警兆，不但有许多武林高人突然失踪，就连少林、武当两派，也受到极大的波动，但这震荡江湖的巨浪，却始终未曾波及我终南一派，本门弟子谨守先人遗训，也对此事从未过问。”

他面上渐渐露出悲愤之色，接道：“不但如此，贫道还曾约

束本门弟子，不得私下终南，在这件震撼武林的风波未曾消失之前，终南弟子若有私自下山的事情，便以门规处治。”

他长叹接道：“贫道为了息事宁人，才颁下此谕，哪知我虽不去犯人，人却要来犯我。”

他突然顿住语声，一字字缓缓道：“昨夜……”双眉突又一皱，缓缓合起眼帘。

田秀铃脱口道：“昨夜怎么样了？”

银发道人伸手握住了左臂，道：“为兄伤口似又迸裂，三弟你接着说吧！”

只因青石道人素来拙于言词，是以他不唤二弟，反唤三弟。

青松道人微一躬身，沉声接道：“昨夜黄昏之后，华山派的当代掌门人立风道长，突然率领了十七个佩剑的道人，直上终南。”

田秀铃暗暗松了口气，忖道：“原来这只是他们终南与华山两派的宿仇旧恨，与我祖婆无关。”

一念至此，她又不禁暗叹道：“任相公呀任相公，这既是他们的私事，你又何必来管，如今你身受重伤，却怎生是好？”

她想到所有的事都需要等到任无心做主，时机又如此紧迫，而任无心又受了严重的内伤，却不知何时才能痊愈，不觉更是忧心忡忡。

只听青松道人接道：“我掌门青云师兄为了顾全礼数，虽然明知他来的有异，还是率领了全派弟子，恭迎于玄妙观外。那时夜色已临，观门外燃起了数十只灯笼，以迎嘉宾。

“火光照耀下，华山道人的面容上，却带着重重的煞气。但掌门师兄还是以礼相待，含笑请教他们的来意，请他们到观中待

茶。

“哪知立风道长却不肯迈入观门，只是冷冷道：‘六十年前，终南陆真人带领了十七位终南高手，前去华山，今日贫道也带领十七位前来回敬。’

“那时不但掌门师兄变了颜色，贫道也暗暗吃惊，但掌门师兄还是含笑道：‘往事已成云烟，六十年前的往事，你我两派的先人已有了断，当着天下英雄，化戾气为祥和，今日道兄又何苦化祥和为戾气？’

“这番话说出的可算是仁至义尽，情理兼顾，哪知立风道长却置之不理，他身后的华山道人更是蛮横，话也不说，便拔出剑来。这时掌门师兄才知道他们是抱定了必战的决心而来，心中便有些奇怪，素闻华山立风道长是位谦谦君子，今日却恁的横蛮无理？

“而那些华山弟子们，更一个个全不像出家的神色，满面俱是戾气，人人俱都是紧握着剑柄，似是随时都准备出手一击，却无一人说话！我四师弟首先忍不住了，当先仗剑而出，跪在掌门师兄面前，说他实在忍不住了，纵然拼却门规处治，也要挺身一斗。”

青松道人滔滔不绝说到这里，语声方自微微一顿，沉肃的面容上，泛起了深沉的悲痛之色，缓缓道：“哪知我那年纪轻轻，最是有为的四师弟，便在这一役中，伤了性命！”

他话未说完，目中已流下泪来，语声哽咽，再也说不下去！

青云道长虽然眼帘紧合，但眼角却也不禁隐隐泛起了泪光。

青石道人胸中更是填满悲痛与激动，突然大声接口道：“四师弟一死，贫道与掌门师兄也下了决心，不惜再陷六十年前的覆辙，也要与华山派决死一战，三师弟更早已回观取剑。哪知他剑

未取出，华山派的十八个道人竟不顾武林道义，骤下煞手，在一刹那之间，那十八柄长剑便齐地挥起。

他目中泪光盈盈，厉声接道：“本门弟子本是迎宾而出，身上怎会佩有兵刃，何况也想不到华山道人竟会如此险恶，猝然之下，措手不及，不过三句话功夫，本门中已……已有数名弟子伤在他们剑下，那时掌门师兄才令我取剑……”

他本是拙于言词，此刻只因胸中的激动，是以言语脱口而出。但说到这里，他却也是语气哽咽，言难成句。

青云道长霍然张开眼帘，接口道：“混战之局，瞬即展动，片刻之间，鲜血便溅满了玄妙观前的石阶！本门弟子虽然朝夕勤练武功，怎奈门规所限，可说从无与人交手的经验，出手非但不够辛辣，也不够沉稳，面对这种险恶凶残的对手，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搏斗之中，自然吃了大亏，何况他们俱是赤手空拳，根本无法施展我终南派本门的剑法，而本门却又素来以剑法见重，拳脚功夫，从来未多注意。

“对方那十人道人武功之高，却又大大出了贫道意料之外，这其中无论哪一人，武功之高，都不愧为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但贫道这时却看出了一宗惊人的诧异，这十八人武功虽高强，招式虽辛辣，但十中有九，用的却绝非华山本门的剑法。”

听到这里，田秀铃心头不禁又是一凛。

只见那青松道人竟然又自抢口接道：“他们用的非但绝不是华山本门剑法，而且竟然是各家杂学，招式迥异，还有一人竟然施展的是传自海南的南海披风剑，当真是剑急如风，招式毒辣，只恨贫道等俱都从来未曾在江湖走动，虽然认出了他们剑法的宗派，却看不出这些人的来历。”

田秀铃忽然脱口道：“那施展南海披风剑的，可是个残废吗？”

青松道人变色道：“不错，那人只有独臂，女檀越怎会知道？”

田秀铃轻叹一声，摇了摇头，道：“道长请先说吧！”

青松道人愣了半晌，接口道：“等到贫道与三师兄拔剑而出时，本门弟子已是伤残屡屡，而对方却仅有一人，被掌门师兄夺得长剑，剑伤了他前胸，但伤势却仍不足致命，他还可再斗。”

他望了望那停放棺木的门户，突又长叹一声，接道：“就在这时，山下突地传来了一声清啸，啸声如鹤唳，上达云汉。”

田秀铃精神不觉一振，暗喜忖道：“这必定是任相公来了。”

她听得入神，似乎当时也在战局之中一般，是以听到这里，精神方不觉一振！

只见青松道人面上也露出兴奋的光彩，接道：“听了这啸声之后，对方十八人似乎都吃了一惊，那时已有一条人影随着啸声飞掠而来。这人影来势之快，竟是贫道们前所未见，等贫道们看清那只是位少年的文士，不禁更是惊奇，想不到世上竟有武功如此惊人的少年。

“但这时贫道们唯恐来人是对方的助手，心里自更着急，只听这位少年公子一上山头，不住恨声自语道：‘来迟了……来迟了……还是来迟了一步！’就在他说这三句话的功夫，他竟已出手夺下了对方两柄长剑。他身手之迅急奇奥，贫道便是口巧如簧，也难以形容得出。”

他越说越是兴奋，苍白的面容上，已泛起红光，喘了口气，立刻接着道：“那时对方自然更是吃惊，已有人脱口道：‘任无心，必定是任无心！’

“但贫道孤陋寡闻，却从来未曾听起过任相公的名字，正自惊疑间，任相公已大喝道：‘终南道友听着，这些并非华山弟子，俱是南宫世家的七十二地煞中人乔装改扮而来的。’

“贫道们心头一震，这才有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难怪这些人俱都不发一言，满面戾气，难怪这些人招式如此毒辣，武功如此高强，而又门派各异，难怪他们竟然毫不顾江湖道义。”

他每说一句，田秀铃便宛如当胸被人击了一拳，不由得垂下头去。

青松道人却未发现她表情的变化，只管接道：“对方被任相公喝破了来历，自更惊怒，但却俱都似乎慑于任相公的威名，非但没有一人敢上去动手，反而都垂下了剑锋。

“而这时任相公已飞身掠来，向贫道兄弟道：‘这十八人中，只有立风一人确是华山掌门，但也被南宫世家控制了神智，他们此番假借华山、终南两派的宿仇前来挑战，为的只是要消灭终南派的实力，还要将道长们纳入七十二地煞之中，以补近日七十二地煞伤残的数目，在下虽早已得到消息，却想不到他们来得如此之快。’

“任相公言语说得十分迅快，贫道们越听越是心惊，不禁汗如雨下。

“哪知任相公话未说完，突地不知由何处传来一声奇异的乐声。对方那十八人听到了这奇异的乐声，突然如中魔法，奋不顾身地挥剑扑了上来。任相公这时独力上去挡住了他们，并要贫道兄弟带领伤残的弟子速回观去。

“贫道们怎肯让任相公独力代战，哪知任相公却大怒道：‘非是在下狂言，道长们上来不过只是平白送死，也丝毫不能有助于

在下，道长们纵不爱惜生命，也该为终南一派保留些实力。’

“贫道们虽然知道任相公这只是激将之言，但心中仍不禁羞愧难过，这时掌门师兄方要贫道与三师兄带领弟子回去，留下他自己与任相公并肩作战。

“贫道们怎敢违抗掌门之令，只得遵命而退，是以……”

他惨然一笑，接道：“我终南一派，能武的弟子，只有贫道与三师兄先去取剑，后又退回，身上才毫无损伤。”

长叹一声，垂首不语。

他结束了语声，室中顿时弥漫着一种异常沉重的寂静，压得人心透不过气来。

田秀铃默然良久，突又问道：“但究竟是何人伤了任相公？他怎会受了伤的？”

青云道长长叹一声，缓缓接道：“贫道虽然说是与任相公并肩作战，其实当真是对任相公没有丝毫助益之处。”

他手掌轻轻抚摸着身畔的长剑，黯然接道：“在这柄剑上，贫道虽也曾浸淫数十年，但闭门造车，实是井底之蛙，遇着如此血腥凶残的搏杀，贫道心神先已乱了，平日的武功，十成中只剩了两成。是以任相公反要时时留意着贫道，约摸两、三盏茶的时分，贫道便已受伤，而对方的十八高手，也已有六、七人伤在任相公手下。

“但任相公的武功虽令人吃惊，对方之人却似已浑忘了生死，有的纵然身负重伤，却仍奋不顾身的挥剑扑上，贫道一生中从来也未曾想到世上竟有如此凶残之辈，但也未想到世上竟有任相公那般惊人的武功，这才知道贫道在互相竞争一日千里的武林中，实已落后得太多了。”

他黯然垂首，沉默半晌，缓缓接道：“激战之中，天色已渐渐破晓，对方十八高手，在任相公惊世的武学下，竟已只剩下五六人，这时那若断若续的乐声，突然完全停顿，停下的五六人，精力、胆气，也似乎突然随着乐声而断绝，竟齐地垂下了掌中之剑。空山之中，晨雾弥漫，却呈现着一种死一般沉重的寂静。”

他语声渐渐低沉、缓慢，但在他这低沉缓慢的语声中，也现出沉重的杀机。

田秀铃心头竟不由自主地升起了寒气，双拳紧握，却仍不禁轻轻颤抖起来。

只听青云道长接道：“就在那死一般的寂静中，山下云雾间，突然冉冉飘上了一条女子的身影。

“她身上穿着一袭纯白的衣衫，面容也苍白的没有丝毫血色，在云雾中看来，实在宛如鬼魅一般，贫道虽然苦修多年，见了她也不禁打了个寒战。

“任相公显然也大为惊奇，口中似乎说了句：‘她怎会来了？’就只这一句话的功夫，白衣少女已飘身来到任相公面前，这时最令贫道奇怪的是，任相公明知道这女子便是方才吹出那奇异乐声之人，想必就是此番带领南宫世家七十二地煞中十八高手前来终南的主脑，而任相公见她来到面前，竟毫无防范。

“贫道大惊之下，那白衣女子已闪电般伸出手掌，在任相公前胸拍了一掌，掌势看来虽轻，但任相公竟已禁受不住，身子立刻踉跄而倒……”

田秀铃牙关颤抖，颤声道：“她……她是否看来只有二十多的年纪……”

青云道长变色道：“不错，女檀越你又怎会知道了？”

田秀铃面上已无人色，又道：“她……她面上看……看来是否似乎有些不对……”

青云道长叹道：“不错，那时贫道见任相公为了本门负伤，再也顾不得别的，奋力扑了上去，目光动处，却见到那白衣女子一掌拍出后，不但身子似乎一震，她那痴迷的面容，也似乎变了颜色，立在任相公面前呆了一呆，突然挥手转身而去。她身形快如飘风，一会儿已不见了，对方剩下的五六人，也毫不迟疑地随她飞奔下去，贫道……唉，贫道也追赶不及了。”

他也结束了语声，室中再次寂静如死。

田秀铃苍白的面上，却流满了冷汗，暗暗忖道：“她……她一定是四夫人，她一定也被我祖婆看出了破绽，用药物迷失了她本性，但任相公却不知道，只道她万万不会伤害他的，所以……所以才会如此……”

她目中不禁流下了泪珠，泪珠与冷汗一齐流下她苍白的面颊。

她再也想不到她祖婆竟如此狠心，竟连她亲生的玄孙媳妇也一齐用迷药害了。

而这时那青松道人已黯然接道：“等到贫僧出去探视时，任相公已昏迷难支，玄妙观内外，都是一片鲜血与死尸。贫道们虽然悲痛本门的不幸，但却更为任相公的伤势担心，只因那任相公伤势的严重，已使贫道兄弟丝毫无能为力，但任相公与终南派非亲非故，贫道们怎忍心教他为终南派而死。

“这时任相公反而来安慰贫道兄弟，又令贫道等下山去迎接女檀越，女檀越上山时所见到的死尸与棺木，便是昨夜恶战的痕迹。”

青云道长立刻又自接道：“而贫道生怕南宫世家中人去而复返，再加害于任相公，是以便请任相公权且避在棺木之中，南宫世家中人虽然凶狠，但若是见到任相公已死，想必也不会再残害他的尸体……”

他惨然一笑，接道：“哪知如此却引得女檀越你误会于贫道了。”

这师兄弟三人，交替接口，才算终于说完了昨夜发生的凶险悲惨之事。

田秀铃听完了他们的话，更是面容失色，汗流如雨，良久良久，都作声不得。

青云道长等三人，心头自更充满了悲痛，无言沉默了许久，青云道长面上突地露出了无比坚强的神色，沉声道：“事已至此，我终南派所有弟子，俱已誓死与南宫世家周旋到底，纵然战至最后一人，但此人未死之前，也必要挥剑而战，挥剑而死……”

他望了望那还停放棺木的门户一眼，长叹接口道：“令贫道们死也难安的，只是任相公的安危，只是贫道们身无灵药，无能为力，而终南山玄妙观，又已变作了腥风血雨之地，再难维护任相公了！”

他突然长身下了云床，在田秀铃面前躬身行下礼去，黯然道：“只望女檀越此刻立时护送任相公存身的棺木下山，为任相公寻一神医，我终南派所有弟子，生生死死不敢忘大恩。”

他以一派掌门之尊的地位，竟向一个少年女子躬身行礼，语音更是如此沉痛，显见他心头的沉痛，更非言语所能描述。

立在他身后的青石、青松，自也齐地躬身为礼，目中却已不禁流下泪来。

田秀铃早已泪流满面，躬身道：“道长们如此托付，贱妾自要从命，但……但……”

她回身望着那重门户，流泪道：“但任相公的伤势那般危急，一时之间，又叫我……又叫我到哪里去寻找那活命的神医？”

语声未了，突然反身扑倒在椅上，放声痛哭起来。

青云、青石、青松三人，流泪对望，默然无语，心中却有如刀割一般。

突听那门户中，又传出了任无心低沉的语声，呼唤道：“道长……”呼声未了，青云、青石、青松，与田秀铃已一齐奔了进去。

只见任无心又已挣扎坐起，田秀铃急急赶过去为他扶起了棺盖。

青云道长已恭声道：“相公有何吩咐？”

他虽是一代掌门，但对任无心的恭敬，的确是发自内心。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道长自管放心，那南宫世家经过了昨夜的惨败，三五个月里，绝不敢再卷土重来，而三五个月来，他们只怕也无暇再来了，只因我等的攻势，到那时已要完全发动，他们那时自顾已不暇，哪有伤人的力量？”

他朗笑一声，接道：“道长们大可乘此时机，重振终南派的门户，任某日后到终南山来，却少不得要叨扰道长们素酒三杯。”

他伤势虽沉重，语声虽微弱，但神色间却仍然是谈笑自若，宛如无事。

青云道长见了，心头既是悲痛，更是钦佩。

青云道长忍不住黯然叹道：“贫道们的生死，实在其次，但任相公的伤势……”

任无心朗声笑道：“区区一掌，还难要得了任某的性命，道长们只管放心好了。”

青云道长道：“但……但任相公此刻已是寸步难行，而天下武林同道，却都在等着任相公的音讯……”

任无心笑道：“只望道长能遣人将在下送至甘肃境内，在下自有疗伤之人。”

青云道长大喜道：“真的吗？”

青松道人亦自大喜接道：“贫道虽无能，但任相公无论去何处，贫道亦愿相送。”

田秀铃幽幽长叹了一口气，道：“护送任相公之责，自然是该贱妾承当的。”

任无心淡淡一笑，道：“多承夫人好意，但在下却不敢偏劳夫人。”

他面上虽仍带着笑容，但语气中却显然带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之意。

青云、青石、青松齐地呆了一呆，他们见到田秀铃对任无心那般关切，而任无心对她如此冷漠，心中却不禁有些奇怪，也猜不透他与她之间的关系，一时间目光都不禁望在田秀铃身上。

田秀铃木然呆在当地，身子又微微颤抖了起来，目中更是热泪盈眶。

但她却勉强忍着目中的眼泪，突然嘶声道：“你口口声声唤我夫人，为何不说出我是谁呢？”

惨厉的语声中，充满了悲愤。

任无心呆了一呆，苦笑道：“这……”

田秀铃反手一抹面上泪痕，面对青云道长，凄然一笑，道：

“不用他说，我自己来说，我便是南宫世家中的第五代的寡妇。”

青云、青石、青松心头齐地一震，目瞪口呆，再也说不出话来。

田秀铃凄然笑道：“道长们可是奇怪吗？南宫世家中的寡妇，为何会与任无心走在一起？”

任无心忍不住长叹一声，接口道：“这位夫人身虽在南宫世家中，但心胸却仍皓洁如月，她也不忍再看南宫世家中的所作所为，是以不惜冒着极大的危险，反出了南宫世家。”

青云、青石、青松恍然对望一眼，心中又不禁为之深深叹息。

只见田秀铃又自凄然一笑，道：“道长们此刻想必已了解，为何任无心会对我如此羞辱，只因我是南宫世家的寡妇，而这个寡妇却偏偏……偏偏对他……”

喉头一阵哽咽，语声难以继续。

任无心长叹一声，道：“在下何曾出言羞辱了夫人，夫人只怕是……”

田秀铃又自一抹泪痕，冷笑接口道：“相公你也不用解释，一个寡妇，不去悲悼亡夫，反对别人关心，别人自然是要瞧不起的。”

任无心黯然道：“你错了……错了……”

他目光隐隐似也被激出了泪光，黯然一笑，接道：“有什么话，你何苦……”

田秀铃凄然笑道：“我实在忍不住了，有什么话，都要在此刻说出来。”

青云、青石、青松悄悄对望了一眼，知道此事必定复杂纠缠，自己实不能参预其间，悄然使了个眼色，便待退出房去。

哪知田秀铃却突地大喝道：“道长们莫要走……”

她面上满布着的笑容是那么悲惨而凄凉，使得青云道长们再也不忍移动脚步。

只听她缓缓接道：“贱妾要当着三位道长之面，说出件久已隐藏在心里的秘密，好教道长们知道，贱妾并不是个厚颜无耻的人。”

青云道长等齐地垂下目光，不忍再看她面上无声流下的泪珠。

田秀铃任凭泪珠涌泉般流下，也不去拭擦，目光梦幻般望向窗外迷茫的天色，开始叙出了她那段深深隐藏着的秘密。

“十年前，有个家世凄苦的髫龄女孩子，却被一个声名显赫的武林世家看中，收为他们的童养媳，她那时也不过只七八岁光景，而她的未来夫婿却只是个六七岁的童子。这一对少年童子，自幼生长在一起，又是对未来的夫妻，在别人眼中看来，自应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幸福的很。

“哪知事实却绝非如此，他两人竟似乎是天生的冤家对头，无论谁瞧着谁，都会有种厌恶之感，自心底涌至，而两人却又绝不似别的同龄童子，要互相捉弄自己厌恶的人，却只是互相逃避，谁也不愿见着谁的面，只因他们在互相厌恶之外，还互相畏惧，一见对方之面，便宛如见到毒虫蛇蝎一般。

“但他两人却都是绝顶聪明之人，在大人面前，绝不将这种厌恶之情现于词色，而他们心底的厌恶与憎恨却在日日加深。”

她语声凄凉而哀婉，宛如在叙说别人的故事，但谁都知道她说的正是自己，也猜出她所厌恶的人，想必就是南宫世家之五代少主人。

人人心底，都不禁泛起惊异之情，屏息静气，凝神倾听。

烟云缭绕，檀香的气息更见浓郁，但却仍冲不淡室中悲哀沉重的气氛。

只听田秀铃缓缓接着道：“时日便在他们憎恨与厌恶中无形逝去，他们也都由髫龄童子变为少年，这两人无论自何方面看来，俱是双天成佳偶，那武林世家的主人，便决定在那女孩子十六岁那年，为他们俩正式成婚，她久在那家族的束缚之下，心中虽厌恶不愿，却丝毫不敢反抗，只是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但是她外貌越不敢反抗，内心的反抗却越是激烈，到了成婚那日，她竟在吉服下暗藏了利刃，准备只要她夫婿触及她身子，她便要先杀了他，然后横刀自刎。”

青云道长等不禁齐地惊叹一声，任无心目光闪动，忍不住沉吟道：“不知那女子为何会对她夫婿如此厌恶？莫非其中还有隐情？”

田秀铃幽幽一叹，垂首道：“人之喜怒好恶，有时根本无法解说，但是她之所以厌恶憎恨她那未来的夫婿，却确实别有原因。”

任无心脱口问道：“什么原因？”

田秀铃霍然抬起头来，沉声道：“只因他天性狡黠多疑，无论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加信任，人又寡情，自幼所说之话，便处处和人相反，即如此物明明是甜的，他偏说苦的，明是方的，他偏说圆的，教人无从捉摸，而且随时随刻，都生怕有人加害于他，每日晚间，要等别人全都睡了，他方肯安睡，纵是他亲生母亲所说的话，他也丝毫不加信任。”

她长叹一声，接道：“这种性格，或许是因为他生长的环境

所培养而成，只因他数代祖父，俱是成婚后便立刻遇难而死，是以他自幼便憎厌成婚，自然也就连带地憎恶于他未来的妻子了。”

任无心沉重地叹息一声，黯然道：“无论何人，生长在那种环境之下，只怕都难免变得神志失常，行动怪异的。”

青云道长等更是耸然动容，他们年纪虽大，实是涉世不深，听得人世间这些光怪奇异之事，一时间都不禁惊得呆了。

只听田秀铃接道：“若要那女孩子与这种性格之人结成夫妻，她自是宁死不从。婚礼那日，仪式虽也隆重却极简单，只因这武林世家声名虽显赫，但却极少与武林人士往来，是以可说是绝无贺客。”

青云道长叹息一声，道：“南宫世家的少主人迎亲，在武林中应是件大事，但却做的甚是隐秘，贫道们连讯息都未得到。”

田秀铃接道：“只因婚典那日，绝未发出一张请柬，是以不但没有贺客，连贺礼都未见有人送来。”

任无心目光突然一闪，接口道：“真的连一份贺礼都没有吗？”

田秀铃似乎也听出他语声有异，转目瞧了他一眼，摇头道：“一份也没有。”

任无心沉吟半晌，道：“姑娘请说下去。”

田秀铃道：“还未到起鼓之时，婚典便已结束，那女孩子思潮紊乱，被人晕晕地送入了洞房，只听她祖婆再三叮咛，要她为这世家早早生个传宗接代的儿子，又笑着说：‘我家的媳妇都有宜男之相，头胎必定是会生男子的。’”

她目光露出了憎恨之色，恨声接道：“但那些人终于走了，洞

房中终于只剩下一对新人，那女子手掌缩在袖中，掌中紧握着刀柄，只要那男孩子动她一动，她便要拔刀而起。

“哪知那男孩子却当真是聪明绝顶，竟似乎早就看破她心意，突然冷笑问她：‘你手里拿着刀做什么？莫非是要杀我吗？’

“她自然吃了一惊，只见那男孩子突然走去关了窗户，拴起房门，望着她沉声道：‘你放心，纵然你跪在地上求我，我也不会动一动你，从今以后，你我白天是夫妻，到了晚上，你睡床，我睡地。’

“但那女孩子却连与他同处一室也不愿意，当下便问他，这样装做要到几时？那男孩子面上竟突然露出了一种奇异的神色，对她说：‘生为我家人，便凡事都得受些委屈，老实告诉你，连我此刻都不知道这家里究竟有多少怪异的事，你若不能忍受，只怕便会遇着比死还要凄惨的事。’

“那女孩子听他这般言语，又不禁大是惊异，只见他呆呆地立了半晌，眉宇间似乎充满了怨毒，缓缓接道：‘如今我既已成婚，只怕不出一两个月，便要走了，我如此对你，倒不是对你有什么仁慈之事，只是不愿为他们留下后代而已。’

“直到那一天，那女孩子才发现家族之间，似乎也彼此充满了憎恨，这家中的关系，竟是以恨来互相维系的。

“那孩子说完了话，自管在地上睡了，也不再理她，二十多天之后，他果然出去了，临行之前，他并未对她那名义上的妻子说一句话，只是狠狠地瞪了她两眼，这两眼中的怨毒与憎恨，可使任何人永生都不会忘记，而他一去之后，也永远未再回去。”

她目光在众人面上缓缓扫动了一遍，凄然笑道：“毋庸再说，各位想必已知道那女孩子便是贱妾了，贱妾此番在各位面前叙出

这段秘密，为的只是要各位评判贱妾是否是卑下不贞的女子？”

任无心神色黯然，闭口无言，青云道长等面上，更已露出同情怜悯之色。

青松道人突然朗声道：“依贫道看来，有女檀越护送任相公前去，已足够了。”

青云道长缓缓道：“贫道亦是此意，却不知任相公意下如何？”

任无心缓缓点了点头，转首望向田秀铃。

田秀铃低垂着头，良久良久，突然咬了咬牙，抬起头来，目光直视着任无心。

任无心黯然一笑，道：“田姑娘仍愿护送在下前去吗？”

田秀铃悲戚的目光中，已泛起无比坚毅的神色，一字字缓缓道：“自然愿意！”

青云道长等都不禁为之暗中叹息，知道她此刻说出这四个字来，实需要无比的勇气。

只见她语声微顿，突又接口道：“但贱妾此番护送相公前去，除了要一见死谷中那两位前辈奇人之外，绝无别的要求，若是苍天相佑，让贱妾此番能够解破一些秘密，贱妾从此以后，便……便……”

突然垂下头去，肩头微微颤动起来。

室中也再无别的声息，只有青云道长唇间微诵，似乎在低念着经文。

忽然间，云房外传来一阵骚动，又响起了一阵步履奔腾之声。

青云道长面色微变，低叱道：“什么人？”

云房外喘息着道：“弟子净心，有事禀报掌门师尊。”

青云道长微微皱眉，沉声道：“有什么事如此惊慌，进来！”

语声未了，已有个少年道人掀帘而入，面上果然满带着惊惶之色，躬身道：“观门外来了位年轻的女檀越，要见任相公。”

他喘了口气，立刻接着道：“这……这位女檀越满身白衣，弟子看来，似……似乎……”

青云道长变色道：“似乎怎样？”

净心道人垂首道：“弟子昨夜曾远远在窗内观看，今日这位女檀越，似乎与昨夜伤了任相公的那人有几分相似！”

他虽然极力控制自己，但仍然无法控制语声中的惊惶与恐惧之意。

青云道长等人神色更是为之大变，青石、青松，突地反腕握住了剑柄。

田秀铃转首望向任无心，颤声道：“她是否陈……陈凤贞？”

任无心面色沉重，无言地点了点头。

净心道人垂首道：“弟子们虽早已备战，但未得师父之令，不敢动手。”

青云道长亦自转目望向任无心，道：“相公请从后山取道，贫道们只有决一死战！”

任无心长叹道：“她怎会又来了，这当真与南宫世家素来的行事大不相同……”

目光一凛，接道：“就只她一人吗？”

净心道人道：“看得见的只有她一人，看不见的，还不知有多少？”

青云道长突然凄笑一声，厉声道：“无论多少，也不过只是

血洗终南而已……”

语声未了，门外竟又响起一阵奔腾的脚步声，一人道：“弟子善心求见。”

青云道长面色一沉，厉声道：“如此情况，还通报什么，快过来。”

另一少年道人掀帘而入，面上亦是满带惊惶，躬身道：“观门外那女子已颇为不耐，不时回身望着山下，又仿佛要冲进来了，她还说……”

青云道长轩眉道：“还说什么？”

净心道人垂首道：“她只要弟子们说出任相公是否还在山上，任相公若是在山上，她便令弟子传话，说叶湘绮求见！”

田秀铃身子一震，脱口道：“叶湘绮，是她！”

青云道长沉声道：“任相公可是认得这叶湘绮吗？”

田秀铃接口道：“认得。”

青松道人面寒如水，缓缓道：“纵然认得，只怕是别人伪冒姓名也未可知？”

任无心目光直视前方，显然正以全部智慧来思考决定，口中沉吟道：“如此情况下，她们本可直冲进来，毋庸再行伪冒之事。”

田秀铃惶声接口道：“纵然真的是她，但陈凤贞却似被药性所迷，她怎能侥幸脱身？”

任无心颌首道：“正是如此……”

他肃然接口道：“何况她纵然是神智清醒，侥幸逃出，只怕也是南宫夫人故意放出的香饵，让她任意行动，却令人在后追随刺探。”

青云道长沉声道：“无论如何，相公也要速下决定，贫道等

无不从命。”

任无心沉声道：“请她进来！”

田秀铃惶声道：“但……”

任无心截断她的语声，沉声道：“此刻若是有人在她身后刺探消息，我等必当请她进来，免得动人疑心，若无人跟随，更当让她进来……”

语声未了，突地远处隐隐传来了叱咤怒骂，兵刃相击之声！

接着，步履响动，一人惶声道：“弟子寒心求见。”

口中报告，人已冲了过来，他惶惶的神色，显示着局势又有变化。

青云道长变色道：“什么事？快说！”

寒心道人喘息着道：“那位叶姑娘久等不耐，便要闯入，弟子们自不肯放她进来，逼得只有与她动手，但却远非这女子的敌手，这时幸好徐师叔恰巧赶来了，代弟子等拦住了她，此刻正在与她动手。”

青云道长双眉一扬，道：“徐师叔，可是徐素白来了？”

寒心道人垂首道：“正是他老人家。”

青云道长大喜道：“巧极巧极，他来的当真恰是时候，快请。”

任无心却已变色道：“道长说的，可是与瞿式表齐名的南北二侠医，度危金针徐素白吗？”

青云道长颌首道：“正是此人，他医道之精，早已名传江湖，此番来了，任相公的伤势便毋庸再劳动别人了，贫道本想请他，只是又恐不及，哪知他此刻却恰巧来了。”

任无心面寒如水，肃然道：“依在下看来，此人却绝非我道中人，而且此番来的又似太过凑巧。”

青云道长道：“但他乃是贫道多年的方外之交，贫道深知他的为人。”

任无心叹息道：“人心难测，何况道长以诚待人，怎知江湖诡诈，在下昔日曾邀约此人，但他却数次避而不见。”

突听院外传来笑声，任无心变色道：“无论如何，道长也不可令他知道在下虽然伤重，却仍未死……”匆匆卧倒，合起了棺盖。

田秀铃心中一动，立刻翻身跪倒在棺前，做出了痛哭之态。

青云道长呆了一呆，门外已有人朗声笑道：“道兄此番真该好生谢谢小弟了。”

青云道长翻身掠出，上了云床，门外已有黄衣高冠的顾长老人，朗笑而入，目光转处，突然顿住笑声道：“小弟只当道兄不愿与女子动手，是以隐忍未出，哪知道兄却受了伤了。”

他言语清朗，神态洒脱，闪闪的目光中，更是显然充满了机诈。

青云道长苦笑道：“多日未见，徐兄风采依旧，但贫道却已是险死还生了。”

徐素白微微变色道：“此话怎讲？”

青云道长下了云床，揖客入座，口中叹道：“此事说来话长，不知门外那女子……”

徐素白朗声一笑道：“非是小弟自夸，那女子武功虽不弱，却还不是小弟对手，只是小弟也不愿伤她，将她逐出下山去了。”

他笑声一顿，接口又道：“但道兄方才那般说话，可是小弟多日未来，这玄妙观已生变故了吗？”

青云道长叹息一声，道：“徐兄猜的不错，昨夜……”

当下将昨夜之事，全都说了出来，但却终于忍住未将田秀铃之事说出。

徐素白面色大变，拍案而起，道：“有这等事，那南宫世家竟会如此凶残狠毒，道兄，你只怕弄错了吧！”

青云道长叹道：“万万不会错的。”

青松道人突地在旁接口道：“今日上山来的那女子，只怕也是南宫世家中人。”

他听得任无心的言语，便故意如此说法，只因他深知掌门师兄敦厚木讷，若是被徐素白问起那位叶姑娘之事，青云道长一时间必定无法自圆其说的。

徐素白仰天叹了口气，道：“想我等这数十年来，对南宫世家是何等敬重，他们也风光够了，为何还要做出此等情事？”

青松道人也长叹道：“只可惜那位任相公，仗义援手，却为终南派丧了性命。”

徐素白变色道：“小弟近日也曾听得这位任相公的声名，都说他武功之高，无与伦比，怎会被人一掌便丧了性命？”

青云道长道：“这个……只因……”他终是不善谎言之人，一时间果然不知该如何说法，只得做出伤痛之态，倏然住口。

青松道人长叹接口道：“想那任相公虽然武功入神，但终究也是血肉之身，以一敌众，终宵剧战之下，实已精力交瘁，再被人当胸击了一掌，内腑经脉皆断，便是大罗金仙，唉，也难以救治。”

徐素白默然半晌，垂首道：“可惜可惜……道兄已将他厚葬了吗？”

青松道人叹道：“自当厚葬，但却无此迅快，任相公的灵木，

此刻还停放在丹房中哩！”

徐素白突地抬起头来，道：“有时内家高手纵然被人伤了经脉，亦有救活之望，只怕道兄们不明医理，是以瞧不出来，任相公的灵木既然停在此间，不如让小弟再去探视探视，若是还有一线生机，小弟必当拼尽全力救回这位武林奇侠的性命。”

青云道长忍不住大喜道：“这……”

但他话声方出，青松道人已急地接口道：“贫道等虽不明医理，但人之死活焉有看不出之理，何况贫道对任相公之事，更不敢有丝毫大意，早已再三检视过了。”

徐素白道：“但小弟实在心慕此人，还是要亲眼瞧瞧才能放心。”

口中说话，人已举步向那边门户走了过去。

青石、青松齐地变色，一时间不知该否拦阻，只得急急跟随而入。

只见徐素白已走到那灵木之旁，喃喃叹道：“但愿任相公还有一线生机，也好让我为这位武林奇侠尽一分心力。”

说话之间，手掌已向棺盖伸了过去。

青云、青松，纵待喝止，已来不及了。

忽然间，只见伏地痛哭的田秀铃，已飞身而起。

她本来虽是故做伤心痛哭，但想到自己的满腹幽怨，凄凉身世，哭着哭着，只觉悲从中来，不能自己，假哭竟变做了真哭，此刻满面俱是泪痕，口中轻叱道：“住手！”

手腕震处，纤指疾划徐素白腕脉。

这一着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却暗藏三种变化，无论徐素白要向何处出手，去路俱已被封死。

徐素白心头一惊，只得缩回手掌，上下瞧了田秀铃两眼，咯咯笑道：“小管家好俊的武功，除了任相公外，想必再无人调教得出。”

田秀铃冷哼一声。

青松道人已抢着道：“不错，这位少施主，正是相随任相公同来之人。”

徐素白道：“既是任相公门下，为何不愿在下出手相救任相公？”

田秀铃怒喝道：“我家相公的灵木，任何人也侵犯不得。”

徐素白笑道：“在下只是一番好意，焉有冒犯任相公灵木之理！”

口里说着话，手掌又缓缓向棺木伸了过去，接道：“在下只要看上一眼，便可知道任相公是有救还是无救的了。”

语声未落，田秀铃已横身挡在棺木前，出手三招，着着进攻，霎眼之间，便已连着点向徐素白中极、太元、玄机三处大穴。

迅急的招式，凌厉的指风，竟将徐素白逼得后退数尺，几乎到了墙角。

田秀铃方自顿住招式，厉声道：“你若敢再往我家相公棺木上摸上一下，就打断你的双手。”

徐素白面容已变，怒道：“好个不知好歹的小孩子，任家相公难道就未曾教你尊重长者吗？”

田秀铃冷笑道：“我家相公只告诉我，若有谁无知妄动，只管狠狠地教训于他，方才只不过是警告你，再出手便无那般便宜了。”

徐素白大怒，喝道：“好个不讲理的顽童，难道不知我的好

意，竟……”

田秀铃厉声道：“不准你动就是不准你动，不讲理又怎样，你若不服，不妨再动手试试。”

徐素白面色铁青，目光转向青云道长，冷笑道：“在下与道兄多年相交，是才不愿在道兄所在之地出手生事，但道兄眼看着这无知稚子屡屡以无礼之词相加于我，也不闻不问吗？”

青云道长苦笑一声，讷讷道：“这个……这个……”

青松道人接口道：“任相公身后之事，自应由这位小施主全权料理，贫道们也过问不得。”

徐素白目光转处，只见田秀铃双手叉腰，狠狠在望着他，面上泪痕，犹自未干，不禁暗暗忖道：“任无心若非真的身死，这童子怎会如此痛哭伤心……”

此人心机深沉，目光敏锐，田秀铃若非真的流泪，是瞒他不过。

但他纵然目灵心巧，却也猜不出田秀铃的儿女情怀，怎知田秀铃心头另有伤心之事。

此刻他心头一念闪过，再见到田秀铃方才出手数招，非同凡俗，实也不愿与她动手，只因胜之不武，败了却大损自己名声。

青松道人见他目光连连闪动，也不知他心头在转着什么心思，当下赔笑道：“徐兄的这番好意，任相公在九泉下必已知道，依贫道看来，徐兄不如暂时歇歇，容贫道奉茶相待。”

徐素白心念已定，此刻正好见机下阶，冷笑道：“徐某一番好意，不想竟落得如此下场。”

袍袖拂处，作色而出。

青云道长苦笑道：“徐兄留步，贫道……”

徐素白冷笑道：“道兄的香茶，还是留待敬给那位小管家吧！在下被人如此屈侮，再也无颜留在此地了。”

出了门户，头也不回地去了。

青云道长追到门外，大喊道：“徐兄……徐兄……”

徐素白却早已去得远了，只见长衫飘飘，霎眼间已在林木间消失。

青云道长沉重地叹息一声，回转身来，神色大有歉疚之意。

青松道人却向田秀铃微微笑道：“若非姑娘在此，贫道们当真拦他不住。”

青云道长怫然叹道：“他若真的是一番好意，贫道非但无故开罪了个方外之交，还令他伤心而去，教贫道如何安心得下？”

只听棺木中传出任无心微弱的语声，道：“道长毋庸歉疚于心，在下已可断定，那徐素白必定是为南宫世家刺探消息而来。”

青云道长道：“何以见得？”

只见任无心缓缓将棺盖抬起一线，身子却仍卧在棺中，沉声道：“想那徐素白与道长多年相交，他见道长的伤势，竟仅是淡淡提起一句，却不再过问，反而对在下的伤势，这般关心，岂非于情理不合，凡是不合情理之事，其中必有机诈。”

青松道人抚掌道：“正是如此。”

青云道长却垂首沉吟了半晌，方自缓缓颌首道：“不错！”

任无心又道：“年前任某为了要寻出南宫世家所使迷药的解救之方，曾经奔走天下四方，邀集医道知名之士，那时任某便曾再三拜访这位徐素白，他避而不见，在下又诚诚恳恳地留下一封长函，详细说明了有关南宫世家之事，只望他见了这封信后，能赶到约定之处与我相会。”

青云道长忍不住脱口问道：“他可曾去了？”

任无心长叹道：“自然未去，但却令人捎来封便笺，简单地推却了。”

田秀铃冷笑道：“这样的人，你本不该再三去寻求于他。”

任无心道：“由此可见，他必已看过我那封长函，已知道南宫世家近年来的作为，但今日道长说出南宫世家之事时，他却故做惊异，显见得是心中有虚，再加以他既匆匆而来，又拂袖而去，是以在下方能断定，此人八成已投入了南宫世家门下。”

青云道长合什长叹一声，垂下头去。

青松道人叹道：“任相公不但心计过人，而且心细如发，当真教贫道佩服的很，那徐素白此番回去，将任相公死讯说出，南宫世家中人，想必高兴的很，防范只怕要大大疏弱了。”

当日傍晚，晚霞余晖中，一辆乌篷大车，自终南山急驰而下，车门车窗紧闭，赶车的虽然俗服粗装，但神情俊朗，显然是终南高足改扮。

但大车还未走出山区，便有三条人影，远远蹑在车后。

这三人轻功俱自不凡，车马奔驰虽急，但竟仍快不过这三人的双足。

这三条人影，两人在前，一人在后，前面的两人，黑衣劲服，黑巾蒙面，两人同样的装束，互相呼应，显见乃是一路同来。

后面的一人，也以一方青帕，蒙住了面目，但窄袖青衫，体态婀娜，纵在沉沉的黑色间，也可看出必定是个美艳的少女。

她鬓发甚是蓬乱，露在蒙面青帕外的一双剪水双瞳，虽充满了焦急和忧郁，却仍掩不住她眼波的妩媚与柔美，此刻她额上也微微沁出了汗珠，紧跟在前面两个黑衣人身后，身形却仍不带半

点声息。

前面的黑衣人注意之力，显然已完全集中在那辆门窗紧闭的大车之上。两人不时悄悄打着手势，谁也没有发觉身后的青衣少女。

车马出山西行，地势仍甚荒僻，赶车的似是也发觉有人跟踪，长鞭飞舞间，频频鞭打着马股，健马负痛，蹄声更骤，驰骋更急。

两个黑衣人忽然齐地厉喝一声，左面一人喝道：“前面车马，快些停住，赶车的还可无事，否则便要冤枉地陪着车中人送命了。”

此人身材高瘦，语声凄厉，左面衣袖空空，扎在腰间的丝绦上，背后斜背着一柄乌鞘长剑，看来似乎正是南海慕容飞。

赶车的呼啸一声，头也不回，打马更急。

黑衣人对望一眼，但听呛啷一声，独臂人长剑已出鞘，拔剑之快，果然不愧为南海第一奇剑之风范。

右面一人双肩耸处，削瘦的身形，有如旗花火箭般冲天而起，凌空一个转折，斜斜向那马车黑篷急窜了下去。

但见长鞭打马，马车前窜，黑衣人身形，似已堪堪落空，但掌缘在车篷上轻轻一搭，身子便已黏在车上，随着车马奔行了一段，双腿突地一缩，翻身落在车篷上，身法轻灵，无与伦比。

赶车的听得车篷一响，面色大变，口中轻叱道：“下去！”回身一鞭，直击而去，急锐的鞭风，斜划黑衣人肩头之间。

黑衣人冷冷一笑，右掌急伸，反掌间已抓住了鞭梢，厉叱道：“撒手！”

叱声未了，长鞭果已落在他掌中，赶车的身形一倒，砰地撞

在车篷上。

只听一声清啸，剑光匹练般飞来，正是慕容飞已赶到车旁，剑光回舞，喀地一响，竟生生将驭马的车驾，一剑斩为两段。

健马惊嘶，放蹄前奔，那辆乌篷大车，却斜斜冲下道旁。

后面的青衣少女，神色更是惊惶，伏身在三丈外一处树木阴影间，凝注着车上的动静。

只见那黑衣人飞身跃下了车篷，厉声长笑道：“任无心，此番无论你是活是死，都休想再逃脱太爷们的手掌了，活的要你性命，死了也要将你尸骨乱刀分尸，碎为万段。”

赶车的挣扎着爬起，戳指大骂，道：“任无心？谁是任无心，你们疯了吗？”

慕容飞阴恻恻冷笑一声，长剑展动，剑尖直逼赶车的咽喉。

那赶车的丝毫不惧，大声道：“你要杀就杀，堂堂的终南弟子还怕了你不成？”

黑衣人狂笑道：“好一个终南弟子！”

身形展处，双掌突然插入车篷里。

只见他双掌分处，嘶地一声锐响，那浸油的坚实车篷，竟被生生撕了开来。

阴影中的青衣少女，身子微微一震，突然自靴中抽出了柄匕首，正待飞身扑去。

却见那黑衣人呆了一呆，倒退三步，反身一把抓住了那赶车人的衣襟，暴怒道：“任无心在哪里？”

他算定了车篷中必是身负重伤，甚或真已身死的任无心。

哪知这门窗紧闭的车篷中，却只装的是数十册经书道籍，哪有任无心的人影。

阴影中的青衣少女松了口气，暗暗道：“我早该知道任相公的行事，万万不会如此大意的，但任相公究竟是生是死？他此刻究竟在哪里？”

任无心的行踪不明，委实令她着急。

这时，任无心与田秀铃，却早已远离了终南山，直奔甘肃境中。

就在那乌篷大车狂奔下山之时，田秀铃便已带着任无心，自山阴处觅路而下。

只因南宫世家知道任无心中了陈凤贞一掌，纵然不死，也要身受重伤，势难徒步而行，必将注意之力集中在车马之上。

是以任无心便偏偏舍弃了马车，勉强徒步而行，如此行路，虽然远较艰苦，但却又必将大出敌方意料之外！

夜色凄清，荒山寂寂，一个终南弟子，背负着任无心到了终南山脚，方自作别而回。

青松道人本欲相送，但任无心生怕人数一多，反易引起敌方注意，是以再三婉却了他。

空旷的天地中，又只剩下田秀铃与任无心独自相对，也不知是忧是喜，长长叹了口气，道：“往哪里走？”

任无心沉吟半晌，叹道：“此刻我也拿不定主意，是昼伏夜行，专走荒山僻径，还是索性无事一般，投店打尖，行走官道？”

田秀铃也不说话，只是凝目望着他。

任无心缓缓道：“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姑娘聪慧过人，何不代在下拿拿主意？”

田秀铃眼波转动，轻轻道：“荒山僻径，你可走得动吗？”

任无心苦笑道：“势在必行，走不动也要走的。”

田秀铃道：“我们的目的之地，究在何处？”

任无心道：“洪水之畔西崆峒山。”

田秀铃叹道：“此间路途，贱妾实不熟悉，但以相公此刻的体力，无论如何，也不该走在荒山僻径之道，万一有了变故，岂非呼救无门？”

她沉吟了半晌，又缓缓接道：“是以依贱妾看来，还是在官道行走安全的多，一来道上行人纷扰，你我可混杂在行旅之间，便难被他们发觉，何况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你我纵被他们发现，他们也不敢立刻动手，你我还可有个缓冲逃走的机会。”

任无心笑道：“姑娘分析事理，果然精辟入微，只是……”

他目光突地一闪，接口道：“那南宫世家中人，若是也和姑娘同样想法，岂非便要全力在官道之上，布下眼线埋伏？”

田秀铃呆了一呆，转目四望，幽幽叹道：“但这里山脉绵亘，道路实在太过艰险，看相公的身子，只怕难以度过。”

要知此地便是绵延陕南的秦岭山脉，霜凝路滑，云积峰巅，道路当真是艰险已极，何况任无心此刻重伤未愈，这千里关山，怎堪飞渡？

任无心转眼望处，目光也变得十分沉重，默然寻思半晌，长叹道：“无论如何，你我也要走一段再说，若是体力真个不支时，也只有出山而行了。”

微一振衣，昂首而行。

只见他虽然挺胸昂首，勉力支持，但脚步间仍不可掩饰地带着踉跄之态。

田秀铃默然跟在他身后，奔走了一段路途，心中实是不忍，

忍不住要伸手搀扶于他，但方自伸出手掌，又不禁叹息着缩了回来。

忽然间，只见任无心脚下一个踉跄，扑面跌倒了下去。

田秀铃惊呼一声，赶过去扶起他。

只见他双目紧闭，嘴角鲜血一片，气息已甚是微弱，易容之后，虽瞧不出他的面色如何，但探手一摸，十指冰凉。

显见他重伤之后，又经过方才一番奔走，体力已再难支持了。

刹那之间，田秀铃只觉心弦一阵震动，目中已不知不觉流下泪来，颤声道：“谁教你如此好强，明明体力不济，还要独力支持，如今……如今却教我怎么办呢？”

荒山夜色，凄清寒冷，风吹寒草，天地间充满了肃杀萧索之意。

田秀铃缓缓抱起了任无心的身子，茫然而行，口中喃喃道：“你不能死的……你不会死的……”

晶莹的泪珠，一连串落在任无心面上。

天地迷茫，阴暗的苍穹，沉重的压在群山峰头，那种孤独无助的寂寞，使得她心头充满了寒意，她第一次发觉自身竟是如此渺小而懦弱。

俯首望去，怀中的人儿，仍然昏迷不醒，双目仍然紧闭，十指更见冰冷，若不是还有微弱的气息，看来真是已毫无生机。

也不知走了多少时刻，多少路途，她心中索性什么也不去想了，任无心的生死，便是她的生死，任无心是生，她便伴他同去西崆峒，任无心若是死，她便追随任无心于地下。

要知她本也是生性偏激之人，竟将此等生死大事，茫然之

间，便匆匆下了决定，似是全然未将自己的性命，放在心上。

决心既下，她心中反觉一片坦然，垂首望着任无心的面目，凄然一笑，道：“我陪你死，便不必忍受你死后的悲痛，你黄泉路上，也可不再寂寞了！”

抬眼望处，只见一处荒僻的山坳间，依山筑着间小小的祠堂，如此荒山深夜，这祠堂中竟还有着昏黄的灯光，透窗而出。

这本是可惊可奇之事，但田秀铃却根本未曾去推究其中的蹊跷，幽幽长叹一声，道：“你若真的伤重难支，这祠堂便是我的葬身之处了……”

轻轻抚了抚任无心的鬓发，举步向祠堂走了过去。

但见那荒凉颓败的祠堂中，檐下蛛网密结，石阶上也生满了厚重的青苔。

昏黄的灯光照耀下，青苔上竟有几只鲜明的足印，若是仔细望去，便可发觉这足印竟只有一只左脚的痕迹，宛如独足往来的山魅木客所留。

荒山里，寒夜中，任何人见了这奇异的足印，心底只怕都会生出一股刺骨的寒意。

但田秀铃却连望也未望一眼，便举步走入了祠堂。

寒风过处，火光摇曳。

田秀铃只觉一股阴暗潮湿的气味，扑鼻而来，但似竟比南宫世家那停放棺木的石屋密室还要阴森可怖。

祠堂神幔颓败，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泽，屋角里尘封土积，但幔前的一张神桌，却收拾得干干净净。

桌上点着半截白烛，已结下一段长长的烛花，随风摇曳，乍明乍暗。

白烛旁，放着半只吃残的馒头，一堆吃剩的鸡骨，和一柄晶莹的匕首。

木桌边，竟真的骇然停留着一具棺木，棺盖已然不见，棺木里竟铺着床凌乱的棉絮，显然棺中竟然常有人坐卧，却不知是人是鬼？

棺木边还有半堆残火灰烬，被寒风一吹，卷得人眼前灰雾迷蒙，使这本已阴森可怖的祠堂，更平添了几分森森鬼气。

田秀铃目光转处，却只是凄然一笑，喃喃道：“难道我们今日当真该死在这里？这棺木竟是我们留下的？”

竟缓缓将任无心放在棺木中。

要知本已决心一死之人，纵然见了世上任何惊奇恐怖之事，也都不会放在心上。

木桌下还有只被烟火熏得黝黑的铜壶，壶中还有半壶残水。

她撕下块衣角，沾了些冷水，敷在任无心的额角之上，口中轻轻道：“你还能醒过来，和我说一句话吗？只要一句……”

晶莹的泪珠，忍不住又夺眶而出。

泪眼模糊中，任无心竟真的缓缓张开了眼帘，目光缓缓转动了一圈，嘴角挣扎着露出一丝凄凉的笑容，缓缓道：“你……你还在这里……”

田秀铃轻轻点了点头，黯然笑道：“无论你到哪里，我都不会舍你而去。”

任无心呆了一呆，默然良久，方自长叹道：“我低估了陈凤贞的掌力，却对自己太过自信了，我……我……”

黯然一叹，顿住了语声。

田秀铃颤声道：“此刻……此刻你……”

任无心凝目望着她，目中忽然流露出怆痛之色，口中却微笑道：“此刻，我……我觉得很好，歇过半晌，就可上路了！”

田秀铃呆呆地瞧了他半晌，缓缓摇了摇头，道：“你骗我。”

任无心身子震了一震，匆匆移开了目光。

他心中又何尝不知道自己的伤势是多么沉重，若能及时得到医道高手的解救，定能无妨，但此时此刻……他暗中沉声一叹，不愿再想下去。

只听田秀铃梦呓般喃喃自语道：“苍天呀苍天，你能将我的生命，换做他的生命吗？我死了无妨，但是他……他还有许许多多事要做，还要许许多多人在等着他，他……他不能死的！”

任无心心头一震，所有不愿去想的事，却被这几句话引上心头。

一时之间，他只觉心中千头万绪，纷至沓来，口中喃喃道：“我的确不能死的……不能死……”

突觉喉头一甜，鲜血上涌，嘴角又自呛出了一口鲜血，人又晕了过去。

田秀铃忍不住放声啼哭了起来。

昏黄的灯火，映着她晶莹的眼泪，荒山寂寂，天地间的寒意似乎更重了。

忽然间，只觉一阵飘缈的歌声，自祠堂外遥遥传送了过来。

一个雄浑的男子声音，沉声歌道：“苍天不悯兮，天降凶冥，悲凄身世兮，天涯飘零，断肠人天涯难寻梦，更长夜沉兮，身世难言，风雨凄凄……”

雄浑低沉的歌声中，充满了悲壮苍凉的沉痛之意，风中听来，当真令人断肠。

田秀铃不知不觉间，似是听得痴了，喃喃低诵道：“身世难言，风雨凄凄……”

想起了自己的身世，更是悲从中来，情难自禁，忍不住又自伏身在棺木上，低低啜泣了起来。

突听门框吱地一声，歌声顿绝，沉寂中充满了难言的悚栗！

田秀铃缓缓抬起头来，转目望去，眼前已多了条黑色的高大人影！

只见他乱发披肩，似是已与颌下的虬髯连做了一处，掩去了大半面目，只留下一双灼亮的眼睛，散发着令人不可逼视的光芒，那宽阔的肩头，当门而立，更似能隔断门外的寒风。

田秀铃仰首望去，更觉他身形有如山神一般高大，但这高大的人影，却只剩下一条右臂，一只左足。左臂右腿，竟已齐根断去。

他左肋下夹着一大捆木柴，手中却提着只硕大的酒葫芦，目光闪闪，瞧了田秀铃一眼，也不说话，单足跳跃，走了进来，抛下了满地木柴，咬开了葫芦木塞，痛饮了几口烈酒。

田秀铃瞧了他两眼，竟也不再瞧他，深夜荒山中，突然出现一个如此怪异之人，她居然也未曾将之放在心上，伸出手掌，轻拭着任无心嘴角的血痕。

只听砰地一声，那独臂之人将葫芦重重放在木桌上，又自放声高歌道：“苍天不悯兮，天降凶冥，悲凄身世兮……”

田秀铃霍然转过身子，厉声道：“有伤病之人在此，你难道未曾瞧见吗？”

独臂之人头也不回，曲腿坐了下来，背对田秀铃，只顾引发柴火，似是根本未曾听到田秀铃的言语一般，犹自歌道：“悲凄

身世兮，天涯飘零……”

田秀铃勃然大怒，霍然站了起来，出手向他肩头抓了过去。

但掌到中途，她忽又转念忖道：“我已是将死之人，何苦与他争气！”

轻轻长叹一声，道：“只要你轻些作歌，莫要惊扰了这伤病之人，我也不愿赶你出去。”

那独臂之人忽然仰首大笑了一声，道：“好，好，多谢盛情。”果然不再唱了。

田秀铃轻轻叹了一声，道：“外面风寒露重，你就在这里歇一晚吧，但请坐在那边，莫要挡住了火。”

缓缓坐了下去，再不瞧他。

那独臂之人竟也站了起来，坐到一旁，灼亮的眼睛，呆望着田秀铃，目中竟充满了惊异之色。

取下葫芦，又痛饮了几口酒，反手一抹嘴唇，突然摇头大笑道：“奇怪奇怪！”

田秀铃轻轻皱了皱双眉，道：“要你声音轻些，你又忘了吗？”

那独臂之人道：“是是……”

但还是忍不住大笑道：“奇怪奇怪……”

田秀铃回首怒道：“你奇怪什么？”

独臂之人道：“老夫要说的话，竟全被你先说了去，老夫为何不奇怪？”

田秀铃道：“你有什么话要说？”

独臂之人笑道：“老夫出外取柴沽酒一趟，居处床铺，都被你占了，老夫未说将你赶走，你反要赶走老夫，这岂不是天大的怪事？”

田秀铃呆了一呆，道：“哦……这原来是你的地方……”
又待转过身子。

独臂之人道：“你此刻已知此地乃老夫所有，便该怎样？”

田秀铃似是茫然不解，眨了眨眼睛，道：“要怎样？”

独臂之人呆了一呆，失笑道：“你莫非是呆子不成？此地既是老夫所有，你纵不让将出来，也该向老夫求借才是，哪知你却仍心安理得地坐在那里，莫非你就不怕老夫赶走你吗？”

田秀铃轻轻一叹道：“你赶不走我的。”

独臂之人大奇道：“此话怎讲？”

田秀铃缓缓叹道：“老实告诉你，我看来虽然文弱，其实却身怀武功，你若出手来赶我，便要吃亏了。”

独臂之人笑道：“真的吗？”

田秀铃又自轻轻长叹了一声，道：“我为何要骗你，你若不信，不妨来试试……唉！但我劝你，还是莫要试的好，我也不忍向你动手。”

独臂人哈哈一笑，道：“想不到你倒有如此善良的心肠，看来老夫那床铺，只得让给你了。”

身子一缩，钻入了神桌之下。

田秀铃先还是听得他在咕嘟咕嘟地喝酒，但过了半晌，便已呼声大作，竟已睡了。

这时，寒风过处，门外竟飕飕的下起雨来。

中宵风雨，最是令人断肠，田秀铃望着晕睡着的任无心，目中又不禁滚滚流下了泪珠。

一丝丝寒雨，随风飘了进来，打得那初生的火堆，又将熄灭。

田秀铃也无心去架柴添火，只是呆呆地望着门外无边的夜

色，断肠的风雨……

忽然间，风雨中竟又远远飘来了两条颀长枯瘦的黑衣人影。只听左面一人叹道：“你我兄弟真是时乖运蹇，总是遇着这样的差使，老天也不帮助，偏偏又下起雨来，像我们这样孤魂野鬼般在风雨中乱闯，连鬼影子都见不着，莫说找人了。”

右面一人道：“无论寻不寻得着，也要四下看看的，你看，前面火光闪动，你我先去避避雨再说吧！”

话声之中，飞掠而来。

这两人语声俱是尖锐冷漠，虽在风雨中，远远便听得十分清晰。

田秀铃心中方自微微一惊，两条人影已并肩掠入了祠堂，一面抖落着身上的雨珠。

只见这两人俱是同样的装束，同样的颀长枯瘦，只是左面一人，背后多了柄长剑，却有一只衣袖空空束在腰畔丝绦上，竟也是个独臂之人。

田秀铃见到这两人的装束，神色便为之一变，而两个黑衣人的目光，也恰巧扫在她身上。

只见这两人面色冷漠，目光却锐利如鹰，闪电般扫了田秀铃一眼，神色也为之一变。

田秀铃却已转过了头。

她此刻虽然故作镇定，心头却不住怦怦跳动，只因她此刻已看出这两人俱是南宫世家七十二地煞中人，也已认出那独臂汉子正是南海慕容飞。

原来慕容飞与那黑衣人截住了马车，发现车里竟只是一堆经书之后，惊怒之下，竟挥剑伤了那赶车的终南弟子！

两人本是奉命探听任无心之行踪而来，不得任无心的真实消息，无法回去交差。

要知南宫夫人早已将任无心视为心腹之患，纵然明知任无心已死，但若无人看到任无心的尸身，她仍是放心不下。

慕容飞与那黑衣人，虽都是江湖中久著凶名的角色，但对南宫夫人，却都畏如蛇蝎，两人商议之下，竟真的不敢回去，反向终南后山搜寻而来。

任无心若是未曾不支，此刻早已走得远了，这两人纵然心中畏怯，也只有空手而归。

怎奈任无心不支而倒，而他两人又偏偏发现了这荒祠中的火光。

夜雨荒山，骤见火光，惊喜之下，自就直奔而来。

此刻两人对望一眼，悄悄打了个眼色，黑衣人忽然笑道：“荒山失路，来到这里，主人可否行个方便，借个地方给我兄弟烘烘火？”

田秀铃不敢回头，沉声道：“请便！”

黑衣人笑道：“多谢了！”

缓缓蹲下身子，果然烘起火来，但一双目光，却在四下转动，忽然抬起手来，向慕容飞打了个手势。

慕容飞身形一转，嗖地窜到那棺木旁。

田秀铃情不自禁，霍然长身而起，目光凛然凝注着慕容飞，只要慕容飞稍露动手之意，她拼却性命，也要抢先出手了。

哪知慕容飞仅是微微一笑，道：“这位朋友睡得倒颇安稳”，转身走回火堆旁，加了几枝柴火，竟安安稳稳地烤起火来。

田秀铃不禁暗道一声：“侥幸！”

悄悄擦干了面上泪痕，面对火光，坐了下来，心中暗道：“我不如索性故作大方，免得这两人怀疑于我。”

思忖之间，突见慕容飞反腕拔出了长剑，田秀铃暗中又是一惊。

哪知慕容飞只是伸出长剑，拨动着火堆，口中喃喃笑道：“好火！好火……若非这堆柴火，我两人只怕要在风雨中奔行一夜。”

那黑衣人咯咯笑道：“不错不错，确是好火。”

田秀铃只觉一颗心忽上忽下，忐忑难安，她虽然已将自己生命置之度外，但任无心只要有一息尚存，她便不能让任无心落入敌手。

异样的寂静，沉重得令人窒息。又过了许久，慕容飞与那黑衣人，却仍安坐烤火，似是全未窥破田秀铃的行藏。

田秀铃暗叹一声，回顾门外，只望风雨早些停顿，好教这两人快快上路。

第十四回 独臂怪客

突听慕容飞又自干笑一声，道：“古往今来，成语俗话虽多，但小弟却只对其中一句，佩服的很。”

那黑衣人仿佛已昏昏将睡了，此刻方自抬了抬眼皮，道：“哪一句？”

慕容飞哈哈大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宋兄，你火烤够了吗？”

田秀铃心头方自一震，慕容飞与那黑衣人已长笑着飞身而起。

两人一左一右，但见剑光一闪，左面的慕容飞，已飞身拦在门前，阴恻恻狞笑道：“任无心，莫要装死了，快起来与大爷斗上一斗！”

右面的黑衣人，却突然飞起一足，踢翻了供桌，厉声笑道：“朋友还不出来！缩在桌子下，我兄弟难道就瞧不见了吗？”

那独臂人翻了个身，似是方自睡梦间醒来，揉着眼睛苦笑道：“今日当真是倒了老霉了，先有人占去我床铺，如今又有人连桌子都踢翻了。”

黑衣人见他手足残缺，不禁呆了一呆，冷笑道：“你若与那两人无关，就莫要多事。”

独臂人道：“小人只是个残废，哪里敢多事！”

远远爬到角落中，缩做一堆。

黑衣人回转身子，亦自狞笑道：“任无心，你装死又有何用？还不快起来受死！”

田秀铃守护在棺前，掌上已满聚真力。

只见这两个人虽是在狞笑恶骂，却是色厉内荏，仍不敢轻举妄动。

当下心念一转，暗暗忖道：“难怪这两人先前装腔作态，不敢动手，原来他两人惧于任相公的武功，生怕他功力未失，是以两人明在烤火，暗中却在调息行功，直等体力恢复后，才敢发作，而此刻两人还是生怕任相公出手一击，自己难以抵挡，还在试探着……”

一念闪过，忽然冷冷笑道：“你两人在此打打闹闹，若是真的吵醒了任相公，哼哼！只怕你两人谁也休想活着出去了！”

她若是惊慌否认，慕容飞是何等人物，察言观色，再也不需迟疑试探，立时便要出手了。

但她此刻这般说话，慕容飞与那黑衣人身子却不禁齐地一震，脚下不由自主，退了半步，面上也不禁微微变了颜色。

他两人也是那日在终南山中，与任无心交手之人，只是武功较高，是以侥幸逃生。

但此刻想起任无心的赫赫神威，惊人武功，暗中仍不禁悚然色变！

田秀铃见了他两人神色，心头暗喜，神色却更是冷漠，竟不理睬他两人，缓缓坐了下来。

慕容飞与那黑衣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妄自出手，但却也不便逃跑。

田秀铃神色越是冷漠，心头跳动却越是急剧，终于忍不住冷

笑道：“依我良言相劝，你两人还是莫等任相公醒来，快快走了吧！”

缩在角落中的独臂人，目中一直闪动着笑意，屏息旁观，此刻却忽然皱了皱眉头，口中似乎在喃喃自语：“糟了！糟了！”

只见慕容飞突又仰天狂笑了起来，这笑声似是在那独臂人意料之中，却大大出了田秀铃意料之外。

慕容飞仰天笑道：“古往今来，传说故事何止千万，但小弟却只对其中之一，深觉钦佩。”

那黑衣人嘴角亦自露出一丝冷酷而狡黠的笑容，道：“什么故事？”

慕容飞狂笑道：“三国时蜀魏相争，死诸葛却吓退了真司马，只可惜……”

他笑声突顿，目光霍然尖锐地转向田秀铃面上，缓缓道：“只可惜你方才那话，却说得太快了些，你若是真的聪明，真能忍住不说，我等此刻只怕也要真的被这不能动的任无心骇走了！”

那黑衣人冷笑接口道：“任无心的奴仆，竟会有如此好心，劝我等快快逃生，这岂非是天大的笑话，但这笑话却有用的很，几乎和这堆柴火同样有用，若不是这笑话，只怕我两人又得奔逃于风雨中了。”

田秀铃心头又是惊惶，又是自责，又是失望。

但这些混乱的情况，却在一瞬间完全消失。

她忽然想起了她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那么世上还有什么可使她惊惶失措之事！

就在这一瞬间，慕容飞手中剑光暴长，那黑衣人亦自振臂而

起。

两人身形同时展动，那黑衣人却抢先喝道：“慕容兄只请在旁为小弟掠阵，这厮岂值得你我两人同时出手！”

喝声中双掌已自击出，左掌横截，右掌直击，掌影闪动间，分打田秀铃前胸下腹。

慕容飞只得倏然顿住身形，旋身挡住了门户，心头却在冷笑暗忖：“此人平日与我称兄道弟，想不道事到临头，他却要与我抢功来了，哼哼！我倒要看看你那浮云七十二掌，是否是这任无心门下弟子的对手？”

剑光一垂，索性袖手旁观起来！

这时，那黑衣人迅快地击出七掌，掌势连绵，急如飘风。

但一眼望去，那般迅急的招式间，竟不带丝毫风声。

慕容飞不禁暗中动容，想不到他竟已将此等阴柔之掌力，练到如此火候。

要知那黑衣人掌势看来虽似飘飘无力，其实却霸道已极，对方只要沾着他一根手指，便再也休想自他掌下逃生了。

心念一闪间，黑衣人又自攻出了七掌。

连绵的掌势，当真有如浮云飞絮般，一重重卷向田秀铃身上，但田秀铃却仍未还手。

十四掌过后，她身形已显得有些呆滞，闪避也大见吃力，目中更满现惊惶之色！

黑衣人目中光芒闪动，出掌更是迅急，慕容飞双眉却皱得更紧。

那缩在角落阴影中的独臂人，似也轻轻叹息了一声，他看来虽似对田秀铃极为同情，但目光中却仍带着那种完全袖手旁观神

色。

世上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无论是任何人的生死，似是都与他毫无关系。

他似乎早已置身世外，只不过是孤独的幽灵而已！

只听黑衣人朗声大笑道：“任无心门下，也不过如此而已，你再能接得住我七掌吗？”

笑声未了，田秀铃突然冷笑一声，出手劈出一掌。

她目中的惊惶之色，也在这刹那之间一扫而空，换作了逼人的光芒。

原来她方才故做惊惶，只是诱敌之计，只因她心头早已全然抛去了生死之念，变得出奇的冷静，是以能在这生死关头中，冷静地决定对敌之策。

而那黑衣人对敌经验，虽然远胜于她，但却远不及她镇定，大意之下，便着了她道儿。

她掌势本已蓄势待发，此刻出手一击，当真是奇诡迅急，无与伦比。

黑衣人轻敌太甚，笑声未绝，对方奇诡的攻势已至。

他大惊旋身，却已不及应变，只觉肘下一阵麻木，左臂再难提起。

慕容飞心头亦自一凛，亦不知是惊是喜。

他本存幸灾乐祸之心，只望黑衣人败在对方手下，他再出手取胜。

但此刻他见到田秀铃招式竟是如此奇诡辛辣，却又不禁暗暗担心。

角落中那独臂之人，神色竟也突然起了急剧的变化，有如突

被雷击一般。

霍然长身而起，目光灼灼，凝看着田秀铃的身法。

田秀铃一招得手，占得先机，下手再不容情，招式连绵，跟着又是四掌拍出。

她出招越来越是奇诡难测，掌影飞幻，招招俱是对方未闻未见之学。

那黑衣人纵然也是浸淫掌法多年的武林一流高手，天下掌法，均有涉猎。

但此刻却认不出她掌势的路数，眼见她一掌自左向右斜击而来，哪知中途突然一折手腕，斜斜攻向左方。

此等诡异难测的招式变化，当真是令人防不胜防，何况那黑衣人一条左臂，已完全失去作用，左方自然门户大开。

要知田秀铃此刻施展的武功，正是南宫世家的秘传独门掌法，除了南宫世家的子媳之外，江湖中再无旁人得知。

而武林中曾经与南宫世家动手相搏之人更是少之又少，是以饶是慕容飞与那黑衣人见多识广，也认不出她的武功路数。

更连做梦也未想到，这任无心的弟子，竟是南宫世家的五代夫人！

四招过后，那黑衣人已是左支右绌，险象环生，他心中更是大见惊骇。

只见慕容飞手横长剑，竟仍无出手相助之意。

而对方举臂挥腕之间，不但暗劲极强，而且招招俱是立可致死的煞手。

霎眼间又自拆了三招，黑衣人额上已是满头大汗，涔涔而落。

忍不住脱口大呼道：“慕容兄，小弟已不行了，兄台还不快来相助？”

慕容飞显然已被田秀铃奇诡的招式惊得呆了，此刻心头一震，暗道一声：“惭愧！”

手腕一抖，震起朵朵剑花，便待挥剑攻上。

田秀铃知道自己此刻虽然占得上风，但却不过只是一时侥幸得计而已，他两人若是左右夹击而来，以自己的武功，绝非敌手！

动念之间，慕容飞长剑已长虹般斜划而来，剑锋破空，划起了嘶嘶剑风！

黑衣人喘了口气，突然后退了三步，探手入怀，撤下了一条长达四尺以上的乌鞘软鞭，迎风一抖，笔直点向田秀铃肋下三处大穴。

只见激荡的鞭风中，夹杂着丝丝剑气。

慕容飞辛辣迅急的剑招，久已驰名江湖，此刻蓄势而发，自然是招式凌厉，锐不可当。

那黑衣人先前大意轻敌，未用兵刃，后来更一直被逼得无暇抽鞭。

但此刻长鞭在手，精神大震，配合着慕容飞的剑招，不时以辛辣的招式攻向田秀铃后背、肋下的空门之处，鞭长及远，更见威力。

田秀铃赤手空拳，以一敌二，数招过后，已是远居下风，但她早已忘却生死之事，每遇险招，便施展出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招式，逼得对方不得不回招自救，是以一时间还可勉强支持。

但此等打法，却是最为吃力之事，纵是武功再强之人，也难

持久。

慕容飞是何等人物，相搏数招，已然瞧出田秀铃的弱点，长剑一旋，纵声长笑道：“再打下去，累也累死了他，你我何苦急着抢攻？”

田秀铃暗咬玉齿，转身一招星移斗换击了出去，正是与敌同归于尽的招式。

但是她转身之间，目光突然触及了棺木中的任无心，刹那间，她只觉一股寒意自心底升起，暗暗忖道：“我若死了，他又如何？只怕……只怕他尸身都难以保全了。”

一念至此，只觉心如刀绞，忽然大喝一声：“住手！”身形急退了三尺。

那独臂人凝望着她的身法，目光中竟充满了矛盾与痛苦之意，似是心中正有着一些难以解决之事，此刻听她一声大喝，神情不禁一怔。

慕容飞与那黑衣人冷笑一声，齐地住手，左右分立在田秀铃身侧，截断了她的逃路。

慕容飞冷笑道：“你若要不战而降，倒也不失为聪明之举。”

田秀铃银牙都已将咬碎了，颤声道：“我此刻若要逃走，你俩人也无法追得上我，是吗？”

慕容飞目光转处，只见祠堂四面，窗户颓败，看她飘忽的身法，若是穿窗而出，自己实无追及的把握，沉吟了一阵，冷冷道：“不错……”

忽又仰天大笑一阵，接道：“但任无心却是万万逃不走的。”

田秀铃道：“不错，他……他已不行了，但你们若肯放过他，我便不逃，听凭你们将我发落。”

慕容飞仰首狂笑道：“可笑呀可笑，你算什么，竟要以自己来换取任无心的生命，十个你也抵不过任无心的一根手指。”

田秀铃暗咬银牙道：“你……你可知道我是谁？”

这句话她似是费了许多气力才能说出，只因她本不愿泄露自己的身份。

但此时此刻，她实已束手无策，企望自己若是说出身份，或可能换取任无心的生命，亦未可知，情急之下，只有姑且一试了。

慕容飞果然呆了一呆，继尔哈哈一笑道：“你是谁？莫非你也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田秀铃胸膛一挺，神色立刻变得凛然不可侵犯，一字字缓缓道：“我便是……”

我便是这三个字，方自出口，突听耳畔竟响起了一阵奇异之声。

这语声轻微柔弱，飘渺飘忽，但却有如细抽长丝，连绵不绝，正是传音入密之内家绝学。

一字字在她耳畔说道：“这两人纵然将你擒去，也万万放不过任无心的！”

田秀铃微微一怔。

目光四转，只见风吹烛动，残窗轻曳，祠堂内外，并无突然现身之人。

只有那独臂怪客，仍卓立在屋角。

她心头不禁大是惊奇，暗惊忖道：“这独臂之人，莫非也是隐迹风尘的内家高手？这语声难道是自他口中发出来的？”

心念一转间，只听这语声又自缓缓道：“老夫昔年发下重誓，绝不与世人动手相搏，是以此刻也不能出手相助于你，但天助自

助之人，你为何不再放手与他两人相搏，焉知绝无致胜之机！即便落败而死，也该死得堂堂正正，一无遗憾。”

田秀铃只觉心头一股热血上涌，神色一凛，大声道：“谨遵前辈教训！”

慕容飞与那黑衣人本在等她说出自己的身份，此刻不禁齐地呆了一呆，脱口喝道：“你究竟是谁？在对谁说话？”

田秀铃厉声大喝道：“你死！”

声发掌发，出手一举直取慕容飞胸膛。

慕容飞长剑一展，封住了她的掌势，怒喝道：“好啊，方才原来使的是缓兵之计，大爷们就容你多喘口气，又有何妨？”

几句话功夫，已急风般攻出七剑。

田秀铃掌势寻找剑隙，屹立中流，寸步不退。

突听黑衣人一声冷笑，一缕锐风，斜击而来，直点田秀铃左肘曲池大穴！

鞭剑夹击，片刻间，田秀铃便又落在下风。

她心头暗叹一声，忖道：“无论如何，今日我总算能与任无心死在一处了。”

双掌斜分，方待施出一招搏龙擒凤，右掌直点慕容飞持剑之腕脉，左掌回旋，反抓那黑衣人之鞭梢。

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她一招还未施出，突听耳畔有人轻语道：“不可使搏龙擒凤。”

田秀铃呆了一呆，顿住掌势，那人又已说道：“莲台拜佛，斜走七星，直捣黄龙。”

这莲台拜佛一招，守而无攻，斜走七星更是退败之式，但第三招直捣黄龙，却是猛攻之势。

三招性质，迥然不同，本难连绵施出，何况这莲台拜佛一招，本来只能对付一人，此刻鞭剑夹攻之下，若是施出此招，实是凶多吉少。

若是换了常人，在此生死存亡，悬于一线的危急之时，怎肯随意听从他人之言，施出这有败无胜，莫名其妙的三招。

但田秀铃此刻已不再顾及生死胜负。

竟毫不迟疑，双掌回收，双膝微曲，合掌当胸，使的正是一招莲台拜佛之式。

只见眼前光华闪动，耳畔风声急响。

慕容飞与那黑衣人一剑一鞭，那般凌厉的攻势，果然俱未沾到她一片衣袂，俱都堪堪自她身畔擦过。

但这时她这莲台拜佛之势，仍是守而无攻，去路似已全为对方封死，哪里能跟着施出斜走七星。

田秀铃方自暗惊，突听慕容飞冷笑叱道：“你这是找死！”

长剑夹风，剑风虽然激厉无俦，但剑身直击，左下方便微微露出一丝空门。

田秀铃大喜之下，脚步微错，便已自对方剑风中窜了出去，正是一招斜走七星，慕容飞那招毒蛇寻穴方自施出，她已绕到慕容飞身后。

那一招毒蛇寻穴，乃是出剑前攻，后心空门大露。

他本以为这一剑之下，对方前路被封，后路被挡，实已无法避过。

哪知田秀铃竟在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使出了那一招本来万万无法施出的斜走七星，不但由死而生，而且反客为主。

他大惊之下，田秀铃第三招直捣黄龙已跟着使出，慕容飞哪

里还躲得开。

只听砰的一声，他后心已被田秀铃双掌击中，口吐鲜血，扑地而倒！

田秀铃一招得手，心头怦怦跳动，连自己都未想到能如此轻易得手。

那黑衣人更似骇得呆了，呆呆地怔了半晌，突然大喝一声，挥鞭扑来。

他惊骇之下，亦已使出了拼命的招式。

田秀铃信心已生，又待施出一招三环套月一招三式，节节抢攻而上。

哪知刹那间，她耳畔竟又响起了那神秘的语声，沉声道：“不可使三环套月，先避他三招再说。”

田秀铃自然依言顿住掌势，避了三招。

但心头却忽然一惊，这神秘的语声，不但能窥破对方的招式，令自己占得先机。

竟还能将自己将施未施的招式，先行喝破。

但自己所使的招式，却乃是南宫世家之秘传，江湖中从未得见，此人怎会知道？

心念一闪，三招已过。

那语声道：“斜走偏锋，凤凰展翅，双风贯耳。”

这前两招犹自罢了，但第三招双风贯耳，却是近身而搏的招式，那黑衣人长鞭在手，怎容田秀铃近身施出这一招来！

田秀铃心头又不禁大是惊异，但脚下却不由自主，斜走偏锋，滑向黑衣人左侧。

黑衣人大喝一声，鞭势回施，风卷落叶，猛地抽向田秀铃左

肩。

田秀铃身子还未站稳，双掌便已施出凤凰展翅之势，左掌恰巧迎上了黑衣人的鞭梢，她乘势一抓，便已将鞭梢捏在掌中。

黑衣人大惊之下，身形一转，便已面对着田秀铃。

田秀铃再不迟疑，左掌虽捏着鞭梢，但双掌已斜分而起，左右划了个半弧，合击而来，恰巧又将那一招本自明明无法施展的双风贯耳施了出来。

黑衣人一声惊呼还未喊出，只觉耳畔嗡的一声锐响，头脑已被田秀铃生生击碎，鲜血飞溅间，他身形便已倒卧在慕容飞尸身之旁。

田秀铃呆呆地木立当地，心头亦不知是惊是喜。

只觉方才那一场搏斗，直如做梦一般，自己竟能在片刻之间，反败为胜，三招两式，便击毙两个武林一流高手，当真令人难以相信此乃真实之事。

转目望处，那独臂人已自室角阴影中移动而出，一双锐利的眼神，正瞬也不瞬，凝注着她。

目光中竟带着奇异之色，令人也看不出是惊、是喜，抑或是伤感，是悲痛，还是怜惜。

田秀铃直被他如此奇异复杂的目光，看得情不自禁，垂下头去，芳心之中，微生惊骇，略一怔神，道：“方才可是前辈惠于指点？在下……”

独臂人目光仍然逼视着她，嘴角微泛笑容，接口道：“不错！”

田秀铃轻轻叹了口气，躬身道：“前辈救命之恩，在下真不知该如何相谢。”

独臂人又自凝目望了她两眼，忽然大笑道：“谢什么？你只

要莫将老夫赶出去，也就是了。”

田秀铃垂头一笑，娇靥上不禁微微露出娇红之色，道：“在下有眼不识高人，前辈……”

独臂人忽然顿住笑声，微一摆手，打断了她的话头，大声道：“你今年多大了？”

田秀铃听他问得奇怪，不禁又为之怔了一怔，道：“在下……在下……”

独臂人道：“可是属虎的？”

田秀铃本不应说出自己年龄，此刻随口道：“不错！”

心头忽又一动，暗奇忖道：“此人为何如此关心我的年纪，这倒怪了！”

忍不住抬眼望去，只见独臂人眉宇间虽似满溢着凄凉黯然之意，但胸膛起伏，又似极为激动，口中喃喃道：“果然不错……不错……”

田秀铃越看越是惊奇诡异，木立当地，也不知该如何答话。

那独臂人有如呆了一般，茫然自语了半晌，又自抬起头来，瞧了田秀铃几眼，黯然笑道：“你很好……很好！只是武功失之柔弱，还需再多练练。”

田秀铃强笑道：“多承前辈指点，不知前辈高姓大名，可否见告？”

哪知独臂人双目凝注着远方，却生像完全没有听到她言语一般，呆呆出了一会神，忽又大声道：“令堂大人，近年好吗？”

田秀铃更是惊诧，睁大了眼睛，讷讷道：“还……还好！前辈你……你可是……”

独臂人大笑道：“老夫只是随口问问而已，并不认得她。”

他不住仰天长笑，似是要借这大笑之声，遮掩了心中激动之情。

田秀铃只觉他每一句话，都问得奇奇怪怪，不禁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一时也忘了说话。

独臂人仰天大笑了许久，忽然纵身跃到那棺木边，道：“这任无心是你什么人？”

田秀铃略一沉吟，强做笑容，说道：“乃是小人的公子……”

独臂人忽然回过头来，怒喝道：“胡说！南宫世家子弟，岂有为人奴仆之理？”

田秀铃只觉一股寒意，直涌上来，身子微微一颤，道：“前辈怎会知道？”

独臂人似也呆了一呆，讷讷道：“老夫自然知道……”

忽又仰天大笑数声，接道：“世上之事，又有几件瞒得过老夫？”

田秀铃长长叹息一声，道：“任无心与我情如兄弟，义共生死。”

独臂人垂首凝注着棺木中任无心死一般的面容，冷冷道：“真的是义共生死？”

田秀铃道：“不错，前辈方才虽然救了我的性命，但……但任无心若是伤重不治，在下也……也只有相从于地下了……”

说着说着，只觉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目中清泪，又自夺眶而出。

独臂人目光凝注着任无心，呆呆地望了半晌，忽然俯下身子，翻起任无心眼皮看了两眼，又探他的脉息，仰首向天，默然

无语。

田秀铃心中一动，脱口道：“前辈武功绝伦，医道想必也是不错的了？”

独臂人道：“不错。”

田秀铃大喜道：“前辈看来，他……他的伤势可还有救吗？”

独臂人长长叹息一声，道：“此人平时积劳积瘁，体内早已伏下病根，只是仗着深湛的内功，勉力还可支持，是以外表也看他不出……”

回身瞧了田秀铃一眼，道：“我说的可对吗？”

田秀铃黯然长叹道：“前辈虽未目睹，但说来却有如眼见一般。”

独臂人接道：“他此番中了别人一掌，若以他内功看来，本不致十分严重，怎奈他早已心力交瘁，此刻内外交攻，便是铁打的汉子，也禁受不得。”

摇首长叹一声，倏然住口不语。

田秀铃心头一凛，宛如当胸被人击了一掌，身子已不禁微微颤抖起来，目中更是泪如泉涌，一时之间，只觉双膝发软，踉跄后退了两步，颤声道：“如此说来……他……他是无救的了？”

独臂人双目一瞪，大声道：“谁说他是无救了，有老夫在此，他怎会无救？”

田秀铃悲痛之中，忽又惊喜，这乍悲乍喜，情感的冲激，使得她身子再也禁不住，扑地跌坐地上，目中泪痕未干，口中大喜道：“老前……前辈你……你老人家真的要出手救他？”

独臂人缓缓道：“老夫自能救得活他，但……”

仰天一笑，接口道：“但老夫平生，从不愿平白出手救人，若

是救活了他，你又当怎样？”

田秀铃流泪道：“前辈若是肯出手救他，便是要我赴汤蹈火，我也愿意的。”

独臂人目光凝着，缓缓叹道：“方才老夫救了你的性命，你看来并未十分感激，而老夫此刻还未见能救得活他，你已肯赴汤蹈火了，唉，看来他能交着你这样的朋友，当真是幸运的很。”

语声顿处，微微一笑，接口道：“老夫救活了他后，只要你肯跪下叫我两声爹爹，也就是了。”

田秀铃呆了一呆，道：“就……就只是这一件吗？”

她做梦也未曾想到，这独臂人提出之条件，竟是如此怪异，又是如此简单。

只见独臂人仰天一笑，道：“不错，就只这件事，你肯答应吗？”

田秀铃破涕一笑，道：“前辈对我两人，本已恩同再造，何况前辈之年龄，也本可做我爹爹了，莫说前辈只要我呼唤两声，便是要我呼前辈千声万声，我也愿意的。”

当下翻身而起，便待拜倒。

独臂人挥手道：“且慢且慢，等老夫救活了他，你再拜也不迟。”

突然伸出独臂，笑道：“此刻你先替老夫挽起袖子。”

田秀铃喜出望外，举手拭了拭面上泪痕，将他那只破烂的衣袖，整整齐齐，挽了起来。

独臂人望着她为自己整理衣袖，眉宇间似又泛起一阵悲怆之意。

过了半晌，方自轻叹一声，道：“过去加添柴火，莫要使火

堆灭了，也莫要回过头来，天亮起来，老夫便将活生生的任无心交给你。”

田秀铃只觉心中充满感激之情，只是喉头哽咽，反而说不出话来。

躬身一礼，转过身子，蹲在火堆旁，默默地添加柴火。

只听身后传来一阵阵轻微的响声，接着是一连串骨节响动声，密如珠炮，历久不绝。

忽然间，所有声息，俱不再闻，身后竟变的死一般寂静。

夜色越来越深，寒风吹窗，吱吱作响，寒意也越来越重，但田秀铃身后，仍然寂无声响。

她心头突觉一凜，忍不住机灵灵打了个寒噤，暗暗忖道：“这独臂人行踪这般奇诡怪异，与我本是萍水相逢，我先前亦未对他有恭谨之态，多礼之言，他为何要如此善待于我，这……这一切莫非只是他用出的手段不成，为的只是要杀害任无心，此刻他或许已将任无心劫走，或是残害而死……”

一念至此，她忍不住便要回头去望上一眼，但心念转处，又不禁暗叹忖道：“以他的武功，要加害我等，岂非易如反掌，又何必用这些手段，人家如此相待于我，我岂能怀疑于他……”

暗咬银牙，加了块木柴，立下决心，绝不回头。

但她越是不愿对那独臂人有怀疑之心，心中的疑难便越多，她越是立心绝不回头，便越是忍不住要待回头去望上一眼。

要知事不关己，自是安闲，若是关心太甚，谁都难免要患得患失，心绪大乱。

田秀铃纵是聪慧绝顶之人，也未能例外。

一时之间，她心头当真是充满了痛苦与矛盾，不知不觉间，

将掌中木柴，摇得片片碎裂。

但是她终于忍住未曾回头。

焦急等待中的时光，似是过得分外缓慢，凝目望处，祠堂外风雨已歇，远处东方，已微微露出一丝鱼青之色，群山之巅，已现曙光。

突听身后传来一阵呻吟喘息之声。

那呻吟声似是发自任无心，而那喘息之声，赫然竟是那独臂人发出来的。

田秀铃双眉微皱，心头大是惊异。

只听那呻吟喘息之声，延续了许久，呻吟越来越见微弱，那喘息之声却越来越见粗重。

忽然间，只听那独臂之人一声大喝，喝声有如霹雳般震人耳鼓。

田秀铃心头又一震，独臂人已大声喝道：“好了！回过头来吧！”

话声未了，田秀铃已翻身跃起。

转身望处，只见那独臂人立在棺木之畔，身上衣衫，竟已被汗水湿透，额上已布满了黄豆般大小的汗珠，胸膛不住起伏，犹在喘息。

赶上一步望去，棺中的任无心，虽仍紧紧闭着双目，但呼吸已自甚是安适均匀，看来有如熟睡一般，探手摸去，掌心也有了温热。

田秀铃知道那独臂人方才显然不惜损耗自身功力，来为任无心疗治伤势，此等舍己救人的侠义之情，使得田秀铃喉头又为之哽咽难语。

她心中虽在为任无心复生而惊喜，但对那独臂人之感激，更是难以言喻。

忽然伏身拜倒在地，颤声道：“前辈大恩大德……”

独臂人双目一张，大声道：“你怎地还要以前辈两字呼唤于我？”

田秀铃目中充满惊喜感激之泪珠，泪眼模糊间望去，只觉眼前这衣衫褴褛，形容丑怪的残废之人，当真比世上任何男子都要崇高伟大，自己若能做此人的女儿，当真可算是今生最最光荣之事。

当下反手一抹面上的泪珠，伏身唤道：“爹爹，爹爹……”

她这两声呼唤虽然轻微，但呼声却当真乃是发自内心，绝无丝毫勉强之意。

独臂人呆呆地望着她，有如鹰隼一般的双目之中，似是也自隐隐泛起了泪珠，口中喃喃低语，似在说道：“儿子，儿子……今日我终于听到你的呼声了……”

忽然仰首大笑数声，独臂向天挥舞，嘶声大喊道：“我好高兴……我好高兴。”

田秀铃抬起头来，大惊道：“爹爹，你……”

独臂人仍自大笑着道：“我好高兴……”

飞起一足，将那酒葫芦踢出门外。

他魁伟的身形，亦自凌空翻了个身，追着那酒葫芦，嗖地掠出门去。

他虽是残废之人，但身法却快如闪电。

田秀铃大惊跃起，追到门外，只听四面群山回应不绝，似乎都在大笑着高呼：“我好高兴，他终于唤了我爹爹……”

但凄凉的晓色中，那神奇的独臂人与他那朱红的酒葫芦，却早已失去踪影。

田秀铃遥望群山，呆呆地怔了半晌，目中突又流下泪来，颤声低语道：“爹爹，我……我连你老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你老人家便去了吗？”

四山回应寂绝，又不知过了多久，她方自缓缓转过身来，缓步走到棺前。

任无心睡得仍然十分香甜，田秀铃怎忍惊动于他，流泪低语道：“你的确该好生睡睡了。”

倚着棺木，斜坐了下去。

火光未灭，闪动的火焰，烤得她微生暖意。

她忽觉一阵浓厚的倦意袭来，眼皮变得十分沉重，不禁缓缓合起眼帘，斜坐在棺边，听着任无心安详的呼吸，她也渐渐入睡了。

阴霾密布的苍穹，竟渐渐露出阳光。

伏尸在地上的慕容飞，突然悄悄移动了一下身子，侧首偷偷望了一眼。

田秀铃也未想到事变又生，慕容飞竟未被她一掌震死。

连日的劳累下，她此刻睡得更沉，嘴角带着一丝微微的笑意，似是正在做着好梦。

而此刻，慕容飞已悄悄爬了过来。

他嘴角却带的是一丝狞笑，目中更充满了杀机，一分分，一寸寸，爬向田秀铃。

田秀铃睡得仍沉，棺木中任无心的睡意，也仍然十分均匀。

慕容飞手掌已触及那柄长剑，渐渐抓起了剑柄。

门外阳光满地，已晒干了昨夜的雨水。

田秀铃梦中带笑，睡得更甜。

慕容飞手掌紧紧握着剑柄，撑着长身而起，充满杀机之目光，望了望田秀铃，又望了望棺木中的任无心，似是未能决定先向谁下手！

他只觉掌中长剑，似是十分沉重，知道自己虽然侥幸未死，但真力却已所剩无几，这一剑刺下，是否能致人死命，已成疑问，能否在刹那之间将两人一齐在睡梦中刺死，更无把握。是以这一剑究竟是先刺向谁人，便成了他心中绝大问题。

只见任无心鼻息沉沉，胸膛起伏，果真是未曾身死的模样。他这一剑若是先向田秀铃下手，任无心醒了，他还能逃得走吗？

他这一剑若是先向任无心下手，田秀铃醒了，又当如何？一时之间，慕容飞心头当真是左右为难，这一剑竟刺不下去。

他虽是凶险狡猾之人，却无当机立断之心，竟生生将大好机会错过。

他这一剑若是毫不迟疑，便向田秀铃下手。

任无心重伤方愈，气力尚未恢复，怎会是他敌手？

但良机稍纵即逝。

阳光穿窗而入，映照在慕容飞掌中斜举着的长剑之上，剑锋反光，映上田秀铃双目。

闪光耀眼，田秀铃只觉双目一阵刺痛，霍然张开了眼来。

眼帘方开，便瞧见了身前那面带狞笑，高举长剑，鬼魅般的人影！

慕容飞惊喝一声，长剑直刺而下。

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田秀铃和身一滚，滚开了数尺。

左肩虽被划破一道血口，但却已避过要害之处。

慕容飞一剑不中，还待追击，怎奈心虽有余，力却已不足。

回身一剑划去，剑尖不住颤动，显然毫无力道，哪里还能伤人？

田秀铃惊惶之下，虽然闪避不及，但她不退反进，微一侧身，左手奋力一拂，拍出一股潜力，人却已从那颤动的剑光之中，闪穿过去。

这等奇奥之学，正是南宫世家秘传救命三招，举世也没有几人能够破解。

慕容飞微微一怔，田秀铃已到身侧，右手连绵而出，直向慕容飞左胸乳、玄机两处大穴拍出。

慕容飞右手长剑，早已被她一拂之势荡开，左臂更早已齐根而断，此刻眼见田秀铃一掌拍来，哪里还能闪避，情急之下，忽然触动灵机，大喝道：“且慢！”

田秀铃手掌已按在他玄机大穴之上，含劲未吐，沉声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慕容飞知道自己生命已捏在对方手中，额上汗珠滚滚而下，索性抛去了掌中长剑，忽然大喝道：“五夫人，你道我当真不认得你吗？”

他暗思对方武功身法，那般怪异奇诡，正如传闻中南宫世家的武功一般。

又想起耳中隐约听来，有关五夫人田秀铃之事，情急生智，

忽触灵机，暗道：此人或者便是五夫人乔装改扮亦未可知。

一时感触，便冲口而出，事实上，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猜的究竟有几分把握。

但田秀铃听得这一声大喝，身子却不禁一震，按住对方的手掌，也微微颤抖起来。

慕容飞心头暗喜，知道自己猜的不差，当下心念又转了几转，大笑道：“总算夫人鸿运当头，教在下终于认出了夫人的真面目，否则……”

故意摇头一叹，闭口不语。

田秀铃忍不住问道：“否则怎样？”

慕容飞哈哈大笑道：“否则慕容飞固难逃夫人掌下，夫人你只怕也抱恨而终了。”

田秀铃变色道：“此话怎讲？”

慕容飞嘿嘿冷笑了两声，仰面向天，冷笑道：“夫人若是要听这段隐秘……嘿嘿，嘿嘿……”口中只是冷笑，再也不说下去。

其实他心中哪里知道什么隐秘，此刻心中正在连连运思，要想出一件足能要挟田秀铃之事。

田秀铃五指加劲，在慕容飞玄机上一按，怒道：“你说不说？”

这玄机大穴，乃是人身三十六要穴之一，平时被人轻轻一触，已是痛楚不堪，何况此刻田秀铃掌含内劲，出手又极有分寸，虽按在此等死穴之上，但只要他痛苦，并未使他晕死过去。

慕容飞果然疼得满头冷汗，但仍然咬紧牙关，嘿嘿大笑道：“说是自然要说，但却无这般容易。”

要知他心性阴险、深沉，知道这一句话，便可决定自己生死。

自己若是轻易说出，对方必不相信，自己若是故意不说，反

而会使得此事加多几分真实性。

是以他虽然身遭巨痛，但仍咬牙不说。

他越不说，田秀铃心中果然越是怀疑，越是想听。

左手急伸，捏住了慕容飞右臂曲池大穴，厉声道：“你还不说吗？”

慕容飞只觉一阵难言的痛楚，由手臂直钻心头，当真是酸、麻、疼、痛兼有，目中已不觉疼得流下泪来，口中仍是嘿嘿冷笑不绝。

田秀铃暗暗忖道：“他宁可忍受这般痛苦，也咬牙不言，想来这隐秘必定关系甚大。”

一念至此，手掌又自加劲，厉声道：“你若再不说，我先拧断你这条手臂。”

慕容飞故意做出忍痛不过之态，颤抖着长叹一声，道：“夫人请……请放开手掌……”

田秀铃冷笑道：“不怕你不说……”

五指微松，但手掌仍不离对方要穴。

慕容飞长叹道：“夫人此番背叛了南宫世家，果然是胆大包天，但夫人就不怕太夫人的手段，能使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吗？”

他在南宫世家属下已久，目观耳闻，也有不少，此刻这句话，虽也是衡情度理，猜测之言，但却正说到田秀铃心中要害之处。

她心头一凛，暗惊忖道：祖婆在我等体内暗下的毒药，只怕绝不会要我等一死便罢了，以她的心性，想必是要我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忍受了千般痛楚，万般折磨，才算罢了。

心念一转，又忖道：“但此等下毒之事，就连我等自己，也

是最近才知道的，这慕容飞却又怎会知道其中隐情？”

她口中虽未说话，但神情却已无异默认。

慕容飞是何等人物，察言观色，已知对方隐情，当下长叹一声，接道：“纵然夫人此番已抱定必死之心，但心中若是还有心事未了，人便先死，岂非死不瞑目。”

田秀铃心头又一凛，脱口道：“你怎地知道我还有心事？”

慕容飞仰天长叹道：“情天多恨事，生死两不知……唉，生死茫茫……生死茫茫……”

田秀铃暗惊忖道：“莫非连我那……我那夫婿之事，他都知道了？”

当下脱口又道：“你知道他还未死？你知道他在哪里？”

慕容飞故意变色道：“他……他……他的事，在下怎会知道？”

田秀铃冷笑道：“你既已知道，又何苦故意做出此等神态！”

慕容飞接口说道：“但是他……唉！在下若是说出了他的事，唉……”

他看来虽似吞吞吐吐，不敢尽言，其实他根本不知道田秀铃口中的他，究竟说的是谁，只是在故意闪烁其言，要套出田秀铃的话来。

田秀铃果然大声道：“江湖中虽然俱都传言他已身死，但我却总是不信，你若能说出他的下落，我……我便饶了你的性命。”

要知她虽然聪慧绝顶，但究竟初入江湖，怎知江湖中的阴险诡诈。

慕容飞说的虽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之言，但听在田秀铃耳里，却恰巧说中了她的心事，心情激动之下，便在无意间泄露

了自己的机密。

慕容飞见自己三言两语，便套出了对方心中隐情，不禁暗暗得意，忖道：“原来她口中的他，说的便是她的夫婿，原来她只当她夫婿，至今未死。”

当下心念数转，面上神情，忽而皱眉长叹，忽而俯首沉吟，一刹那之间，竟换了数种表情。

田秀铃望着他面上的神色，忍不住逼问道：“你听到我的话了吗？”

慕容飞终于长长叹息一声道：“夫人还是杀了我吧！”

田秀铃怔了一怔，冷笑道：“我祖婆手段厉害，姑娘我也未见是面软心慈之人，你若不说出实话，我自也有手段，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慕容飞似是吃了一惊，颤声道：“在下但求速死，实也不敢说出公子的……的疗伤之地。”

田秀铃只觉耳畔轰然一声，亦不知是惊是喜，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襟，颤声道：“什……什么？你竟知道他的藏身之地？”

慕容飞苦着脸道：“太夫人知道江湖中若得知公子未死之事，必将造成极大的动乱，是以便将公子送至一处极为隐秘之地，疗养伤势，此事连在下在内，也不过只有三五人知道，但凡是参与此事之人，均曾发下重誓，若是泄露机密，便当受千刀剐肉，盐水浸骨之苦，在下纵有天胆，也不敢说出来的。”

田秀铃越听越是激动，身子也微微颤抖起来，嘶声道：“你若不说，我此刻便要你受那千刀剐肉，盐水浸骨之苦，你若说出来，还有逃生之望，如何抉择，你不妨仔细考虑考虑。”

慕容飞知道她已将自己之言，深信不疑，心头不禁狂喜，但

面上却更是做出愁苦之色，颤声道：“在下此刻纵然说出，夫人也未见能相信的。”

田秀铃道：“不错，我还要你将我带至他藏身之处，等我见着他后，必定不再难为于你。”

慕容飞道：“在下又怎能信得过夫人？”

田秀铃道：“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但只要你此言非虚，我也必不相欺于你。”

慕容飞垂下了头，心中似是十分痛苦矛盾，过了良久，方自长叹一声，道：“在下纵能冒死带领夫人前去，但任无心……唉！若有任无心同行，在下宁可此刻受苦，也不愿来日去受再大的活罪了！”

田秀铃心房怦怦跳动，心中更是充满痛苦矛盾。

她此刻反出南宫世家，本就是为了要去见她那名义上的夫婿一面，了却自己心事。

但此刻若是要她抛下任无心而去，却更是万万不能。

只听慕容飞道：“夫人若是不能抛下任无心独行，此刻刀剑俱在地下，但请夫人动手便是。”

田秀铃柔肠百折，转首望去，只见任无心鼻息沉沉，睡得仍极香甜。

她知道这正是重伤方愈之人，必有的现象，任无心此刻正要借此安甜的睡眠，恢复体力生机。

那独臂异人疗治了任无心的伤势之后，想必也已点了他的睡穴，让他能安心大睡。

心念数转，忽然沉声道：“你不能带任相公同行，可是为了不愿让他得知其中隐秘？”

慕容飞本就想不出什么充足的理由，拒绝任无心同行，只是生怕任无心窥破他的破绽而已，此刻闻言立刻应声道：“不错，此事其中之隐秘，是万万不能让任无心知道的。”

田秀铃道：“既是如此，一路上我都可点住任相公睡穴，让他好生睡着，那么，无论什么隐秘，他也不会听到见到了。”

慕容飞微一沉吟，长叹道：“在下生死俱已操在夫人手中，还有什么话说。”

田秀铃忽然松开手掌，转向棺木旁，眼角却在留意着慕容飞的动静，只要他稍生逃生之意，便无论如何，也要将之先毙在掌下。

哪知慕容飞早有成竹在胸，更知道以自己此刻体力，绝对无法逃生，是以垂手木立，动也不动。

田秀铃心念一转，突又忖道：“他若是要我出山而行，此中便必有奸谋，说不定乃是故意要将我诱至南宫世家七十二地煞的手中……”

一念至此，故意淡淡问道：“你我该从哪里走？”

慕容飞道：“这个……”

心念一闪，亦自暗暗忖道：“我若要她出山东行，她必定要想到我乃是要将她诱至南宫世家的罗网之中……”

当下沉吟道：“太夫人已在四面道路伏下眼线，你我出山，必被发现。”

田秀铃冷冷道：“若是被她发现，于你岂非大大有利？”

慕容飞暗骂道：“好个刁滑的丫头。”

口中却长叹道：“你我若是被他人发觉，只怕不等别人前来援救，在下便要死在夫人掌下了。”

田秀铃冷笑道：“你倒聪明的很，既是如此，为了你自己的性命，你也该小心些。”

慕容飞苦笑道：“幸好公子疗伤之地，乃是在甘肃境内乱山之中，由此西去，小路极为荒僻，夫人只要小心些，想必便不致被人发觉了。”

他胡乱说了个地方，哪知却恰巧与任无心所去的目的地同一方向。

田秀铃暗喜忖道：“这倒巧得很，我也不必绕路了。”

当下再无怀疑，举掌又拍了任无心之睡穴。

要知她若带着任无心西行而去，一路上仍难免要被敌人发现踪迹。

但此番有了慕容飞带路，他为了自己生命安全，便必定不敢让田秀铃行踪被人发觉，便必定要加意躲避南宫世家之眼线。

只因田秀铃若是被人发觉，便必定先取他之性命。

此事如此演变，只可云巧中之巧，似是冥冥中早有安排，只是此刻，田秀铃与慕容飞，谁也不知道此中的巧妙之处。

只见田秀铃俯身抱起了任无心，缓步走到慕容飞面前，手掌突然飞起，一连拍了慕容飞将台、期门、章门、白海四穴。

她出掌虽然迅快，但力道拿捏，极是轻微，虽连点了慕容飞四处穴道，仅是使他真力尽失，脚下却仍可走动。

慕容飞苦笑一声，道：“在下已受夫人掌伤，夫人纵不下手点我穴道，在下也是无法逃走的。”

田秀铃冷冷道：“废话少说，只管在前带路。”

言语之中，慕容飞果已当先向外走出。

他真力委实已大为受损，再加以穴道被点，此刻体力已与常

人无异。

只见他脚步踉跄，勉力前行，走了一个时辰，也不过只走出了四五里地。

田秀铃见他汗透重衫，气喘渐剧，知道他并非装假，倒也不便催促于他，走到山路艰险之处，还不时伸出手来，助他一臂之力。

其实田秀铃自身又何尝不是疲乏已极，只是仗着心头一股热血，勉力前行。

又走了段路途，突见慕容飞向左疾行数步，俯下身子，在地上不住挖掘起来。

田秀铃皱眉道：“你若是要玩什么花样，便是自寻死路。”

话未说完，只见慕容飞微微一笑，已自地下掘出了七八个龟蛋，此人毕竟久走江湖，竟能在此等荒僻寒山，冰天雪地中寻得食物，田秀铃只有自叹不如，暗道：“若是没有此人同行，只怕我使得挨饿了。”

思忖之间，慕容飞已取出火折，燃起一堆野火，将那龟蛋煨熟。

两人吃了些龟蛋，嚼了些岩石间的积雪，顿觉体力大增。

田秀铃微微一笑道：“谢谢你了。”

慕容飞道：“不必不必！”

又自向前走去。

此番走得虽然轻快，但走到黄昏时，也不过多走了十二三里路。

但见四山苍茫，寒意又重，前面却现出了一条窄路。

田秀铃暗中叹了口气，忖道：“幸好荒山有路，否则黑夜中

如何前行？”

哪知她思念还未转完，慕容飞凝目在道旁的草丛间望了半晌，竟绕开这条道路，走向荒山。

田秀铃沉声道：“你要到哪里去？”

慕容飞干笑一声，道：“那草丛之中，正有南宫世家留下的暗记，你我若是走上那条窄路，只怕不出一里，便要被他们发觉了。”

田秀铃心头一凜，暗暗忖道：“幸好此人未死，幸好有他带路，否则我怎走出去？”

当下对慕容飞，不禁又减去几分怀疑之心。

她却不知道慕容飞这样自私之人，将自己的性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若是要他牺牲自己，无论有什么代价，他都是万万不肯的。

此刻他一心只想自己逃生，别的事都已不放在他心上，南宫世家之成败，他早已完全不管了。

只走到夜色弥漫天地，田秀铃寻了个山坳避风之处，先点了慕容飞穴道，再将任无心好生安置下，自己才胡乱打了个盹。

第二日清晨，便启程西行。

一路上全靠慕容飞寻找食物，躲避追踪。

这样走了三日，田秀铃纵是铁打的心肠也不禁软下了，对慕容飞的防范，也渐渐疏忽。

这一日走出大散关，已至甘肃边境，当晚便在城郊寻了个荒祠歇下。

这时慕容飞已是瘦骨支离，不成人形。

田秀铃亦自憔悴不堪。

只有任无心终日沉睡，落得安静。

田秀铃见了慕容飞神情，不禁生出恻隐之心，叹道：“今夜我暂不点你穴道，你好生睡一觉吧！”

要知穴道被点，虽能沉睡，但全身肌肉不能放松，只能恢复神智，却不能恢复肌肉疲劳，是以像任无心此等情形，被点睡穴，极是有用，而慕容飞奔行多日，体力上的劳累，却非穴道被点后的睡眠可以恢复。

只见慕容飞面色微变，似是心中十分感激，口中却苦笑道：“在下若是睡了，夫人岂非无法成眠？”

田秀铃叹了口气，道：“你只管好生睡吧，莫要管我。”

慕容飞沉吟半晌，目中忽然流下泪来。

田秀铃大奇道：“你哭什么？”

哪知慕容飞竟又翻身拜倒，流泪道：“在下该死，在下欺骗了夫人。”

田秀铃大惊道：“什么？莫非你……你并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地？”

慕容飞摇头道：“这个在下怎敢相欺，只是……只是……”

忽然探手入怀，取出了一只碧绿的玉瓶，接道：“在下一见夫人之面，本该便将解药取出，只是在下存有私心，是以将它一直藏了起来，但……但夫人对在下如此宽厚，在下实在再也不忍隐瞒夫人了。”

田秀铃动容道：“这是什么解药？”

慕容飞叹道：“太夫人早已算定，夫人你的毒发之期，便在这三五日间，是以令我等把解药带在身边，见着夫人时便立刻送上。”

田秀铃目光一转，冷笑道：“我既已背叛了她，她只恨不得见我受尽苦楚而死才甘心，又怎会令人将解药送来救我？”

慕容飞黯然道：“是了，太夫人正是要眼见夫人受尽折磨痛苦而死才甘心，夫人若是死了，她老人家岂非见不着夫人的死时之痛苦。”

田秀铃呆了一呆，垂首叹道：“想不到她真的如此恨我。”

慕容飞道：“这解药能将毒性延迟发作一年，在这一年之中，太夫人必定要将夫人生擒活捉，只因太夫人深知我等之力，绝难生擒夫人，是以才有此举，但夫人能延长一年寿命，也可了却了心事，总比此刻就毒发身死，要好的多了。”

田秀铃凝目瞧了他两眼，夜色之中，只见他面上泪痕未干，似是一片真诚，话也说得合情合理，当下暗暗忖道：“看他近日来的举动，倒不似十分奸恶之人，何况他若要骗我，也不该用此等愚蠢之策。”

一念至此，接过翠瓶，启开瓶塞嗅了嗅，只觉一股异香扑鼻。

要知她生长南宫世之中，对天下毒药，大半已有认识，此刻一嗅之下，便知此翠瓶之中，装的绝非毒药。

但是她仍未泯怀疑之心，又自暗忖道：“是了，我不如令他先将瓶中之药物，吃下一半，瓶中装的若是毒药、迷药，他便要先中毒而倒。”

一念至此，冷冷道：“此瓶中装的若是解药，便是万万无毒的了。”

慕容飞道：“想来自当如此。”

田秀铃冷笑道：“既是如此，你不妨先将瓶中药物，吃下一半试试。”

慕容飞微一沉吟，慨然道：“在下为了取信夫人，瓶中纵是毒药，也要吃下去的。”

当下接过玉瓶，倒出了一半药物，仰首吞下了。

田秀铃目光瞬也不瞬，凝注着他，见他果然将药物吞下，并无一丝作为。

心下又信了几成，但仍然忖道：“普通毒药，毒性发作，最慢也不过是两三个时辰的事，我不如等他三个时辰再说。”

当下沉声道：“你先睡吧！过三个时辰，我再唤你。”

慕容飞躬身道：“多谢夫人！”

果然翻身卧倒，过不片刻，便呼呼入睡了。

田秀铃目不交睫，等了约摸三个时辰，将他唤醒，见他神采奕奕，毫无中毒的征状，不禁想道：“看来瓶中装的纵非解药，也绝非毒药，何况我此刻纵然服下毒药，发作也在他之后，此人将性命看得这般重要，绝不肯身冒此险的。”

她小心谨慎，想了又想，当真是步步为营，不敢有丝毫大意。

但此刻想来想去，都觉此中绝无蹊跷，于是打开瓶塞，将瓶中所剩药物，尽都服下。

夜色更是沉重，夜风也更寒冷。

慕容飞缩在角落中，似在闭目假寐，其实却在留意田秀铃的动静。

田秀铃服下瓶中药后，只觉四脚渐渐暖和，疲劳亦似刚刚恢复，通体上下，舒畅已极，不禁暗暗忖道：“看来这解药之功，倒颇有灵效。”

她本待稍觉体中有异，便立下毒手去点慕容飞之死穴，此刻见这解药如此灵效，非但不再下手，反而笑道：“这解药看来似

乎还有醒神解倦之力，你若还觉疲乏，不妨再睡一觉。”

慕容飞微微一笑，也不开口。

田秀铃也不再说话，盘膝端坐，正是要这解药效力运行之际，运功调息。

一时之间，她只觉全身血脉运行，越来越快，功力竟似也突然加深了两分，心头方自大喜，忽觉小腹中一股气血，直向胸喉冲上。

她心头微微一惊，只见慕容飞笑嘻嘻地望着自己，那笑容竟似十分奇异，心中更觉不对，方待长身而起，哪知四肢竟已软绵绵地无从着力了。

这毒性来得无声无息，不但毫无迹象可寻，而且还令中毒之人舒服已极，最令人奇怪的是，慕容飞也曾服了瓶中药物，为何却无中毒之征兆。

田秀铃惊怒交集，嘶声喝道：“你……你敢……”

虽然全力挣扎，也难长身而起。

慕容飞已哈哈大笑起来，说道：“夫人此刻虽然责怪在下，但等会儿舒服起来时，只怕又要感激在下了。”

笑声之中，充满猥亵之意。

田秀铃心头一寒，只觉心神渐渐荡漾，绮念渐生，双颊宛如火烧，体中血液奔腾，那种奇异的感觉，竟是她生平未有，不禁大骇道：“你……你用的是什麼……”

此刻她虽然全力大喝，但所发之声音，却已是轻微细弱，宛如呻吟一般。

她只望任无心能突然醒转，但任无心睡穴被点，天亮前还是无法回醒的。

慕容飞哈哈笑道：“平常的毒药，怎能瞒得过南宫世家的五夫人，在下此番用的，乃是以千年鹿茸为主，配合南海麝香之精，再加上些海南异兽，春情发动时所遗下的圣水调制而成，功效灵著，妙用有方，有的女子，想吃还吃不到哩！”

要知鹿茸一物，最是奇异，男子服下，于身体大有益助，但女子吃了，却立即便要春情发动，难以自制。

田秀铃虽然生长在专制各种毒药的南宫世家之中，但南宫世家五代守寡，家中自然绝无此等催淫之剂，自也未想到，世上还有男子吃了无事，女子吃了却要销魂蚀骨的药物。

此刻她体内虽然春潮泛滥，不能自己，但心头却仍有一点灵智未泯。

只因她终究还是处子之身，对此等男女间之大情大欲，感受自不及妇人强烈。

慕容飞心中自己充满得意与兴奋之情，一双满布血丝的眼睛，瞬也不瞬地盯在田秀铃起伏的胸膛，嫣红的双颊之上，口中嘻嘻笑道：“夫人此刻只怕已觉得舒服的很了吧，再过半晌……嘿嘿……”

他眯起眼睛，嘿嘿一笑，接道：“自从在下配制此药以来，已不知有多少三贞九烈的女子，被此药制得欲仙欲死，当真有如到了极乐世界一般，何况……夫人守寡已有许久了，对此中的滋味，想必也怀念的很，是吗？只要再过半晌，在下……在下便可使夫人……”

他生性阴沉凶狡，此刻虽然已有成竹在胸，但仍不肯轻举妄动，只是远远站在一边，不断以淫词艳语，去挑动田秀铃的春情。

只见田秀铃双颊更红，气喘更急，一双水淋淋的眼睛，飘来

飘去，突然嚤的一声，身子软软地倒卧下去，口中不断发出令人销魂的呻吟。

慕容飞大喜之下，暗中推算，果然是时候到了！

望着田秀铃蜷曲在地上的身子，是那么柔弱而诱人。

他只觉喉头发干，心头怦怦跳动，全身都燃烧起情欲之火，大喝一声，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

他只道此刻必定是软玉温香，抱个满怀。

哪知田秀铃突然银牙一咬，仰身一掌，向慕容飞胸膛拍了出去。

慕容飞正值情欲大动之际，哪里还闪避得开，砰的一掌被打得滚开数尺。

要知田秀铃虽已力弱，但慕容飞亦是伤重未愈，再加以长途跋涉，此刻只被这一掌打得血气翻涌，痛入骨髓，半晌爬不起身来。

只见田秀铃一掌拍出，身子已借势翻起，面靥之上虽仍春意荡然，但唇间却已被自己咬出了鲜血，挣扎着退了几步，踉跄拔出一柄长剑。

这柄剑她随身携带，寸步不离，但本来却属慕容飞所有。

慕容飞自然深知此剑的锋芒与锐利，此刻不禁大骇忖道：“那……那药莫非已失去了灵效不成？”

他自然再也不会想到这位南宫世家的寡妇，竟仍是黄花处子，是以便将药力发作的时间估错。

此刻见到田秀铃手持长剑，正待削来，刹那间他哪会有力量闪避，大骇呼道：“夫人……你……”

目光转处，却见田秀铃掌中之剑，剑光低垂，原来她方才拼

尽全力，发出一掌，此刻手持长剑，竟举之不起，只觉身上又痒又热，似是不知有多少虫蚁在遍身爬行，突然又听当地一响，长剑已跌落到地上。

慕容飞喘了口气，挣扎着爬了起来，但仍不敢再次妄动，只是呆呆地望着田秀铃。

两人面面相觑，过了盏茶时分，只听田秀铃梦呓般轻叹了一口气，娇躯又自倒下。

慕容飞如惊弓之鸟，色念已消，但求逃生，只当田秀铃又是诱敌之计，哪里还敢去细瞧。

缓缓后退了几步，霍然转过身子，挣扎着向门外逃了过去。

只见他身形狂奔到门外，突然停住脚步，有如见到鬼魅一般，再也动弹不得。

夜风凄凄，吹得他头发衣袂不住猎猎做舞，但他左足在前，右足在后，双肩前后弯曲，看来却似是一具石塑的奔跑人像。

过了半晌，才见他嘴唇启动，张开数次，却骇得说不出一个字来。

脚下渐渐开始后退，一步步又退入门里，扑地跌倒。

夜色之中，只见两个遍体黑衣、黑巾蒙面之人，缓缓走了过来。

慕容飞退一步，黑衣人便进一步，慕容飞跌倒，黑衣人亦自迈入门里。

两人露在黑巾外的四道眼神一扫，目中既是得意，又是兴奋，左面一人嘻嘻笑道：“想不到……”

右面一人接道：“真想不到这大功竟然落到我兄弟身上。”

两人语声粗豪，绝无内家高手那般连绵细长之力。

慕容飞精神一震，壮胆挺胸道：“你两人是谁？职属何人手下？”

两条黑衣大汉对望一眼，冷冷道：“自是南宫世家门下。”

慕容飞此刻已断定这两人必是自己之下，心胆更壮，沉声道：“既是南宫世家门下，见了本座，还不道名报职？”

黑衣大汉又自对望了一眼，突然齐地伸手抹下了蒙面黑巾。

只见左面一人浓眉大眼，年纪果然甚轻，缓缓道：“地罡属下张风。”

右面一人年龄较长，但也不过二十五六岁，微微笑道：“地灵门下王永豪。”

慕容飞哈哈一笑，翻身而起，他先前只当是七十二地煞中人，已知道自己有不忠之行，追随来了，是以心怀恐惧。

此刻听这两人不过是南宫世家中最低层的部属，不禁心怀大放，笑道：“你两人此来，可是为了迎接本座的吗？”

王永豪嘻的一笑道：“正是要来迎接阁下，然后再送阁下归天的。”

慕容飞变色道：“你说什么？”

王永豪道：“上面已交代下来，无论在哪里见着阁下，就送阁下归天。”

慕容飞道：“混帐！本座为南宫世家效忠至今，上面岂会有如此交代，只怕你两人必是听错了。”

他口中虽如此说话，其实心里自然有数，是以语声也已不禁颤抖起来。

王永豪咧嘴一笑，道：“阁下的事，上面早已知道了，若不是阁下引路，那两人怎能逃到这里。”

慕容飞突然狂笑道：“纵然如此，就凭你两人也敢向我慕容飞出手？”

他此刻更是色厉内荏，这狂笑之声，听来当真有如哭嚎一般。

王永豪大笑道：“光棍眼里不揉沙子，我王永豪名气比起南海慕容飞来，实在差的太远了，但一双眼睛，却仍是雪亮的，今日若非看出你这位南海剑客早已垮了，此刻还敢走进来吗？”

慕容飞身子一震，只听那张风亦自笑道：“这真教我兄弟成名露脸，若不是南面有了急事，上面有急令将好手全部调回，这件大功，也轮不到咱们，方才你若不是做贼心虚，怕得太厉害，让咱们看出你已不行了，咱们也只有赶紧回去报讯，还是不敢进来。”

语声中他两人身子已走向慕容飞，那魁壮的人影，已将慕容飞淹没。

慕容飞方自站起，又复跌倒。

只见这两人，一齐拔出了长刀。

王永豪哈哈大笑道：“想不到吧！堂堂的南海剑客，竟死在咱们这两个无名小卒手中。”

语声未落，双刀齐下！

只听一声惨呼，血溅五步之外，那柄慕容飞仗以成名的碧剑之上，也溅满了他自己的鲜血。

惨呼之声，瞬即消寂，王永豪、张风两人在鞋底一抹刀上血迹，这才听到一阵阵梦呓般的呻吟声，断断续续传了过来。

两人齐地转目望去，只见一个书童打扮的少年，蜷曲着倒卧在地上，双目紧闭，双腿互绞，一双白生生的手掌，不住在胸腹

间揉动，喉间更不住发出一阵令人销魂的呻吟声，方才那一切事的发生，这少年竟似是全都没有看到。

她身上穿的虽是男装，但此刻身子在地上揉动，衣衫俱已紧裹在身上，使得她那诱人的胴体，再也无法掩饰。

再加上那一阵阵销魂荡魄的呻吟声，任何人已都可看出她是个思春的女子。

王永豪看得目瞪口呆。

张风更是全身紧张。连膝盖都微微颤抖了起来。

突见她手掌一扯，将衣襟扯开了一半，两人看得心头更是一跳。

王永豪喘着气道：“那……那边的人若是任无心，这……这个只……只怕就是咱们的五夫人了。”

张风含糊地答了一声，目光仍然死盯在那一片莹白的肌肤上，喉结上下移动，呼吸更是粗重。

王永豪吃惊地拉住他的手掌，沉声道：“不行的，若是被上面知道……”

张风茫然点了点头，只见田秀铃手掌揉动间，衣襟又褪落了数寸，那种销魂的模样，任何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见了，都无法忍受！

刹那间，张风突然大喝一声，道：“不要管我，我死了也要！”反手挣脱了王永豪的掌握，和身扑了上去，粗壮的双臂，将下面扭动的身躯抱了个结实。

田秀铃仍然紧闭着双目，似已准备将世上所有事俱都放弃，喉间呻吟一声，双臂蛇一般缠住张风的脖子，张风喘着气，腾出一只手来……

王永豪只见两条人体，在自己眼前扭动着，粗重的喘息声，夹杂着颤抖的呻吟声……

张风全身似乎已将爆裂，反手扯开了自己的衣衫。

忽然间，王永豪暴喝一声，飞起一脚，踢开了张风的身子。

田秀铃伸手抱了个空，呻吟一声，全身蜷曲起来。

张风正值神迷意痴，销魂荡魄之时，被这一足，踢开了数尺，呆了一呆，方自怒吼着跃起。

王永豪道：“要死大家一齐死，你想独占，那可不成！”

张风怒骂道：“直娘贼，老子先上的，你……”

王永豪嘻嘻笑道：“你凭什么占先？”

张风道：“就凭这个！”

提起碗大的拳头，呼地一拳击去。

王永豪身形一低，避开了这一拳，秋风扫落叶，右腿盘旋，横扫张风下盘。

哪知张风竟然不避不闪，铁牛耕地，双拳打将下去，砰的捶在王永豪肩头之上。自己却也被王永豪一扫踢中，两人一齐翻身跌倒地上。

他两人本就是庄稼把式，此刻情急拼命，哪里还讲什么招式。

只听砰砰一阵乱打，你找我一拳，我踢你一足，亏得两人俱是皮粗肉厚，谁也没有受伤。

打了一阵，两人俱已气喘如牛，王永豪突然喝道：“住手！”

张风喘着气道：“住什么手，再打，谁怕你！”

他其实也想乘机喘息，果然停住了手。

王永豪道：“你我两人打来打去，纵然打得累倦而死，反倒

令两人都占不了便宜，不如猜拳为博，看是谁先谁后？”

张风想了一想，也是道理，道：“哼！猜拳也不怕你。”

王永豪道：“我说一、二、三，咱们一齐出手。”

张风道：“我来说一、二、三……”

手掌方自伸出，王永豪突然伸足一勾，将他勾得仰天跌倒，张风大怒道：“直娘……”

骂声还未喝出，王永豪已骑上他的身子，叉住他的咽喉，狞笑道：“不怨老子手狠，只怨你要和老子抢先。”

双手渐渐加紧，张风挣扎也渐渐乏力，但手掌仍不住在地上摸索。

王永豪满面狞笑，满头汗珠。

一线晨曦破窗而入，映在他脸上，使得他铁青的面容，望之当真有如恶魔野兽一般。

张风只觉手指突然一凉，竟已触及了地上的剑柄，他心头一阵狂喜，但眼前已渐渐黑暗，连手指都无法再动，连王永豪的狞笑之声，也渐渐不复可闻。

王永豪反手一抹额上汗珠，长长叹一口气，狞笑着瞧了手下的尸身一眼，目光立刻转向田秀铃蜷曲着的娇躯。

他此刻虽已倦极乏力，但双目在田秀铃胸膛上一睹之后，全身瞬即充满火一般的热力，仰天狂笑道：“王永豪呀王永豪，慕容飞已在你刀下丧生，任无心也成你囊中之物，就连南宫世家的五夫人，也……嘿嘿……哈哈，你一日前还只是个江湖中无名小卒，但此刻你却已是武林中从来未有的幸运儿了。”

狂笑声中，扑上了田秀铃的胸膛。

辗转扭动，喘息更粗重。

忽然间，只听一声惊叱，一声惨呼，王永豪的身子，竟被抛飞一丈开外，撞上了墙角。

本已颓败的土墙，被撞得尘土飞扬，王永豪更是血光迸现，立时尸横就地。

曦微的晨光中，只见任无心满面惊怒，木立在几已呈裸的田秀铃身前，胸膛犹在不住起伏。

他虽是天纵奇才，但也弄不清情况怎会演变至此。

只觉自己一梦醒来，不但时地皆迁，而且武功竟也神奇地恢复。

望着面前的田秀铃及满地的尸身，他几乎要以为自己此刻犹在梦中。

这一个突然的变化，使得田秀铃也惊的呆了半晌，但那不可抑止的欲火，瞬又将她淹没，忽然娇呼一声，扑入了任无心的怀中。

任无心已来不及思忖这所有变化的微妙之处，身躯侧转，双手齐出，握住了田秀铃双腕，触手之处，只觉田秀铃身躯有如火烧一般，再瞧她面如丹霞，眼波荡漾，口中不住呻吟呓语，似是要将心中已将爆裂的欲火，借着这一声声呻吟发泄一些。

刹那之间，任无心便已恍然，暗惊忖道：“她怎会服下这般猛烈的媚药？”

心念闪电般一闪，手下已连点了田秀铃三处穴道，横身抱起了她，轻轻放在他自身方才所卧的神案上。

只见田秀铃全身虽已被制，但那晶莹的肌肤，却仍微微颤抖，那一双充满媚荡之意的眼波，更犹在乞怜地凝视着任无心，似是忍不住心中被欲火焚烧的熬煎与痛苦。

任无心深深了解她此刻的痛苦，深知她宁可牺牲一切来获得片刻的解脱与满足。

他眼望着这丰满的胴体，诱人的媚态，又何尝未为之心旌摇荡，难以自主，不知不觉伸出了手掌。

但一触之下，便又如触闪电般缩回。

只因他心头已存有一个神秘而绝美的面容，这面容已深深存在他心底深处，世间再无别人能够代替得了。

这是他心头最大的隐秘，甚至连他自身都不愿时常想起，但一经想起，便难抛开。

一时间他只觉悲思如缕，不绝而起，几乎忘却了眼前还有田秀铃存在。

只因他深知自己心事几乎永难实现。

过了良久，他方自迷梦中醒来。

田秀铃如痴如醉的目光，仍未离开过他。

他心念一转，暗暗忖道：“这媚药必定是地上这三具尸体其中之一诱他服下的，想必定还有解药留在这三人身上。”

这少年确有超乎常人之处，在如此情况下，犹能有着如此明确之判断。

判断既下，他再不迟疑，果然不出片刻，他便已在慕容飞的尸身中寻出了一只碧色玉瓶，一试之下，瓶中果然便是装的解药。

等他掩起田秀铃之衣襟，束起她腰带时，田秀铃亦自痴迷中醒来，目光四转，亦如置身梦中一般。

幡冢山，位于甘肃境西，穷山恶石，山势狰狞，自古便少游人行踪。

黄昏过后，幡冢山穷险之处，突然掠来两条人影，此刻虽然已近暮春，但这两人却仍然皮衣重裘，头戴护耳貂帽，几乎将面目一齐遮住。

这两人行色匆匆，互不言语，正是任无心与田秀铃，显见这幡冢山境，便是死谷所在之地。

任无心已自田秀铃口中获知了此行的经过，心中不禁又是惊叹，又是侥幸。

若无慕容飞闯来，他两人自无惊险；但若无慕容飞引路，他两人也万万到不了此地。

最令他惊疑不解的，便是那独臂独足之人的来历。

此人不但行迹诡异，武功高绝，竟还似得知南宫世家的武功路数，却又对田秀铃绝无恶心，而且还不惜耗损真气，出手解救了自己。

他知道这怪人的身世，必是隐藏着一份绝大的隐秘，而且和田秀铃有着极大的关系。

他虽然已多少猜着一些，怎奈此中千头万绪，一时间也难探出究竟。

最令田秀铃惊疑不解的，却是在这暮春三月中，任无心却去选择了这一身皮衣。

但是她心事重重，微带着愧，也未问出口来，只是默然追随着任无心，到了这里。

她本已复杂的心事，更加了几分紧张与激动。

两人沿山直奔，走了约摸两里路途，只觉寒气越来越重，两旁山壁上已有霜迹雪花，道路也越来越是险峻。

突见一道峭壁，挡住了去路，峰巅隐隐没入阴冥的天色中，

极目难望。

任无心身形骤顿，沉声道：“死谷入口，便在这峭壁之上，离地五六丈处，你可准备好了？”

田秀铃无言地点了点头，紧了紧身上的皮裘貂帽。

只见任无心调息做势，后退了三步，肩头微一耸动，腾身而起。

他显然对此间地形甚是熟悉，在这满布霜迹，滑不留足的峭壁上，竟也找得到落足之处。

身形起落间，便已猿猴般攀援上去。

片刻间，峭壁上便已垂下一道长索。

只听任无心低沉的语声遥遥唤道：“上来！”

田秀铃深深吸了口气，飞身援索而上。

虽有长索相助，但田秀铃攀上峭壁后，心犹自跳动不已。

只见当地景物，更是阴森奇特。

峭壁至此，凹入一片宽广丈余的平崖，那入口之处，亦有方丈大小，外面坚冰密布，日久年深，已成暗蓝色，身子稍为逼近，便觉冷气袭人。

若非有人接引，或是识得道路，当真谁也无法寻得着这入口之处。

任无心已收回长索，当先跃入，随手晃起了火折。

阴冥的冷雾中，这火光看来竟是惨碧颜色，碧荧荧地有如鬼火一般。

田秀铃忍不住打了个寒噤，随之而入。

里面乃是一道深谷，外宽内窄，深不见底。

两旁崖岩，看去石质坚硬如铁，与别处山石，迥然不同，又

因常年风潮侵袭，剥蚀之痕，密如鳞片，映着口外积雪，口内碧火，只觉光华闪动，竟不似人间。

抬头望去，两边冰崖环抱，其高天际，上面灰蒙蒙地笼罩着一片寒雾。

使人置身其中，宛如到了九幽之下的寒冰鬼狱一般。

寒风呼啸而来，四山回应，更宛如鬼哭。

田秀铃暗中叹了口气，忖道：“此地以死谷为名，当真再也恰当不过。”

心念转动间，入谷已有十余丈。

四面风声渐息，但寒雾却更重，只有火光到处，才将这暗沉沉的寒云冷雾，划破一线，但乍分便合，迅快已极。

田秀铃若是稍走远些，便难以望见火光。

谷内地势虽甚平坦，但满布霜迹，仍是难行已极。

那积年的冰雪，化做刺骨的寒意，透过了足底，一阵阵刺入心头。

田秀铃暗惊忖道：“若无先前的准备，纵能寻得入口，到了此地，只怕也要被活活地冻死了。”

一念尚未转完，突见前面阴森森立着一条人影，但任无心却有如未见一般，大步自人影旁绕了过去。

田秀铃更是惊奇，暗暗忖道：“此人莫非和他认识不成，但……但两人对面而过，却又为何不打个招呼？”

忍不住近前一看，只见这人影竟是个锦衣少年，满身锦缎衣衫，花团锦簇，鲜艳夺目，掌中长剑，也宛如一泓秋水，精光四射。

但仔细望去，才发现他衣衫虽新，人却早已僵死了不知多

久，面容五官，俱已收缩，鼻孔、嘴角，挂下一截寸许长的冰柱，被四下碧火蓝光一映，更是说不出的狰狞可怖。

田秀铃胆量虽大，却也不禁为之惊呼一声。

只听任无心低声道：“此人早已身死多时，只是因为此地极阴极寒，是以尸身绝不腐朽。”

田秀铃苦笑暗忖道：“难怪他看了这尸身，犹自行若无事，犹如未见，想必他以前行走此地时，早已看过许多次了。”

心念转动间，口中道：“既已僵死多时，为保不将尸身收葬？”

任无心叹道：“死谷中二位前辈，行事之奇，岂是你我所能猜测，他留下这些尸身，为的只是要替死谷更添加几分阴森恐怖之意……”

田秀铃惶声道：“这些尸身……难道这尸身还不止一具吗？”

任无心长叹一声，道：“正是不止一具。”

高举火折，当先向前走去。

火焰闪动间，地势越来越见倾斜，任无心脚步也越来越见缓慢凝重。

走了段路途，又越过了几具尸身，田秀铃虽然合起眼帘，不敢再看。

但眼角有意无意间，却又忍不住去瞥上两眼。

只见这些尸身，俱都保持着死时情况，并未弯曲，衣衫色泽，也俱都保持鲜艳。

但却都被谷中这逼人的寒气凝缩，望之都有如童子尸身一般。

但面容有的却是满面虬髯，长达颌下，相形之下，更觉形状怪异恐怖，令人寒生心底。

田秀铃暗惊忖道：“难怪谷中老人要将这些尸身保持原状，若是胆量稍弱之人到了这里，早已心惊胆裂，哪里还敢进去？”

忽觉额上奇寒，有如刀割，伸手拭去，方知额上冷汗，俱已凝成米粒般大小的冰珠。

抬头望去，任无心掌中的火折，光焰也越来越是微弱，似是已将熄灭一般。

田秀铃不禁失色道：“这火折……”

话一出口，才发觉语声竟已变得模糊细弱已极，三尺之外，便难分辨，纵然放声而呼，仍有如平日细言细语一般。

原来话声出口，便为寒气冻凝，身上的皮衣貂帽，也被冻得冰冷坚硬，满身肌肤，也似被冻得完全麻木，纵待提气飞跃，亦已力不从心，若是脚步稍一不慎，滑倒在地，只怕也难以爬得起来。

世上竟有此等奇寒彻骨之地，田秀铃若非身历其境，实是难以相信。

寒雾飞浮，雪崩狂涛。

田秀铃目力能及之处，所见俱是灰蒙蒙的寒云冷雾，以及云雾中那一点若隐若现的火光，甚至连任无心的身形，都已渐渐消失不见。

她心头虽然充满恐惧，但为了要见一见谷中之奇人，探索出南宫世家的隐秘，她只有冒着严寒，咬紧牙关，一步步向前走去。

又走了盏茶时分，耳侧方自响起任无心凝重缓慢的语音，道：“长谷已尽，下面一道风穴，便是死谷第二重入口，此穴深达五丈开外，以你此刻情况，绝难一跃而入，只有紧闭双目，沿着冰壁滑下，但你此刻全身俱都冻僵，稍一不慎，便有骨折腿断

之危，是以最好紧紧握着我的手掌，切切要小心了。”

他中间停歇数次，才将这段话断续说了出来，显见亦是吃力已极。

田秀铃听他言语间充满关切维护之情，心头只觉一阵温暖，四下之严寒，前路之凶险，似已俱都不再放在心上。

目光转处，近在眼前的火光，突然一闪而灭。

无比的寂静与黑暗中，田秀铃之手腕，已被任无心紧紧握住。

她只觉一股热流，自腕间直达心头，但闻任无心沉声又道：“你只要仰面提气，稳住身形，将肩背完全贴在冰壁之上，便无妨了，好，走吧！”

语声落处，田秀铃只觉手腕一紧，身形不由自主，斜斜滑落下去。

任无心虽说这风穴其深仅有五丈左右，但却只是为了要令田秀铃安心之言。

此穴其深竟达二十丈，由上而下，势甚陡斜，上面满布玄色坚冰，滑不留足。

田秀铃只觉身子飞降，心房似也随着沉落，一面尽力稳住身形，却又忍不住张开眼帘一看。

此时她身子方自滑落一半，但就在这瞬息之间，眼前浓雾忽淡，四下景物，历历可辨。

目光一瞥间，身形已落地。

田秀铃踉跄冲出数步，方被任无心拉得站稳。

只见当地乃是一片方广数十丈之深穴，对面一座危崖，高矗天际，但却斜斜前倾，将这穴顶遮去了大半，怪石狰狞，犬牙错

列，望之有如洪荒恶兽，箕踞当前，正待择人而噬一般，又似即将随风崩塌。

地势之险恶，绝非未曾身历其境之人所能描述。

两旁冰峰，合抱而起，与危峰会合于数百丈高处，只留下一张窄窄山隙。

仰首上望，但见一线天光，破隙而入，星河耿耿，明月在天，但却距离得分外遥远。

田秀铃到了这里，顿觉天地之神奇，自身之渺小，心头感慨丛生，亦不知究竟是悲是喜。

寒气已稍减，但两旁冰峰，仍有不知多少冰柱纵横错落，布满壁间，迎面危峰之上，却布了六角形的孔穴，形势奇异，大小不一，望去黯黑无光，深不见底，更使此地平添许多阴森恐怖之感。

地面霜粒如雪，颇为平坦。

那一线天光照射之处，却是一块磨盘般的圆石，方圆丈余，形式奇异。

沿着四边，还围着一道七寸高矮的石栏，立着十八根石柱，仔细瞧去，柱上所雕，竟是十八层地狱之中诸般苦难，虽因光线黯淡，但朦胧中却更显得刀法灵活，栩栩如生。

第十五回 死谷二奇

石栏所围的圆石中央，矗立着一根略较人高，酒杯般粗细的铜柱，深埋入石，铜色斑斓，色作深碧，显见亦是百年以上之物。

田秀铃将四下景物极快地打量了一遍，心中不禁更是战栗，嗫嚅着道：“这里便是死谷地头了吗？怎地不见那两位前辈奇人现身？”

任无心面容沉肃，道：“那两位前辈奇人，虽然同居死谷，但静修之地却并不同在一处，唯有每月朔望两日，方自聚首。”

田秀铃叹道：“这些奇人们之行事，当真不是我等所能猜的透的，此地自古少见人迹，他两位老人家共处一处，已是万分寂寞，若再分居两地，那日子真不知是如何度过的了？”

任无心面色更是凝重，闭口不答。

过了半晌，方自缓缓道：“这两位老人家，一位住在危岩上面，最高的洞穴之中，另一位的居处，却深在地底，我每次求见之时，均要敲击铜柱为号。”

田秀铃忍不住问道：“击柱作声，危岩上自可听得到。但……地底下那位老人家，难道也能听见吗？”

任无心道：“这铜柱长达数丈，绝大部分，俱被埋在地下，直达那位老人家静坐的石床边，顶端一响，立时便可传至底端。”

田秀铃恍然叹道：“想不到此间设计，竟是如此巧妙，难道这都是那两位老人家亲手所建的吗？”

任无心又自默然不答。过了半晌，道：“铜柱一响，他两位老人家若在闲时，立刻便将传声接引，但若我等来得不巧，他两位老人家正值坐关之期，你我便得在此等上一等了。”

田秀铃倒抽一口凉气，暗暗忖道：“但望这两位老人家此刻莫要坐关才好，否则若要我在这里等上数日，冻也要冻死了。”

心念一转，只见任无心已肃容上了圆石，跨过石栏，伸出食、中两指，在那古色斑斓的铜柱之上，轻轻弹了一下。

一连串铜钟般的清鸣响起，空谷传声，回应不绝，满山满谷，似是俱有钟声大震，当真令人闻之心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回音方自渐渐清寂，田秀铃两耳，犹在嗡嗡作响。

但危岩上，地层下，却寂无应声，山谷间霎眼便回复那亘古的寂静。

田秀铃只觉心头一寒，忍不住长叹道：“看来咱们真是来得不巧了。”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此地酷寒，宛如极边之境，在此枯候等待，的确令人难耐，幸好那方圆石，乍看似是凡品，其实却是性质近于温玉的一种火岩，是以在此等酷寒之地，上面犹能未结冰霜，可容坐卧，此时此地，总算也聊胜于无了。”

田秀铃跃过石栏，只见石质果然光润如玉，触手之处，虽不觉温暖，但却已无四下石壁那般酷寒，也看不见有半点冰霜之迹。

任无心已在栏边盘膝坐下。

他心头自也十分焦急，但面容却极为沉稳，似是无论什么困难，只要到了这里，便有解决之机。

田秀铃忍不住暗暗忖道：“不知这死谷中两位前辈奇人，究竟是怎样的人物，竟能使得任无心也对他们这般倾倒信任？”

路途上的波折变化，使她不敢坐得距离任无心太近，但在此酷寒阴森之地，她也不敢坐得太远。

她扯直了衣襟，在三四根石柱外盘膝坐下，虽待凝神静虑，安坐调息，但心头思绪反反复复，千头万绪，纷至沓来，如丝如缕，竟无法断绝。

对于死谷中两位奇人之性情形貌，心中也起了种种猜测，忽而暗道：这两位奇人，必定是羽衣星冠，潇洒清癯，与之言谈，如沐春风一般，令人不觉自醉。

又忽而暗道：这两位奇人，多年居此穷荒阴寒之地，永日寂寞凄清，性情必定变得十分偏激孤傲，不近人情，言语也必定甚是枯燥乏味。

她思来想去，越想心绪越是紊乱。

转目望去，只见任无心眼帘垂落，鼻息微闻，竟似已入定。

骤然间，她只觉天地间似已剩下她一人，心头充满说不出的阴森孤寂，不禁勉强闭起眼睛。

过了半晌，双目微睁，却见眼前景物，已比方才清晰，目光所及处，正是对面一根石柱，柱上花纹，雕的正是第七层拔舌地狱的情况。

只见牛头马面，鬼丁鬼卒，一个个狰狞怪笑，睥睨作态，形状恐怖已极。

那人世间之骗子、说客、薄情郎、长舌妇，跪遍一地，张口惨呼，叩头求命。神情更是雕的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田秀铃越不想看，却又偏偏忍不住看的更是仔细，看着看

着，只觉四下阴风森森，鬼哭神号，自己也似乎到了地狱中一般。

一阵风吹过，她机灵灵打了个寒噤，再也忍不住悄悄移动身子，往任无心那边移了过去，停停歇歇，心里又想靠得近些，又想离得远些，忽然之间，她发觉自己身子距离任无心已不及一尺。

任无心竟恰巧在此时张开眼来，瞧着她微微一笑，道：“你还好吗？”

田秀铃只觉面上一热，直达耳后，心里虽想说一万个“不好！”口中却强笑道：“还好！”

任无心抬头瞧了一眼，只见顶上繁星渐疏，明月已落，微微叹了口气，道：“天已快亮了！”

闭起双目，又自入定。

田秀铃恨不得扑他怀中，将他捋醒，好教他陪自己说话，但终于强自忍了下去，移动身子，反而坐得更远了些。

万籁俱寂中，也不知过了多久，她斜斜倒下身子，想静卧片刻。

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地底突然传来一阵镣铐叮当、铁链曳地之声，其中似是夹杂着一声声低沉凄凉的叹息。

田秀铃先前本以为这又是自己疑心生了暗鬼，但耳朵贴上地面，越听越是清晰，听来似有不知多少冤魂苦鬼，正在地下长叹走动，忍受那自古以来，永不停歇的酷刑。

刹那间，她只觉一阵寒意，由心底升起，由足底直透脊背，目光转处，石柱上的地狱苦难，更是历历可见，夜风呼啸，寒意更重。

她虽是女中豪杰，但女子天性究竟胆小，终于忍不住惊呼一

声，往任无心身上扑了过去。

任无心一惊张开眼来，耸然道：“田姑娘，你怎么样了？”

田秀铃身子紧紧倚在任无心怀中，手指着地下，颤声道：“你听……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任无心微微动容，凝神倾听了半晌，开口道：“哪有什么声音？”

田秀铃呆了一呆，伏地听去，那镣铐响动，凄凉悲叹之声，果然已俱不再闻。

但闻任无心微微笑道：“姑娘若是觉得太过寒冷，不妨将在下这件皮衣取了去。”

田秀铃翻身一跃，自任无心怀中跃起，口中道：“多谢你，不用了。”

心头却是又羞又恼，暗暗忖道：“莫非他只当我为了要和他亲近，是以故意编造出如此事来……唉！只恨那些声音此刻又偏偏不响了，但我无论如何，也要教他亲耳听上一遍。”

她虽非世俗一般心胸狭窄的女子可比，但女儿家遇着此等事，情怀郁结，总是难以化解的开，越是平日豁达的女孩子，到了此种地步，便越是偏见固执。

田秀铃一念至此，竟索性坐在任无心后面，睁大眼睛，凝神倾听，只等那异声再响，便将任无心推起。

任无心又已在闭目调息，他心里纵有千百件心事，表面却绝不显露。

又过了许久，异声却绝不再闻。

只见日光已从山顶缺口中，斜斜射了下来，将那铜柱的阴影，斜映在任无心身左第四根石柱上。

那根石柱正是田秀铃方才所坐之处，上面刻的拔舌地狱惨况，田秀铃此刻似是仍隐约可见。

但此刻天光已亮，寒气也已稍减，田秀铃方才的恐惧悚栗之心，此刻早已无影无踪。

要知那时人们虽然素畏鬼神，但无论是谁，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对鬼神一事之恐惧，十分中便要减去个六七分。

此时田秀铃回想起方才情景，心里反觉有些好笑，只觉自己方才的模样，莫要被任无心瞧见了。

心念反复问，突听喀地一声轻响，那根被阴影笼罩的石柱，忽然移动起来。

田秀铃方待伸手拍醒任无心，哪知任无心不等她叫唤，早已翻身掠起，沉声道：“两位老人家闭关时期已过，你就快见得着他们了。”

语声未了，石柱竟已向一旁侧了下去，圆石上立刻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深洞。

那石柱本有合抱粗细，柱倒洞现，那柱洞自也足以让人容身而过。

只听柱洞下飘飘渺渺传上来一阵苍老的语声，道：“是无心来了吗？”

任无心气贯丹田，恭声道：“是！”

那苍老的语声道：“下来吧！”

任无心想悄悄拉了拉田秀铃衣襟，还未答话。

忽然间，只听那危岩之上，也飘飘渺渺传下来一阵苍老的语声，道：“你带来的女娃儿是谁？”

语声虽轻细，但已隐有怒意。

任无心身子轻轻一震，呆了半晌，方自赔笑道：“这位姑娘虽是南宫世家中第五代夫人，但……但……”

他本待说：“但却和南宫少主并无燕婉之私，是以可说和南宫世家无甚关系。”

只是说到这一句话，他突觉话中甚是疑难，再也说不下去。

只听那语声冷冷道：“但什么？”

任无心叹了口气，道：“但她却数次救了我性命，又被南宫夫人逼得无处容身，是以我将她带来，求见两位老人家，再作区处。”

危岩上哼了一声，不再答话。

田秀铃也不敢做声。

但见任无心垂手肃立，更不敢言语。

他为了对这死谷二奇尊敬，一至山脚，便与田秀铃两人设法除下了面上的易容之色。

田秀铃见他已被冻得苍白面容上，神色甚是不安，才知道他将自己带来此间，果然是冒着极大的危险，担着极大的干系。

一时之间，她心头不觉大是感激，忽然大声道：“晚辈来此，但求能见两位前辈一面，绝不敢多扰前辈们的清修，此后也永远不会说出有关此间所有之事，但两位前辈若是以此相责任相公，晚辈纵然立刻退出，也无关系。”

她对谷中这两位神秘老人，本存敬畏之心，但想到任无心将为自己受责，心头勇气忽然大增，竟朗然说出话来。

任无心虽再三向她以目示意，她却仍滔滔而言，只做未曾瞧见。

只听地穴下老人沉声一叹，道：“你既已将她带来，也就罢

了！”

危岩上冷笑一声，道：“既是如此，你且一人先上来见我！”

任无心瞧了田秀铃一眼，低低道：“在此等着，莫要妄动。”

田秀铃方自点了点头。

任无心身形，已轻轻跃起，掠向左侧峭岩。峭岩之上，满布冰柱，正是绝好的落足借力之处。

田秀铃本在奇怪，那危岩高耸在空，任无心轻功虽高，也难插翅飞渡。

此刻她目光转处，才知那一根根冰柱，竟是飞渡危岩的云梯。

只见任无心身形在冰柱上飞跃，看去越来越小，上得数十丈后，突然身子一闪，便无踪影，想是已侧身掠入危岩上的洞穴之中。

四下顿时又复归于寂静。

田秀铃望了望上面危岩，又瞧了瞧地下洞穴，只望这两位老人家大放慈悲，莫要将自己拒于门外。

突然间，只听地穴下的老人语声又自传出，道：“听无心那般说来，你想必就是南宫寿的寡妻了。”

田秀铃心头一凛，恭声道：“老人家说的不错！”

心头却已大是惊骇诧异，不知这地底中的老人，怎会知道南宫寿这名字。

原来南宫世家数代主人，俱是夭折惨死，是以南宫夫人便将第五代的孙儿，取名为寿，意思自是望他能享天年之意。

但他名字，江湖中并无人得知，就连南宫世家，也只有上几代夫人，将他唤作寿儿。

但这老人隐居此间数十年，却唤出了这名字，田秀铃自然惊奇诧异，百思不得其解。

只听地穴中又道：“你既求任无心将你带来此地，想必定有所求，但老夫不妨先告诉你，无论你求的是什麼，都要有交换条件的。”

田秀铃沉吟半晌，道：“晚辈纵无所求，前辈若是有所吩咐，晚辈也当从命的。”

地穴中笑道：“想不到你说话倒伶俐得很，这难道也是你祖婆婆教给你的吗？”

虽是含笑而言，但笑声却冰冰冷冷，比不笑还要令人心惊。

田秀铃心头又是一凛，不知该如何答话，地穴中也没了声息。

田秀铃只得盘膝坐下，望着顶上的天光日色，呆呆的出起神来！

日色渐移，铜柱的阴影，也移过了两根石柱，任无心方又现身而出。

只见他身形有如飞鸟下坠，直至将达地面上，才在冰柱上借力换气一次，飘然落地。

身法之轻灵佳美，又岂是寻常江湖人所能梦想。

田秀铃见他身法如此，知道他功力必已复原，心下不觉大是安慰。

又见到任无心面色也大见轻松，忍不住展颜一笑，道：“他老人家到底……”

任无心匆匆道：“我还要下去一次……”

话未说完，身形已自掠入地穴。

田秀铃只得叹了口气，心头虽焦急，却也无可奈何。

但此次任无心却出来得极是迅快，一出地面，便道：“这条地道甚是窄小黑暗，你要小心了。”

田秀铃大喜道：“两位老人家已答应让我拜见了么？”

任无心点了点头，拉着她步入地穴。

穴中果然黝黯难辨景物，田秀铃想到她即将与那胸中似藏有所有秘密的奇人相见，心头只觉热血沸腾，所有的黑暗严寒，俱已不放在心上。

那地道并不甚长，转眼便已走尽。

尽头处便是一间石室，方广丈余，四下仅有一床、一几，以及一具小小的石炉，看来陈设甚是简陋。床侧还有一道小小的门户。

田秀铃见此石室中并无入迹，想是那门户必是通向老人的居处。

只见任无心果已恭声求见，门户中低应一声：“进来。”

田秀铃心头一阵紧张，随着任无心举步跨入门户，却久久不敢抬起头来。

只听那老人道：“这就是田姑娘么？”

声音却变得甚是柔和，并无丝毫恶意。

田秀铃应声抬头。

只见这石室形如八角，方广也不过丈余，陈设也甚是简陋，迎面石锅上，盘膝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身着一袭毛皮所制的宽袍，正在凝目瞧着自己。

她见了这地穴上危岩如削，圆石如玉，朔风严寒，秘径陈尸……种种气势，俱都奇诡雄伟，当真不愧死谷两字，心想这地穴

之下，光景必也非同寻常，再也未想到这里仅有两间如此简陋的石室。

她见任无心对谷中两老那般倾倒恭敬，心里对这两位老人，更不知起了多少种幻想猜测。

而如今见了这老人，除了目光有如明镜，头发略为零乱外，也与普通老人无异，并无她想象中那般奇形异感。

一时之间，她心头亦不知是惊奇还是失望，呆了半晌，方自盈盈拜倒。

白发老人微微皱眉，瞧了任无心一眼。

任无心立刻沉声道：“他老人家素来不喜多礼，快起来吧！”

田秀铃一面长身而起，一面恭声道：“晚辈田秀铃拜见前辈，但求前辈……”

白发老人道：“你的来意，我已知道，但你所求之事，老夫此刻还不能明言，过两日再说吧！”

田秀铃抬头道：“这……”

目光动处，突见这老人面容虽无特异之处，但神情却出奇的冷漠。

那正如以冰石所塑的普通老人石像一般，外貌形状，虽与普通老人无异，但神情实质，却大不相同！

这种极微妙而奇异的差异，使得田秀铃顿觉一股寒意由心头升起，说出一个但字，下面之言便无法继续。

白发老人道：“你既已来了，又瞧见老夫，此刻便过去外室相候，等任无心走时再带你同行。”

田秀铃瞧着这老人，似已呆住，她每多瞧一眼，便可发觉这老人另有特异之处。

她第一眼看时，只觉这老人普普通通，但看到第十眼时，手足俱已冰冷。

直到任无心在她耳侧轻唤了句：“田姑娘”，她方自回过神来，向那老人拜了一礼，立即转身而出。

她不惜冒着千辛万苦，要求见这老人一面，但此刻却只望越快离开这老人越好。她心头本有千百句疑问，但见了这老人却一句话也问不出来。

里外两间石室，非但大小不一，光景也迥然不同。

里面那石室虽也阴森寒冷，但却甚是光亮，室中并不见灯光，想是悬有夜明珠一类稀世珍宝。

外间这间石室，仅赖内室余光透入，自是凄清黯淡，更显寒冷。

田秀铃粉颈低垂，走至石室中央，停住脚步，转目四望，顿觉一种孤寂清冷之感，自心头升起。

方才地穴之上，寒气虽远较此间为重，但那时有任无心在她身侧还可忍受。此刻她转目四周，石室空空，地上只有她一人的影子，那孤寂寒冷，令她再也无法忍受，木立半晌，身子簌簌的抖了起来。

她有心冲出石室，不顾而去，但那险峻的地穴，又岂是她孤身所能冲出，何况，她纵能冲出，但天涯茫茫，她又能去到何处？

她若不冲出去，这种被人冷落的痛苦，又岂是素来要强的她所能忍受。

一时之间，她只觉悲从中来，不能自己。

天下虽大，竟无她容身之地，世人虽多，又有谁是她的知心？又有谁怜她，疼她，能助她一臂之力？

她暗咬银牙，勉强忍住不令眼泪流下，但眼泪在她秀目中转了几转，还是断线珍珠般落了下来，一连串流下面颊，湿透衣襟。

她感怀身世，不禁自怜自苦，忍不住含恨低语，道：“我那祖婆对别人虽然心肠狠毒，但却是世上最怜我疼我的人，我却偏偏要背叛了她，到这里来受别人的欺负冷落，只要她怜我疼我，我本已该心满意足，对别人凶狠毒辣，与我又有何干系？”

忽然间，听到那老人沉缓的语音，一阵阵自石门里传了出来，道：“这些日子，你在外所作所为，我知之虽不详细，但想来必定有欠谨慎，看你今日竟将那女子带来，就已可见一般，你难道不怕她是南宫世家卧底的奸细，一切做作，只是为了要来探听我方的机密。”

接着，便听得任无心低声言语，似是为其分辩之言，但语声模糊，听不甚清。

那人冷哼一声，道：“不要说了，莫非我懂的还没有你多吗？”

听到这里，田秀铃心中更是悲愤难言，这种被人冤屈的痛苦悲愤，端的令人难以忍受。

石室中老人却已不再提问此事，只是不断垂询任无心在江湖中之安排布置。

任无心恭恭敬敬，将他那一番苦心安排，俱都详详细细说了出来。

田秀铃又不禁听得暗暗心惊。

她虽然早已知道任无心乃是一代奇才，却也未想到任无心的安排，竟是有如此周密，算来那南宫夫人纵然狠辣，在此即将来临的生死存亡一战之中，也未见能操胜算了！

只听任无心滔滔不绝，说了约摸两盏茶时分，方自叹了口

气，道：“弟子此番在外，虽在各方面均有布置，甚至连那些后来极少过问江湖中事的前辈名家，也大多为弟子说动，答应出山助弟子一臂之力，但还有几件事，弟子仍觉毫无把握，只因这一战关系太过重大，是以弟子丝毫不敢大意，才赶着来请教你老人家，但此刻时机已十分紧迫，弟子也不敢久留！”

那老人沉声道：“你随我十年，我一身所学，你已学得十之八九，唯有这镇静两字，你却还要再多下几分功夫。”

任无心没有出声，显见是不敢辩驳。

那老人又道：“其实你心中所觉那几件毫无把握之事，我早就知道，第一件，你可是摸不透南宫夫人所练究竟是何秘门神功，不知可有破法。”

任无心叹道：“你老人家当真是料事如神，想那南宫夫人，数十年前之武功，便已可惊世骇俗，此番闭关修炼后，弟子等怎是她敌手，尤其可怕的是，江湖中到此为止，还没有一人知道她练的是什么？”

老人冷笑道：“世间万物，相生相克，只要是人能练得出的功夫，便有人能破，这一点你大可不必在意，你只要……”

田秀铃正自听得心动神移，目定口呆，突然间只听那老人一声轻叱，道：“好大胆子，竟敢偷听！”

接着，砰然一声大震，两边石门，立刻紧紧关了起来，石室中变得漆黑一团，难见五指。

田秀铃又惊又怒，大呼道：“你自己话声太大，又非我故意要听的！”

但目下漆黑死寂，哪有回声。这石室本已阴森黝暗，此刻更死如坟墓一般，全无半分生气。

田秀铃大骇之下，摸了过去，但方才门户之处竟已变成一片光滑平整的石壁，哪还有丝毫痕迹，更无丝毫着力之处。

她回身再摸那边，情况也是一样。四下冰冰冷冷，俱是石质之物。

无论是谁，在这里也莫想度过数日，便要因饥渴寒冷而死。

田秀铃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寒噤，暗道：“他……他见我听得机密，竟要将我杀死灭口吗？但……但任无心总不忍见我活活困死在这里……”

心念一转，又不禁忖道：“但任无心又何尝对我有一分半分情意，他除了一心要歼灭南宫世家之外，什么事也未放在心上，他有时对我虽也不坏，但那……那也不过是为了要利用我而已，何况，他对那老人家那般恭敬畏惧，又怎敢抗命救我？”

她心中忽而悲苦，忽而愤怒，忽而痛责自己，又忽而大骂任无心。

但她心中还是存有万一的希望，只望任无心能瞧她曾经救他一命的份上，也救她一次。

那么，便可证明任无心还对她有一丝情意，那么，纵要她真的去死，她也死得心甘情愿了。

黑暗中，她不断折磨自己，饥渴、爱恨、寒冷、寂寞，各种痛苦，有如千万条毒蛇一般，时时刻刻，不断在啃噬着她的心身。

也不知过了多久，田秀铃暗中推算时日，约过了四五日光景，这四五日时光的痛苦折磨，如非她心中还抱有万一之希望，实是难以忍受。

但此刻她暗中忖道：“任无心若有救我之意，此刻早该出手了，他纵不能真的将我救出，我也可听得一些动静，但……但四

下一直静寂如死，只怕……只怕……”

一念至此，顿觉万念俱灰，再也不敢往下去想。

当下缓缓站起身子，摸索着走到石壁边。

晶莹的泪珠，随着她脚步移动，滴落在地。

她也不伸手擦拭面上泪痕，仰面悲嘶道：“任无心呀任无心，此番我死在你手里，虽然只能怨我自己，但我纵然化做厉鬼，也不饶你。”

她因爱成仇，因悲成恨，语声中充满了悲苦怨毒之情！

多日来的痛苦折磨，更使她思想越来越是偏激，咬一咬牙，嘶声又道：“祖婆……我……我对不起你老人家，但我死了，也必将化做厉鬼，助你老人家得胜，让那些自命仁义的侠义道，全都死在你手里！”

语声未了，突然纵起身子，一头向石壁之上撞了过去，黑暗中也瞧不见是否有血光飞溅，只是她身子已软软跌倒在地。

又过了约摸顿饭时分，石壁突然开了一线，闪身跃入一条人影。

石壁开处，并非方才那两重门户，是以也未见有光线透入，四下仍然漆黑沉沉，难辨五指，自然也更瞧不清此人的面目，只有双目闪闪生光。

只见他对此间地形，似是十分熟悉，虽在黑暗之中，但脚步仍然走的甚快，也未碰着床几等物。

他走了几步，突然伸手一晃，取出个火折子，闪起一溜光，瞬又熄灭。

但在这火光一闪中，已可看出此人似也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但形状诡秘，身材魁伟，落手投足间，武功看来并不甚高，

绝非田秀铃室中所见之人。

这人影也在火光一闪间，瞧见田秀铃身子，赶过去抱起了她，匆匆退出石室。

那一线石壁，立时关起，外面仍是坟墓般死寂黑暗。

突听黑暗中一个阴森的语声道：“想不到这女子竟有如此烈性，快瞧瞧她是否死了，若是未死，赶紧救治，留着她还有大用。”

那白发苍苍的人影似是伸手探了探田秀铃脉搏腕息，然后沉声道：“非但未死，而且伤的并不甚重，想来她气力早已不支了。”

黑暗中语声冷冷道：“既是如此，便将她放在此地罢了。”

那白发苍苍之人似是吃了一惊，诧声道：“放在这里？不送她出去吗？”

黑暗中语声道：“正是放在这里。”

白发之人道：“但……但若放在这里，由她行动，便难保不被她发觉些隐秘。”

黑暗中语声大笑道：“你知道什么，此番正是要她发觉些隐秘。”

白发之人道：“但……但……”

黑暗中笑道：“你还是去管你的饮食之事去吧，此等妙计，说了你也不会懂的，记得莫要忘了给任相公送些石蟹汤，那是他最爱吃的。”

那白发之人躬身听了，放下田秀铃，佝偻着身形消失在黑暗中。

阴风惨惨，使得此地不但似坟墓，简直胜似鬼域一般。

又过了许久，只听田秀铃呻吟一声，显已自昏迷中醒了过

来。

她轻轻转动一下身子，仍觉头疼如裂，耳中但听风声呼啸，竟是那石室中绝对没有的。

触手一摸，地上也不再是平滑石质之地，而是坎坷不平，粗糙已极，与那石室迥然大异。

她忍不住机灵灵打了个寒噤，暗惊忖道：“莫非我死了，真已化做厉鬼冤魂？”

心念还未转完，突然又听得一阵铁链拖曳，镣铐响动之声，随风传来，虽然飘飘渺渺，隐约难辨，但听来却更是令人悚栗心惊。

田秀铃心头又一寒，接着忖道：“此刻莫非我已真的置身于鬼境地狱之中？”

刹那间，她心中也不知是惊恐还是悲痛，呆了许久，方自长身而起，咬牙暗忖道：“无论我是人是鬼，都该查个究竟，我若未死，反正我已抱定必死之心，再死一次也无关系，我若真的死了，那么我已是鬼了，别人都该怕我才是，我还怕什么？”

一念至此，当下摸索着向前走去，立心想看看那铁链镣铐之声，究竟是自何处发出的。

地势虽非十分难行，但田秀铃走来却甚是辛苦，每走几步，便得定下来略作喘息，但顿饭功夫后，还是被她走出二十余丈。

只听那铁链镣铐之声，已越来越是清晰，渐渐又可听到，其中还不时夹杂着悲叹呻吟之声，声声令人断肠心惊。

田秀铃心头忽又一动，大奇忖道：“这里莫非还是死谷，这些也就是我方才在那圆石上所听得的声音，但……但如此说来，我又是如何走出那石室的呢？”

她委实百思不得其解，只因这其中所包含的诡秘奇异之事，委实令人难测。

转目望去，忽觉眼前已有微弱的光芒，虽然火焰闪动间，也带着森森鬼气，但已可借此看出，此地竟是条狭长的岩洞，四面怪石如鬼齿般林林列列，更不知是冰柱还是钟乳？

这时她已可听出，铁镣悲叹声中，还夹杂着一阵阵沉重的脚步声。

她不禁暗中冷笑一声，忖道：“任无心此刻苦在这里，他就可知道我方才没有听错了。”

但这死谷之中，怎会有此异声？

任无心既是死谷二奇的心爱传人，怎会也不知道这其中的隐秘？

这死谷中除了那两位奇人之外，是否还另有他人存在？

若是还有他人，这些人又是何身份？

她越想越觉疑云密布，难以猜测，只觉头脑一阵晕眩，喉间更是干渴难言，坐在地下，闭目调息了一下，方自大步向前冲去。

这时她满腹雄心，也不知是哪里来的气力，奔行了三数丈后，便见岩洞尽头，石壁上嵌着一盏铜灯，光焰甚是黝黯，铜灯上更是色泽斑斓，满生铜锈。

那铜灯之下，赫然竟是一道铁门，铁链悲叹之声，便是自门中传出来的。

门上也系着条巨大的铁链，用一柄铜锁扣住，但那钥匙却也正挂在铁链之上。

还有四个以碧磷写成的字迹，在灯光映照下闪闪发光，写的正是：“妄入者死！”

铁门铜灯，粗链巨锁，望之已如地狱之入口，令人不寒而栗。那四个碧光惨惨的字迹，更令人触目惊心。

但田秀铃早已将一切事俱都置之度外，暗中一咬银牙，大步走去。

摘下钥匙，开了铜锁，费了许多气力，方将那粗重的铁链取下，铁链相碰，叮当作响。

这种铁链响动之声一起，门内的铁镣悲叹及脚步之声，便一齐停住。

田秀铃倒抽一口凉气，伸手去扳铁门，那铁门自她想来必十分沉重。

哪知她伸手轻轻一拉，铁门便已大开，似有鬼卒在一旁暗助一般。

她又不觉吃了一惊，踉跄倒退两步，方自驻足凝目望去。

只见门内灯光，较门外尤暗，阴森森的，哪里瞧得见有半条人影。

她壮起胆子，干咳一声，沉声道：“里面可有人吗？请出来相见。”

她一连问了三次，门中仍是寂无回应。

此时此刻，她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下双掌护胸，一步步向门里走了过去！

其实她此刻哪有防身自保的力气，门内若是有人偷袭，一掌便可将她立毙当地。

但她一直走入门里，四下并无异兆。

灯光之下，但见她身上皮衣，早已狼藉不堪，且已完全冰冻，哪有丝毫温暖之意，她头上所戴护身皮帽，也已歪落一边，露出

那零乱之长发，憔悴之面容，但直至今刻，四下还见不到一条人影。

忽然间，她只听身后叮地一声轻响，大惊之下，霍然转身。

只见一条鬼魅般的人影，乱发披散，遮住了大半面目，满身镣铐缠绕，正作势要向她扑来，但身形一动，镣铐便已出声，是以田秀铃立刻发觉。

她虽未被伤，但瞧这人影如此模样，当真有如恶鬼噬人一般，也不禁惊的呆了，只觉双膝发软，竟不能动弹。

那恶鬼般的人影，两道恶鬼般的眼神，也在瞬也不瞬地瞧着她，身形有如泥塑般未见动弹。

田秀铃定了定神，颤声道：“你……你究竟是人是鬼，这里究竟是何处？”

那人影又自木立良久，方自缓缓道：“你看我像人还是像鬼？你看这里可像是人间吗？”

田秀铃心头一凛，只觉这语声之尖厉枯燥，当真有如狼嚎鬼哭一般，脚步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大声道：“此地若非人间，莫非是鬼域不成？”

那人影嘿嘿怪笑道：“是了，这里正是森罗鬼域，我也有许久未食活人的心肝了，不想你竟送上门来，正好让我大嚼一顿。”

惨厉的笑声，他竟带着铁链，移动脚步，一步步向田秀铃逼了过去。

田秀铃虽说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此刻见了这似人似鬼的怪物，仍不觉心惊胆战，颤声呼道：“你……你敢？”

脚步一错，便待冲出门去。

但是她行动早已不便，而那恶鬼般之人影，虽然满身镣铐，

脚步也比她灵便的多，横身一跃，便挡住了她的去路，张开双臂，嘿嘿狞笑道：“你到了这里，还想走的了吗？”

田秀铃惊怒之下，奋起一拳，向他当胸直击过去，但她一手招式虽也后藏变化，怎奈气力却已大是不济，哪里还能伤人。

那鬼怪般人影见她一拳击来，双手一横铁链，迎了上去。

田秀铃摸不清他来路，此时此刻，怎敢与他硬拆硬接，缩肘收拳，连发三招。

那怪人嘿嘿一笑，轻描淡写，便解了她三招，竟似也已预知她拳路之精华。

田秀铃呆了一呆，大惊退后三步，暗暗忖道：“无论如何，我只要令他身子一侧，便可冲出门去。”

她实不敢想象自己若是落在这非人非鬼的怪物手里的情況，是以求生之念大起，当下奋起仅余之气力，左拳右掌，猛扑上去，忽地攻出七招。

这七招正是南宫世家不传之秘，招式奇诡，变化无方。

田秀铃纵然已是强弩之末，但拼命使出这七招来，仍然颇见威力！

哪知怪人却狞笑道：“人世间的武功，岂能打鬼！”

手掌微扬，铁链叮当作响声中，又轻轻松松，化解了这七招，招招俱是在田秀铃一招还未发出之前，便已先封住了她的去路。

田秀铃大骇忖道：“他……他莫非真的是鬼，否则怎会识得我的招式？”

当下心头一寒，奋力向那怪人身旁窜了过去，只望能侥幸冲过。

哪知她身子还未到，那颗乱发披散的头颅，已狞笑着挡在她

面前。

她惊呼一声，跌倒在地，腰、腿、肘、腕，一齐使出了全身气力，向后滚出数尺，踉跄着爬了起来，抬头向前望去。

那鬼魅般的怪人，已拖曳着镣铐，摇摇摆摆地向她走了过来，喉间不断发出恶兽般的狞笑之声。

他每走一步，田秀铃便后退一步，虽在如此严寒之中，但她已是大汗淋漓。

忽然间，她身子一撞，后面已是石壁，退无可退。

那怪物狞笑不绝，越逼越近，双臂斜举，十指箕张，饿鬼般扑了下来！

田秀铃再也忍不住，终于嘶声惊呼起来。

尖锐的呼声，划破四下寒雾，与那鬼魔般的狞笑之声，混合成令人悚栗的声调。

她只觉双膝发软，力竭声嘶，竟扑地跪倒。

那鬼魅般的怪人腕间铁链一阵颤动，冰冷的手指，缓缓触及了田秀铃的咽喉。

田秀铃只觉喉间如被毒蛇噬了般再也透不过气来，暗道一声罢了，闭目等死。

哪知鬼魅般怪人意突然缩回手掌，放声大笑起来。

笑声之中，充满得意之情，似是突然做了什么得意之事一般，铁链镣铐，也不觉叮当作响。

田秀铃紧闭双目，忍住不去瞧他。

只听这怪人狂笑道：“田秀铃，你为何不敢张开眼来？”田秀铃这一惊非同小可，瞠目惊呼道：“你……你怎会知道我的名字？”

那怪人哈哈笑道：“我怎会不知道你的名字？”

田秀铃颤声道：“你……你究竟是谁？”

那怪人道：“你不认得我吗？想一想，我便是那葬身绝崖的冤魂……”

田秀铃又不禁打了个寒噤，目光直视他，鬼火般的灯光下，只见他被乱发掩去大半的面容，满是血污，森森白齿，也有几粒碎断，但……但他那双光芒闪动的眼睛，仔细瞧去，却似曾相识。

只听那怪人狞笑着又道：“再往前想一想……想一想……我便是你从小最恨的人……”

田秀铃只觉得身子一震，突然嘶声惊呼道：“你是……你是南宫……”

那怪人仰天狂笑道：“不错，我就是他，哈哈……想不到吧，今日你竟会跪在我面前，多年来的冤气，今日我算出了一些。”

田秀铃听得他这番狂笑之言，心头不知是惊是喜是怒，面前这就是她一心想要寻出下落的人，但她却再也想不到会在这里见着。

瞧他此刻模样，哪里还有半分像是昔日潇洒从容的南宫公子，想见他这些日子来所受的苦痛，必非人所能受。

一念至此，她心头又不禁泛起怜悯之意，黯然长叹一声，垂泪道：“你……你怎会未死……又怎会被人困在这里？”

那怪人霍然顿住笑声，目光又变得满含悲愤怨毒之意，嘶声道：“我多年苦心布置，步步为营，只因我早已知……”

说到这里，铁门外已闪入一条人影，身子飘飘，大袖微拂，一阵香气，随袖而出。

田秀铃眼角方自瞥见这条人影，鼻端已飘入一阵香气，惊呼

道：“快回头，有人……”

话声未了，又是头晕目眩，话不成声，身子摇摇而倒。

她实未想到世上竟有发作如此迅快之毒物，朦胧飘忽之间，只听一声怪笑，又一声厉喝，道：“好恶的人，你既将她放入，为何……”

但这时田秀铃已觉眼前一片漆黑，什么话都再也无法听到了。

直到田秀铃再度醒来之时，情况却已与晕前迥然而异，昏迷中她只觉一种燥热之感，布达四肢躯体，竟是难以忍耐，呻吟一声，方自微微张开双目。

转目望处，但见青天在上，白云悠悠，一对早春候鸟，展翼飞于白云之下，吱呀浅唱。四面新抽浅绿，林木已将成荫，地上青草茸茸，广被百丈，望之有如精工所织之毛毡一般。

这时，旭日方自林梢升起，一线阳光，灿烂如金，将四下景物映得光彩辉煌。

加以鸟语花香，薰风拂面，更似人间天上。

田秀铃一目望过，但觉心头一惊，挣扎着爬了起来。

只见自己身上，穿着仍是那一袭厚重的皮衣，触手摸处，满头汗珠淋漓，她忍不住眨了眨眼睛，暗道：莫非这是我眼花了吗？

但一切景物，却又是如此真实。

田秀铃定了定神，回想晕倒前的情景，当真是人加鬼魅，地如鬼宫，便是九幽地狱，也无那般阴森酷寒，她至今想起，心头仍不禁为之一阵悚栗。

而此刻，青天白云，浅草如茵，她也不知道自身是隔世再生，还是犹在梦境。

她再也想不出自己怎会到了这里，忍不住暗暗忖道：“在那死谷中所发生的一切，莫非只是一场噩梦不成？”

但只要她一合起眼帘，那些阴森恐怖的景象，便历历如在目前。

尤其那穴中满身镣铐之人，更难令她忘怀，那叮当作响之镣链曳地声，那可惊可怖之悲叹狂笑声，此刻亦如仍在她耳畔。

忽然间，一阵车马之声，随风传来，车声辘辘，马声长嘶，瞬息间来到近前。

田秀铃正想寻人问一问自己此刻究竟身在何处，是以也不躲避，倒望那马车仍穿林而入。

哪知车马到了林前，便戛然而住。

林木掩映间，只觉那马车金碧辉煌，甚是华丽，驾车之马，更是长足奋鬃，神骏已极。

田秀铃暗奇忖道：“此地看来仍是荒郊之地，怎地突来如此豪富人家？”

一念尚未转完，但闻车厢中一阵娇笑轻语，车门微启，相继走出四个白衣女子。

阳光之下，只见这些女子们长裙曳地，白衣胜雪，秀发披肩，宛如乌云，衬着四下良辰美景，宛如仙子般袅娜穿林而来。

田秀铃暗喜忖道：“既是富室女眷，我探路也容易的多。”

但她垂顾衣衫，却顿觉有些自惭形秽，勉强拢了拢头发，整了整衣衫，却仍不敢面对来人，垂首走了过去，敛衽道：“请教姑娘！”

她一句未曾说完，那些白衣少女，竟突然掩口轻笑起来。

田秀铃呆了一呆，抬目望去，白衣少女们竟已伏身拜倒在地

上。

田秀铃又惊又奇，几乎惶然失措，嗫嚅着道：“姑……姑娘们为何如此多礼？”

她方待还礼拜到，只听跪在前面一个颀长少女伏身轻笑道：“才只一个月不见，夫人难道便已不认得婢子们了吗？”

田秀铃身子一震，大惊道：“你……你是谁？”

那颀长少女咯咯轻笑着，抬起头来，道：“莺莺叩见夫人！”竟是南宫世家中之内宅婢女。

田秀铃更是大惊，目光一转，另三人也已抬起头来。

田秀铃早已目瞪口呆，过了半晌，方自失声道：“莺莺、燕儿……你……你们怎会来到这里？”

她做梦也未想到，自己竟会在这里遇着南宫世家的婢女，是以方才竟未看出她们是谁？

只听莺莺垂首笑道：“婢妇们来到这里，是专程来迎接夫人的。”

田秀铃自己都不知道究竟置身何处，这些南宫婢女们却竟已知道。

一时间，她更是惊诧，脱口道：“你们怎会知道我在这里？”

莺莺秋波微转，盈盈一笑，道：“夫人莫非已经忘了吗？”

田秀铃道：“我忘了什么？”

莺莺笑道：“明明是夫人自己通知太夫人的，太夫人才令婢子们到此相迎。”

田秀铃失色道：“哪有此事？”

莺莺浅笑道：“若非如此，婢子们又怎会知道夫人在这里？”

田秀铃呆了一呆，半晌答不出话来，暗暗忖道：“是呀，若

非如此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会到了这里，她们怎会知道，难道……难道……我真的通知了她们，而自己又忘怀了……难道，我在晕迷之中，竟做出些连自己也不知道之事？”

连日来她所遭遇的一切，件件俱是如真如幻，如梦如醒，连她自己都分不清哪件是真？哪件是假？是以此刻她对自己之行为，都变得毫无把握。

莺莺见她神情痴痴迷迷，秋波又一转，面上突然泛起了怜悯的神情，似是在可怜她神智已有些不清，连自己所做所为都记不得了。

田秀铃见了她面上神情，心中更是疑惧交集。

莺莺、燕儿相互打了个眼色，双双走上前来，一左一右，牵住了她衣袖。

燕儿轻声笑道：“夫人，请上车吧，太夫人还在等着呢。”

田秀铃道：“她……她老人家……”

莺莺不等她话问出来，便已接口笑道：“太夫人对夫人一直想念的很，人前人后，都夸说夫人的好处，只……只可惜一时受了坏人蒙骗，但只要夫人回去，唉，莫说太夫人欢喜，就是婢子们，也都高兴的，所以太夫人一说，婢子们就急着赶来了。”

田秀铃只觉心头一阵热血上涌，喉头哽咽，热泪盈眶喃喃道：“我猜的果真不错，世上之人，果然只有祖婆是真正对我好的……只有祖婆……再无别人……”

说着，泪珠不觉滚下面颊。

莺莺、燕儿又自悄然换了个眼色，燕儿赔笑道：“这就对了，夫人的聪明，究竟非别人能及，常言说的好，间不疏亲，十指连心，别人再好，也是外人，怎比得嫡亲的骨肉，胳膊肘还有往外

拧的吗，不看别的，单看太夫人自从夫人走了后，那份悲伤之情，唉……”

她揉了揉眼睛，眼眶似也红了。

这一番话显然已将田秀铃说的更是激动，虽在阳光之中，但她那被厚重皮衣紧裹着的窈窕娇躯，仍不禁轻轻颤抖了起来。

莺莺眼波一转，轻轻推了推燕儿，笑骂道：“死丫头，还在嚼什么舌头根子，赶紧将夫人扶上车吧，莫要让太夫人等得着急。”

田秀铃心头再无疑虑，已决心要回到她祖婆的身侧。

她只觉世界虽大，只有那里，才是她的存身之处，只有在那里，她才有温暖与尊严，才不致受到别人的冷漠与轻贱……

她甚至已开始后悔，以前为何要背叛世上最疼她，最关心她的祖婆，她若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而换得的却只有冷漠与轻贱，那岂非太傻了吗？

莺莺、燕儿扶着她缓缓步向马车，她伸手抹去了面上泪痕。

抬首望去，天畔突有一片阴云飞来，掩去了和丽的日色。

就在这时，远处山坡之上，阴影之下，正有一条佝偻的人影，在留意窥望着这边的动静，暗影中虽无法分辨他的面目，却可看到他那双目之中，光芒闪动，远远望去，有如惊虹厉电一般。

一声马嘶，划破四下寂静。

马车终于启行，座上的车夫，挥鞭打马，带起急速的辘辘车声，向东方奔去。

且说任无心那日在石室，发见老人封闭门户之后，立即瞑目静坐，似已入定。

他自不敢惊扰，也只得在一旁静坐调息。

静室之中，难分时日，不知过了多久，老人方自缓缓张开眼来，道：“方才你先去上面，与那老怪物说了些什么？”

他口中之老怪物，说的自是死谷二奇中的另一人，其人之神秘，似是尤在此人之上。

任无心笑道：“弟子去了那里，他老人家也未说什么，只略垂问了弟子这些日来的经过，便挥手令弟子出来了！”

老人微微一笑，道：“那老怪物近年来脾气更加古怪，你多日未来，自不知道，有一日他居然定要一尝西湖醋鱼的风味，试想此间连木鱼都没有哪有醋鱼，他却定要大吵大闹不休；又有一日他与我棋未终局，便定要出谷，说在这里罪已受够，无论如何，也要老谢扶他出去，谢老儿既不敢违抗于他，又实无法答应，那情况当真狼狈不堪。还有一日，他……”

这老人口气一变，忽然娓娓说及此类琐细之事，绝口再也不提田秀铃。

任无心虽然有些关心，但见他如此，也不敢询问，只得赔笑倾听。

又过了许久，突听有人轻叩石壁，原来那石壁之间，还另有一道暗门。

任无心应命开了暗门，门外便躬身走入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手里捧着只托盘，见着任无心，欢呼一声，道：“任相公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早知任相公你来，老奴少不得又要做一味石蟹汤了。”

任无心见着他，似也十分欢喜，却故意板着脸道：“多日不见，你怎地还是要唤我为任相公，你若再如此相称，我也要唤你为谢老前辈了。”

白发老人亦自面孔一板，道：“长幼有序，大小有别，尊卑

之间，这称呼是万万不能错的，老奴服侍老爷数十年，若连这都不懂，那岂非……”

榻上老人接口笑道：“好了，好了，你又引起他的高论了，这老儿固执起来，连那怪物都拿他无法可想，近十年来，我哪次不劝他改了称呼，但他却道：‘头可断，血可流，这称呼却是万万改不得的。’这种话要人听了，当真要被他活活气死。”

白发老人只做未闻，双手将托盘放在榻上，恭声道：“老爷请用饭。”

榻上老人笑道：“这老儿脾气虽然古板固执，但做饭的花样却不少，竟将一样黄精山药，翻出了七十多种做法……”

白发老人道：“七十七种。”

榻上老人笑道：“不错，七十七种，我吃了数十年黄精山药，有时吃到口里，竟也分不出是什么，无心你既来了，少不得也要吃几日了。”

任无心笑道：“谢老儿的手艺，弟子已有多日未尝，今日少不得要大吃一顿的。”

白发老人的枯涩的面上，又露出了一丝笑容，道：“近日洞里石蟹已有不少，老奴加意做碗汤来，任相公不妨品尝品尝，不是老奴自夸，比起外面的山珍海味，也未见差了许多。”

他一面说话，一面躬身退出。

榻上老人叹息一声，道：“若不是他，我与那老怪物日子便当真难过了，这数十年来……唉……”

举起托盘，改口道：“你来吃些吧！”

任无心吃了一些，情不自禁，瞧了瞧外面之石室门户，讷讷道：“她……她……”

老人面色一沉，道：“她什么？我绝不敢将她饿死便是，你且在室中用功，休得胡思乱想，时机既已如此紧迫，我便要在这几日之中，传授你几样绝世之学，用以对付南宫世家之魔功。”

任无心精神一振，忽然想起那只神秘的素手，以及素手之主人兰姑，当下将她的种种神奇之处，以及自己对她之猜测，一一说了出来。

说到那兰姑神奇之武功，以及雪地之中，一路呼名而来，一掌击毙阻路灰狼之事，老人面上，亦似不禁为之耸然动容。

只见他斜倚石壁而坐，眼帘微合，满面俱是肃穆之容。

这睿智的老人，显然正在以数十年累积的经验与那过人的智慧，试想来解释这匪夷所思，几乎非人类所能解释之事。

任无心屏息静气，不敢打扰。

但在这片刻间，兰姑那神秘、苍白、而又艳绝人寰的面容，似又已在他心头泛起，与田秀铃含泪凝睇之双目，在他心中纠结成另一不可解决的难题。

突听老人长长吁了一口气，打断了任无心之思潮，道：“据老夫所知，昔年武林中，曾有位奇人，名唤摧心使者！”

任无心动容道：“摧心使者？这名字弟子怎地从未听人说起？”

老人道：“此人故世已将百年，你自不会知他姓名，但纵令他在世之日，江湖中亦极少有人能见着他的行踪，更无人知他武功深浅，只是……武林中无论是谁，只要听得他的名字，便不禁心惊胆战。”

任无心听得又惊又奇，忍不住又自插口问道：“别人既不知他武功深浅，却又为何畏惧于他？”

老人道：“只因当时江湖传言，这摧心使者，有种极为神奇之魔功，能令无论什么人，只要瞧他一眼，便要听命于他。”

他微微一顿，方自接道：“此等秘门魔功，自古便有相传，武林中号称摄心之术，被此术所摄之人，不但神智全然晕迷，完全受制于施术之人，而且有人还能做出些并非自身能力所能达到之事。”

任无心道：“弟子也曾听起这摄心之术的魔力，但却不知此术还能令人做出超凡之事。”

老人叹一口气，道：“此事解释极为困难，却可举例说明。”

他沉吟半晌，接道：“例如一个全然不通武功之人，身受摄心之术所迷之后，施术者若令他离地飞起三丈，他也可毫无困难的离地飞起，施术者若是令他忘去自身完全不通武功，要他去与个武林高手动手较技，他也可立刻应命，动手时竟可使出些他平日做梦也未想到的武功招式。”

任无心全神贯注，屏息倾听，面上早已为之耸然色变。

只听老人缓缓接着又道：“此等事情，全然超出人类理解能力，但却绝非虚幻空言，只能勉强将之解释为一种精神之力量，若是再进一步研讨，又与佛家大乘妙谤有些相似，西域苦行头陀，有些竟能入火不伤，入水不淹，想来亦是此理，只因他们面临水火之时，早已自我摄心，将自身驱入忘我忘物之境，如此方能发挥体内全部潜能，做出些超凡之事。”

任无心道：“佛家芥子须弥，明镜无台之说，若是浅而言之，想必亦同此理？”

老人笑道：“举一反三，孺子当真可教。”

笑容一敛，正色又道：“想那摄心使者，既有摄心之力，自

可驱策群豪，为所欲为，江湖中自然人人对他畏惧，幸好此人虽具异能，却颇知自束，一生之中，并未行恶，是以并未在江湖中引起什么波澜，而那南宫夫人嘛……”

他沉声一叹，接道：“她如今驱策群雄，用的虽多属药物之类，但依你说来，那素手兰姑之种种，却绝非药力单独所能达到，那女子想必已被南宫夫人之精神力完全控制，全然忘了世上万事万物，甚至连时间都已忘去……”

任无心恍然道：“是了，想那兰姑数十年来，容颜始终未改，这绝非是因南宫夫人与她自身怀有驻颜之方，而是因她完全忘物忘我，也忘去了时日之逝去，是以还保留着数十年前之容颜。”

他说到这里，老人面容之上，突然起了一丝极为微妙之变化。

但这变化瞬即消失，任无心自也未曾发现。何况，他纵然发现，也猜不透这老人面色为何变化，有何含意。

只听任无心又道：“想那兰姑若是已具超凡之力，自是人所难敌，南宫世家有了她一人，已可以一挡百，想来那些武功极深的高手，亦俱是伤在这一双素手之下，而我等眼见素手成劫，却仍无法破解，亦无法抵挡，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长叹一声接道：“那南宫夫人武功虽高深，却并不可惧，只因南宫世家中之四夫人陈凤贞，已曾暗透消息于弟子，说这南宫夫人所练之魔力，俱都是练在这素手兰姑的身上，而几次素手出现之时，还未达成最后之阶段，但那惊人的魔力，已令人不可抵抗，弟子全力与她周旋，亦难逃得她一掌，若是最后阶段被她练成，便是南宫夫人全面发动之时，那时素手兰姑，甚至已成金刚不坏之身，那时……唉，若今这一双素手纵横江湖，造劫之大，

就令人更不敢想象了。”

他心怀悲天悯人之心，心下当真是忧虑重重，难以自解。

哪知老人却微微一笑，道：“我早已说过，世上万物，相生相克，既有素手兰姑，便必将出现她的克星……”

任无心忍不住叹道：“但那克星是谁？何时出现，却委实令人担心的很。”

老人笑道：“那克星说不定便是你任无心，说不定数日之后便可出现了。”

任无心不禁心头一动，大喜道：“你老人家莫非已有了破她之术？”

老人微微颌首道：“凡被药物所迷之人，应有解药，此点已毋庸置疑。”

任无心讷讷道：“但你老人家方才也曾说过，那素手兰姑绝非单凭药物之力所能……”

老人微一摆手，截断了他的话，沉声道：“凡被摄心之术所制之人，亦必有一点弱点，那正如横练金钟罩等功无法练至之死门，只要寻出此点，便无异寻着解药。”

任无心道：“莫非此点是在她身上吗？”

老人摇头道：“并非在她身上，而是在她心上。”

任无心大奇道：“心上？”

老人道：“是的，她心灵之上，必有一处弱点，你只要设法击中她此处弱点，那摄心之法便完全失效，那时她不但完全记起自身一切遭遇，而且也会对那南宫夫人恨之入骨，那时……”

老人极为得意的仰天一笑，接道：“她非但不再造劫江湖，而且定要回过头去，与南宫夫人为敌，你便可去一强敌，得一助手

了。”

任无心听得又惊又喜，道：“但她那弱点，必被南宫夫人隐藏的极为隐秘，外人怎能发觉？”

老人笑道：“常言说得好，若要知水性，须向根处寻，你若要探查她心灵之弱点，便得先知道她心头的秘密，你若要探查她心头之秘密，又先得知道她以往之身世与来历。”

任无心双眉深皱，呆了半晌，长叹道：“这却又难了。”

老人道：“那兰姑秘密，你终有发现之日……”

任无心陷入了沉思。

老人展颜一笑，道：“你不妨在此暂留数日，在这几天里，我尽量将南宫世家武功中之破绽俱都指出，你不妨也回忆回忆与兰姑动手时之招式，七日之后，你再动身上路吧！”

当晚，那白发老奴谢忠果然调制出一碗极为美味的石蟹汤来。

要知这死谷穷阴极寒，鸟兽绝迹，他们平日的食物，除了可以储存经年的黄精山药之外，便是这寄生石隙中，生存力最强的石蟹了，是以这石蟹汤，也就成了这死谷中唯一的美味。

七日之后，任无心自然获益良多。

在这七日之中，他也曾为田秀铃担心，但却断定老人绝不致伤害于她，是以随即释怀。

第七日过后，老人将任无心唤至榻前，自也是再三叮咛，要任无心加意谨慎。

任无心肃然道：“弟子此番出谷之后，便要与南宫世家决一死战，不但弟子之一生事业，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江湖中还不知有多少武林朋友的安全生命，也着落在弟子肩上，此事关系如此

重大，不劳你老人家吩咐，弟子自会小心在意的。”

老人微微一笑，道：“不仅如此，便是我们两个老怪物的希望，也着落在你身上哩！”

任无心面色更是沉肃，接口又道：“这一战动员武林豪杰之多，占地之广，堪称江湖中数十年来仅见，战况之激烈，不问可知，武林黑白两道，也势将有不知多少人丧身于此一役之中，是以弟子亦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求一身之力，能阻遏南宫世家恶势力之增长，是以……”

他黯然一叹，垂首接道：“弟子此番一去，实不知他日是否还能生回此间……”

他语声已渐哽咽，垂下头去，住口不语。

老人的面容，似也变得十分黯然，缓缓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是男子汉本色，但我却不希望你如此，常言道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你这次纵然败了，下次也并未绝无希望，若是定要学那西楚霸王，一战不成，便自刎乌江，便大大错了。”

任无心忽然觉得老人言语之中，竟似隐隐含有不祥之意，并在暗示他此战致胜之机并不大多。

他心头一阵热血奔激，昂然道：“弟子生死虽事小，此战胜负却事大，是以这一战实是只许胜，不许败，战事未胜之前，弟子也万万不肯死的！”

他说的截钉断铁，音节锵然，老人展颜一笑，道：“但愿如此。”

任无心道：“无论如何，你老人家大恩大德，弟子有生之年，绝不敢忘，只恨……只恨你老人家始终不肯将弟子列为门墙，是以弟子也始终不敢以师傅两字称呼你老人家。”

老人微微一笑道：“你本极潇洒，为何也学会斤斤计较于这称呼名分之上。”

任无心垂首不语，只是翻身在地，拜了四拜，道：“弟子去了。”

老人道：“你何时动身？”

任无心道：“待弟子上崖参拜过他老人家之后，立时动身。”

只听石壁一阵响动，那白发老奴又躬身走入，道：“二老爷要老奴传语给任相公，说他老人家已闭关，请任相公不必拜别了。”

任无心道：“但……但……”

老人道：“那老怪物既然如此说，你不拜也罢。”

白发老奴赔笑道：“反正任相公此去不会太久，老奴的石蟹汤，还在这里等着任相公哩！”

任无心颓然长叹一声，道：“我此番一去，已不知何时再能回来了？”

白发老奴怔了一怔，惶然道：“任相公你……你怎地说出这样的话来？”

任无心凄然一笑，再不做答。

老人道：“你此刻若要动身，还是由原路出去吧！”

伸手一按，通往前面石壁的门户又自缓缓现出。

任无心目光转处，但见外面那石室之中，竟然渺无人迹，田秀铃也不知去向。

刹那之间，他面上立时变了颜色，不禁惶然道：“田姑娘……她……”

老人缓缓道：“她已走了。”

任无心目注老人，道：“你……你老人家莫非……已将她……她……”

老人面色一沉，轻叱道：“我会将她怎样？”

任无心垂首道：“弟子并无他意，只是……那田姑娘无论如何，总是弟子之救命恩人，弟子既将她带来此地，岂可……”

老人轻叱道：“你不必说了，只因此间之秘密，绝不容外人参与，是以我方自将她遣出，但她之生命安全，绝无妨碍，你只管放心好了。”

任无心听得老人如此说法，怎敢不信，当下暗中放下心事，只盘算日后如何去寻得田秀铃之行踪，报一报她相待自己之恩义。

他再也想不到此中之曲折变化，处处令人难以猜测，田秀铃此番一去，又使得事情之变化更加微妙，这后果任无心此刻若是知道，只怕他再也不肯出去了。

但他终于别过了老人，黯然而出，那地穴中仍是穷阴极寒，寒风刺体。

任无心上得圆石，地穴便自合起。

想起那日田秀铃在寒冷恐惧之中，不自觉地依偎到他身侧的情景，不禁露出一丝微笑。

但此刻地穴依旧，田秀铃却已不知去向。

一想起田秀铃幽怨眼泪，含愁眉尖，面上的笑容，立时消失。

出了地穴，便是那酷寒漫长的山狭地道，那些狰狞的尸身，有如石像般，亘古不变，守护着这地道，吓阻着妄想窥探此间秘密之人。

任无心多年来在这条谷道中往复行走，已不知有多少次，谷

道中每一具尸身之来历，他俱能一一道出，每一具尸身的形态，他纵然闭起双目，也能描述。

这些尸身和他似是已结下了一种极为奇异的情感，他每走这谷道一次，这种情感便似又加深一分。

此刻他脚步已在不知不觉间放缓了下来，只觉身穿蓝袍的老人尸身，横剑而立，在黑暗中骤眼望去，谁也看不清他究竟是生是死。

任无心轻叹一声，喃喃道：“铁公直呀铁公直，你享名数十年，虽未行善，亦无大恶，本可在家中度过残年，享享清福，为何你却偏偏要闯入此地，无端送死，还连累了你心爱的弟子！”

这尸身正是昔年以纯阳七十二剑在武林中颇享盛名的仙人剑铁公直，再后面便是他唯一的传人，小纯阳吕玄。

这老少两具尸身，在这谷道中存在最久，任无心自也对他们最是熟悉，但他总猜不透这两人为何要冒险闯入死谷？

此刻他心中正自感慨丛生，悄悄绕了过去，目光动处，神情突然一变。

阴风惨然吹动，冷雾往来飞浮，旧有的两具尸身之后，赫然竟又多了两具尸身。

两人俱是黑衣劲服，死状甚是狰狞可怖。

任无心骤然停下脚步，定了定神，本还只当自己眼睛已瞧花了，但凝目瞧了半晌，这两个尸身虽然也已僵冷，却确属任无心前所未见之人。

他与田秀铃入谷之时，也曾留意观察，也绝未发现这两具尸身。

显然，在这短短几日之中，谷道中又曾有人试图闯入，却不

知被何人击毙在此地。

但谷中人死，立刻便被冻僵，是以谁也无法自尸身之僵冷程度推测出这两人究竟死了多久？

他俯下身子，仔细查看这两具尸身致死之因，只见尸身之上，绝无伤痕，也不见血迹。

但两人双眼俱已凸出，似是被人以一种罕闻罕睹的重手法击毙，且是一招便已毙命！

武林中身怀此等武功之人，实是寥寥无几，任无心用尽心思，也猜不出此人究竟是谁？

怎会在这里击毙两人之后，便又消失无影？

就在此时，谷道前端，突然隐隐飘送来一声轻微的呼喝之声！

只因这谷道中奇寒无比，连语声出口都被凝结，绝难及远，而此声呼喝却能自远方传来，那呼喝之人想必中气充沛，内力惊人！

任无心心头一动，肩头微耸，如飞赶了上去。

连接几个起落之后，只见前面冷雾寒云之中，果然有刀光闪闪，人影飞跃。

他微一迟疑，方自借着山壁凸起之掩护，悄悄移动过去。但纵以任无心之目力，也要到近前丈余远近，才能分辨出他们的身形轮廓。

只见三条黑衣劲装的汉子，装束相同，使的兵刃也全是刀身狭长的镔铁单刀，此刻正围着一条魁伟异常的人影恶斗！

这三人的兵刃虽是江湖常见，但施展的刀法却是奇诡迅急，怪异绝伦。

一人身材最高，右手持刀，泼风般连环击进，一刀连着一刀，绵绵密密，再也不给对方丝毫喘息之机。

另一人却是左手持刀，刀法虽是与前者一样，但走的俱是反路，当真令人难以防守。

再加两人一正一反，配合的天衣无缝，更是令人防不胜防！

还有一人身材最短小，施展的竟是江湖罕见的地趟刀法，在这阴森狭小，满地玄冰之地，他竟能施展此种刀法，当真更是令人可惊之事，腰腿间若无过人的功夫，在这里莫说施展地趟刀法，便是大步走路也要一交滑倒。

三柄长刀，化做三团瑞雪，将四下寒冰冷雾，丝丝划破，化为飞絮。

他三人其中无论是谁单独一人，已令人难以抗敌，何况三人联手，上下纵横，配合无间，纵是少林、武当的掌门，也未见能与这三人战个平手。

但三团刀光中的魁伟身影，赤手空拳，游走在这三柄长刀间，竟似游刃有余，不但未曾落在下风，且仍攻多守少。

只见他每挥一掌，都带起一阵强劲绝伦的掌风，武功之高，功力之深，竟是任无心行走江湖以来前所未见。

有时对方一刀劈来，明明躲无可躲，但他只身子一倒，便轻轻躲过。

以任无心如此目力，竟也瞧不出他身法如何变化，自也更瞧不出他的武功来路。

任无心默数当世武林高手，自己纵不认得，亦有耳闻，这身影既非南宫夫人，更非兰姑。

但除了这两个女中异人外，他还想不出世上谁有这般深厚

的功力，怪异的身法。

就在这刹那间，黑衣人似也自知不堪久战，势必孤注一掷，竟将那三柄长刀织成的刀网，渐渐缩小。

眼见他三人刺出的锋芒，似已都要在那人身上交叉刺过，但他却偏能在间不容发时，自刀网寒芒中漏出。

若非黑衣人变招迅急，长刀竟生生要相互刺在对方身上。

任无心越瞧越是心惊，他知道这般近身搏斗，情况更是凶险，随时随刻，俱可判出生死胜负。

只是他双方俱不认得，也不知哪方是敌，哪方是友，甚至双方俱是敌人亦未可知，是以他自也不便出手相助！

只是他借箸代筹，却不禁在为那三个黑衣人暗暗奇怪，明是敌强我弱之际，本不该施出此等近身肉搏的招式，何况对方以空手入白刃，黑衣人本该以奇长的刀锋，逼得他不能近身方是，但这三人却主动逼近了对方赤手能及的范围之中，但瞧他三人招式之毒辣，又万不会是经验浅薄的生手，莫非是斗得着急，心已乱了？

心念转动间，他突然发现刀网中那魁伟的人影，掌力虽凌厉，但招式间竟似时有破绽之处。

黑衣人近身肉搏，正是专攻这弱点而发。要他在快打快攻的情况下，不能以雄浑的掌风，弥补招式的破绽。

用心之凶狡狠毒，连任无心都未发觉。

以那般内家高手，招式间竟有破绽，这发觉更令任无心大为惊奇。

他忍不住又向前悄悄移动了数尺，距离之近，已可感觉到刀锋划出的寒意。

忽然间，他终于发现，这武功绝高的人影，赫然竟是个残废！

只因他身法太过灵幻迅急，四面刀网重重，而这谷道中更是雾气迷漫，阴森黝黯，是以直到此刻才被任无心发觉！

残废之人，武功再高，招式间自也难免有些破绽。

若是以一敌一，这些破绽他本可弥补，但他此刻以一身抵敌三名高手，那三柄长刀，自四面八方，上下左右一齐攻了过来，他纵有三头六臂，也未见能防护得风雨不透，何况他仅有单臂独足！

任无心方自惋惜地暗叹一声。

心头忽有灵光一闪，想起了那舍命为他疗伤的独臂异人。

那异人任无心虽未看见，但田秀铃却将他描述得甚是详细，正是单臂独足，身材出奇的魁伟高大。

任无心心头一动，不禁暗暗忖道：“莫非我那救命恩人，此刻便在我眼前？”

但他还是有些怀疑，不信世上竟有如此凑巧之事，还是忍住未动。

只见黑衣人刀法越来越见泼辣紧凑。

他们似已寻着了那残废之人招式中的破绽所在，刀锋连转，也就不离那方寸之处。

任无心眼睛瞧着战局，心念仍不住在转，终于断然下了个决定，暗自忖道：“想那荒祠中的独臂异人，既能以内力救转我已将奄奄一息的伤势，武功自是超凡绝世，而眼前此人，功力之深，亦是惊世骇俗，这两人若非一人，世上焉有这许多单臂独足的内家高手？”

一念至此，再无疑惑。

这时刀光中的独臂异人，弱点既是被对方窥破，情势已甚是危殆！

任无心悄然展动身形，游鱼般滑了出去，堪堪到了黑衣人身后。

恶斗中四人并无一人发觉。

任无心剑眉轩展，轻叱一声，左拳右掌，一招两式，急攻而去。

在此等情况之下，他仍不愿出手暗袭，是以出手之前，先发出一声轻叱！

那黑衣人显然绝未想到这谷道中竟有人走出。

听得一声清叱，心头蓦地一惊，两道强劲绝伦的掌风，已自身后袭来！

他久经大敌，毋庸回顾，便知道这身后施袭之人，武功绝高，自己纵然避过这一招，也未见能避得过其后连绵而来的后着。

当下转身错步，刀随身走，八方风雨，施起一团瑞雪般的刀光，将全身护得风雨不透，正是守势中的绝妙高招。

但任无心之武功，又迥非武林中一般高手可比。他那招式之变化，功力之深湛，怎是黑衣人梦想得到。

此刻那黑衣人一招八方风雨使出，自信必能将对手身形逼出数尺开外。

哪知任无心不退反进，竟施展出分光捉影之无上绝学，一双赤手，竟抢出了刀光之中，口中轻叱道：“还不撒手！”

黑衣人只觉掌中刀一紧，竟已被任无心以五指捏住了刀背。

黑衣人大惊之下，坐马弓腰，运劲后夺，却有如蜻蜓撼石柱般，哪里动得了分毫。

方待撒手甩刀，转身逃走。

却不知就在这刹那之间，已有一股真力自刀锋涌来，他只觉手腕一震，虎口震裂。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躺下吧！”长刀乘势向前一送，刀柄颤动间，连点了他将台、乳泉、玄机三处大穴。

黑衣人当即闷哼一声，倒在地上。

另二个黑衣人此刻虽仍以两把长刀将那残废之人困得风雨不透，但却已不能似方才那般抢尽先机。

这两人本已有些心慌，再见到自己同伴出手一招还未施全，便被对方制住，心头不禁更是慌乱。

两人齐地打了个呼哨，虚砍一刀，便将逃走。

独臂人大喝一声：“哪里走？”

五指如钩，随着雷霆般的喝声，一招云龙探爪，虽是寻常招式，但在他手中施出，却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力，端得变化无方，有如神龙。

那黑衣人情慌意乱，突觉手腕一麻，已被对方铁掌抓住，但觉一阵疼痛彻骨，手腕一松，独臂人反手一掌，黑衣人扑面倒地。

那边任无心也以独风飞絮、满城飞花、十里春风连环三招，将另一黑衣人点了穴道。

要知道这三个黑衣人武功并非庸手，若非心已惊，胆已怯，任无心也无这般容易便自得手。

独臂异人眼见敌手俱已倒地，忽然引吭长啸一声。

啸声高亢，震得这百丈长谷，由头到尾，俱都嗡嗡作响，有如洪钟巨震一般，显见得胸中意气自豪，就连任无心也不禁听得暗暗心惊。

长啸之声，良久方歇。

独臂异人引手一探颌下须髯，仰天笑道：“挥手之间，强敌便已成擒，朋友你好俊的武功！”

任无心笑道：“不敢……”

独臂人笑声顿敛，沉声道：“但老夫与朋友你素不相识，你为何出手相助于我，你既自此谷中出来，可知道被你击倒的是什么人？”

任无心暗笑着道：“这人好傲的脾气，我解了他的危难，他言词尚且如此咄咄逼人，难怪田秀铃要说他是个世上少有的怪人了！”

当下干咳一声，缓缓道：“前辈难道不认得在下吗？”

独臂异人目光一闪，有如黑暗中突然亮起了明灯，瞬也不瞬地瞪了任无心半晌，口中喃喃道：“果然有些面熟……”

谷道中委实太过黯黯，以他之目力，竟也难辨人面目。

任无心走近两步，含笑道：“前辈……”

话未说完，独臂异人已大喝一声，道：“是你！”

仰天不住长笑起来，洪亮的笑声，激荡在谷道间，良久良久，方自消寂。

任无心听得他这大笑之声，已知自己所料不差。

第十六回 指示机宜

那独臂之人果已一把握住了他肩头，又自长笑道：“天道循环，不想竟一至于斯，今日救我的，竟是月前被我所救之人，老夫本想不到今生之中，还会受人恩惠，更想不到施恩于我之人，竟会是你？”

他语声中惊喜委实多于感慨，显然，这奇僻而又神秘的老人，极为乐意再见任无心。

而任无心心中，更是充满惊喜之情，当下躬身道：“在下此次只是机缘凑巧，为前辈略尽了绵薄之力，但却又怎能报得前辈救命之大恩以万一？”

独臂人突然面色一整，大声道：“不错，你是无意间救了我，但老夫亦非有意救你，从今以后，你我彼此两不欠，今后你若有危难，我纵然见了，也未必救你，我若有危难被你见了，你也不必救我。”

任无心被他说的怔了一怔，苦笑暗忖道：“难怪田秀铃说他性情孤僻古怪，如今一见，此人之不通情理，果然少见的很……”

心念转动间，那独臂之人竟已俯身拾起一柄长刀，权充拐杖，转身欲去。

任无心脱口唤道：“前辈慢走，在下……”

独臂之人眼睛一瞪，转首道：“谁是你的前辈？你当我真的

老了吗？”

任无心又不禁为之一怔，暗笑道：“这……”

独臂之人忽又哈哈大笑起来，道：“你我虽然两不赊欠，但今日相见，总算有缘，我此刻正是要去将酒拿来与你痛饮几杯。”

他口中说话，人已向前纵跃而去。

只见他虽然仅剩一足，以刀代杖，但行动之间，仍是轻灵巧快，不带丝毫声息。

任无心只得苦笑着随他而行。

到了一处小小的山坳，独臂之人方自停下脚步，自冰壁间一处小穴之中，取出个硕大的酒葫芦，一面仰天大笑道：“我天涯飘零，身无长物，只有这酒葫芦，方是老夫的命根子，老夫身子被人伤了，倒无所谓，这酒葫芦却是万万不能教别人打破的，是以老夫每次与人交手之前，自须将它好生藏起……喏，喏，此中虽非佳酿，却正是男儿汉当饮的烈酒，不但驱寒，且可壮胆，你不妨喝上几口。”

说话之间，他自己早已满满喝了几口，才将那酒葫芦交给任无心。

任无心含笑接过，仰天喝了几口。

只觉一股辛辣之气，由喉间贯穿而下，不由得脱口赞道：“好……咳，咳，好酒！”

独臂之人哈哈大笑，又将葫芦接去，两人轮流递饮，但觉心头甚是舒畅，彼此间的距离，亦似拉近了几分。

任无心暗暗忖道：“此老任性率直，本是个性情中人，但如今却又故做这般偏激古怪，不通人情之态，这其中原因，想必颇堪玩味，他武功这般惊人，姓名却不愿为人所知，想见他一生之

中，必定有件极大的伤心之事，他不但武功精深，对南宫世家的武功招式，更是了如指掌，由此想来，他那段神秘的往事，莫非也与南宫世家有极大关系？”

他心思周详谨密，几番推敲，越想越觉这老人身世可疑，当下朗声道：“前……兄台……”

独臂之人眼睛又一瞪，说道：“我既非你的前辈，更非你的兄台……”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不知你怎会来到这里，又怎会与那些黑衣人恶斗起来？”

他心中委实充满疑惑，是以不得不问，但问出口后，却又怕这位性情古怪的老人置之不答，甚或当时就给他重重的碰个钉子。

哪知这独臂之人此番竟未再瞪眼睛，啪地一拍酒葫芦，沉声道：“有些事你不来问我，我也正要来问你的。”

任无心道：“但请相询。”

独臂之人道：“你可知道有个海南剑派的传人弟子，剑法也练到六七成火候，甚是辛辣迅急，此人也只剩独臂……”

任无心不等他话说完，便已知道他说的是谁，当下接口道：“慕容飞，此人必是慕容飞，前……你怎会认得他的？”

独臂之人嘿嘿一笑，道：“那日在终南山后的荒祠之中，便是他一心想要你们的性命。”

任无心赧然一笑，道：“这就是了，但……但那慕容飞岂非已死了么？”

独臂之人沉声道：“不错，他正是死了，但却非死在终南山后那荒祠之中。”

他语声微微一顿，接口道：“我飘泊江湖，普天之下的荒祠败庙，俱是我的居处，那日在终南山后我与你等分手之后，无牵无挂，一路来到甘肃境，当晚正想寻个荒祠投宿，不想竟在那荒祠之中，见到了慕容飞的尸身，我本当他已死在终南山后，哪知却远在此间发现他的尸身，心头自是惊异交集……”

任无心叹息一声，将田秀铃所叙这一路上的经过，简略说了出来。

独臂之人颌首道：“这其中还有这段曲折，我怎会知道，是以那日我见着慕容飞尸身之后，惊疑之下便加查视，又发现这尸身虽已渐腐败，但死期绝不太久，显然绝非被人将他的尸身自终南山后运来此处，而是他活着自己走来的，而又死在此处。”

任无心苦笑叹道：“那日我委实太过大意，竟未将他尸身掩埋便匆匆走了，但你见着那尸身之时，尸身既已将腐败，想必距离我等离开那荒祠之时，又有三五日之久了？”

独臂之人道：“我行止从容，一路是幕天席地，对月饮酒，到那荒祠中时，正是月圆之日，当真是满地清辉，亮如白昼，我方在月下检视尸身，突听得远处有衣袂带风之声响动，听那风声，来人非但武功不弱，而且人数也绝不止一人。”

他仰首痛饮一口，苦笑一下，接道：“我独来独往，怎肯多惹闲气，多结是非，不等他们来到，便闪身躲了起来。月光下只见三个满身劲装的黑衣人，联袂飞奔而来，想是也要把这荒祠作为宿处。”

任无心忍不住问道：“这三个黑衣人，想必就是方才与你交手之人了。”

独臂之人道：“不错，但我说话时，你莫插口，你若插口，我

便不说了。”

任无心微笑不语。

独臂之人接道：“他三人见到慕容飞尸身，突然一齐惊呼出声来，显然这三人竟是认得那慕容飞的。我见他三人将慕容飞埋葬之后，便忍不住好奇之心，要想看看这三人究竟是谁？也要查出那慕容飞怎会到了这里方自身死，更想看看你两人与他们究竟有何仇恨。于是便立心跟踪他们。嘿嘿，他三人武功虽都不弱，但我这个残废一路跟在他们身后，他们竟无一人发觉。”

说到这里，他目中不禁闪耀出得意的光芒，任无心嘴唇启动，似是想说什么，但终是未敢插口。

只听独臂之人接道：“那三人一路之上，行踪鬼鬼祟祟，俱是昼伏夜出，像是见不得人似的，但无论他们到了任何荒僻之地，却总有人知道他们的行踪，赶来与他们联络，这些人行事都似乎十分谨慎，虽在无人之地说话，但语声仍是说的十分低沉，以我的耳力，竟也听不甚清楚，只隐约可闻他们言语之中，时时提及个姓任的小子，他们此番西来，最大的任务，似乎便是要和那姓任的小子作对。”

任无心听得心头一凛，暗惊忖道：“这三人不问可知，自是南宫世家中人，瞧他们行动，莫非已将我之行踪打听出来，所以方自专程赶来此地，要拦劫于我，教我无法回去。”

心念一转间，独臂之人又已接道：“我虽不认得那姓任的小子，但听他们说话，却似对此人又恨又怕，那时我已知道这三人必然身属一家极秘密的帮派，这帮派之组织也十分严密，更下了决心，要看看他们究竟是何许人也？”

他微笑一声，接道：“但那时我不过仅是想看看而已，并无

与他们正面冲突之意，是以行动极是留意，那三人虽也处处小心，却始终未发现有人在后跟踪。

“但他们似也并无目的之地，只是在这方圆数里中游弋巡视，似是在等候着什么人到来，又似要搜查一切人的行踪，整日便如临大敌一般，即使在睡觉之时，三人亦是轮流守望，不敢有丝毫大意。”

任无心暗叹一声，忖道：“他们这哪里是在等人，想必不过是在找我……”

独臂之人缓缓接道：“这情况数日未变，我正已有些不耐，哪知他们等的人却终于来了。”

任无心大奇忖道：“原来他们竟真的是在等人，却不知等的是谁呢？”

他面容连连变色，几番欲言又止。

独臂之人大笑道：“你想必是要问他们等的是谁？是吗？”

任无心叹息一声，颌首做答。

独臂之人道：“那时我心中好奇之心，并不亚于你，那日他三人一早便买些鸡鸭美酒，未到黄昏时，便到一片荒坟中的一座墓碑下，我瞧那情况，早知他们已约了人等在此处。但直到子时过后，仍未见有人前来。那三人虽已饿得饥肠辘辘，但却始终不敢将准备好的酒菜吃上一口。”

说到这里，他自己却忍不住又痛饮一口，方自接道：“我瞧了那情况，又知这三人必定对他们所等之人，极为恭敬畏惧，也忍着饥渴，伏身在暗处不动。

“又过了良久，荒坟之间，果然冉冉飘来一条人影，这人影一身灰惨惨的长袍，行动之际，肩不动，腿不曲，似是御风而来，

那时夜深风寒，荒坟中不时有枭鸟夜啼，宛如鬼哭，这人影望之更是有如鬼魅一般，教人见了不由自主为之打个寒噤。”

听到这里，任无心只觉自己心中似也有一股寒意升起，忍不住仰首喝了口葫芦中的烈酒，暗暗忖道：“不知这人影面容如何？我是否认得？”

独臂之人接道：“我那时一心想瞧瞧此人的面目，只因江湖中轻功能练到如此地步之人，实在寥寥可数。瞬息间这人便已到了近前。我不由得凝目望去，但见他面如蓝靛，满面虬髯，生像竟比恶鬼判官还要狰狞可怖，似我这般胆量，寒夜荒坟中骤然见到这样的角色，仍不禁为之倒抽一口凉气。”

任无心早已听得目定神夺，作声不得。

却见那独臂之人突然微微一笑，接道：“但我那口凉气还未抽完，已发觉这人影面上实是戴着一具戏台上用的恶鬼面具，是以瞧来那般可怖，在那般严重的情况之中，此人竟会戴个面具而来，实是令我大出意料之外，我至今还不知他此举是别有用意，抑或仅是为了好玩而已，否则，他若不愿以面目示人，大可以一方黑巾蒙面便已足够，又何苦要戴个恶鬼面具骇人！”

任无心方自失望的叹息一声，心头又一动，暗暗忖道：“以他们行事之严密凶狠，此举绝不止是为了好玩而已，其中用意必然极深……”

但此人究竟为了什么要戴这恶鬼面具，他也无法说出所以然来。

这时独臂之人又已接道：“那三人瞧见这灰袍怪人来了，立刻一齐躬身而迎，神情之间，果然极为恭敬。

“三人一齐赔笑道：‘老先生来的好早，晚辈们早已备下些酒

菜，请老先生随意用些。’我听了这老先生三字，才知道这灰袍怪人竟非与黑衣人同一帮派中人，幸好那时夜更深，风更寒，他们也想不到这荒坟之中会有人偷听，是以话声说得稍高响亮，否则我若一句话也听不到，那却当真是有如白等的了。”

听到这里，任无心已更是惊疑交集，动念忖道：“那灰袍人并非南宫世家中人，却与南宫世家相约会于这甘肃境中，听那情况，黑衣人竟早已知他所好，先就为他备下了酒肉，可见这约会此番必非第一次了，而此人武功又是江湖少见的第一流高手……唉！此人究竟是谁，委实令人猜不透。”

他已知此人关系必定甚大，是以心头不由得十分纳闷。

独臂之人道：“那灰袍人对他们三人的恭敬礼数，全不理睬，身子一倒，便箕踞地上放怀大嚼起来，他竟有如多日未得饱餐的饿鬼一般，直吃了半个时辰，直瞧得我饥火中烧，那三人更是在旁不住咽着口水。”

任无心听他说的活灵活现，也想一笑，怎奈心情既沉重，又紊乱，实是笑不出来。

独臂之人又已接道：“直等那灰袍人吃得尽兴，方自怀中取个密封起的函简，交给他三人，口中沉声道：‘三日之内便得送到，万万不能耽误，知道吗？’

“他语声嘶哑怪异，与寻常人说话亦大不相同，那三人躬身接过，眼睛里都露出喜色，只恨我目光无透视之能，看不出那封信里究竟写的什么？”

任无心也不禁失望的叹息一声，心知这封书信，必与当今武林命运有极大之关键！

独臂之人道：“灰袍人交过信简之后，又道：‘回复你家主人，

这已是我老人家最后一次指示机宜，以后就全要靠她自己相机行事了。这一战是胜是败，此刻犹在未定之数，但无论胜败，我老人家此后都不会再与你们见面，你们也不必来了。’”

他说到这里，所叙之事，又是一变。

任无心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暗自忖道：“如此说来，南宫夫人竟非这一战的真正主脑人物，幕后竟还有个人随时向她指示机宜！但……但这些机密究竟是什么？此人究竟与南宫世家有何关系？”

他越听越觉此中疑窦甚多，其中之曲折隐秘，竟事事大出他意料之外。

那独臂之人显然还似不知道自己的叙述竟对江湖中这生死之战有如此重大的关系，仍然缓缓接道：“那三人听他如此说话，神情都为之一变，其中一人道：家主人正对老先生倚重方殷，老先生怎能突然相弃？那灰袍人冷笑道：我老人家既然说出不来，自因此事已近揭晓分判之时，虽然这敌方还有一些你主人不知道的机密，但此刻已另有他人会去向你家主人说了，已毋庸我老人家再来费心。”

任无心暗中又一凛：“另有他人，这人又是什么人？又怎会知道我方的机密？”

他想来想去，更想不出，自己这方的人，有谁会向南宫夫人泄露机密，何况，能够知道己方机密之人，也根本不多。

独臂之人接道：“那三人听了此言，似已无话可说，那灰袍人突然又道：但你等此后遇有紧急之事，还可来此地寻我。说话之后，又自怀中取出张纸笺，上面写的想必是他的居住之地，那三人自然大喜接过，我却不禁暗自恼恨，恨这灰袍人为何不说出

自己的居处，却偏偏要写在纸笺之上。”

任无心暗忖道：“恼恨的岂只是你，只怕我比你更要恼恨百倍。”

独臂之人道：“灰袍人一手交给纸笺，身形便已飘然而去，我本有心追踪于他，怎奈他身形太过迅急，世上只怕再无一人能追得上他，于是我只有退而求其次，想设法自那三个黑衣人身上取得那两封信笺。”

“哪知就在这时，突然又有两条黑衣人影悄然掠来，后来的两人，身形比那三人尤快，身份亦似高出一些，一到便令那三人交出信笺，接过信笺之后，其中一人便道：‘此信既如此急迫，我先送它回去。’另一人行事竟更小心，轻叱了声：‘噤声！’便在先至那三个黑衣人耳畔附耳低语了几句，又拆开其中一信瞧了半晌，我方自拿不定主张，这两人竟已如飞去了，我若要跟踪他两人，势必要绕过半个坟场，那时这两人只怕早已去得远了。”

他长叹一声，接道：“是以我只有眼睁睁地瞧着这两人，带着那两封事关紧要的书信如飞去了，另三人却已坐下吃喝起来。”

他固是扼腕叹息，任无心更是跌足不已。

知道此番良机一失，再想寻出那神秘灰袍人的来历下落，只怕已难如登天了。

独臂之人叹息半晌，接道：“在那般情况之下，我只有继续跟踪那三人不放，天光大亮时，那三人寻找了个贫户之家投宿，我也觅地饮食歇息。但等到黄昏之时，竟又有两人前去会合，他们一行五人，便齐地来到这里，一路上不住回顾查看，似是生怕有人暗中跟踪，我虽然极力隐藏行踪，但入此谷后，仍是被他五

人发觉了，于是便在这里，恶斗起来。

“最怪的是，他五人既不问我来历，也不肯说出自己来历，只是一味哑斗……此后的事，想必你全已瞧见，我伤了他们两人，却被另三人围住。”

他滔滔说到这里，告一段落。

只听得任无心目定口呆，手足冰冷，再也想不通这些曲折隐秘，更想不通这五个南宫世家之党羽，竟会来到死谷。

莫非是死谷的秘密已被南宫世家发觉不成？若真是如此，情况岂非更是危急。

他默然寻思半晌，尚不得解。

突听独臂之人失声呼道：“忘了，忘了……”

任无心奇道：“什么忘了？”

独臂之人摇头叹道：“看来我真已老糊涂了，只是在这里不住去猜这些黑衣人的来历，却忘了拷问于他，逼他们说出自己身份。”说话之间，以刀做杖，又向谷边奔去。

任无心展步相随，到了方才恶斗之处，只见那三人身子仍然卧倒在当地。

近前一看，三人身子却已都冰冰冷冷，全无气息。

原来这三人穴道被点，血脉不能流通，在这酷寒之地，竟已被冻僵而死！

独臂人呆了半晌，放声大骂起来，骂的却是自己糊涂该死。

但任无心早已知道这三人纵非南宫世家七十二地煞，亦是南宫党羽，无论是谁，都休想自南宫世家中人口里问出半句话，是以虽见这三人俱都身死，心中并不觉得后悔惋惜，只是沉声道：“这三人的身份来历，你莫非还不知道吗？”

独臂之人大声道：“我自然不知道，莫非你竟知道不成？”

任无心叹道：“这三人俱是南宫世家门下，他们的主人，就是那南宫夫人，他们口中所说的那姓任的小子，便是区区在下。”

独臂之人身子一震，呆在当地，这句话显然也大出他意料之外。

只见他木然呆了半晌，方自说道：“这些若是南宫世家中人，那南海慕容飞想必也是了？”

任无心道：“不错。”

独臂之人双眉一轩，大声道：“慕容飞既是南宫世家中人，却又为何要将你那生死之交南宫世家之第五代主人置之死地？”

任无心怔了一怔，道：“谁是南宫世家第五代主人，在下并未见过。”

独臂之人大怒道：“你莫非还要在我面前装聋作哑不成？”

任无心道：“在下并无此意，但……”

独臂之人道：“若不是他，我怎会救你？若不是他，你怎会活到此刻？而此刻你竟说不认得他，你……你若非忘恩负义的小人，便是个……”

任无心忽然心头一动，恍然接口道：“原来你说的是她！”

独臂之人冷笑道：“不错，我说的是他，你此刻方自想起来吗？”

任无心叹道：“但她却并非南宫世家第五代主人，你只怕错了。”

独臂之人神色又一变，道：“他不是南宫世家第五代主人是谁？他若不是南宫世家传人，怎会学得南宫世家绝不外传的武功？”

任无心苦笑一声，道：“这其中曲折隐秘，本不能相告他人，但前……但你……唉，你既救了我两人性命，我又怎能相瞒于你，只是，在我未叙此事之前，却还要请教一事。”

独臂之人道：“快！有话快说。”

任无心一整面容，沉声道：“你既然终年游侠江湖，怎会不知道南宫世家近年中所发生的那几件震动江湖的大事？”

要知他心细如发，见到这独臂之人竟将田秀铃误认为南宫世家第五代主人，想必因为不知道南宫世家第五代主人已在那狂风暴雨之后，丧身在峭壁下的万丈深谷之中。

而此事早已轰动江湖，这独臂之人竟然不知，自也启人疑窦。

那独臂之人亦自沉吟半晌，方自沉声道：“此事我也不能对人明言，但不妨告诉你，近十余年来，我也幽居于一处绝壑深谷之中，除了天上白云飞鸟，地上木叶枯草之外，便不知他事，直至近日，我方自静极思动，才出来行走江湖，但……但若非遇见你们，我也绝不会过问江湖间事了！”

他语声说的甚是沉痛，显见这些话又已触及了他神秘的往事，那往事若非充满伤痛，又怎会幽居深谷之中，十余年不知世事？

任无心恍然长叹一声，道：“既是如此，我也不妨明言，你那日在终南山后的荒祠中所见之人，实是女扮男装……”

独臂之人怒喝道：“放屁，南宫世家数代独子相传，怎会出来个女儿，若说南宫世家竟把秘传之武功传给一个不相干的女人，更是绝不可能之事，你若要我相信，实是做梦。”

任无心目光闪动，凝注着他，一字字缓缓道：“她虽非南宫

世家第五代主人，却是南宫世家第五代寡妇！”

说话之间，他目光始终未离对方面目，似是要查看这神秘的独臂之人听了这话后，神色有何变化。

只见那独臂之人面色果已大变，口中喃喃地道：“寡妇……寡妇……”

突然大喝一声，道：“那……南宫世家第五代主人，莫非也已死了？”

任无心颌首叹道：“不错！”

独臂之人厉声道：“他是如何死的？”

任无心缓缓道：“雨夜之中，被人路劫而死，对方俱都是蒙面人，但究竟是些什么人，时至今日，江湖中还是无人知道。”

独臂之人身子一震，目光中倏然现出怨毒、悲痛、凄凉……等情感混合而成的奇异光芒，虽在如此黑暗之中，任无心还是瞧得清清楚楚。

只听他口中呓语般喃喃说道：“无头公案……又是一段无头公案……”

任无心目注着他，缓缓道：“不错，南宫世家数代主人之死，俱是无头公案，这几人俱都死的不明不白，含冤地下，江湖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在为他们扼腕叹息，但愿这真象有大白之日，只是……奇怪的是，那南宫夫人非但不愿从中相助，反而……”

独臂之人突然大喝一声道：“住口！”

任无心目光又一闪，但终是顿住语声。

只见那独臂之人两道凄厉的眼神，已望到他身上，一字字缓缓道：“你未骗我？那人真是南宫世家的寡妇？”

任无心点了点头，还未答话，那独臂之人已仰天狂笑起来。

他笑声中所含的怨毒之意，更是令人听了不禁为之胆战心惊。

只听他狂笑着道：“瞧她为了你的生死之事，那般关心，想来你与她两人之间，关系定必非浅。”

任无心愕了一愕，道：“这……这……”

独臂之人笑声突顿，厉声道：“你既已知她乃是别人家的寡妇，为何还要与她……与她如此不干不净？可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任无心赔笑道：“在下仅与田姑娘一路同行，始终以礼相待，怎谈得上失节两字？”

独臂之人仰天狂笑道：“嘿嘿，好一个一路同行……哈哈，好一个以礼相待……”

笑声又顿，戟指大骂道：“恶奴，你可知道瓜田李下，蜚短流长，别人若是知道你两人如此，纵然无事，也变做了有事……恶奴！你自命侠义道之人，可知道已在无形中坏了她的名节？”

任无心只被他骂得满头俱是冷汗，既不能默认，更不能分辩。

忽然间，心头一动，暗暗忖道：“此人自称早已不愿多管人间闲事，却又为何为了此事这般激恼，其中想必大有文章。”

一念至此，当下冷冷道：“阁下如此关心南宫世家之事，又那般熟悉南宫世家之武功，莫非……阁下也与南宫世家有什么关系不成？”

独臂之人面色又一变，怒喝道：“这般不仁不义之事，天下人听了俱都要管，何况老夫？你方才虽对老夫有些恩情，但老夫此刻还是少不得要教训教训你这不仁不义的恶奴！”

恶奴两字出口，他已抛去了掌中长刀，独臂亦已随之挥出，

但见那蒲扇般大小的手掌，五指箕张，黝黯中望去，当真有如云雾中探出之毒龙利爪一般。

任无心早知他武功深不可测，此刻怎敢有丝毫大意，身子一侧，避开了这一抓，右臂随之挥出，先行封住了对方之后着，口中急呼道：“你我是友非敌，阁下何苦出手？”

独臂之人冷哼一声，也不答话，竟似定要任无心教训一番，方能出了胸中怒火。

但见他独足频点，身形展动，霎眼间便已攻出数招，非但招式奇诡繁复，缤纷错落如风中狂絮，身形之展动，更是迅急无俦。

只因他只剩下一腿，下盘功夫，自不如常人稳固，便只有以迅快的身法补其不足。

任无心更是惊奇，暗暗忖道：“此人听了田秀铃乃是南宫世家中的寡妇，便对我如此苦苦相逼，他若非与南宫世家有密切关系，怎会对此事如此恼怒？莫非他真的竟会是他吗？”

但高手相争，情况是何等危急，怎容他多加思索。

只见对方掌影满天而来，虽是虚多实少。

但若不加闪避，虚招便立时变做实招，正是虚虚实实，人所难测。

任无心唯有凝神卓立如山，以不变而应万变！

他见那独臂之人出手之时，先已抛去了掌中权充拐杖的长刀，便猜出这独臂人掌力上必有独到的功夫，使了兵刃，反不称手。

此刻他但觉独臂人掌势未至，那强劲的风声便已刺骨而来，便知道自己所料非虚，是以防守更是严密。

要知任无心直至此刻，仍不愿伤了对方，是以直到此刻仍未

发出一招攻势。

只见那独臂之人虽只剩下一手，但出招之间，望之却有如千百条手臂在一齐舞动。

虽只仅剩一足，但身形展动间却丝毫没有不便，反而更见灵幻。

突听独臂人大喝一声，竟飞起一足，自缤纷的掌影中穿出，直踢任无心胸腹。

任无心再也想不到这仅只一腿之人，还敢施展穿心腿此等凶险的招式。

残废之人竟敢施展腿法，腿上自必有过人的功力，而此等腿法，本是要令人避无可避，闪无可闪。

任无心骤出意外，纵有通天本事，在这狭窄之地，也不知该如何闪避。

若是硬接他这一招，则双方胜负之判，其中必有一方，要受损伤。

任无心既不愿被对方所伤，在这瞬息之间，眼见对方一腿飞来，他心中委实不知该如何是好？

高手相争，固是瞬息千变，江湖风云，又何尝不是波谲云诡，变化万千。

自从任无心布下疑阵，骗过了南宫世家对那些当代名医之搜索，与田秀铃结伴西去，夜上终南，大意受伤，入棺诈死，荒祠夜斗，田秀铃巧遇独臂人，任无心死里逃生，慕容飞在劫难逃，任无心伤愈回醒，入死谷，见奇人……至今已有四十余日。

这四十余日时光，在常人平凡庸碌的生活中，并不算十分长久，也不至引起如何巨大的变化。

但在武林之中，却已足够发生许许多多惊心动魄之事。

何况今日之江湖，正值危机四伏，杀气腾腾之际，短短一日时光中发生的变化，已可令武林局势完全改观，何况四十余日这般漫长！

这一场激战虽未暴发，但江湖中无论黑白两道，上上下下，只要见闻稍广之人，都已隐约知道，将有惊天动地之事发生，是以人人俱在瞩目着此一激战双方的动态，他们自忖能力，虽不敢轻易投身于此一战役之中，但对此战之关心，却是人同此心，无一例外。

令人惊异的是，这一触即发的战事，在这四十余日之中，表面看来，竟似无丝毫变化。

南宫世家庭院深沉，终日紧闭着门户，竟看不到有任何武林人士出入其中，至于那五位神秘的寡妇，武林中人更是至今还无人见过。

而少林、武当等名门正派的长老，更似已完全绝迹。

有些好事之人，忍不住去寻这几派中的门人弟子加以询问，但纵是他们之至亲好友，只要询及此事，他们便立刻掉首不顾而去。

使得此一战役，在人们眼中更平添许多神秘之色彩。

江湖中消息灵通之士，暗中传语，都知道此战中还有个最最神秘的人物任无心。

也都知道此人多才多艺，布衣傲啸，虽然年纪轻轻，但甫出江湖，便已与江湖各大门派的掌门人有分庭抗礼之势，就连百忍大师、玄真道长那般的身份，那般的人物，都对他甚是敬重。

但此人虽然仁心侠胆，才华绝代，而且人如临风玉树，风采

不可逼视，却偏偏又有谜般的身世，神龙般的行踪，教谁也揣摸不透。

有关任无心的种种传说，在江湖中已成为最最令人动心的话题。

有关任无心的身世来历，江湖中更是人言纷纷，莫衷一是。暴风雨之前，本应有一段令人窒息的沉静。

但突然间，一件事震撼了所有的人心，宛如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方巨石……

在大散关内，名城宝鸡附近，有个小小的市镇田家集。

这市镇虽小，但名气却甚大。

只因陕西境内的武林豪士归隐之后，大半迁来此地定居，为的自是英雄虽老去，并不甘寂寞，昔日的友伴聚在一起，谈一谈昔日雄风，叙一叙扬刀往事，虽不能再去与人争胜，但也可稍慰寂寞。

镇里大街尽头，有个金盆居，卖些牛肉白酒。

地方虽甚是简陋，酒菜也未必佳妙，但这金盆居三字，却正投了那些金盆洗手的暮年英雄脾胃，是以生意兴隆，经常坐无虚席。

这一日严风呼啸，余寒犹烈。

金盆居更是高朋满座。

几张大方桌上，坐的大多是田家集归隐的豪士，只有角落里一个灰袍人，面壁而坐，低头吃面。

瞧那桌上放着的包袱，可见此人必定是个外来的过客，众人瞧不见他面目，本未在意，只是这些老江湖们，骤然见着一个既不喝酒，也不叫菜的江湖客，都不免觉得暗暗奇怪，又有些暗暗

好笑。

英雄虽老去，但昔日的友伴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倒也不减昔日豪气。

忽然间，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大步自门外闯入。

此人年龄虽老迈，但筋骨尤健，一张透着红光的面容上，竟满现惊奇激动之色！

众人见他来了，纷纷招呼让座。

有人瞧他神情奇怪，不禁问道：“瞧田大哥满面红光，莫非是又听见什么惊人的消息吗？”

那田大哥连干了三杯烧刀子，方自喘了口气，道：“这消息实在太过惊人，俺听了不敢丝毫耽误，赶紧跑来说给各位老哥知道。”

众人更是惊奇、诧异，纷纷催促声中，那田大哥沉声道：“俺那大儿子今日回来，带回这消息，说是……说是……”

忽然压低语声，接道：“此事江湖中目前还无什么人知道，俺今日在这里说了，老哥们听了千万莫在外面乱嚷才好。”

众人道：“田大哥只管说就是了，咱们又不是顽童少年了，怎么会胡言乱语。”

那田大哥又道：“不是俺故作神秘，只因此事关系实在太，而且……而且……”

他数次欲言又止，却更引起了众人的好奇之心，一叠声不住催问。

只听那田大哥终于长长叹息一声，道：“诸位可知道，咱们嘴里时常说起的那位大英雄，已在前些日子死在终南山了。”

有人忍不住道：“谁？究竟是谁？田大哥你说清楚些好吗？”

田大哥干咳一声，沉声道：“任无心，除了任无心还有谁？”

此言甫出，那面壁而坐的灰袍人身子似乎微微一震。

众人听了更是大惊失色，失声道：“任无心？他怎会死？凭他那一身神鬼莫测的功夫，还有谁伤的了？田大哥莫非是听错了吧？”

田大哥沉着脸道：“俺听的清清楚楚，一点不错，据说南方那边，早已为此事闹得天翻地覆，任无心手下的人，本来都藏得甚是隐秘，不到时候，绝不妄动，但听了这消息后，都已忍不住了……只是，唉，群龙无首，他们这一动，唉，咳咳……”

干咳数声，长叹不语。

酒店里立刻变得死一般寂静，众人面面相觑，俱都惊得说不出话来！

那背面坐着的灰袍人的面容虽不可见，但持筷的手掌，禁不住颤抖。

显然，他听了这消息之后，吃惊较他人尤甚。

过了良久，才有一个人嚅嚅着问道：“这……这消息来源……可是真的？说不定是南……那边的主儿故意造谣，为的是扰乱军心也未可知。”

田大哥叹道：“这消息来源千真万确，再也错不了，只是俺不便说出……”

话声未了，突听那灰袍人大喝一声，道：“如此紧急重要之事，你说到一半，怎能不说了？”

声如霹雳雷霆，震得桌上杯盘碗盏，不住叮当作响。

众人更被震的耳鼓欲裂。

这些人俱是久历风尘的老江湖了，闻声之下，便知这灰袍人

必是内功深湛的武林高手，相觑之下，不禁更是大惊失色。

那田大哥毕竟不愧是老江湖，略一变色，立刻沉声道：“朋友是谁？为何如此关心此事？”

那灰袍人犹未转过身来，只是沉声道：“要你说，你就说，多问什么？”

田大哥面色突也一沉，大声道：“不说就不说，你要怎地？”

他本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想到这里有如许多老朋友在，怎会眼见他被个外路人所欺，是以胆子不觉更是壮了。

果然不出他所料，众人俱都振臂而起。

方自大乱之间，突听那灰袍人长笑一声，双手微按桌面，竟连人带椅飞起。

众人但觉眼前一花，耳畔呼呼风声，那灰袍人已自众人头顶飞过，砰的一声，连人带椅落在一张方桌之上，身子竟仍端坐椅上，似是未曾动过一动。

黯淡的光线下，只见他面色蜡黄，冰冰冷冷，全无半分表情，那一双眼神，却是光芒闪动，令人不敢逼视。

这一手绝世轻功亮出，端的是惊世骇俗，无与伦比，众人虽然久走江湖，但几曾见过这般高手，不觉豪气顿消，都吓得呆了。

只见灰袍人利刃般的目光瞬也不瞬，凝注在田大哥面上，一字字缓缓道：“那消息来源如何？你究竟说是不说？”

田大哥被他眼神逼的，踉跄后退两步，道：“俺……俺……”

目光四转，只见众人满面惊骇，哪有斗志。

他心头不觉为之一寒，接道：“这……这消息是俺那儿子说的，他……他……”

灰袍人目光一凛，沉声道：“他此刻在哪里？我要见见他！”

这灰袍人面容虽然奇诡怪异，但语声却沉肃威严，似是久惯发施命令的人。

那一双眼神之中，更带种令人不可抗拒的慑人之力。

众人竟都为其神威所慑，再无一人敢出言抗拒。

喧嚷的酒店，早已变得无比寂静。

只听田大哥垂首道：“犬子匆匆回家一转，此刻已走了。”

他本乃性情粗豪之人，此刻言语竟也变得斯文起来。

灰袍人双眉一皱，紧紧逼问道：“走了？走向哪里？”

他步步紧逼，丝毫不肯放松，显见对这消息关心已极。

众人已隐隐猜到，此人若非任无心的朋友之辈，必与南宫世家有些关系！

只见田大哥面如土色，竟噤嚅着说不出话来。

灰袍人见他似有难言之隐，目光更是锐利，追问更急。

忽然间，有人大声道：“田大哥，你说就说吧！我田大哥的令郎，乃是龙门府的三班捕头……”

灰袍人冷哼一声，道：“官门中人，怎会知道江湖隐秘，田某人，今日你若不说出你儿子的来历去向，休怪老夫无礼！”

众人见他如此紧逼，神情间已忍不住露出激愤之色。

听田大哥长叹一声，道：“这位……这位爷台说的不错，犬子实非公门中人，俺那样说法，只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已。”

众人怔了一怔，再也做声不得。

只听田大哥长叹接口道：“不瞒各位，俺那不成材的儿子，在江湖厮混多年，实无半点出息，只是在西安府左近，做些杂工，抬抬行李，俺有个这样不成材的儿子，实在丢人，实在没有脸向

各位说出实话。”

他本是满脸红光的面容，此刻早已变得苍白而沮丧，众人更是听得目定口呆。

灰袍人沉声道：“若是苦力，更又怎知此等武林秘辛？”

田大哥垂首接道：“此次终南山巨变之后，尸积如山，终南山上的道爷，人手不够分配，下山雇了些杂工去抬棺材，俺那不成材的儿子，也是其中之一，任大侠任无心的棺材，他不但亲眼见过，而且……他还亲眼见到有许多武林中人上终南山，去向那边的掌教真人探问任大侠的消息，掌教真人也亲口说任大侠是……是死了。试想以终南掌教的身份，自然不会说假话，想来这消息，必定是千真万确的！”

说到这里，那灰袍人双掌又已不禁微微颤抖起来。

他本当这田大哥父子两人身份可疑，只希望能从这父子两人身上，寻得些隐秘。

哪知这田大哥不过只是个代子吹嘘的昏庸老人而已，一时间，他心头虽然充满悲激，却又不觉有些失望！

酒店里鸦雀无声。

田大哥神情黯然。

灰袍人缓缓自桌上走下，步履竟已显得有些踉跄，那一双神光满盈的虎目之中，更似已有了晶莹泪光。

忽然间，只听酒店垂帘响起一阵尖锐而冷峭的语声，冷笑着道：“俺爹爹年纪大了，说也说不清楚，还是由俺来说吧！”

众人神情又一震，田大哥霍然抬头。

灰袍人厉声道：“什么人？快进来！”

语声未了，门帘已启，一阵寒风穿帘而入，一个黑衣少年随

着这阵寒风，大步走了进来。

只见他身形颀长，举止矫健，举手投足间，满现剽悍之气，面上浓眉如戟，目光闪烁，颌下刮的青渗渗的，更显得凶猛过人！

灰袍人一见此人走入，心头一动，便知这黑衣少年神情绝非杂工苦力等江湖无赖可比，瞧他举止之间，外功实已练至极深的火候……

既是如此，爹爹为何又要说他是个不成材的儿子？

疑云既生，当下沉声道：“这位便是令郎吗？”

田大哥赔笑道：“不错，这就是犬子田威……呔，还不过来见礼！”

那黑衣少年目光一转，神光四射，大步走了进来，眼睛便已逼射在灰袍人面上，一字字缓缓道：“客官要问什么？只管问吧！”

灰袍人道：“那位任相公棺木已运至何处？你可知道？”

黑衣少年田威道：“他棺木被他身畔一位书僮押去，下落谁也不知。”

灰袍人道：“他是怎么死的，死在谁人手中？你可听人说起？”

田威沉声道：“任无心此次丧命，据说是内讧。”

灰袍人大奇道：“内讧？”

田威道：“他为了一个小妞儿，被随他同行而去的少林百忍和尚、武当玄真道士，两人联手，在无意之中将他一掌震死。”

他话未说完，众人已不禁失声惊呼出来。

那灰袍人更是神情大变，厉声道：“好个造谣生事，胡言乱语的奴才，你究竟是谁？”

田威忽然仰天狂笑起来，道：“你既非百忍和尚，亦非玄真道士，怎知道任无心不是被这两人所伤？”

灰袍人大怒喝道：“好个大胆的孽障……”

忽然伸手一抓，急扣田威腕脉。

田大哥方自惊呼一声，田威身形一闪，急退数尺，狞笑着道：“俺好生回答你言语，你怎可如此无礼，莫非你便是百忍、玄真乔装改扮的不成？”

灰袍人怒喝道：“你可是南宫世家门下？”

田威仰天大笑道：“你莫管俺是什么人，俺也不管你是谁？反正你今日再也莫想活着走出这里了。”

双手一抬，大喝道：“朋友们来吧，还等什么？”

喝声未了，只听砰的几声大震，四下窗户，一齐被震得四散而开。

七八个黑衣劲装蒙面人，自窗外纵身一跃而入，身法轻灵矫健，显得俱都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众人不禁俱都为之愕然失色。

那田大哥也大出意外，惶声道：“威儿，你……你这是干什么？”

田威冷笑道：“此事与爹爹无关，你还是快随各位乡亲一齐退出去吧！”

田大哥道：“但……”

突听那灰袍人冷笑一声，道：“你儿子乃是南宫世家爪牙，你莫非还不知道？”

田大哥眼瞧着田威，道：“真……真的吗？”

田威冷哼一声还未做答。

那灰袍人已厉声道：“他故意透露这消息，为的是借此刺探谁是任无心的朋友，若有人听了此事情急关心，便必定与任无心

关系密切，他便要向此人施以毒手。”

田威狞笑道：“老匹夫果然猜得不错！”

众人又是一阵惊乱。

田大哥失色道：“你……这畜生，你……真是南宫世家门下，你真是借着爹爹来刺探？”

田威冷冷接口道：“不错！”

田大哥怒喝一声，道：“畜生，你认贼作父，我与你拼了！”和身扑了上去。

哪知他身形方动，已有个黑衣蒙面人自门外一掠而入。

这人影来的好快，只见身形一闪，便挡住在田威面前，双手一伸，便扣住了那田大哥腕脉，冷冷道：“好糊涂的老匹夫，你儿子得投明主，将来必然飞黄腾达，你本该高兴才是，怎可随意责骂于他？”

田大哥嘶声道：“畜生！你……你叫他放手。”

他双手被捏，此刻已疼得满面冷汗。

但田威垂手而立，非但动也未动，而且面上绝无丝毫表情，直如未见一般。

只听黑衣人狞笑道：“以你如此昏庸老迈之人，本已不该留在世上，姑念你儿子尚知道好歹，且饶你一命，去吧！”

飞起一足，将田大哥踢出门外。

这老人虽然筋骨犹健，但气急之下，怎还禁得起这一足，只觉一口气塞在喉间，扑倒街心，哪里还爬得起来！

田威竟仍然声色不动，甚至未回头瞧他爹爹一眼。

众人又惊又怒，一个平日与田大哥交往最深厚之秃顶老人，突然抽出一柄匕首，戟指大骂道：“田大哥竟会生下你这样的孽

子，俺胡老刀真替他难受，田大哥一生忠直，想不到竟生下你这样的畜生！”

黑衣人目光一凛，沉声道：“此人是谁？”

田威冷冷道：“平日我也尊他一声长辈，是以此刻才容他胡言乱语，但他若是再说上一句……哼哼……”

冷哼两声住口，面上倏然笼起一阵杀气。

那秃顶老人胡老刀大喝一声道：“你哼个什么，俺今日正要替田大哥教训教训你这不孝的逆子！”

挥动掌中匕首，直扑上去。

但见寒光一闪，锋利的匕首，已堪堪划上田威的胸膛！

田威身子似未动弹，但不知怎的，那匕首竟偏偏够不上部位。

只听嗖的一声，匕首锋利已自他胸前一寸之处划过，连他衣衫都未沾着。

胡老刀当这一刀必可奏功，是以用了全力，此刻刀锋落空，用力过猛，身子也被带的一个踉跄。

他大惊之下，方待拿桩站稳，突觉手腕一紧，已被田威夹腕抓住，腕骨欲裂，痛入心脾，掌中匕首，哪里还把持的住，当的落了下去。

田威冷笑一声，借力使力，往外一带，胡老刀便已踉跄跌入了街心。

黑衣人单足一挑，挑起了地上的匕首，冷笑道：“这也算得上是伤人的利器吗？”口中说话，双手不停，竟将一柄锋利的匕首，一寸寸捏断，望之竟有如摧枯拉朽，刀切豆腐一般容易。

众人更是胆寒，只听黑衣人冷笑道：“事不关己之人，最好

还是快快出去吧，若再留此地多事时，只怕便要像这匕首一般，难以全身而退了！”

语声虽缓慢，但寒气却甚逼人。

众人昔日虽都是江湖好汉，怎奈年老，豪气已消，眼见黑衣人如此武功，怎敢还存多事之心，各各对望了一眼，竟真的鱼贯着垂首走了出去。

黑衣人眼瞧着老人们一个个自身前走过，缓缓又道：“各位莫要忘了，在下要取各位性命，原是易如反掌，只是我家主人素来大仁大义，善体上天好生之德，是以在下也不愿难为各位，但愿各位莫要忘记今日死里逃生，日后莫再多言贾祸，多事伤身了！”

他话才说完，老人们也都走的干干净净。

那灰袍怪客自从黑衣人现身之后，便一直凝神卓立当地，目光灼灼，凝望着黑衣人们的动静。

只要他们对这些无辜的老人稍施煞手，他随时随刻，早已准备好出手一击！

哪知黑衣人竟将众人轻轻放过，灰袍客正自奇怪：“素来心狠手辣的南宫门下，今日怎会变得如此好说话？”

此刻听得黑衣人那番言语，心下方才恍然：“原来他们这是在收买人心……”

心念一转，突又大骇忖道：“他们若非自觉事机已成，万万不会做出收买人心之举，瞧这情况，莫非他们已有胜算在胸了吗？”

翻来覆去，心念数转间，闲人们已走得干干净净。

但闻窗外风声嗖嗖，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几张翻倒的桌

椅，以及围在四面的黑衣人。

这人数虽然减少，寒意却骤然加重了！

黑衣人向田威打了个眼色。

田威大步向前迈了一步，冷冷道：“任无心黄泉路上，正十分寂寞，朋友你怎地还不快去陪他？”

灰袍人目光一转，仰首狂笑道：“任相公天纵奇才，岂是这般容易就被你们这些跳梁小丑所害得死的，你们纵以危言耸听，也难教人相信！”

田威冷笑道：“你口中虽说不信，心里却已千信万信了，是吗？否则你方才又怎会那般惊慌？否则我等又怎的会探出你便是任无心的属下？”

那灰袍人心中一寒。

只因田威这番言语，实已说入他心里，他虽有些不信任无心的噩耗，但察情度理，却又容不得他不信！

田威道：“事已至此，朋友你还是认命吧，不如堂堂皇皇亮出自己的身份，若再如此藏头露尾，死也死得不甚光彩！”

灰袍人厉声道：“老夫若是说出身份来历，只怕骇了你的狗胆。”

语声一顿，接口又道：“就凭你几人就要老夫束手就缚，岂不可笑。南宫世家多行不义……”

黑衣人突然冷冷接口道：“这厮东扯西凑，言语不能成句，显见得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只怕是在等伙伴到来，你还与他噜嗦个什么？早些将他打发了，还怕揭不破他身份。”

灰袍人似是被他揭破了心意，目光一变，大声道：“还等什么伙伴，就凭老夫一人，已足够打发你们这些鼠辈了。”

黑衣人狞笑道：“只怕你那伙伴不来，他若是来了，也不过是自投罗网而已，那时大爷们网中捉鳖，岂不快哉！”

语声方了，突然挥手，四面黑衣人轻叱一声，齐地拔出了兵刃。

但见寒光闪动，风声激荡，四面八方，向灰袍人围攻而来！

这些人手使之兵刃，长短软硬不一，但却无一人使的是刀枪鞭剑此等正统兵刃，而俱是兵器谱不载的外门利器！

只见仙人指路笔、阴阳弧形剑、九节连环子母离魂圈、万胜银光万字夺、七十二斤跨虎篮……

十余件兵刃，无一雷同。

招式更是奇诡万分，别走蹊径，全无一人使的是武林常见的路数。

而武功之高，身手之快，却又人人均数江湖中一流之身手，显见俱是成名立万之人物。

那灰袍人纵然见多识广，却也无法猜得透这些人的来历。

心中不禁更是吃惊，想不到南宫世家竟又罗致了这许多外门高手！

但他武功实已超凡入圣，身当如许多一流高手的夹击，虽无胜望，但一时间竟也不致落败。

但见铁掌翻飞，以七十二把大小擒拿手，夹杂着空手入白刃的招式，施展出大魔爪力神功，那十余件外门兵刃，竟无一件敢锱其锋！

只有那似是众人之首的黑衣人与田威并肩立在门前，看来有如在作壁上之观，其实却是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一面留意着外面的动静，一面招呼着场中之恶斗。

但一时间，两人竟都无法自灰袍人的武功招式间，揭破他的身份来历。

瞬息间数十招已过，田威沉吟道：“这人莫非是淮南鹰爪王一派？”

黑衣人摇了摇头，道：“淮南派近来人才凋零，哪有如此高手？”

田威道：“但……但他使的擒拿手、鹰爪力，却是淮南一派真传。”

黑衣人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擒拿手、鹰爪力，绝非他本门武功只是想用来混淆别人之耳目而已。”

说话间场中又拆了三数十招。

黑衣人忍不住轻叹一声，又道：“此人武功之高，倒端的出了本座的意料之外，在如此围攻之下，竟然仍逼不出他的本门武功来……”

微一皱眉，接口又道：“他不惜屡冒险招，却仍不肯施出本门武功，显见他的身份来历，必定甚是惊人，是以他才不惜冒险，也要隐藏身份，但……哼哼，我就不信真的逼不出他原形来，瞧我的！”

瞧我的三字方自出口，他颀长枯瘦的身形，已纵身跃入战圈之中。

左拳右掌，暴雨般急攻八招。

不但招式连绵，快如闪电，功力之深，更是惊人，端得无愧为群魔之首！

那灰袍人以一双铁掌身当十余件外门兵刃的围攻，本已吃力，此刻在黑衣人这一轮急攻之下，更是险象环生。

突听黑衣人大喝一声：“着！”

双拳上下击来，掌影飞幻灵动，竟瞧不出他要打的部位。

灰袍人一惊之下，左右又有三缕风声夹袭而来，前后五道攻势，无一不是凌厉无俦，眼见他武功虽高强，但也无法将这前后五道攻势一一避开！

就在这生死俄顷的刹那之间，灰袍人突一伏身，捏掌成拳，双拳错起，各各划了半弧，抖手攻出了五拳，竟在间不容发之际，将身前左右攻来的五招一一封挡了出去！

田威瞧的心惊胆战，忍不住脱口赞道：“好拳法！”

突听那黑衣人一声长笑，翻身掠出了战圈，落在田威身侧。

田威大奇道：“星座只要再攻几招，便可将那厮逼入死地，却为何又抽身而出？”

黑衣人冷冷一笑，道：“有他们几人，已足够将那厮置之死地，本座既已逼出了他本门武功，又何苦再费力出手！”

田威忍不住问道：“方才他施的那几拳，便是他本门之武功吗？”

黑衣人笑道：“不错，你可瞧得出那是哪一派的拳法？”

田威沉吟道：“这……属下瞧那拳法，刚猛中不失灵巧，沉稳中不失迅捷，但……”

黑衣人突骂道：“蠢才，连少林派的镇山拳法伏虎罗汉拳都不认得吗？”

田威心头一凛，不由大惊道：“伏虎罗汉拳？这厮莫非是……是……”

他一连说了两个是字，却似不敢说出下面的名字！

黑衣人哈哈笑道：“少林寺虽然人才济济，但能将伏虎罗汉

拳练的如此功力的，也不过只有寥寥数人而已，本座瞧这厮不是百代，便是百忍……嘿嘿，我猜的可对吗？”

他这最后一句话，自是向那灰袍人喝问的。

灰袍人见自己施出一招本门拳法，便被他窥破来历，心头不觉为之一惊，大喝道：“孽障！教你瞧瞧少林七十二绝艺的手段！”

拳招骤然一变，霎眼间便攻出七招。

但闻满天拳风呼呼，拳势更是大开大合，势不可挡，端的有诸天罗汉降龙伏虎之威！

黑衣人纵声大笑道：“想不到少林一代高僧，竟也效鼠窃狗盗之行，乔装改扮起来，难道你就不怕被江湖朋友耻笑？”

灰袍人怒喝道：“我佛普度众生，化身千万，洒家为了扫荡妖气，铲除群魔，为武林伸张正义，又何惜乔装改扮！”

黑衣人大笑道：“明明施用诡计，还要花言巧辩，我佛座下，竟有这样的高僧弟子，难怪有人宁可当强盗也不愿做和尚了！”

灰袍人大喝一声，闪身直扑黑衣人而来。

但那十余件外门利器，瞬即在他面前结成一道光幕，挡住了他去路。

但他这转身一扑之下，全身空门已大露，纵然回身自救，还是失了先机。

黑衣人阴森森笑道：“弟兄们加紧些，先将这秃驴生擒活捉，缚在驴马之上游街示众，好教天下武林朋友得知，少林高僧竟是如此模样。”

他口中不住冷嘲热讽，那灰袍人只听得怒火满腔，招式间更是疏漏。

突然寒光一闪，一柄跨虎篮的锐齿，竟将他左肩生生划破一

道血口！

黑衣人喃喃狞笑道：“快了，快了！秃驴，你还挡得住三十招吗？”

灰袍人一声怒喝，还未出口，心头突然一动，暗道：“这孽障如此辱骂于我，想来是要激得我心浮气躁，好教他们早些得手，我岂可中了他之奸计。”

一念至此，心气沉稳，对那黑衣人百般辱骂，只做不闻不见，十招过后，果已稍挽颓势。

但这时他左肩之上那一道伤口，却火灼般疼痛起来，左臂运转，也大见不便。

黑衣人目光转处，大喝道：“这秃驴左臂受伤，弟兄们全力攻他左方。”

喝声未了，双笔一夺，已闪电般划向灰袍人左方空门。

他虽然勉力避着，但其余之兵刃，后着立刻绵绵而至，他左臂本已难以运转灵活，怎禁得如此重大之压力，微一疏神又着了一招。

刹那间他左面连肩带臂，俱已鲜血淋漓，再也难以动弹，只仗着一条右臂，勉力支持。

以一掌面对十余高手之夹攻，其势相去，何止天渊，看来他虽有通天本领，今日也难以逃出了。

他本望自己所约之人能及时赶来，但那人至今不见踪影，显见也有意外之变。

他既无外援，亦不能自救，不由得暗叹一声：“罢了，任相公，想不到我终是有负你之所托，还未能与南宫世家主力决一死战，便先已死在这班鼠辈手中！”

只听黑衣人犹在狞笑道：“弟兄们，切莫让这秃驴死得太过舒服，好歹也要让他受些活罪，好教天下人得知与南宫世家作对之人的下场！”

灰袍人奋起一拳，击退了前面一招，暗道：“我一生英雄，岂能落在这般鼠辈手中，受他们的凌辱！”

一念至此，已动了自决之念，仰天长啸一声，暗道：“苍天呀，苍天！想不到我百代和尚今日竟死在这里！”

反手一拳击下，竟要自裂天灵而死！

若是换了别人，身负重任，少不得还要再等救援转机。

但百代大师天性刚烈，宁折不曲，死意一决，竟片刻也等不得了！

任无心眼见那独臂之人一足飞来，既不愿力拼，也无法躲闪。但高手相争，时机稍纵即逝，等到他心念决定之时，纵待出手力拼，也来不及了。

独臂之人脚尖，已触在他胸膛之上。

他内力修为，实有过人之能，足尖方自触及任无心胸膛，竟能将那如山的力道及时止住，凝在足尖，含劲不吐，他身子也借着这一点真力，凝立空中。

任无心见他竟能将足上真力练得收发自如，不觉更是心惊，知道自己不动还可，自己若是稍一动弹，对方内力便立自足尖逼出，自己纵有通天本领，也难免被他震得肠腑寸断而死，当下屏息静气，不言不动。

黑暗中只见那独臂之人目光闪烁不定，显然他也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向任无心骤下毒手。

两人默然相持了半晌，任无心纵是胸襟洒脱之人，但此刻性

命悬于别人足下，额上也不禁渐渐沁出汗珠，暗叹忖道：“他还不开口说话，只怕我定必是凶多吉少了……”

心念一转，忽又恍然忖道：“是了，他一开口说话，真气便将涣散，再也无法悬空凝立，是以自然不敢开口，但他若不将我问个清清白白，绝不致动手杀我……”

一念至此，心下不觉释然，微微一笑道：“前辈若要相询在下，不妨先点了在下穴道，再下去说话。”

那独臂之人见他在此情况之下，竟仍敢冒险说话，也不觉吃了一惊，暗道：“好个胆大之人！”

忽然翻身跃下，大喝道：“我偏不点你穴道，你又怎样？”

任无心微笑道：“前辈好容易才将在下逼入掌握之中，如此轻轻放手，岂非失策？”

独臂之人怒喝一声，道：“你方才救我一次，老夫虽不承情，但也该饶你一次……”

任无心缓缓道：“前辈如此说话，在下却也不愿承情！”

独臂之人怒道：“谁要你承情？”

任无心含笑接口道：“前辈为何不想一想，方才前辈一足飞来，在下明明可以抵挡，为何不加以抵挡？”

独臂之人怔了一怔，道：“你做了亏心之事，自然心怯手软！”

任无心笑道：“在下若是心虚手软，不等前辈动手，早该束手就缚！”

独臂之人大喝道：“若非如此，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任无心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在下一身责任未了，怎会不怕死？”

独臂之人还未说话，任无心又已含笑接口道：“在下不曾出

手抵挡，只因在下既不愿伤了前辈，也明知前辈不会伤了在下！”

独臂之人仰天狂笑道：“我恨不得将你这坏人名节的鼠辈撕成八块！你却说我不会伤你……”

他虽然故意仰天狂笑，但笑声却甚勉强。

任无心目光一转，缓缓道：“前辈虽在盛怒之下，也不愿伤我，只是为了两个原因。”

独臂之人道：“你且说说，是什么原因？”

任无心道：“前辈此刻未见田姑娘与任某同行，生怕田姑娘已落入任某朋友掌中，是以投鼠忌器，而前辈明明对田姑娘甚是关心，却又不愿让别人知道，是才以借题发挥，否则前辈眼见别人杀人都可不管，却又为何偏偏为了这些闲事而盛怒如此。”

他娓娓道来，端的是分析精微，入情入理。

但那独臂之人却大喝道：“胡说，第二个原因何在？”

任无心道：“前辈口中虽说在下胡言，心里却早已承认在下所言非虚，否则前辈又何苦再问那第二个原因。”

词锋咄咄逼人，教人难以回答。

那独臂之人果然愕了一愕。

任无心一笑又道：“那第二个原因吗？只因前辈心里有件疑难不决之事，要在下为前辈探听出来。”

独臂之人神色虽变，但仍自怒喝道：“老夫心里纵有疑难不决之事，自己也会探听出来，为何却偏偏要来寻你？”

任无心摇了摇头，道：“这秘密前辈万难探听出来……非但前辈探听不出，而且除了在下之外，便再也无人探听的出了！”

独臂之人道：“你说是何秘密？”

任无心微微一笑，一字字缓缓道：“那便是南宫世家的秘

密！”

这句话似是说入了独臂之人心里。

只见他身子一颤，但瞬即狂笑道：“南宫世家与老夫毫无关系，我为何要探听他们的秘密？”

任无心沉声道：“前辈非但与南宫世家有所关系，而且关系极深！”

独臂之人道：“何……何以见得？”

虽仍满口否认，但语声已不知不觉颤抖起来！

任无心缓缓道：“前辈既深知南宫世家秘传之武功招式，又极是关心田姑娘……在下斗胆猜上一猜，前辈不但与南宫世家关系极深，而且，甚至根本就是南宫世家中人！”

他步步紧逼，丝毫不肯放松，说到这里，一双眼神瞬也不瞬地凝注在独臂之人面上。

虽然黑暗之中，但也看得出那独臂之人面色果已大变，嘶声笑道：“你越说越是离谱，老夫若是南宫世家中人，就该知道南宫世家的秘密才是，如何还要探听？”

任无心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只因前辈昔日虽是南宫世家中人，今日却已不是。”

独臂之人道：“你说的什么，老夫越来越是无法听的懂了。”

找了好久，终于找着那酒葫芦，将葫芦中所剩之酒，喝得干干净净。

任无心道：“昔日南宫世家之中有位……有位第一代，或第二代的主人，有日要去某处做一样极为机密之事，他之行踪去向，除了那南宫夫人外，世间并无第二人知道，哪知他到了那里，突然被几位武功极高，但却都蒙住面目的高手围攻，这些人既不

肯吐露姓名来历，却又都似与他有极深的仇恨，竟一心要将他置之死地，他武功虽高，怎奈双拳不敌四手，终于被逼入绝地……”

独臂之人颤声道：“你……你这是在……在说故事吗？”

任无心目光如电，接道：“前辈若要将之当做故事，亦无不可，但在下说的，不但是真实之事，而且南宫世家中自第一代至第五代的主人，人人都遭遇了此事，只是……我说的这位较他人稍为幸运，别人虽都死了，他却死里逃生。”

他口中虽在说话，双目却未曾一刻放松那独臂之人，缓缓接道：“他九死一生，身心俱已受创甚重，甚至已变为残废，但他昼思夜想，却再也猜不出自己之行踪是如何泄露的，他虽然疑心那南宫夫人，但却又不敢探询，万般痛苦之下，只有……”

独臂之人突然以手掩面，大喝一声，道：“你……你莫要再说了！”

任无心眼神更是清澈凝定，道：“此事若与前辈无关，前辈如何不愿再听？莫非在下说的这故事，触及了前辈之隐痛吗？”

独臂之人身子颤抖，口不能言。

任无心忽然大声道：“前辈既然如此痛苦，为何不老实说出，前辈你就是那九死一生，死里逃生的南宫世家主人？”

独臂之人嘶声道：“任无心，你既……”

语声未了，突闻幽谷另端，响起了一阵呼喝：“任相公，你在这里吗？”

喝声高亢沉凝，满含惊喜之情。

任无心道：“什么人，任某在……”

突见那独臂之人狂呼一声，转身奔出。

他身法是何等迅快，任无心纵待飞身拦阻，却已不及，不由得脱口惊呼道：“拦住他，莫放他走了！”

这时，长谷另端果然有人影掠来，拦住了那独臂人的去路。

独臂之人怒吼一声，道：“闪开！”

挥手劈出一掌。

黑暗中也瞧不见他出掌部位，但闻掌风呼呼，力道之强，端的令人不敢轻视。

但来的这人，却也是声名显赫，性情刚烈之武林高手，听风辨位，竟挥掌还击了上去。

双掌相击，砰的一声，两人都觉心头一惊，谁也想不到对方竟有如此雄浑的掌力。

但独臂之人身子仅是微一受挫，便依旧如飞掠出，后来的那人，身子却被震得踉跄后退几步，砰的冲上了石壁。

任无心赶来之时，此人正自耸肩而起，口中还在喃喃道：“是什么人？如此惊人的掌力……”

任无心听得他口音，心头又是一惊，脱口惊呼道：“是百代大师吗？怎会来到这里？”

黑暗中但见来人一袭灰白的长袍，身形依稀望去，果然正是百代大师。

只听百代大师先不说自己来由，不答反问道：“逃出的那人究竟是哪一位？贫僧再也想不起武林中谁有这般惊人的掌力？”

这少林高僧一生以掌力称雄武林，此番竟在别人掌下受挫，心中自难免耿耿于怀。

任无心知道经此耽误，便再也难追得上那身法快如鬼魅一般的独臂人了，不禁长叹一声，道：“大师来的好生不巧，大师

若是迟来一时半刻，在下便可能确定此人的来历了！”

百代大师奇道：“此话怎讲？”

任无心叹道：“在下正待逼问出此人来历之时，便已被大师惊走……唉，若是在下猜的不错，此人这番现身江湖，武林中又将有好戏看了。”

百代大师越听越奇，忍不住问道：“听相公说话，似已猜出他的来历，但他还是不肯说出……但相公既已猜出，他说不说又有何关系？”

任无心道：“他说与不说，关系委实不大，只因我虽猜出他是南宫世家中某一代主人，却再也猜不出他究竟是第几代主人？”

百代大师身子一震，变色道：“他……他真的是吗？这……这……既知他乃是南宫世家主人便也罢了，第几代又有何关系？”

任无心恍然一笑，叹道：“最重要的，便在这第几代身上，我若能知道他是第几代主人，便可释破心头一些疑团，再者……他若真的说出自己的身份，便也会说出自己所知的一些隐秘，再与我所知两相比较……”

突然展颜一笑，改口道：“此事已成过去，不提也罢，在下今日实是死里逃生，想不到还能见着大师，更想不到大师竟赶来此地？”

百代大师苦笑道：“贫僧实也是九死一生，却当相公已死了，是以方自赶来此地。”

要知任无心身受那素手兰姑一掌之伤后，本当自己定不久于人世，是以曾将这死谷所在之地，暗中告诉了百忍与百代两位

大师，请这两位高僧，在他死后远来死谷。

任无心想起自己诈死之事，不觉一笑，道：“这里委实太冷，你我出去说话。”

两人出了长谷，宛如来到另一世界之中。

任无心道：“大师怎地一人前来，令师兄与玄真道长……”

百代大师不等他说完，便已沉声一叹，接口道：“自从任相公死后，情势已大乱，师兄与玄真道长亦已失去联络。”

他显然是因情绪激动，是以说话竟然杂乱无章，茫无头绪。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大师先请坐下歇息，再慢慢道来！”

他瞧见百代大师衣衫凌乱，形容憔悴，衣衫里宛如还有包扎伤口之痕迹，眼神更是惶乱不堪，便知事已有变，但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十分沉得住气，只因他深知自己乃是群龙之首，万万乱不得的。

只见百代大师果然依言歇息，但神情却仍显得坐立不安，终于忍不住叹道：“自从任相公去后，我等本是两人作伴而行，到后来突然发觉江湖中行迹可疑之人大增，我等人手委实不够，便只有分开单独行动，但彼此之间，仍经常保持联络。”

任无心道：“这段时日之中，各位不知可有什么收获？”

百代大师叹道：“这段时日之中我等所做之事，比起今日之事，实是微不足道，此刻不说也罢。”

语声微顿，又自接道：“这时江湖之中，表面看来，亦是一直平静无波，直到一日……唉，那日我与玄真道长相约，在一镇中名唤金盆居之饭铺相见，为的自是此种地方，既可在无意中听到许多消息，又可避人耳目，哪知……”

当下便将那日在金盆居所遇之事，一一说了出来。

任无心听得双眉微皱，只听百代大师说道：“那时贫僧见玄真道长还未前来，便已决心自绝，也不愿落在那群鼠辈手中，受其凌辱，哪知……”

他苦笑一声，接道：“哪知就在那刹那之间，金盆居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惊天动地之暴喝，接着，四面八方，风声骤响，不知有多少道暗器，没头没脑的向那些黑衣人打了过来。”

任无心双眉一展，笑道：“这想必定是那些洗手归隐的武林朋友，见不惯南宫世家之毒辣手段，竟动了公愤，便召集全村之人前来为大师助拳了。”

百代大师叹道：“相公果然料事如神，猜的不错，那时我见到这些暗器之中，铁镖、弩箭、弹丸……什么种类都有，甚至连飞蝗石、破砖头，也夹杂在其中，便也猜到定是如此。”

说到这里，这少林高僧也不禁展颜一笑，方自接道：“这些人发射暗器手法虽不高明，但终究曾在江湖闯荡，准头、劲力，总比常人强胜几筹，若是三数十件，那些黑衣人或也不放在心上，怎奈暗器之数量，委实太多，而且源源不绝而来，还不知有多少，更加上连那村中之妇孺童子，也帮着在一旁呼喊助威，有的甚至还拿着面盆破锣，在一旁敲打……”

任无心忍不住笑道：“好惊人的声势！”

百代大师笑道：“那声势委实惊人，就连贫僧此等久走江湖之人，也是从未见过，那些黑衣人虽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毒辣角色，但见到此等声势，也不禁慌了手脚，那为首之人更是暴跳如雷，但他勃然大怒，却也不能下令将村中之妇人孺子都杀个干净。”

任无心抚掌大笑道：“妙极妙极，想不到南宫世家，七十二

地煞中人，竟会为一些妇人孺子弄得束手无策，看来群众力量，端的惊人的很。”

百代大师道：“贫僧见了此等情况，既是惊奇，又是好笑，只听外面不知有多少人催我快逃。又道：朋友你只管放心，这些人虽然狼心狗肺，谅他也不敢下令屠村，朋友你只管快走吧！我听了更是感激，终于乘着大乱，突围而出，唉，若是换了别的村庄，又怎会有这些人如此豪气，如此团结，仗义相救于我，只怕我……我此刻也无法再见着任相公了！”

任无心恍然道：“吉人自有天相，此话果然不虚。”

百代大师喘了口气，方自接道：“那日贫僧突围而出之后，第一急的，自然是任相公你的生死之事，我想任相公这般武功，怎会遭了他人毒手！但我心中有待不信，却又不得不信，只因非但他们言之凿凿，就连江湖中，似也已风闻其事，只是江湖中人听得南宫世家或是任无心几个字，多半三缄其口，耳畔纵然闻得什么消息，口中也不肯说将出来。”

这少林高僧不知是因叙述急切，还是因俗装打扮在江湖行动惯了，是以说话之间，自称我字之时竟较他自称贫僧为多。

任无心听他这番言语，心中亦是怦然而动。

他倒不是为了自己生死谣传而关心，却是为了闻得江湖中人竟不愿提起任无心之事而皱眉。

由此显然可见，南宫世家之恶势，在这短短一段时日之中，在武林里又增广加深几分。

观其发展之速，显见他们表面看来虽未发动，其实，暗中却在加紧布置。

而自己这段时日却一无发展，岂非又落后许多。

这心念一闪而过，只听百代大师已自接道：“贫僧着急的第二件事，便是玄真道长既然与我有约，为何始终不见前来？玄真道长虽是玄门羽士，但轻生死，重信诺之风，却是天下皆知，他若非遇着绝大之险阻，万万不会失约。”

任无心肃然道：“正是如此。”

百代大师长叹一声，接道：“贫僧心怀忧疑，自然四处探访，哪知非但玄真道长之行迹，有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便是敝师兄也突然与我失去联络。”

语声微顿，叹道：“只因我等数人行踪虽然分散，但早已商量好联络的暗记，平日还有定期联络之处，互换消息，哪知这段时期之中，所有联络消息，竟一齐断绝，更找不到他们留下之暗记，贫僧这才慌了……唉！尤其是任相公你也一别多日，毫无音讯，贫僧想来想去，忽然想起任相公那日对贫僧师兄弟所叙之死谷途径，这才匆匆赶来，想不到……唉，想不到贫僧一时鲁莽，竟将关系那般重要之人惊的走了！”

他平日胸襟那般豪放，此番短短一席话中，竟一连叹气数次。

任无心双眉也皱得更紧，俯首沉吟苦思，久久未说出话来。

百代大师道：“此刻贫僧既已见着任相公，心中最最着急之事，便是玄真道长与我那师兄之安危下落了，他两人虽是一代宗主身份，武功亦是武林屈指可数之人，但论起江湖历练，比之贫僧尤有不逮，如今江湖宵小横行，满布陷阱，只要稍有不慎，便难免坠入奸人诡计之中，他两人……”

长叹一声，黯然不语。

任无心道：“在下方才已曾说过，吉人自有天相，邪终不能

胜正，以百忍大师与玄真道长之亮节高风，遇事必可逢凶化吉。”

百代大师展颜一笑，道：“无论如何，贫僧总算找着了任相公，一切事若有任相公做主，贫僧也就放心了。”

钦服之心，溢于言表。

任无心见他对自己竟这般信任，顿觉自身责任更是重大，暗叹一声，道：“只怪我太过大意，我若不曾受伤……唉……”

陈凤贞苍白的面容，茫然的神态，出掌时的眼神，又在他心头一闪而过。

接着，他心头便自泛起田秀铃含情脉脉的眼神，楚楚可怜之神情，以及她被屏于石室外的幽哀与痛楚……

百代大师见他语声突然中断，忍不住道：“贫僧今后行止，全凭相公调派。”

任无心平定思潮，微微笑道：“大师说得太谦，调派两字，在下如何敢当。”

百代大师朗声道：“调派也好，不是调派也好，时已至此，贫僧方寸已乱，任相公令我水里去，便水里去，火里去，便火里行。”

这番话不但说的音节锵然，而且悲愤耿耿，可质天日。

任无心也不再谦，肃然道：“大师说的不错，时已至此，万事俱已迫在眉睫，万万拖延不得，其中尤有三事，更是急如星火。”

百代大师道：“哪三件事？”

任无心道：“首要之事，自是先要探访出令师兄与玄真道长之下落，决战之期在即，我方是万万少不得这两人的。”

百代大师愤然道：“相公说的不错，师兄若有不测，贫僧也不想活着再回少林了！”

任无心知道别人若是说出此话，或许只是一时激愤之言，但百代大师生性刚毅，他既说出此话，便永生再也不会更改！

当下喟然一叹，接道：“那第二件事，便是在下昔日在江湖中，曾经设下许多布置，秘窖中那些当代神医，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在下与他们也有多时未曾联络，此刻必需赶急前去。”

百代大师道：“不错，万万迟不得了。”

心中一动，忽然想起一事，接口又道：“他们若也闻得任相公的死讯，不知该如何着急？”

任无心身子一震，脱口道：“哎哟，不好！”

百代大师从未见过他如此惊慌，不禁也为之变色道：“什么不好？”

任无心凜然道：“他们若是闻得在下死讯，而信以为真，只怕必然有变！”

百代大师倒抽一口凉气，暗暗忖道：“我闻得任相公死讯之际，亦曾顿觉茫然失措，有如失去重心一般，竟然豁出性命，与南宫世家一拼生死，我若真的那样做了，岂不是无谓的牺牲死得冤枉已极，他们……他们莫要和我一样，那就……那就……”

当下不敢再想，改口道：“那第三件事呢？”

任无心黯然良久，方自缓缓接道：“那第三件事吗……便是田秀铃姑娘，如今也已不知下落，她若是不幸又落入南宫世家手中，将要受到何等酷刑……唉，在下不说，大师也该知道。”

百代大师思及南宫世家手段之毒，刑罚之惨，不禁心头一寒，道：“田……田姑娘不是与相公一路同行而来的吗，怎会又与相公失去联络？”

任无心长叹一声，黯然良久，方自缓缓道：“她之离去，在

下亦似无能为力，但她若真的落在南宫世家手中，非但在下永生难以自恕，而且……唉，我方不知又有多少机密，要被南宫世家知道了。”

百代大师浓眉一皱，道：“这三件事，任相公说来虽有先后，但以贫僧看来，三事俱是迫在眉睫，稍迟片刻，便将生变。”

任无心颌首道：“大师说的是。”

百代大师道：“既是如此，你我两人还等在这里做什么，快快动身才是。”

任无心道：“大师奔波千里，歇息歇息！”

百代大师接口道：“此等大事，贫僧便是死，又有何妨，若因贫僧而误了大事，贫僧便当真是百死不足以赎罪了。”

任无心精神一震，道：“侠义道中有大师此等人物，何愁大事不成。”

长身而起，仰视天际，沉吟半晌，又道：“你我先走那金盆居一带，既可看看玄真道长是否去得迟了，有未留下讯息暗记，亦可看看那镇上居民，为大师解围之后，安危如何？”

说话之间，他已换下皮制山帽，两人匆匆下山，又置了些最不易惹人起眼之普通衣衫。

这时日已西斜，又是黄昏时分，正是旅人们结束一日行程，打尖投宿之时，但两人心急如火，谁也不愿再耽误一日，当即连夜就道。

待天色将要黎明，两人已奔出两百里路途，任无心道：“你我体力，也不可消耗太多，免得事到临头之时，真力不济，总该寻个客栈略为漱洗饮食才是。”

百代大师道：“何需客栈，随便寻个荒祠穴洞，也就是了。”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荒祠穴洞，俱都可能是南宫世家注意所在，你我正当投店打尖，反倒不易引人注目。”

百代大师叹道：“贫僧识见，确是不如相公甚远。”

任无心肃然道：“事已至此，你我必需加意谨慎，万万不能再走错一步，若是遇着行迹可疑之人，也该先下手为强，将之制住，为了大事之成功，你我甚至宁可冤枉百人，也不能放过一个歹徒。”

他平日说话俱是和气带笑，令人闻之，如沐春风，这番话却说得谨重已极。

只因他深知百代大师性情豪放，又且慈悲心肠，而此两事，却正是最易为南宫世家利用之弱点，是以才如此叮嘱，百代大师自是唯唯受教。

当下两人便寻了个客栈住下。

两人昼伏夜行，不二日便又到那金盆居所在之地。

这时正值夕阳西落，家家户户，晚炊正香，本该是炊烟四起，与夕阳互争风姿的风景。

但两人放眼望处，那一片栉比鳞次的屋脊之上，竟全无一缕炊烟，甚至连鸡犬之声，都寂无所闻。

百代大师浓眉一皱，沉声道：“瞧这景象，莫非……”

任无心道：“大师先莫下定论，你我进去瞧瞧再说。”

两人此刻已换过一身粗布衣衫，路上又置了顶遮阳竹笠，戴在头上，一眼望去，正是寻常行脚赶路人的打扮。

这时两人俱将竹笠戴的甚低，夕阳照在竹笠之上，笠下的阴影，遮去了两人大半面目。

百代大师心情焦急，当先而行。

走入镇中之后，脚步突然变得十分涩重，似是举步艰难，竹笠阴影下之面目，更变的铁青一片。

原来这昔日本甚热闹的小镇，此刻街道上竟看不到一个行人，街道是干干净净，显见方经洗涤打扫。

百代大师、任无心对望一眼，心底都不禁泛起寒意，不约而同地暗暗忖道：“这镇上之人为何要洗涤街道？莫非是要洗去道上的血迹？”

再看街道两旁，家家户户，俱是门窗紧闭，最令人吃惊的是，十户之中，倒有五六户门上挂着白布丧幡，在风中乱云般舒卷。偌大的村镇，竟听不到半点声音，只有风吹白幡，猎猎作响。夕阳将落未落，两人顿觉心中泛起种说不出的寒意。

忽听一阵轻微的哀哭之声，自风中隐约传来，为这凄凉的景象，更平添几分悲惨。

两人情不自禁，向那哭声传出的方向，走了过去，但方自走了几步，哭声又自消寂。

百代大师忍不住便伸手拍门，却被任无心一把握住。

百代大师着急道：“这村镇眼看已为贫僧遭了大祸，贫僧怎能不闻不问？”

任无心黯然道：“瞧这情况，大师似乎猜的不错，但……事已至此，你我定要从长计议，总得要生者节哀，死者瞑目，大师此刻若是鲁莽从事，非但于事无补，只怕更动人哀思。”

百代大师默然半晌，垂首叹道：“贫僧想的实无相公你这般周到，但如何才能使生者节哀，死者瞑目，相公快些说出。”

任无心眼望着两旁在风中飞舞的白幡，心情也不禁十分沉重，缓缓地道：“自大师离此之后，这村中必有多人遭了毒手，而

且……”

语声突顿，似是听见了什么，一把拉住百代大师，飞上屋脊，隐身屋檐后。

第十七回 天地俱焚

百代大师却仍一无所见，忍不住问道：“相公可是发现什么？”

任无心沉声道：“大师听听你我来路之上的动静。”

百代大师屏息静气，凝神听去。

过了半晌，才听得风中隐约传来马嘶之声，马行显然并不甚急。

又停了半晌，马嘶方自渐响，但却已可断定是向这村镇而来。接着便可听得马蹄声，呼喝声。

百代大师不禁暗暗佩服任无心的耳力，口中却道：“来的这行人马是何来路，相公你莫非已猜到了？”

任无心道：“我此刻虽尚不知，但此时此刻，你我总以镇静为妙，千万要沉住气，静窥动静，待看出来的是何路人马，再做打算！”

百代大师自是唯任无心马首是瞻，心里虽恨不得迎上前去，看个明白，但却终是伏在那屋檐暗影之后，不敢稍有动静。

这时，百代又已听出，马蹄声中，还夹杂着一阵阵沉重的脚步声。

可见来人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是以来势才会如此缓慢。

百代大师忍不住暗暗忖道：“听这声音，来人也不过只是过路的行旅客商而已，任无心如此做法，未免显得谨慎太过了。”

心念虽然如此，但目光不由自主的凝视着来路。

只见满天晚霞中，果自冉冉出现一列人马的影子，但犹自看不清他们的身形面容，只等人马来到镇外，微一逡巡，终于鱼贯而入。

百代大师心头一惊，这才瞧见当先四人，骇然竟是满身黑衣。

肩头抬着两只箱子，箱子显然十分沉重，压得扁担都弯弯坠下。

这四人之后，另有四条黑衣大汉，抬着顶绿绒软轿，轿帘深垂，也瞧不清轿内是何人？

轿后又是四条步行之黑衣大汉，腰佩长刀。

却还有两条颀长枯瘦的黑衣蒙面人，各自骑着匹浑身全无杂色的黑马，紧跟在软轿两侧。

黄昏日落，小镇死寂，两旁丧幡招展中，突然来了这一行人马，端的更显得奇诡恐怖已极，教人忍不住不寒而栗！

百代大师暗道一声：“惭愧！”

他方才还在暗怪任无心谨慎太过，此刻却已知道并非任无心太过谨慎，只是自己太过粗心。

只见这行人马到了街道中央，便一齐站住，前面四条大汉，放下了肩挑之物，左面马上的黑衣人，嗖地跃下马来，身法之轻灵巧快，无法形容。

他走到软轿之前，低低说了两句话，轿中似也说了几句嘱咐之言。

但两下语声俱都十分轻微，屋脊上的任无心与百代大师都未听到。

黑衣人已大步走到前面，一字字缓缓道：“本镇父老兄弟请了，武林第一家南宫世家，特来拜候。”

言语清晰，中气充沛，在晚风中一个字一个字传送出去，这小镇最远的人家都可听得清清楚楚。

任无心听得这语声，心头不觉又是一震，暗道：“原来此人竟是皇甫少虹。”

他记忆之力，可称惊世骇俗，只要听过一遍之声音，便永生再也不会忘记。

只见两旁紧闭的门户中，寂无应声，毫无动静。

百代大师忍不住暗忖道：“镇中之人莫非已走了不成？”

那黑衣人抱拳卓立，等了半晌，将方才说过之话，缓缓又说了一遍。

这次他语声说的更是平和，若非中气充沛，直似万里游客，前来拜访故人一般。

若非任无心印象特深，竟难相信此人便是那凶恶奸狡的皇甫少虹。

突听街尾一扇紧闭的门窗之中，传出一阵语声，道：“武林第一家，哼！你们又来做什么？”

声音嘶哑，满含悲愤怨毒之意。

这句话问的正是任无心与百代大师心中疑惑之事，两人心中本在不约而同地暗暗忖道：“南宫世家已将此镇造成这般悲惨局面，此番又自前来做甚？莫非真的想赶尽杀绝不成？”

只听皇甫少虹抱拳道：“前番敝门中有些不肖徒众，在贵镇滋事生端，以致贵镇朋友，有些不幸伤身，敝门座上南宫夫人知道之后，心里十分过意不去，是以令在下等兼程而来，向各位深

致歉意，并敬上些许奠仪，虽不成敬意，只是略表敝门上上下下，数百子弟之抱憾于万一。”

这番话说的更是词意恳切，委婉动听。却听得百代大师在暗中不住冷笑，暗道：“这岂非猫哭老鼠，假慈假悲，伤了人家的性命，区区几两奠仪就可补偿了吗？”

只见皇甫少虹话一说完，立刻将左面一只箱子打开，箱子里一封封银子，俱以白绢包好，叠得整整齐齐。

皇甫少虹微一挥手，轿后那四条大汉立刻急奔而来，每人手里捧起十数封银子，见到门前挂有丧幡的人家，便在阶前放下一封。

但闻银封落地之声，叮当作响，显见每封银子份量俱都不轻。

皇甫少虹道：“在下等不敢惊动各位，已将奠仪敬置各位门前，但望各位节哀顺变，以此区区奠仪，好生为死者料理丧事。”

话犹未了，街头街尾，突有几扇紧闭的门户，豁然而开，门前窗畔，现出十余条人影，俱是丧衣丧服，又悲又愤，双双满布血丝的眼睛之中，散发着悲愤怨毒之光，齐地瞪住皇甫少虹。

皇甫少虹抱拳道：“区区奠仪，万望……”

突见一人俯下身去，取起一封银子，厉声道：“谁要你们的臭银子！”

举手一掷，竟将银子远远掷了过来。

他臂力竟是不小，那封看来甚是沉重的银子，被他举手一掷，竟抛出三丈开外，当地落在皇甫少虹足下。

皇甫少虹也不动气，足尖一挑，将银子挑在手中。

只听街旁众人纷纷怒喝道：“谁要你的银子……拿回去……”

滚吧，咱们再也不愿见着你们……咱们街道才洗得干干净净，莫被你们的臭脚踩脏了……”

怒喝声中，竟将银封雨点般掷了过来！

百代大师暗中不禁喝彩：“好！有骨气！”

但却又不禁暗暗为他们担忧，知道皇甫少虹此番恼羞成怒，只怕又要怒下毒手！

哪知皇甫少虹依然笑道：“各位这是何苦……”

双手连招，竟将骤雨般抛来的银封，一一接在手中，一封叠着一封，宝塔般高高叠在手掌之上。

只听一人喝道：“这里还有……”

皇甫少虹手腕一沉，那最后一封夹带风声而来的银子，便恰巧落在宝塔尖顶之上，他掌中那十余封高高叠起的银子，竟是纹风不动，稳如泰山，若非掌上功夫，妙到毫巅，怎露得出这一手来？

皇甫少虹笑道：“覆水难收，送出之礼，怎能收回，各位还是收下吧！”

身子突然滴溜溜一转，手掌连连震动，竟将掌中银子，又自抛了回去。

众人只听一连串叮当声响，那些银子不偏不倚，竟又落在原来之处。

这一手力道拿捏之恰到好处，且不去说它。

最难是顷刻之间，便将二十余封银子一齐送回，别人竟看不出他是如何出手的，手法之巧，目力之准，劲力之稳，三样缺一不可。

只听皇甫少虹又自笑道：“除了这区区奠仪之外，本门主人

还有一物奉赠各位。”

身子平转挥手道：“抬过来！”

他话声未了，便有两条大汉将右面一只箱子，抬在皇甫少虹面前。

两人启開箱盖，众人只觉一股强烈之石灰气味，自箱子里直冲而出！心里不禁暗地惊诧：“这箱子里又是什么？”

皇甫少虹已自叱道：“倒出来！”

两条大汉手腕一提一抖，果然将箱中之物，尽数倒出，滴溜溜满街滚动。

骤眼望去，似是许多只灰白色的西瓜。

仔细一瞧，骇然竟是十数个以石灰腌的好好的人头，除了面泛黑紫之外，眉目宛然，面容如生，只是双眼厉凸，显是临死前胸中犹有一股冤厉之气！

众人只觉一股寒气，自足底升起，虽是极力压制，但指尖却不由自主微微颤抖，有几人甚至忍不住脱口惊呼出声。

皇甫少虹语声似是平静如常，缓缓道：“各位可认得这些人头是谁的吗？”

众人昔日虽是闯荡江湖，刀尖黏血的朋友，但见到满街人头，一时之间，仍不禁为之噤如寒蝉，竟无一人说得出话来！

皇甫少虹目光四扫，微微一笑，突然自地上拾起一颗人头，双手高举，身子转了一圈，大声道：“各位可认得这是谁吗？”

众人目光，不由自主的瞧了过去，立得最近一人，忽然失声惊呼道：“这……这不是田大哥的……的儿子吗……”

众人凄然一惊。

皇甫少虹笑道：“不错，这人头正是田威的！”

笑声一敛，厉声道：“但他不孝父母，煽动是非，为恶乡里，作恶多端，实是本门中之败类，南宫夫人对属下虽然爱如子弟，宽宏大量，却也容不得此等害群之马，来败坏本门名声，是以才将这些不肖子弟正了家法，以向各位谢罪。”

这话不但说的音节锵然，落地成声，而且满口仁义道德，端的是义正词严，叫人不得不信。

百代大师、任无心对望一眼，这才知道南宫世家此番举动，竟是为了要在江湖间洗脱恶名，在武林中收服民心。

要知道村镇之中俱是归隐江湖之豪士，名声虽然不大，但声息却甚广。

南宫世家今日这般做作，他日传将出去，江湖中必道南宫世家知过能改，门规森严。

百代大师忍不住切齿暗骂：“好歹毒的南宫夫人，连自己门下爪牙都下得毒手，何况他人，但望这些人莫要中了她奸计才好！”

但他心念一转间，那些紧闭的门户竟全都开了，众人面上的怨毒之色，也自稍减，竟是全已被皇甫少虹这番话说的心动。

任无心瞧在眼里，心头方自暗叹一声。

忽自那软轿重帘之中，伸出只莹白如玉的纤纤玉手，五指头尖，轻轻一招！

皇甫少虹一眼瞥见，嗖地窜了过去，在轿前轻轻说了句话，那纤手方自缓缓缩回重帘之中。

皇甫少虹似是松了口气，缓步走回。

任无心见了，更是大惊，暗忖道：“这轿中坐的又会是谁，瞧她身份，似是高于皇甫少虹等人，她……她莫非是陈凤贞？”

转目瞧去，只见百代大师竟已做势欲起。

任无心大惊之下，连忙一把拉住。

百代大师以传音之术道：“眼看这些人已坠入南宫世家毂中，你我怎能坐视，好歹也要揭穿他们阴谋。”

任无心道：“等他们走了，再下去揭穿也不迟。”

他自己也不敢出声说话，用的也是传音之术。

百代大师道：“他们若是不走了，又当如何？”

任无心道：“他们目的已达，怎会不走？”

忽然间，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踉跄着飞奔而出，扑地倒在街心，挣扎着爬了几步，自地上拾起那田威的头颅，嘶声悲哭道：“威儿，你爹爹撇下我，你是不能死的呀，你们老少两人都走了，叫我这老太婆去依靠什么人？”

皇甫少虹俯身道：“老夫人你何必……”

那老妇人，痛哭大骂道：“你们杀了他爹爹，还不够？还要杀他？他……他还不是你们教坏的！”

突然一头向皇甫少虹撞了过去。

皇甫少虹怎会被她撞着，微微一闪身，便自避过。

那老妇人一头撞在地上，又自爬起，拾回他爱子的头颅，大哭道：“威儿，你本是好孩子，娘知道的，若不是这些恶徒，你怎会变坏……”

哭声凄厉，惨不忍闻，两旁众人面上又自激动。

皇甫少虹瞧的暗怒，忖道：“莫要被这老婆子坏了咱们的大事。”

心念一转间，那老妇人竟和身滚了过去，一把抱住了他腿，张口咬了上去。

皇甫少虹猝不及防，竟被她咬个正着！

这老妇人年纪虽大，牙口却甚健。

此刻满心恨毒，一口牙俱都咬入皇甫少虹肉里，鲜血沿着嘴角流出。

皇甫少虹痛极之下，怒喝道：“老乞丐，滚……”

真气下沉，满布腿间，轻轻向外一踢。

那老妇人怎禁得起这千百斤内家真力，只觉胸前如被铁锤痛击，惨声还未出口，便已仰天跌了出去，恰巧跌在她爱子头颅边。

她伸出五只槁枯的手指，似是要去触摸那头颅，但手掌伸出一半，突一抽动，已是气绝而死。

这变化发生的十分突然，两旁众人援救已自不及，惊喝怒骂之声四起：“好毒辣的手段……满口仁义，却对妇人也要下这般毒手……”

皇甫少虹大声道：“各位休得这般说话，她自寻死，怎怪得在下？”

众人纷纷怒喝道：“放屁……恶徒……”

皇甫少虹双手分张，呼道：“南宫世家为了替各位泄愤，不惜将弟子正以家法。”

语声未了，又有人嘶声喝道：“那不过只是沽名钓誉，惺惺做态而已，若是真的，你为何此刻竟杀死田大嫂？”

皇甫少虹又是惊怒，又是着急，顿足大喝道：“各位，这……这……”

那一直石像般端坐在右边一匹马上的黑衣人，始终连目光都未曾眨过一眨，此刻突然冷冷道：“莫要说了，这些奴才显然

不知好歹，便将第二个法子对付！”

语声冰冰冷冷，直似坟墓中发出。

众人听得心底一寒，惊呼怒骂之声突然一齐住口。

百代大师、任无心也不禁暗惊忖道：“这第二个法子是什么？莫非软的不成，便来硬的……”

只听那黑衣人冷冷接着：“这村中反正连老带幼，已只剩下五十九人，一齐料理了，反而清静……”

众人忍不住机灵灵打了个寒噤。

原来这村中虽有三百余人之多，但经过前次变乱之后，大半多已离去，再加上丧亡之人，此刻剩下的不多不少，恰是五十九人。

众人见到南宫世家竟将村中人算得如此清楚，显见得早有灭绝全村的打算，心头虽都不禁怒愤填膺，又不禁自心底泛起一阵寒意。

百代大师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道：“贫僧再也忍不住了，只要他们一出手，贫僧纵然血溅此间，也要出手了！”

任无心长叹颌首道：“别无选择，只得如此！”

只见那黑衣人缓缓下马，刀一般眼神，四下缓缓扫动，被他目光扫及之人，情不自禁，向后退步，黑衣人双掌不住搓动，一步步走了过来……

突然间，只听砰地一声大震，两扇紧闭的门板，被震得直飞街心。那两匹健马虽然训练有素，此刻也自惊嘶一声，扬蹄奔出！

皇甫少虹、黑衣人也不禁齐地一惊，四道眼神，电一般向那扇门瞧了过去。

只听门里一个沉重之语声缓缓道：“南宫世家毒手蛇心，人

所共知，你们软的不成，想来硬的，却不知咱们早已在这里等着你哩！”

皇甫少虹厉声喝道：“什么人？”

门里雷般传出一声大喝，道：“专和南宫世家作对的人！”

喝声中气充沛，显见是武林高手。

这一着又大出任无心与百代大师意料之外。

任无心道：“看来还不需你我出手！”

皇甫少虹与黑衣人亦暗中吃惊。

喝声余音未歇，那门户之中已鱼贯走出十余条大汉，手持利刃，脚步凝重，竟全都是一身雪白的衣衫，白巾蒙面，只露出十余双灼灼生光的眼睛。

皇甫少虹、黑衣人对望一眼，皇甫少虹突然仰天狂笑道：“我当是谁？原来又是你们！”

黑衣人冷笑接道：“只可笑你们这些杀不光的蠢才，任无心尸骨俱已腐朽，你们却还要为他拼命，世上愚人虽多，却少有人似你等这般愚不可及！”

那为首之白衣人，似极沉得住气，饶是对方百般辱骂，却仍是凝神卓立，不动声色，只是缓缓道：“我们为武林铲除败类，只求能维护武林同道，不遭浩劫，任相公纵然已死，我等此志不渝！”

语气仍是极为沉稳，但言下之意，已无异承认自身乃是任无心之同道。

百代大师暗暗忖道：“这些白衣壮士，想必便是任相公暗中召集之英雄豪杰，是以全都身穿白衣，以示与满身黑衣之南宫世家党羽对立之意！”

他自觉这猜忖合情合理。

哪知转目瞧去，任无心面上却满是茫然之色，似是对这一切俱不知情。

百代大师心头一动，传音问道：“任相公为何……”

任无心瞧他面上神情，已早知他想问的是什么，当下也以传音之术道：“在下还未认出这些白衣人是何来历，皇甫少虹却已先喝破，是以在下甚觉惊奇。”

百代大师奇道：“他们满身白衣，莫非竟不是任相公所召集壮士之标志？”

任无心苦笑摇头道：“南宫世家威力如此巨大，我行事但求隐秘，若是要他们身穿白衣，自表身份，便当真是愚不可及了。”

百代大师更是惊诧，道：“莫非连这些人是谁，任相公都不知道？”

任无心道：“在下非但丝毫不知，而且……我若猜的不错，这些白衣人的行动之中，还藏有极大之阴谋，说不定又是南宫世家的陷阱，亦未可知。”

百代大师早知南宫世家诡计百出，无所不用其极。

闻言呆了一呆，立将出手之意压了下去，屏息静气，静观待变。

他两人这几句问答之间，那黑衣人也又已冷嘲热讽了几句，似是要挑起对方怒火，使得对方心浮气躁，才好乘机出手！

哪知白衣人仍是平心静气，缓缓道：“事已至此，多言无益，还是武功上见输赢，是单打独斗还是群殴，还请示下。”

在这般危急情况之下，此人居然还在和对方讲武林过节，直似与人比武一般，不但令人啼笑皆非，简直乃是闻所未闻之事。

百代大师暗骂道：“此人怎地这般迂法，你讲江湖过节，别人和你拼命，你莫非还要点到为止吗？”

心念一闪间，只听任无心的声音在耳畔响道：“此人这般说话，实在装模做样，两人一搭一唱双簧，好教别人上当！”

百代大师道：“不错，不错！否则世上哪有这般迂执之人。”

只听那黑衣人道：“既是如此，我们两人就请朋友赐教！”

想是那黑衣人与皇甫少虹双双出手，是以出言点明。

众人本当白衣人现身之后，立刻便是一场激烈残酷之斗，哪知此刻看来，却似江湖同道，校场比武一般，都不禁又是惊奇，又是着急。

只见为首的白衣人一挽衣袖，与身侧一人并肩走出，两人俱是脚步沉稳，身子笔直。

皇甫少虹狞笑道：“两位是否还要让咱们三招？”

南宫门下听得一齐大笑起来。

哪知白衣人竟道：“三招不可让，但我等与人动手，一招总是要让的。”

皇甫少虹仰天笑道：“你们听听，此人居然还要让我一招。”

南宫门下笑得更响。

连那黑衣人那般阴沉之人，都不禁笑出声来，似是从未闻得有这般可笑之人，这般可笑之事。

只有软轿之中，仍是寂无声息，若不是帘中方才有纤手一现，别人真要将轿子当做空的。

突见皇甫少虹脚步一滑，已欺身到了那白衣人面前，左掌右拳，猛击而出。

那黑衣人的身子溜溜一转，竟是后发先至，还抢在皇甫少虹

之先，双手斜拂另一白衣人之胸腹。

招式看来虽是皇甫少虹较为霸道，但任无心与百代大师两个大行家，却已看出这黑衣人之轻轻一拂，实是内藏杀手，更比皇甫少虹招式凶险的多。

只见那两个白衣人身子忽地一缩，后退了三尺，避招之迅快，身法之巧妙，不但大出任无心与百代大师意料之外，皇甫少虹等两人更是瞧的一惊。

黑衣人大喝道：“瞧不出这两个蠢材还有些门道！”

声到人到，两人更猛扑过去。

他两人动手显然已有默契，招式配合间，有如水乳交融一般，一人击左，一人击右，俱是奇诡绝伦之煞手！

哪知对方两个白衣人招式之配合，竟更佳妙。

右面一人左手斜击，右手五指，半伸半张，如爪如钩，向外一推。

左面一人右手斜击，左手前推，两人出手左右虽有异，使的却是同一招式，不但出手间便将对方招式化开，而且乘势进击，端的是攻守兼备的佳作。

这一招不使还罢，此刻使将出来，任无心、百代两人，骤然一惊。

两人对望一眼，虽未说话，却都已知道对方要说的乃是：“少林子弟！”

皇甫少虹与那黑衣人更是已脱口呼了出来，两人齐声道：“想不到朋友竟是少林子弟！”

这一来任无心方才之猜疑，竟全被推翻。

原来那两个白衣人方才使出的一招，正是少林神拳中的第

六式出爪亮翅。

少林拳经中有歌诀道：“挺身兼努力，推窗迎月来，排山倒海后，随息七徘徊。”

正是少林十二煞手之一，端的非同小可！

这少林神拳中十二煞手，乃是少林派镇山拳法，除了少林本院长老外，无人精通，更不传俗家弟子。

而这白衣人方才使的一招出爪亮翅，却是神定气足，意在拳先。

若无数十寒暑兼修的真功夫，再也休想将这一招使得如此精妙，别人更是假冒不得。

再看场中双方已急斗数招。

那白衣人说话虽然彬彬有礼，但出拳过招，却是沉稳老辣，手段丝毫不客气。

两人同时出手，同时回手，使的亦是同一招式。

只见两人左拳向右，右拳向左，到了路途，便合成一道疾劲绝伦之拳网，端的是滴水不透，守势之稳，竟不在百忍大师之下，攻势虽较弱些，但真力沉稳，却可补攻势之不足。

皇甫少虹与那黑衣人招式虽然奇诡毒辣，一时半刻间，也休想占半分便宜。

众人虽是江湖老手，但几曾见过此等惊世骇俗之绝学，也不禁都瞧得目定口呆，几乎忘了置身何处？

任无心亦是越看越奇。

但见百代大师竟也能做壁上观，而无出手之意，忍不住问道：“大师可知道这两位是否少林子弟？”

只因他实在有些不信，少林寺除了百忍、百代、百祥几人外，

还有这般绝俗高手，是才问出这句话来。

只见百代大师目光闪动，似是十分惊喜，颌首道：“不但他两人正是本门子弟，半分不假，其余之白衣人，最少还有三人乃是贫僧同门。”

任无心奇道：“为何还有三人？”

百代大师道：“任相公莫非还看不出，这便是少林本院达摩堂护法五僧吗？”

任无心心头一惊，道：“想不到少林达摩堂五老，竟也伸手来管江湖事，这倒当真难得的很，看来我等之事，端的大有可为。”

原来这少林达摩堂护法五老，不但自少林当代弟子选出之武功最强，德望最高之人，而且其位甚尊，便是掌门方丈，也不能差遣，辈份有时比方丈还高。

这五人在寺中精研武学，从来不问世事，此刻竟连袂而出，确属非同小可。

任无心恍然忖道：“难怪方才那般情况之中，他还与人讲究江湖过节，还要让人一招，原来是这护法五老自重身份，而且他们从来不在江湖走动，行事自与别人大不相同。”

他却不知这五老方才说的那句江湖活，还是向本门俗家弟子临时学来的，好来掩饰身份，现学现卖，自然用的有些不当。

只见百代大师微笑道：“有少林护法五老出手，贫僧自是十分放心，便乐得暂作壁上观了。”

他说来虽似有些自矜自夸，似是只要有少林护法五老出手，便是有胜无败之局。

但任无心却知他说的倒并非自夸之言，只因少林护法五老

若是联手，当世天下武林，确是无人能敌！

两人此刻虽仍以传音入密之术交谈，其实众人早已被场中一场龙争虎斗所吸引，他两人纵是大声说话，只怕也无人听到。

这时场中四人，虽已恶斗数百照面，但双方仍是难分胜负之局。

皇甫少虹与那黑衣人攻势虽然奇诡犀利，怎奈对方守势之沉稳严密，竟是不容人有丝毫可乘之机。

皇甫少虹、黑衣人招式变化虽然繁复灵幻，难以捉摸，但这两个白衣人却是以不变应万变，无论对方使的什么招式，两人只要四拳一合，轻轻一招，便将对方奇诡犀利，繁复灵幻之招式化解于无形。

任无心瞧得暗自感叹，忍不住又道：“贵寺护法五老，果真名下无虚，他五人明知自己临敌交手之经验不足，出手也必定不如对方狠辣，是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是以守为势，以逸待劳，别人看来，但见他两人轻轻放过许多次乘隙反击之良机，必代他两人惋惜，却不知道正是他两人立于不败之道，如若两人贪功急进，只怕此时已着了皇甫少虹道儿！”

这句话说的当真是见解精辟，分析入微。

若论动手之狠辣，临敌之机变，少林五老自是万万不及皇甫少虹等人。

但少林五老面壁功深，心如止水，端的可称已有如麋鹿奔于左而目不瞬，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镇静涵养功夫。

皇甫少虹无论使出什么诱招，若是换了别人，必当忍不住犯险一试。

但这少林高僧，却有如未闻未见一般，绝不理睬。

四下果然已有人在为之暗暗惋惜。

百代大师含笑道：“不是贫僧自夸，若论镇静功夫，便是任相公你也未必比得上敝寺护法五老，贫僧若是看得不错，此刻动手的两人，乃是百扶、百携两位师兄，若是百维、百护两位师兄出手，这皇甫少虹只怕也支持不了这般长久……喏喏，你看他两人此刻也已知道情况不妙，实是有败无胜，已在预算撤退了。”

但见皇甫少虹与那黑衣人，身形已渐渐向后移动，似是想掩护着那顶软轿，一齐退却。

任无心见到这般情况，也不禁暗中松了口气，展颜道：“先前我还怕轿中坐的，不知是南宫世家第几代夫人，这些夫人武功各有辣手，旁人们也不好对付，如今瞧这情况，这轿中非但没有丝毫动静，而且连轿帘都未再掀起……”

他微微一笑，接道：“若是我猜的不错，这轿中坐的必定是个丝毫不会武功的女子，否则她怎忍得住不掀帘看上一眼？”

要知皇甫少虹与少林护法这一阵龙争虎斗，实是武林中难睹之事，软轿中坐的只要是稍通武功的人，实在难忍的住不掀帘而观，任无心衡情度理，猜的本是不错！

哪知他面上笑容还未消散，百代大师双唇启动，尚未说话。突见皇甫少虹急攻三招，暴退五尺，伸手探入轿帘，轻轻一招。

他手上似自怀中取出一物之后，方自伸手入帘。

怎奈他出手太快，连任无心这般目力之人，却也瞧不出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但闻他口中轻叱一声，道：“无物无我……”

语音突低，又说了一句不知什么，然后身子一侧，急退七尺，

让出了轿前道路。

百代大师皱眉道：“皇甫少虹花样倒真不少，不知他又在弄何玄虚？”

任无心却已突然心中动念，想起了一事，不禁失色道：“不好！”

这不好两字方自出口，软轿垂帘已无风自动，轻轻飘起……

众人只觉一股幽秘飘渺，难以指摹的香风，拂面而过。

一个以青巾包着满头青丝，身披纯黑风氅，足踏纯黑薄底小蛮靴，全身纯黑，唯有面容却苍白的不见丝毫血色的人影，便自这股飘渺的香风之中，幽灵般飘出了软轿垂帘。

她手足四肢，俱在那黑色风氅笼罩之下，全身瞧不出有丝毫动作。

但这一飘之势，竟有丈余远近，当真有如乘风而来一般。

黑衣人与皇甫少虹，早已在垂帘飘拂之际，各各跃出一丈开外。

任无心与百代大师乍睹这黑衣娇小之人，心头各自一震，骇然脱口道：“素手兰姑！”

他两人是何等身份，但见到素手兰姑突然自软轿中现身，也不禁惊得一呆！

但见她苍白之面容，绝无丝毫表情，一双剪水双瞳，亦是迷迷蒙蒙，宛如笼罩着一层水雾，夕阳斜映下，令人只觉得这份惊人与神秘的形态，已美的不似人类，竟与人一种飘渺、迷茫的诡异恐怖之感。

要知绝丑固是骇人，绝美更是令人悚栗！

众人但觉心底一寒，不由自主，各各退后了两步，但又忍不

住去看她。

也就在刹那之间，素手兰姑娇小之身形，已鬼魅般飘在那两个白衣人——百扶与百携身前。

百扶与百携亦知情况不妙，齐地大喝一声，各各击出一掌。

这两位少林护法大师全力击出之招式，其威力之大，自是惊世骇俗！

只觉一股移山倒海般的拳风，宛如海啸狂澜般迎面向兰姑撞去，纵是当世第一高手，也难硬接这一招。

哪知素手兰姑娇小之身形，滴溜溜一转，竟将这刚猛绝伦的拳风，消解于无影无形。

百扶、百携虽然镇静功夫超人，但见到此等怪异神秘之身法，也不禁大惊，方待击出第二拳。

蓦地，那乌云般之风篁黑影中，伸出了一只莹白如玉，美绝人寰的纤纤素手。

轻轻一晃，一阵柔和的微风，随手而起……

这情况笔下写来虽慢，但自兰姑软轿现身直到此刻，也不过半句话的工夫。

就在此时，任无心、百代大师已双双振臂而起，齐声喝道：“这女子不可力敌，两位师兄速退！”

喝声中两人已闪电般掠来。

但饶是如此，还是迟了一步！

百扶、百携乍睹素手一晃，那娇小之人影，不知怎地，竟已到了他两人身形之间。

这少林两大护法联手之势，皇甫少虹等两人数百招急攻尚不能取胜，但兰姑微一探步，便已破去。

百扶、百携更是吃惊。

两人常常又是一阵急攻，眼见业已击在对方身上，却突感着手之处，竟是空无一物，这黑衣娇小之人影，竟似有形无质一般。

百扶、百携再想全身而退，已是不及。

只见一声惊呼，一声大喝，百扶的身形，急退五步，百携凌空一个翻身，掠出丈余，但脚步方自落地，便已倒在地上。

白衣人一齐大惊，其中又有三人便待耸肩扑上，突见一条灰衣人影挡在他们面前，三人目光转处，大喜呼道：“百代师弟！”

百代大师沉声道：“师兄们快退……”

只听任无心的语声自身后传来，道：“扶起伤者，随时准备退走！”

百代大师俯身望去，伸手揭去了面罩。

只见百扶大师面容已然苍白，但只是受了惊骇，并未受伤。

而百携大师嘴角却已流满鲜血，呼吸亦是十分微弱，见了百代大师，微微一笑道：“百……”一字还未说出口来，便已晕厥在地，显见伤势极重。

少林高僧虽然俱是忧心忡忡，但也无暇再多探问他的伤势。

五大护法为首之百维大师随手取出一粒疗伤圣药，塞在百携口中。

转目瞧去，只见一个书生般的少年凝神卓立在那黑衣娇小之神秘女子面前，不禁皱眉道：“让这位施主一人来对付这女魔头，只怕……”

百代大师知道这五大护法经年闭关，是以并不认得任无心，接口道：“他若无法抵挡，我师兄弟去了亦是无用，他便是任无心！”

少林高僧一齐失惊，百维大师合什道：“阿弥陀佛，任相公居然还在人间，这当真是我佛慈悲，保佑善人，武林道必将得救了。”

那边南宫世家中人，听得这书生般的少年便是名传天下之任无心，更是愕然失色。

有些人心中还待不信，暗道：“莫非那任无心死了之后，此人被推出来假冒于他？”

但见任无心那股气概，又不禁暗暗忖道：“看来任无心果真未死……天下武林中除了任无心外，还有谁有此胆量，敢面对我家兰姑……”

只因一路上他们已不止一次，亲眼瞧过兰姑的手段，所以早已将兰姑视为鬼魅般的人物。

而这些大汉，又不过都是南宫世家之外围人物，只知奉命行事，难以参预机密，是以才会如此猜疑不定。

但皇甫少虹与那黑衣人却早已知道任无心其实未死，此刻心中并无惊疑。

皇甫少虹冷笑喝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任无心呀任无心，想不到你竟远远赶来送死！”

那黑衣人喝道：“任无心，你若能在兰姑手下走上三招，便算你是个英雄！你可知道你那些狐群狗党，早已大半死在兰姑一双素手之下……你强抢贞女，诱奸贞妇，作恶多端，江湖中稍有见识之人，早已对你唾弃，更有不知多少人要食汝之肉，寝汝之皮，我看你不如早些自做了断，免得丢人现眼……”

原来他两人亦是深深畏惧任无心之武功，生怕兰姑难以得手，是以故意捏造出许多不堪之事，百般辱骂，为的只是要分散

任无心之心神。

百代大师听得满心怒火，嘶声道：“这人胡言乱语，待老衲教训教训他！”

他双臂一振，便持扑去，却被百维大师一把拉住，沉声道：“任相公此刻正值心神专注之时，师弟你切切不可出手，教任相公分心他顾！”

百代大师凝目望去，只见任无心凝神卓立，对这百般辱骂，竟似是一个字也未曾听到。

百代大师不禁暗道一声：“惭愧！若非百维师兄提醒，我竟险些着了这厮的道儿。”

但见任无心双目如电，瞬也不瞬盯在兰姑面上，右手掌心朝天，成阳掌齐胸，左手掌心向地，成阴掌齐腹，左腿半曲半伸，成微蹲之势，右足足尖点地，脚背平直，做飞足之势，身上衣袖虽然不住随风飘拂，但身子由头至足，却是动也不动，面色更是凝重已极，生似泰山之石所塑之神像一般！

百代大师与皇甫少虹等人，俱是武林顶尖高手，一眼望过，便知任无心这一守势之稳，当真是冠绝天下，傲视古今。

这数大高手穷心竭虑，也想不出世上有何武功能破得了他这一招式。

百维大师暗道：“阿弥陀佛，纵然我兄弟五人联手合攻，只怕也破不了它，此刻只要有人敢撄其锋，势必毙于他的掌下！”

这少林高僧所学武功，亦是以守为主，所评自是权威之论。要知任无心此刻这一招守势，不但绝无一丝破绽，而且全身上下，无论何处，俱都满蓄反击之力。

有如长江大河，满河之水，俱如蓄势待发一般，只要对方一

指攻来，这力道暴涌而出，对方无异将自身投入激流洪水之中，立时便有灭顶之祸。

再瞧那兰姑，双手仍然聚藏在风篁之内，一双迷迷茫茫的眼神中，却渐渐露出神光。

原来她心神虽已迷失，全无自主之力，但对武功一道，非但半点也不痴迷，反而有种神秘之威力。

此刻这身具无限神秘威力之人，显然也对任无心这一招守势大觉棘手，是以直到此刻仍未出手，似是要等到任无心精神松弛，招式间稍露破绽，才肯出手一击，这一击自是石破天惊，难以抵挡。

皇甫少虹等两人深知兰姑之能，见她竟也一反常态，迟迟不敢出手，口中虽然越骂越是不堪，心下却是越来越为惊骇！

两人推想任无心究竟不是铁打的身子，精神必有松弛之时。哪知任无心身子虽非铁打，却有铁打的神智。

直到了约摸顿饭工夫，两旁瞧的人已是呼吸急促，满头冷汗涔涔而落。

但任无心却仍是神色不变，身形下动，直似纵然站上三五个月也无关系。

这时百代大师等人固是心头怦然，闷的透不过气来。

就连百维大师面壁功深，那般的镇静功夫，也不禁手足冰冷，微微颤抖。

忽然间，只见皇甫少虹与黑衣人双手齐扬。

两人竟不声不响，各自地上拾起一包银封，奋力掷出，夹带风声，直打任无心左肋右背。

两人也明知此番出手暗算，难以伤得任无心，只是要他心神

微分，招式微露破绽，好教兰姑乘隙出手，一击致命。

百代大师等人自是大惊失色，怎奈骤出意外，不及救阻。

只见那两道风声，势如雷霆而来，任无心竟仍有如未闻未见，丝毫不曾动弹。

众人更是大惊，已忍不住失声而呼。

哪知这两封银子到了任无心身外一尺之处，突似遇着了一层无形的坚壁，竟被震得反激而出。

又听砰砰两响，一齐击在道旁门墙之上，直打得灰土四溅，木板洞穿。

这两封银子，本身已甚是沉重，更加皇甫少虹等两人掷出之力，其力道是何等惊人。

别人纵然伸手去接，也未必接得住。

而他任无心此刻却能凭护身之真气，将之反震而出，这又是何等神功！

百维大师等人虽然久闻任无心之名，却直到此刻，才见着任无心之真实功力，都不禁双手合什，低诵佛号不绝。

皇甫少虹等人更是大惊失色。只见任无心仍是行似无事，卓立不动。

两人对望一眼，但觉一股寒意自心底直冲上来。

就在此时，风中突然隐约传来一阵奇异之乐声，声音凄惋，令人断肠。

皇甫少虹身子又一震，只见那兰姑脚步已渐渐后退。

皇甫少虹突然掠到她面前，伸手一晃。

兰姑微一弓身，身形骤退。

众人但觉眼前一亮，她娇小的人影已无影无踪，只有那软轿

垂帘犹在，不住拂动。

只听那黑衣人厉声喝道：“任无心，今日饶你一命，你等着吧！”

几个黑衣大汉抬起软轿，皇甫少虹微一挥手，一行人竟飞也似地向乐声来路退去。

百代大师等人呆了一呆，齐齐拥至任无心身侧，问道：“追不追？”

话犹未了，突见任无心身子一阵摇晃，竟扑地跌了下去，面容立时变的一片苍白，额上流下汗珠。

百代大师等人瞧得目定口呆，惊心动魄。

这才知道任无心方才表面看来虽仍行所无事，稳如泰山，其实却已是竭尽心力，苦苦支持，那素手兰姑若是迟走一步，此刻之情况只怕已不可想象了。

任无心原地坐下，不敢移动，当即屏息静气，运功调息，众人哪敢打扰，更怕那南宫世家中人去而复返，各各分立任无心四侧。

虽然关心任无心之安危，还不时要留意来路之动静。

过了盏茶时分，任无心苍白的面色，才渐渐恢复原来之红润。

众人这才松了口气。

任无心游目四顾，苦笑道：“好险……好险……唉，在下无力退敌，却害得各位也担了不少心事。”

百维大师合掌道：“阿弥陀佛，檀越休得太谦，若非檀越以身挡魔，老衲等只怕早已陷于魔手，怎能逃得过这一劫？”

百代大师拍掌道：“正是如此，若非任相公你那一招妙绝古

今的守势，还有谁挡得住那女魔头！”

任无心突然长长叹息一声，道：“不瞒大师，在下方才使出那一招天地俱焚之时，心中实无把握是否能令那兰姑不敢出手？”

百代大师道：“她若是出手，还不是自寻死路，怕她做甚？”

任无心叹道：“大师有所不知，那一招天地俱焚，看来虽是十分严密之守势，但若遇上兰姑这样的高手，并非无法可破，那时这天地俱焚便名符其实，变了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招式！”

少林高僧齐地心头一凉，半晌做声不得，百维大师又自合什道：“善哉善哉，檀越亦不惜以身陷魔，大慈大悲之心，小僧等委实景仰的很。”

任无心苦笑叹道：“大师又有所不知，这一招本是死谷二奇传授于我，他老人家那日传艺之时，已说过那兰姑遇着这一招时，必定不敢出手，教我只管放心使出……”

百代大师奇道：“如此说来，这一招除了守势绝无破绽之外，莫非还有什么神奇的魔力不成？”

任无心道：“这一招对你我而言，绝无神奇之魔力，但却似给了兰姑一个绝大之刺激，或是触及了她心底某一点隐痛，或是启发了她心底某一处回忆，她心神虽已完全受人控制，但见了这一招时，仍不免因激动而踟蹰，由此可见，这一招必定对她之一生影响甚大，此点在下已可断定。”

他沉声一叹，接口又道：“方才我与她面面对之时，只见她目中屡有灵光闪动，似是想起了什么，终是因为中迷太深，是以灵光一闪即逝，若是在下猜的不错，她昔日必曾在这一招下受过重创，而使用这一招之人，必定又与她有极大之关系！”

少林高僧们闭关多年，初入江湖，几曾听到过此等诡秘之事。

不觉人人听得目定口呆，心动神驰，半晌做声不得！

任无心道：“方才皇甫少虹手中，必持有可以控制兰姑心神之物，是以兰姑便完全听命于他，方才兰姑还未现身之际，曾经自轿帘中伸出手来一晃，那时你我还当是轿中人出手招呼皇甫少虹，是以绝未想到轿中人便是兰姑，如此想来，必是那兰姑在轿中枯坐太久，已有出手之意，而皇甫少虹却因时机未至，连忙赶过去，以掌中之物制住了她……唉，世事奇妙，我等单看表面显示之情况，便难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百维大师忽然道：“皇甫少虹掌中之物，必定与那一招天地俱焚，有极密切之连带关系，老衲胡乱猜测，不知檀越以为如何？”

任无心击节赞道：“大师之论，当真精辟之极，我等若能知道那一招天地俱焚是谁所创，昔日江湖中有谁曾使出这招神奇之极，也凶险之极的招式？只怕便能连带猜出皇甫少虹掌中手持之物，你我如能猜出皇甫少虹掌中所持之物，便可以控制兰姑，设法恢复她的神智，那么，便必定可以自她口中探出一些有关南宫世家之绝大隐秘，唉！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点之关系，实是太大了！”

百代大师沉吟半晌，缓缓道：“贫僧自首次闯入江湖走动至今日，已有四十余年，江湖中各门各派之武功，虽不敢说均有涉猎，但也略知一二，至于武林中一般成名前辈英豪所留的招式武功，也大约知道，却从未听过有这一招天地俱焚……”

语音微顿，接口又道：“这一招天地俱焚招式如此神奇精妙，

已可算是武林中百年罕闻之绝学，只要有人使出一次，便必将轰传江湖……但武林中与此招相似之招式，倒有不少，便拿昆仑九式中之江山一线封，敝门十八擒龙手之乾坤锁龙式来说，已是名震江湖之招式，但与这天地俱焚相较，仍不免大是失色，是以贫僧可以断言，江湖中只要有人使出过这一招，必定不致淹没无闻。”

任无心叹道：“如此说来，江湖中只怕真的无人使出过这一招了……”

双目突然一张，目中精光暴射，沉声道：“说不定江湖中曾经见过此招之人，俱已死在此招之下亦未可知……”

百代大师心头一凉，失色道：“这……这……”

只觉喉间堵塞，竟是说不出话来。

众人更是群相缄口，心头只觉寒意渐生。

这时村中人已将道路大致整理干净，便有人恭请任无心、百代、百维等人入屋待茶，言语中感激之情，也难一一详述。

那百携大师伤势之严重，竟使得任无心等这一般内家高人，群相束手。少林伤药虽然名闻天下，但也只能勉强保住他的性命。

众人但见百携大师气如游丝，奄奄一息，心情不禁更是沉重。

百代大师更知道伤在兰姑手下之人，除了兰姑亲手相救外，实是死路一条。

眼见百携面上已无丝毫血色，目中几乎流下泪来，喃喃道：“师兄呀师兄，你一生恭谨木讷，只知事佛诵经，江湖中事，本毋庸你来出手的，你……你为何偏偏要出来……”

任无心道：“少林护法五老实是少林寺中之重心所在，是以百忍大师以掌教之尊，宁可自己出山，也不愿劳动护法五老，便是要五老坐镇寺中，不致动摇少林寺之根本，此刻少林五老竟尽数而出，实是武林中罕闻罕睹！”

任无心忍不住叹道：“武林中虽然群魔纷扰，但大师等身系少林本院之安危，关系亦是非同小可，大师们实不该轻身犯险，出山来的！”

百维大师双目转动，神色似是十分惊奇，道：“贫僧们此次出山，乃是任相公亲柬相召，由田秀铃田姑娘亲自送来……”

这少林高僧话未说完，任无心已是面色大变，失声道：“在下亲柬相召？田姑娘亲自送去？大……大师莫非弄错了吗？”

百代大师见他平日那般镇静从容之人，此刻不但面色大变，而且语声更是大见惶乱，便知此事之中，必又暗藏一个绝大之阴谋，包藏着极大之祸胎。

那百维大师虽然面壁功深，此刻亦是惶然失色，大惊道：“那封书信莫非不是檀越所书？”

任无心摇头叹道：“自然不是……唉！信上说的究竟是什么？不知大师可否见告？”

百维大师道：“那封书信原词原句，老衲已记不周全……唉，只可惜我那百携师兄，他本是状元之材，过目成诵，他虽也只看了一遍，但他……他若是……”

说到这里，这少林高僧纵已看破情关，却仍不禁为之长叹住口，泫然欲泪，赶紧垂下头去，低诵佛号不绝。

百维大师说话之际、百护、百扶、百卫三位大师，俱都守护在百携大师身侧。

百维大师语声方住，那面无血色，奄奄一息的百携大师，突然张开一丝眼帘，缓缓道：“少林本院，达摩堂护法大师佛前素鉴……”语声虽微弱，但语句仍是清清楚楚。

任无心等人听了这一句，便知他要以残存之气息，念出那封关系极为重大的书信，当下俱都屏息静气，凝神倾听。

寂静之中，只听百携大师低微之语声，断续着念道：“大师佛法弘毅，虔诚事佛，早已天下知闻，无心常恨不能亲聆教训，是所至憾……”他每念一句，都要喘息数声，念到这里，更是喘息咳嗽，难以继续。

任无心惻然道：“大师何必自苦如此，不如请百维大师大略叙出信中之意……”

百携大师惨然一笑，道：“那书信字里行间，说不定大有破绽线索可寻，老衲虽恨……虽恨难以眼见王师成功，但亦愿以此残身，为天下武林同道献出最后一份心力，也好安心。”

这沉痛的语声，慈悲之心肠，侠义的胸襟，使得任无心等人更是恻恻，不禁一齐垂下头去。

只听百携大师接着道：“自百忍、百代大师以降魔为志，出巡江湖，百祥大师佛驾西返后，少林本院，多赖大师维护，为天下武林坐镇此一武学发源圣地，江湖同道莫不深感于心，然日来江湖魔势日益猖獗，正所谓：道长一尺，魔高一丈，吾辈虽已尽全力，亦不能尽阻魔势。无心虽知大师佛驾不踏尘寰，但实需大师降魔之力，更素知大师悲天悯人，慈悲心怀，既有兼善天下之能，必不致做独善其身之举，值此非常之际，无心才大胆相求大师，暂以执经之手，掌屠魔之刀，出道江湖，普度众生，则天下苍生幸甚，无心幸甚……”

他断断续续念到这里，气息已更见微弱，胸膛起伏，急剧的喘息几声，接着又自念道：“又及：唯大师已定降魔之行，但望衣以白色宽袍，覆以白色面罩，以与南宫世家之黑衣魔道相径庭，来日白长黑消，光明战胜黑暗之日，行将必见，无心敢不额手以庆。江南任无心沐手恭呈……”

书信至此，方自结束。

百维大师长叹道：“此封书信，不但写的情文并茂，而且词意真挚，是以老衲等接信后之第二日，便束装而下少林……”

忽听百扶大师惊呼道：“师弟……百携师弟……”

百维大师失色回首道：“他……他……他怎地了？”

百扶大师垂首道：“百携师弟已圆寂了……”

缓缓伸出双手，盖起百携大师之眼帘，与百维、百卫、百护、百代诸大师一齐跪下。

要知佛家最重证果圆寂。

此刻百携既已西归，百维、百扶等人虽是他的师兄，仍然跪下相送。

任无心等人见这少林高僧本已伤重难支，竟不惜以仅存之精力，一字不漏的念出了那封书信，以致精力枯竭而死，俱都感佩悲痛不已，不禁随着少林诸僧之后，肃然跪倒。

室中顿时响起经诵梵唱之声，随风飘飘四散。

室外之人，竟觉风中似有一阵阵若有若无的檀香之气，随着经诵梵唱之声传出，也都不禁垂首默然低诵：“我佛慈悲……”

跪倒长街之旁。

夜渐深沉，紧闭之门窗中，亮起了灯光。

香烟氤氲中，荧荧孤灯畔，少林诸高僧，盘膝而坐，面容俱

是十分沉重。

任无心肃然道：“百携大师虽已西返，但典范却已长存人间，只因他临去前所念出的那封书信，已令在下解破数点疑团。”

语声微顿，缓缓接道：“在下本在怀疑，我等值此魔势嚣张之际，本应尽量掩饰行迹，大师等为何却以白衣故示行藏，如今在下才知道，这原来竟又是南宫世家所施的毒计，好尽诛异己，否则江湖豪杰这般众多，他们又怎能看出究竟谁是他们真正的对头？”

百代大师心下亦自恍然，拍案怒喝道：“好阴毒之计谋，只是……哼哼，江湖中英侠之士，代有人出，无论是谁，永远都杀不光的！”

任无心叹道：“听那皇甫少虹等人言下之意，中此毒计之人，除了大师们外，还不知有多少？更不知有多少人已遭了他们的毒手？最厉害的是，此计绝非单线发展，而是双管齐下……”

百维大师凛然道：“此话怎讲？”

任无心道：“他们以此方法，将各门各派中精锐诱出，逐个歼灭，使得各门派基本重地，防守无人，他便可以强大之武力，将各门各派千百年来造成的基业，一举而消灭，教各派元气永难恢复，那么，南宫世家便必将成为武林中独一无二的雄主，使得江湖九大门派都要臣服于他。”

少林高僧身子齐地一震，面面相觑，骤然失色，

百维大师终年虔诚事佛，哪里会想到南宫世家竟有这么毒辣的手段，这么大的野心。

任无心缓缓道：“尤有甚者，他们此举只怕不但为的要大伤各派元气，甚至要将少林、武当这些名字，永远在武林消除亦未

可知！”

百维大师惶然道：“如此说来，贫僧们即便急速赶回少林，还不知能否挽救此场浩劫……唉！贫僧等实已方寸大乱，还望任相公予以明示！”

任无心一字字缓缓道：“此时此刻，大师千万回去不得！”

少林高僧们不禁齐地大奇道：“此话又怎讲？”

任无心道：“南宫世家必定先要将江湖中所有的对头，完全歼灭之后，才敢动摇各门各派之根本重地，在下若是猜的不错，南宫夫人此刻必已将门下所有精锐好手，以及七十二地煞中人，分成了若干支队伍，在江湖中四下游击搜寻，看她竟连兰姑也调派出来，可知他们必已将倾巢而出，只是此刻这许多支队伍，定必然分散在四方，实力还未集中，我们即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他们逐个击破！”

百代大师拊掌道：“不错！”

任无心目光闪动，接道：“但大师们此刻若是赶回少林，南宫世家必有警觉，说不定立时便会将那些分散的力量，集合为一，那么，这力量之大，吾辈便再也无法抵挡，更无法摧毁，他们若先以这力量集中对付少林，只怕……唉！只怕少林寺古刹丛林，便少不得要有一番腥风血雨了。”

少林高僧们虽然镇静功夫超人一等，此刻也不禁听得汗透重衣！

百维大师合什道：“幸好吾辈人中，还有任相公来识破他们的奸计，指点吾等迷途，否则……只怕江湖中侠义之士将无噍类了。”

百代大道：“如此说来，我等此刻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不

成？”

任无心道：“我等此刻，虽必需装做对他们之阴谋一无所知，免得打草惊蛇，但暗中却必需加急行动，全面布置。”

百维大师道：“任相公算无遗策，无论如何布置，贫僧无不听命！”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不敢！”

笑容一敛，立刻接道：“第一，先由少林具名，飞柬各大门派留守之人，全部暗中集合于少室嵩山，这一支集合的力量，任何人都不能轻视，即使南宫世家来犯，亦可抵挡，我等再随时留意嵩山动静，万一稍有惊动，立时赶往驰救，但此计划又必需注意两点，一是定要加急进行，刻不容缓，二是定要严守秘密，泄露不得，只因我等实力究竟不如对方，不到万不得已之时，绝不和他们全面硬拼，做孤注一掷之冲突，免得将武林实力，毁于一旦！”

百维大师叹道：“想不到任相公非但有绝世武功如子龙之勇，竟还有诸葛之谋，大将之才，应变之间，不但知己知彼，不骄不馁，而且明暗兼施，奇计百出，好教贫僧佩服，贫僧这就准备简柬，再与贫僧随行同来之少林弟子，分头驰送……”

百代大师忽然接口道：“但各门各派若将留守之力，全部集合少室嵩山，他们本派重地，岂非更是空虚，若是南宫世家攻袭突至，又当如何是好？”

任无心淡淡一笑，道：“那时南宫世家纵然施以突袭，但所能毁去的，也不过只是各门各派的一所空屋而已，劫后立可重建，与元气丝毫无损，何况南宫世家到了武当山时，看见的若只是一座空洞洞的道观，必定手足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们若

是疑神疑鬼，猜不透究竟，便不敢真的毁去了玄真观，这正是兵法所云实者虚之，出敌不意之计！”

百代大师拍掌大笑道：“好一个出敌不意之空城计，那第二计又如何？”

任无心道：“第二，我等需召集所有能够召集之高手，组成一股力量，四下游击搜查，只要遇着对方力量稍小的队伍，便立刻将之歼灭，这本是他们所用的以大吃小，逐个击破之计，此刻我等以牙还牙，再以此计对付他们，又必将大出他们意料之外，这亦是兵法所云：虚者实之，攻其无备，但此计更必需严守秘密，丝毫泄露不得。”

百代大师击节道：“实者虚之，虚者实之，虚实互用……唉！便是诸葛武侯重生，只怕也未必想的出如此妙计！”

任无心长叹一声，道：“此计虽然不错，但能否运用成功，在下却毫无把握！”

百代大师皱眉奇道：“此计还不能成功？任相公也未免太谦了。”

但他也知道任无心既然如此说话，其中必有缘故。

只听任无心道：“非是在下多疑，但……唉！在下心中实有种不祥之兆，总觉得南宫世家之中，必是又多了个极为厉害的人物，此人不但奸计百出，而且对我方情势，必定十分了解，是以南宫世家近日来之行动，无一不是针对我方之弱点，只要此人活在世上一日，总是我等之心腹大患。”

百代大师道：“如此说来，我等势必要将此人设法除去的了。”

任无心苦笑道：“我等连此人究竟是谁，都不知道，而且一

无线索可寻，如何将他除去？”

百代大师垂首沉吟半晌，道：“前去少林送信之人，乃是田秀铃姑娘……”

干咳一声，倏然住口。

但他虽未再说下去，言下之意，却显然是，此人莫非真是田秀铃姑娘吗？

任无心怎会听不出他言下之意，长叹摇头道：“田姑娘已是南宫世家之叛徒，即使她有心回去，南宫夫人也不会容她，更不会放心由她主持大计……唉！南宫世家深知百维大师等万不会认的田姑娘，随便派个秀丽聪慧的女子，便可冒充于她了。”

百代大师赧然道：“贫僧原本不该多疑……但田姑娘之下落，却委实令人担心。”

任无心道：“令人担心的，又何止田姑娘一人而已……”

这时百维大师已令人将书柬写就，分送武当、峨眉、点苍各地。

与五大护法同行而来的，还有罗汉堂四大弟子，此刻这四大弟子，便承担起送信之责。

四人换过俗家装束，听命待行。

百代大师沉声道：“别的话毋庸多加叮咛，你们自会知道，但信在人在，信亡人亡这八个字，你们却必须牢记在心。”

四大弟子肃然应了，再拜而出，乘着夜色而去。

这四人俱是少林罗汉堂内外家武功高手，人人俱是身轻体健，矫捷已极，而且神气沉静，想必不会误事。

但这四人一出门，任无心立刻长身而起，沉声道：“百代、百维、百卫大师，请随在下一行。”

百代大师轻声道：“去哪里？”

任无心道：“皇甫少虹等人虽已退走，但这村镇四周，说不定仍有南宫世家伏下的暗桩，他四人此番出村，必有险阻，你我四人必需跟随前去，一来暗中照护，再者也可乘机查出他们埋伏所在，此间便请百扶、百护两位大师费心照料。”说话之间，当先掠出门去。

百维大师叹道：“任相公行事之周密谨慎，当真非常人能及！”

四人借着房屋阴影掩护，提气纵跃，这四人武功是何等造诣，夜色中但见四条人影，有如四道轻烟一般，哪里辨得出他们的身法。

接连几个起落之后，已可望见罗汉堂四大弟子之身影。

只见他们四人，行动也极是小心，三步一张，五步一望，已渐渐走出村外。

然后四人低低商议了一阵，两人向左，两人向右，分道而行。

任无心悄悄打了个手势，与百卫大师扑向左方，百代、百维两人，折向右行，但黑暗中仍是毫无动静，哪似有什么埋伏？

百代与百维又飞掠了二十余丈远近。

百代低声笑道：“任相公什么都算的准，只是太过自谦，南宫世家门下一见他现身，早已骇的跑了，哪里还敢在这里设什么伏桩埋伏……”

话声未了，突见前面两个少林弟子身形一闪，没入一丛杂树之后，无影无踪。

百代大师双眉微皱，打了个手式，与百维先后掠了过去，方待向那树丛张望窥探。

忽然间，只听一个苍老低沉的口音，自树丛中传出，一字字道：“百……代……师……弟……”

百代大师身子一震，情不自禁倒退了两步，沉声叱道：“什么人？”

树丛中那语声缓缓道：“我的声音师弟你都听不出了吗？”

接着，一阵树叶沙沙响动，方才那两个少林弟子，竟又分开枝叶，自树丛中缓步走出，只见两人面色铁青，神情似是十分凝重。

树丛中语声第二次传出。

百代大师便已惊得怔在当地，此刻忽然大喝一声，道：“师兄……大师兄，是你吗？”

张臂扑了进去。

少林二僧闪身让出了道路。

只见那树丛外面看来，虽然甚是繁密，但林中却有一片方圆六七尺之空地。

一个灰袍僧人，盘膝端坐在这片空地上，低眉敛目，似已入定。

星光月辉，自上面直照下来，映得这灰袍僧人，身上宛如带着层亮银般的光辉。

百代大师瞧的清楚，这灰袍僧人骇然竟是他那失踪了的师兄，当代少林寺之掌教方丈，百忍大师。

此时此刻此地，百忍大师竟会骤然现身，委实大出百代意料之外。

一时之间，他心头只觉一阵热血翻涌，办不知是惊是喜，翻身扑倒在地大呼道：“师兄，你你你……你可想煞百代了。”

百忍大师眼帘微张，嘴角泛起一丝笑容，缓缓道：“这些日子来，可苦了你了，过来让我瞧瞧，你近来气色如何？”

百代大师笑道：“颇吃得下饭，师兄请放心，但师兄你……唉！近日却似憔悴了些。”

他师兄弟两人，虽然同在方外为僧，但数十年同堂习艺，情感却有如亲生手足一般。

百忍大师对这武功高深，性情相投之师弟，平日更是分外爱护，是以百代见了师兄安然无恙，口中虽在含笑而言，目中却已喜极而涕。

百忍大师见到师弟过来，目中光芒闪烁，心情亦似十分激动。

长叹一声，缓缓执着百代的手掌，黯然道：“师弟，你何尝不是也憔悴了些。”

百代大师哽咽道：“师兄此番无恙归来，不但我等高兴，便是任相公……”

突觉手腕一紧，自掌缘至腕脉七处大穴，一一被百忍制住。

百代大师骇极大呼道：“师兄，你……你……”

呼声未了，立在他身后的百维大师，出手如电，自百代颈间三焦大穴，真会穴，五堂穴……一路点将下来，霎时之间，竟已接连点了百代后背十三处穴道。

这十三处穴道，无一不是重穴，百维大师以力贯木石之重手法点来，百代大师哪里还能动弹？

耳中听得百忍大师冷森森笑道：“与南宫世家为敌之人，实是自取灭亡，你不要怪师兄辣手！”

语声中充满阴狠之意，与昔日那仁慈谦忍之百忍大师，实已

判如二人。

百代又惊、又悲、又怒，胸膛几欲撕裂，他再也想不到名重天下武林垂数百年之少林掌教方丈与护法长老，竟会同时降服南宫世家，为虎做伥！

只是他胸中虽有满腔悲愤，口中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百维大师转过头去，不去瞧他面容，更不去接触他那一双悲怒惊异交集的目光，向百忍沉声道：“师兄可要此刻便结果了他？”

百忍大师道：“你将他交给我便是，还是快回去应付那任无心，就说……”

百维大师微微一笑，道：“就说百代与我发现有警，分途去追，到后来百代竟追得不知去向，我遍寻不获，只有回去了。”

百忍大师笑道：“不错，就是这般说法……任无心呀任无心，你自命聪明绝顶，算无遗策，岂知你的种种计划，早已被人了如指掌？”

百维大师叹道：“只是百携师弟，死的未免太可惜了。”

百忍大师面色一沉，道：“若非如此，怎能取得任无心之信任，百携虽死，但死的极有价值，又有什么可惜之处？”

百维大师垂首道：“师兄说的是……但咱们既已取得他的信任，要下手除他，机会实是极多，为何还要将他留在世上害人！”

百忍大师道：“此人虽然有些自作聪明，但才干却也不小，数年以来，他在江湖中，的确集结了不少力量，这些人此刻大半还在养精蓄锐，伺机而动，除了任无心之外，便是田姑娘也弄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更弄不清这些人究竟潜伏在何处？”

语声微顿，又自接道：“咱们若将任无心杀了，便再也不能

将这些人一一寻出，一一除去，正是斩草不除根，必留大患，是以咱们此刻必需借任无心之手，将这些人全部召出，斩尽杀绝，到了那时……嘿嘿，任无心纵有三头六臂，也逃不出咱们掌心了！”

百维大师叹道：“人道任无心智计百出，如今看来，他实还不及田姑娘多多，咱们有了田姑娘这样的人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何愁大敌不除？”

百代大师身子虽不能动，却也将这番话听得清清楚楚，心中更是惊怒交集，暗暗忖道：“任相公呀任相公，你棋差一步，终至满盘皆输，你算定田秀铃不会重返南宫世家，便是你之大错特错，她与你多日相处，对你的一切俱已了然于胸，是以你无论订下何等妙计，她都能事先预料，而你却连真正在暗中策划的对头是谁都不知道……”

暗叹一声，再也不敢往下想了。

他却不知道田秀铃以一柔弱之女子，而能负起如此沉重的担子，便是因为她对任相公爱恨痴缠，均已入骨，这种刻骨铭心的相思，激发了她生命中所有的潜力，一心要战胜任无心，好教任无心终生悔恨，为何昔日不曾对她好些。

百维向百忍行了一礼，转身跃出丛木。

夜色之中，但见他慈眉善目，神情恭谨沉肃，谁也不会看出，这少林高僧竟已变成了为虎做伥的恶徒。

他回去之时，任无心早已在那里相候，方自松了口气。

百维大师目光一转，面上立刻露出诧异之色，道：“百代师兄莫非还没有回来吗？”

任无心面色微变，道：“大师怎会未与他一路？”

百维大师长叹一声，垂首坐了下来。

任无心见他神色有异，不禁更是着急，追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师千万请快些相告。”

百维大师这才将那番早已编好的话说了出来，自然还加了许多描述。

百扶等人立刻面现惊惶之色，但目光却是丝毫未动情感，与面容大不相称。

只是任无心满心焦虑，竟丝毫未曾发觉。

百维大师皱眉道：“任相公你在那边视察，可曾遇到什么可疑的事？”

任无心叹道：“就是一无可疑的事，是以在下才觉得奇怪，平日行事那般狠毒，处处俱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的南宫世家门下，今日怎会事未成功，说走就走，还未留下丝毫埋伏？”

百维大师道：“我佛慈悲，南宫世家既是未曾留下埋伏，我那百代师兄便必是迷了路了，只怕片刻间便会回来。”

任无心叹道：“若说百代大师竟会迷路，实是令人难以相信，但若非迷路，那又……又……唉！但愿他真是迷路才好。”

只见他背负双手，绕室而行，这正是他遇着重大之事，必须思考之习性。

但见他绕屋走了几圈之后，双眉皱的更紧，只是他无论如何去想，再也想不到他身旁垂眉敛目，肃然端坐的四位少林高僧，竟是一心要想将他除去之人。

他一身已如卧于猛虎恶兽群中，十面俱有埋伏，处处皆是杀机。

以他此刻之处境，若无一个极大之转机，要想战胜南宫世

家，实有如缘木求鱼。

长夜已逝，曙色染白窗纸，百代大师仍不见踪迹。

任无心只觉心智已将枯竭，全身已将脱力，恨不得立刻倒在床上，酣睡一场。

但他却知道自身已是大家信念所系，自己若是倒下，别人更将失去信心。

纵然心力皆疲，也要强自挣扎，至死而已。

他立在窗前，深深吸了几口气，方自转身。

百维大师抬眼望去，只见他双目奕奕有神，满面容光焕发。

百维、百扶等人见了，心下都不觉吃了一惊，暗道：“这任无心当真是个奇人，万万不可轻视，在如此情况下，他居然仍有如此容光，岂非令人不可思议？”

只听任无心笑道：“百代大师虽仍然未回归，但以他的胆识武功，万万不会逢到什么凶险之事，而至不能化解，他想必是遇着什么惊人的线索，来不及通知你我，便追寻前去，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三日，他必有喜讯带回，各位但请放心。”

这番话与其说他是在稳定别人之心，倒不如说他是在安慰自己。

百维大师神色不动，合什道：“我佛慈悲，但愿如此。”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玄真道长、百忍与百代大师，此刻虽然暂时与你我失去联络，但这三位都是非常之人，所行必为非常之事，说不定他三人都已潜入了敌后，回来必将为我等带回丰富之收获，各位大师不妨拭目以待佳音。”

少林四僧一齐道：“是！”

暗中却不约而同地冷笑忖道：“此人莫非是在痴人说梦？”

任无心道：“无论如何，此间事已可算是告一段落，各门各派，也行将聚会少林，你我此刻唯一要紧之事，便是要赶紧将此村中之人，带往安全之地，免得他们再遭南宫世家之毒手！”

话声方了，突听外面传入一阵冷森森的笑声，一字字缓缓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想对抗南宫世家之人，天下哪里还有他们的安身之地！”

任无心面色立变，微一错步，已掠到窗前，将窗子开了一线，沉声喝道：“什么人？”

身子却砰的自门中撞了出去。

原来他深知南宫世家手段阴辣，无所不为，为了防人暗算，是以故意推窗，自己夺门而出！

哪知他目光扫处，却只看见一个人，孤零零立在空荡荡的街心中。

任无心身子方自撞出门外，那人影双手一展，突然在街心旋舞起来。

身形旋转之快，绝非未曾眼见之人所能想象，刹时之间，便已转了数十次。

以任无心那般的目力，竟也瞧不出此人的身形、武功，只可看出此人乃是长发披散，满身衣袂，那披散之长发随着身形旋舞，有如一柄张开的黑伞一般。

一时之间，任无心心中真是惊奇交集，再也想不出此人见到自己之后，为何既不动手，也不逃走，更不说话，只是如此疯狂般旋舞。

莫非此人竟要借着这旋舞之势，散布毒粉？

任无心心思本就十分细密，屡经巨变之后，更是考虑周详，

步步为营。

他一念至此，立刻屏住了呼吸。

转首望去，百维大师等人立在门口，面色虽也充满惊诧，但呼吸之间，却毫无异状。

纵是如此，任无心仍不敢放心。

只见那长发黑衣人仍在旋舞不休，似是永不知疲乏，更不知要到何时方会停顿。

任无心心念数转，突然纵身而出，要想迫及此人停止。

哪知他身形方至这长发黑衣人一丈左右，便觉得有一阵阵无形之气流旋风，随着这黑衣人旋舞之势散发出来，有如一具无形而有质之奇异魔幢，将黑衣人与外界隔绝。

任无心自然知道这旋风气流乃是这黑衣人之内家劲气，随着双手挥舞招展之动作中发出。

但这疯子般的黑衣人内力之强，却远出任无心意料之外。

他暗中思忖，当世间真力有如此强劲之人物，也不过只有南宫夫人、兰姑、百代大师、玄真道长等寥寥数人而已，就连陈凤贞、皇甫少虹等人，招式身法虽也可算高手，但内力却绝无此人淳厚。

那么，此人究竟是谁？端的费人猜疑。他既非散毒，如此旋舞是为的什么？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任无心越想越是奇怪，忍不住立刻便要揭破这谜底，身形旋动，扑上前去！

但这黑衣人双手招展，绝无丝毫武功家数，也就因如此，更觉他出手怪异，身法奇诡，任无心自己也不能以寻常招式与之动手。

当下双手如抓，施展开大擒拿手，寻找此人之腕脉。

哪知他出手虽快，那黑衣旋舞更急，双手更是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前忽后。

任无心以迅急绝伦之擒拿手夹杂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但出手数十招，竟不能擒得这黑衣人之手腕。

只听百维大师沉声道：“朋友是什么人？再要如此装神弄鬼，莫怪老僧无理！”

那披发黑衣人全然有如未闻，任无心听了心头却为之一动，突然一个翻身掠出，道：“大师请助在下一臂之力。”

百维大师道：“任相公但请吩咐！”

任无心道：“以四位大师分占四方，遥遥出掌，以大师本门冠古绝今之少林神功，想必可将此人身形逼缓，那时在下便可出手擒他……”

百维大师道：“遵命！”

与百扶、百护、百卫等三人，齐地展动身形，但见灰袍飘风间，四人已团团将那黑衣人围在中央。

四人八掌齐出，各有一股强劲但并不霸道之内力，自掌心源源不绝挤出。

这四股真力一出，那无形之气幢，力量果然大为减弱，披发黑衣人旋舞之身形，也自被迫挤的大见呆滞沉涩，那飞旋飘舞如伞盖之满头长发，缓缓披散下来，掩去了他的面目。

任无心身子一侧，箭一般窜了过去，左手闪电般出手一抓，便已抓住了那黑衣人之腕脉，右手出指如风连点了黑衣人前肩后背七处大穴。

那黑衣人穴道被点，身子立刻僵木，但旋舞之势，犹自不歇。

任无心撒手退步，只见那黑衣人又自滴溜溜打了十数圈子，突然仰天跌倒，后脑砰的一声，撞在地上，再也不能动弹。

百维大师早已撤去掌力，围上前来。

任无心道：“不知此人究竟是谁？”

大步走了上去，俯身扶起那人的身子，分开他的乱发……

目光望处，任无心面色突然大变，再也控制不住，竟放声惊呼起来！

从容镇静之任无心，居然竟会放声惊呼出来，这当真是从来未有之事。

百维大师也忍不住问道：“此人究竟是谁？任相公为何如此惊惶？”

任无心双目瞪在那披发黑衣人面上，指尖不住轻微颤抖，道：“他……他就是武当派的当代掌门人，玄真道长！”

这疯子般的黑衣人竟会是一别无消息之武当掌门。

声威显赫，地位尊隆之武当掌门，竟会做出这样疯子般的行径。

任无心若非亲眼所见，任何人相告于他，他都不会相信。

他呆了半晌，直等情绪稍为平定，立刻将玄真道长抱入屋中。

但他生怕玄真道长狂性又做，是以一时间仍不敢为他解开穴道。

只见玄真道长双眼怒凸，充满疯狂迷茫之色，狠狠瞪着任无心，似是全然不曾相识。

神情之间，与昔日那人清如鹤之玄真道长，哪里还有一分相似。

任无心惨然道：“道长……玄真道长，可还认得在下吗？”

玄真道长喉间发出了一连串喀喀声响，谁也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

但见他额角之上，布满了黄豆般大小的汗珠，似是正在忍受着极为深邃之煎熬与痛苦。

但更无人知道他这痛苦发处何处？

百维大师长叹道：“以玄真道长如此情况看来，显见神智已为南宫世家一种极恶毒之药物所迷，而且还似受了极大之刺激，任相公此刻若不解开他的穴道，只怕……唉！于玄真道长身心更是有损。”

任无心黯然道：“大师之言，在下何尝不知，但此刻若是解开他的穴道，亦是大有不便……唉，当前唯一急务，乃是如何设法寻出玄真道长所中之毒性……”

想到这一代武学宗师，若是一直无法治愈，永远变成如此模样，任无心不禁打了个寒噤，垂首叹道：“玄真道长之此番出山，全因在下坚邀，玄真道长若有不测，任某有何颜面去对武当数千弟子？唉！在下纵然拼了性命，也要将玄真道长之病势治好再说，别的事一时都管不得了！”

百维大师肃然道：“但当今之情势，已危急如此，各般大计，都要任相公来亲自主持，任相公岂能再分心他顾！”

任无心转目望向窗外，默然良久，缓缓道：“大师说的虽然不错，但我辈行事，有所不为，亦应有所必为，有些事纵然明知做了有害无益，但却是非做不可的。玄真道长此刻已如此情况，在下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万不能置之不理……唉！此刻全面大局，虽然紧急万分，但玄真道长之病势，又何尝不是万万延误

不得，只恨在下分身乏术……”

长叹一声，住口不语。

只因他深知此刻与南宫世家对敌之局势，自己纵然投注全付精神与力量，亦是不够，何况此时又有事分心！一时之间，任无心念及自身责任之巨大，心情更是沉重。

百维大师见了他的神情，目中闪出一丝喜悦之光芒，但瞬即垂下头去沉声道：“老僧纵然孤陋寡闻，但也知道普天之下，可以迷人心智之毒药，绝不止数百种，这些毒药之性，有的直攻头脑、心房，有的散布于经脉血液之中，何况这些毒药，其中任何一种与另一种配合之后，毒性便又不同，任相公若想寻出玄真道长中的究竟是何种毒药，只怕……唉！绝非三数十日之中所能办得到的。”

任无心苦笑道：“事在人为，在下无论做什么，都抱着人定胜天之心，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否则在下此刻只怕已早就退隐深山，不问世事了！”

百维大师叹道：“好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何等的大智大勇……”

任无心接口道：“在下此刻先将玄真道长之伤势，略加探视，若是毫无效果，午后在下便要立刻带着玄真道长动身，前往一名医聚集之地，想那许多位岐黄妙手，必有回天之力，不知四位大师……”

百维大师慨然接口道：“老衲兄弟从此跟随任相公，无论任相公有何吩咐，纵是赴汤蹈火，老僧等亦不敢辞。”

这番话说的当是义气过人，任无心只觉一阵感激之意自心底升起，反而不知该如何说话，过了半晌，方自沉声说道：“多

谢大师……”

缓缓抱起玄真道长的身子，向内室走去。

百维大师望着他身影在门后消失，目中又自泛起那种得意喜悦之色，喃喃道：“任无心呀！任无心，我倒要看你究竟有多大能力，究竟能照顾到多少事？五夫人已想出无数件事来，要你分心，要你心力枯竭，甚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要知任无心如此劳心劳力，纵是铁打的身子，也禁受不起，而如此处心积虑要他心力枯竭，慢慢死去的人，却竟是昔日爱他其深如海之田秀铃。

正是因爱转恨，其恨入骨，女子们对这般爱恨之间的微妙距离与转变，古往今来，已不知令多少英雄豪杰壮志难酬，含恨而死，任无心又何能例外？

此刻若是有人能听得百维大师此番言语，难免要为之不寒而栗。

只是百维语声模糊，纵是在他身侧之人，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

日色入窗，村中人四下奔走，结束行装，都已准备弃家而去，眼见多年家园，将要从此别离，其心情之沉重与悲痛，自是可想而知。

过了顿饭时分，百维大师突然张开眼来，一跃而起。

由村人派来服侍茶水的汉子，立刻迎上，躬身道：“大师有何吩咐？”

百维大师道：“老衲要去村外四下查看一番，看看有否异动，免得各位离去时，途中遭遇险难！”

那村人满面感激，垂首道：“大师为村中人如此费心，小人

倒不知该如何感激……”

语声哽咽，显见这感激之情，乃是真的发自心底。

百维大师双掌合什，微微一笑道：“这本是老衲当尽之责，施主如此说话，反令老衲不安！”

大袖飘飘，出门而去。

那村人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当真有说不出的佩服，暗道：“想不到如此高僧，对咱们这种低三下四的人，神情如此谦和……唉，他老人家若是要我莫四水里去，火里去，我莫四都不会皱一皱眉头。”

至于百护、百扶、百卫三位大师，自始自终，俱是面容肃然，不言不语，似是早已参透佛家真道妙谛，将自身置于另一绝无任何痛苦烦恼的世界中，对身外之事全都不闻不理。

百维大师身形闪动，出了村镇，此时朝日正盛，但四下荒野寂清，显见这田家镇早已被传为凶镇，是以行人裹足。

第十八回 色即是空

片刻之间，百维大师已到了昨夜与百忍大师相见之树丛，百忍与那两个少林子弟，早已不知去向。

但百维大师却闪身入了树丛，目光四下不住闪动，似是生怕被人发现行踪。

此时此地，以神情行动看来，已经不似佛门高僧，而流露出一种武林豪杰之机警、剽悍之气，这与他那因多年坐禅，而变得绝无表情之沉肃面容，显得极不相称，只是四野无人，谁都不曾发觉！

百维大师在树丛中缓缓走了几步，目光缓缓搜索，终于发现一根结成如意结的草枝，半埋在地下。

百维立刻俯下身子，五指如钩，将那块地上泥土翻起，地下竟埋着一根黑色的铁管。

管长七寸，看来就似一段铁棒，但百维大师手持铁管两端，向外一旋，铁管立刻分做两段，管内中空，贮放着三粒珊瑚般的丸药，以及一张字柬。

百维将药丸仔细藏起，展开纸柬，只见上面简简单单的写着十八个字：“内府有人至此，急需一见，盼见字条，即速向东而行！”

百维大师面色微变，将纸柬塞在嘴里嚼碎，并将铁管旋紧，重行埋入土中，仰首看了看日色，辨别方向，立刻转身东行。

但他身形方动，突又发觉身旁地上，竟有一滩血迹，双眉微轩，暗暗忖道：“此地只怕就是百代的丧命之地？”

此时此刻，已不容他多加思索，展动身形，笔直向正东奔行。

奔行了约摸盏茶时分，只见远处树后人影一闪，发出吱的一声轻哨，有如鸟啼。

百维大师双肩微耸，三两个起落，已到树后。

一个黑衣劲装汉子，自树后闪身而出，百维大师沉声叱道：“朋友是何方神圣？”

黑衣汉子应声道：“缺天罡、立地煞。”

百维大师微一抱拳，目光四转，瞧看四下无人，悄声道：“内府来人是哪一位？在哪里？”

黑衣人沉声道：“请随我来！”

再不说话，转身急奔而去。

百维大师知道多问也是无用，紧紧随在那黑衣人身后，又奔行了盏茶时分，来到一间荒凉颓败，早已没有香火的祠堂。

黑衣人远在祠堂丈余开外，便已放缓脚步，一步步走了过去，沉声道：“属下已将殷前辈带来，静候传见。”

话未说完，祠堂中已传出一阵娇柔清脆的语音，道：“请进。”

黑衣人回身拱手，肃然道：“请。”

百维大师一整衣衫，大步而入，到了那扇破落的门户前，躬身道：“是哪位夫人在此？不知相召有何所告？”

门里娇美口音轻轻笑道：“夫人不在这里，只是先令我来恭迎大驾！”

一条娇小婀娜的黑衣人影，随着那轻言笑语，自门内一闪而出。

百维大师定睛望去，只见这少女芙蓉面、柳叶眉，还未说话，眉梢眼角已先泛起笑意，秋波转动间，更是勾魂夺魄，令人其意也销，再加上纤腰一握，莲步姗姗，那销魂之态，当真难描难叙，就连百维这般人物，也不觉瞧的痴了。

乌衫少女秋波转动，突然扑哧一笑，道：“你瞧什么？我脸上难道长了花吗？”

百维大师镇定心神，微微一笑，合什道：“阿弥陀佛，老衲年龄，已可做姑娘的祖父了，姑娘怎能与老衲随意玩笑。”

他究竟乃是大奸大恶之人，绝非一般江湖俗手可比，此刻说话间，面上虽仍带着笑容，但语声中已隐有令人不敢轻视的威严。

哪知乌衫少女却似毫不在意，仍然娇笑着道：“我常听夫人说起，大师你未入少林寺之前，乃是个最最风流的人物……”

百维大师沉声道：“数十年来佛门生涯，却已将老衲之性情改变了。”

乌衫少女道：“如此说来，大师你已是完全皈依佛门的了？”

百维大师鼻孔里哼了一声，不再答话。

乌衣少女娇笑道：“大师你既然已是佛门弟子，又何必再为我南宫世家效力？不如再回少林寺罗汉堂去，拜佛念经去吧！”

百维心一凛，强笑道：“老衲之所以身入少林，本是为南宫世家卧底去的，此番事机已至，自当重返南宫门下，再去念经做甚？”

乌衫少女笑道：“难怪太夫人常说你忠诚坚毅，乃是本门中第一个得力的人手，像你昔日那般风流样，就为了替本门卧底，竟做了数十年和尚，真是难得的很。”

秋波一转，咯咯娇笑着接口道：“但你数十年和尚做过，难道……难道还一点也不想……不想亲近亲近美貌的女子吗？”

光影朦胧中，只见她粉颈低垂，满面嫣红，似是娇羞不胜。

百维瞧了一眼，便不敢再望，赶紧转过头去，干咳两声道：“姑娘休得说笑，夫人在哪里，便请姑娘快些带路。”

乌衫少女掩嘴笑道：“好，你先亲我一亲，我就带你去。”

百维呆了一呆，道：“这……这……”

乌衫少女咯咯笑道：“你若不肯亲我，我就不带你去，少时夫人若是怪罪下来，问你为何不去，我就说你已中了少林寺和尚们的毒，要做个规规矩矩的和尚，不肯再回南宫世家了！”

她笑语如莺，那婀娜窈窕的身子，更随着笑声不住轻轻颤抖。

百维面上阵青阵白阵红，呆呆地愣了半晌，长叹道：“姑娘何苦如此捉弄于我？”

乌衫少女轻轻笑道：“我要你亲我，也算捉弄你吗？别人想亲我，还亲不到哩！”

扭动腰肢，走了过去，将娇躯软绵绵的偎入百维怀里，仰面道：“亲呀？你究竟亲不亲？”

香喘微微，媚眼如丝，那丰满婀娜的身子，更有如温香软玉一般，便是铁石人也难免为之动心。

百维沉肃的面容，已微微发红，突然一把抱住那少女的肩头，在她面颊上亲了一亲。

不亲还倒罢了，这一亲之下，百维顿觉心房跳动加剧，一颗心似是要跳出腔外。

哪知乌衫少女身子一扭，却从百维怀抱中溜了出去，咯咯娇

笑着，扭动腰肢，跑出祠堂，突又回首娇笑道：“我叫莲儿，你以后可以唤我的名字。”

百维呆在当地，心里也不知是何滋味。

只听莲儿娇媚的语声，又在祠堂外传来，道：“快走呀，夫人已等得着急了。”

百维定了定神，一掠而出。

但见莲儿纤细的腰肢在前面婀娜扭动，不时回过头来，嫣然一笑。

百维垂首跟在她身后，竟是心旌摇荡，难以自主，越发不敢抬头。

两人一先一后，飞步而行，这道貌岸然，长须如雪的高僧，竟似已变做那笑靥如花，娇腰如柳的轻俏少女之跟从人一般。

举目望去，只见前途更是荒凉，又走了盞茶时分，便是一片广阔的荒坟之地。几株枯树，伴着垒垒荒坟，一眼望去，但觉天地间，充满肃杀萧索之意。遍地枯枝荒草，颓败的坟墓中，不时可看见腐朽的棺木、凄凉的白骨，显然，埋葬在这片坟地中的，俱是远离亲人，流浪天涯的断肠孤客，是以坟墓纵然颓败，也无人理睬。

莲儿穿行在荒坟之间，神情却似丝毫无动于衷，面上也仍带着笑容。

只见她身形三转两转，突然走入四座荒坟中，其间竟有一片打扫的十分整洁的草地，草地上竟还放着一张八仙方桌，桌上满布佳肴美酒，还有两副杯筷，不但装酒放菜的银器，精致贵重，就连盘中的菜，也还冒着热气。

但放眼望去，四下却绝无人迹，也不知这酒菜桌椅是从哪里

来的？

荒坟之中，突然见到这般精血美宴，更令人觉得有说不出的奇诡恐怖！

百维顿住身形，但觉指尖微微有些发冷。

莲儿却回身笑道：“夫人知道你远来辛苦，是以先备好酒菜为你洗尘，快坐下吃吧！”

自己当先坐下，持起银壶，斟出了两杯美酒，百维只得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莲儿举杯道：“这一杯是恭祝太夫人万寿无疆，你该喝了。”

百维沉声道：“是！”

举杯一饮而尽。

莲儿又斟满一杯，举杯笑道：“这一杯乃是祝四夫人身子健康，你也该喝了。”

百维道：“自然要喝的！”

又自干了一杯。

莲儿道：“第三杯乃是为了预祝本门大事成功，威霸天下，你更该喝了。”

百维接过酒杯，立刻饮尽，只因莲儿说的这三句话，他纵然有心不喝，亦是有所不能。

莲儿一手持壶，一手将凳子搬了过来，坐在百维身畔，纤纤玉手，搭上了百维的肩头，曼声吟道：“劝君更进一杯酒，莫道妾意薄如柳……”

吟声委婉柔媚，有如破瓜少女，初诉衷情，又有如思春少妇，帟下低语。

百维只听得心弦一阵荡漾，忍不住转首望去。淡淡的日色

下，但见莲儿秋波深如海水，黑黝黝、亮晶晶的看不到底，当真可令天下豪杰，都坠入其中。

那肤色更有如胭脂粉玉，吹弹得破，柳眉半敛，似颦似笑，樱唇半张，又似在渴望……

百维要待不去瞧她，却又忍不住，伸手去拿酒杯，手掌已微微颤抖。

莲儿媚笑一声，春葱般的手指，轻搔百维的面颊，樱唇附在百维耳畔，柔声道：“你为什么不瞧我，难道我生的不美吗？唉！我的心跳的好厉害，你……你不信来摸摸看。”

百维咬紧牙关，暗暗忖道：“我离开了南宫世家已有数十年，那时南宫世家第三代少主人也不过还在髫龄，如今算起来，我在南宫世家中的地位已然极高，我必需自重身份，要他们看重于我，到了大功告成之日，我方可于天下武林中占一席之地，这数十年来，我与南宫世家内府虽然保持着联络，但被内府中夫人召见，今日却是首次，我若在今日便不能把持，岂非要被别人轻贱，是以万万妄动不得……”

他想来想去，只觉身畔虽有佳人投怀送抱，自己却也只有勉强忍住。

但心念转动间，丹田中已有一股不可抗拒之热力，直冲而上，他那冷漠苍白的面容，已被这股热力，热的变了颜色。

莲儿眼波流动，瞧着他神色的变化，嘴角泛起一丝得意的笑容，整个身子，都已偎入了百维怀中，樱唇微启，轻轻咬住了他的耳珠。

百维但觉得口干喉燥，头脑晕眩，丹田中之热力，也越来越强……

莲儿娇躯扭动，媚眼如丝，颤声道：“我……我要……”

百维双目之中，渐渐发出了火焰般的光芒，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反身一把，抱住了莲儿，有如温香软玉，微微颤抖着的娇躯。

莲儿嘤咛一声，抬手抱住了他火热的身子……

此时此刻，世上万事万物，俱已都不再放在他心上，四下阴森凄清的荒坟白骨，也似都变成了甜香绮丽之罗帏绣帐。

刹时，两人便都已滚在地上，轻轻的呓语，断续的呻吟……天地间似已充满了春意。

但四面荒坟之中，却不住有人影闪动，俱是满身黑衣，身法飘忽，只是百维却是一无所觉。

忽然间，四条黑衣大汉，健步如飞，抬着一顶四面垂帘之软轿，直闯而来。

一个青衣少女，步履轻盈，走在软轿前，她容颜之美，与莲儿有如春兰秋菊，难分轩轻，但美丽的面容之上，却带着一种冷漠而孤傲之神情，一双秋波，也是冷冰冰的毫无暖意。

百维神智似已完全迷失，竟丝毫未曾觉察这五人一轿的到来。

青衣少女冷冰冰的目光一转，面上仍是冷漠而无表情，一字字缓缓道：“五夫人到！”

语声虽缓慢，但尖锐嘹亮，刺人耳鼓。

莲儿这才似突然觉察，双手一推，将百维身子推得直飞出去。

百维在地上连滚数转，滚到一座荒坟旁。

坟后突然窜出一条黑衣大汉，手提一桶冷水，往百维头顶直浇了下去。

百维身子一震，神智陡然清醒，凌空一个筋斗，倒跃而起，顺手抓起一件长衫，套在身上，心里又是惶急，又是羞惭，赤足站在草地之上，一时间当真是手足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

青衣少女瞧也不瞧他一眼，只是冷冷地望着莲儿。

莲儿手忙脚乱穿起衣衫，低垂着头，也似吓得胆战心惊，不敢说话。

青衣少女冷冷道：“莲儿，你好大的胆子，明知道夫人要来，还敢如此，若是夫人不在跟前的时候，那岂非要翻了天吗？”

莲儿垂首道：“菊姐……我错了，但……但这也不能怪我呀！全是……全是……”

偷偷瞧了百维一眼，接道：“全是他强着我。”

青衣少女目光冷冷一扫百维，冷冷哼了一声，转身面对软轿垂帘，缓缓道：“回禀夫人，百维大师已到这里！”

百维面上阵青阵白，莲儿说他，他也不能辩白，此刻听得这百维大师四字，心里更不知是何滋味，满头汗珠，滚滚而下。

只听软轿垂帘中有人道：“百维大师？谁是百维大师？可就是三十年前，本门派去少林寺卧底的粉面狐殷智吗？”

青衣少女道：“是！”

软轿中人冷冷道：“殷智，三十年来，你初次被召，就敢诱奸本门中的婢女，莫非不怕失了身份？”

话声虽然清脆动听，但其中却蕴含着一种咄咄逼人的威势，令人不能仰视。

百维水淋淋站在地上，本已狼狈不堪，此刻听得这几句话，心头顿时有如被尖针所刺，面红如血，再也抬不起头来。

软轿中人又已唤道：“莲儿，你过来！”

莲儿拜伏在地，膝行到了软轿前，颤声道：“夫人，莲儿在这里……”

轿中人冷冷道：“我令你好生接待于他，却不是要你以肉身布施，你如此做法，实已将南宫内府之贞节清誉，毁于一旦，犯下的何等大罪，你可知道吗？”

语声越来越是冷峭威重。

莲儿伏地道：“婢……婢子知……错了，但……”

突然双手抓紧了轿杆，痛哭着道：“但……但是他武功既强，力气又大，他……他要……婢子纵然拼死，也不能反抗。”

百维心中羞愤交集，再也忍耐不住，嘶声道：“好……好个刁猾的贱人，你……你竟敢血口喷人，方……方才你……”

轿中人冷笑一声，接口道：“莫非是莲儿看中你少年英俊，反来强奸你不成？”

百维心头立刻又似被刺了一针，面色更红，结结巴巴，却说不出半句话来。

轿中人道：“莲儿，你既已知错，且退下一旁，静候发落！”

莲儿掩面道：“遵命……”

膝行到一旁，似又忍不住伏地痛哭起来。

轿中人冷冷唤道：“殷大侠！”

百维连忙道：“夫人如此称唤，属下怎敢克当。”

轿中人道：“你数十年前，便已投入我南宫世家，那时你已被仇家重伤，九死一生，我祖婆大人救活了你，你这才感恩图报，为我南宫世家，投身嵩山少林寺卧底，数十年来，你不断将少林寺之秘密消息与不传之技，设法传送出来，功劳可算不小，我年纪还轻，实不敢以下属之礼相待于你。”

百维垂首道：“不敢！”

轿中人语声微顿，接口又道：“但此事一直严守秘密，直至你已荣任少林罗汉堂护法之尊位，不但少林寺众僧绝不知情，普天之下，江湖豪杰也无人知道，只因谁也想不到我南宫世家远在数十年前，便已有了称霸天下之雄心，竟远在数十年前便伏下一着狠棋，更想不到门规最严，戒律最精的少林寺中，也会有我南宫世家的眼线，由此可见，这数十年来你确实守口如瓶，未曾泄露秘密。”

百维听她语气中尽是称赞之言，心里不觉恢复些勇气，抬头道：“不是属下邀功求赏，但在这数十年中，我为了保守这件秘密，实不知受了多少折磨，虽无功劳，亦有苦劳！”

他本来一直自称属下，但说到后来，属下已变为我字，显见他口中虽说不敢邀功求赏，其实却在挟功自重。

轿中人冷笑一声，道：“好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我南宫世家为你保守的秘密，你难道就忘怀了吗？”

百维身子一震，立刻便又垂下头去，容颜之间，更是沮丧！

轿中人冷冷道：“数十年前，江湖中虽都知道粉面孤风流倜傥，但也都知道粉面狐是位风流而不下流的君子，哪知你表面看来虽是君子，做的却是小人之事，竟敢诱奸了你恩师的如夫人后，又将你师妹逼奸成孕，等到此事被你师傅发觉之后，你竟又以毒药将你恩师满门十三口一齐害死！”

百维双拳紧握，面上又是羞惭，又是愤怒，道：“往事已矣，夫人何必再提！”

轿中人冷笑道：“谁说往事提不得的？”

百维不敢说话，轿中人接口道：“你以毒药害死恩师满门，生

怕他们身死还魂，竟又持刀肢解他们的尸身，哪知就在此际，竟被江东四杰突然走来撞见。江东四杰本是你恩师好友，亲见此等事情，自是悲愤交集，这才一心将你置之死地，那四柄长刀出鞘，你怎抵挡的了？”

语声微顿，接口又道：“但你人性虽然不佳，心智却是聪明绝顶，竟在身受七处刀伤之后，还能以计脱身，江东四杰怎肯将你放过，一路追赶下来，你纵然使尽千方百计，以期能摆脱他们的追踪，但毕竟身受重伤，气力将尽，眼见就将落入他们手中，何况你那时纵能逃脱，若被江东四杰将你那些事传言出去，只怕你再也无法于江湖立足了！”

百维血红的面容，又变得一片苍白，身子也不住颤抖起来，显见他每一思及这件往事，纵然心肠再毒，也不免要内疚。

轿中人道：“就在那时，你眼见已是走投无路，不意竟遇着我祖婆大人这位救星，不但救了你的性命，还将江东四杰一齐杀死灭口，心想你必当感恩图报，哪知你伤愈之后，竟想一走了之，幸好我祖婆既有知人之明，又有先知之能，早已将你杀师奸妹之恶行，留下了几件证据，你这才无计可施，无可奈何，这才肯投入我南宫世家效力，这些话，我说的不错吧？”

百维木立当地，动也不动，哪里还能说得出一句话来？

轿中人语声稍见和缓，接口道：“但纵然如此，我南宫世家念在你数十年之功劳，本来还是对你十分尊重，哪知你初蒙内府召见之日，便做出这般见不得人的事来，君子自重，方得人重，你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话说？”

百维心中又愧又悔，又羞又恼，此刻他头上水迹已干，但满头大汗，涔涔而落，仍然有如被水淋过一般，外貌的狼狈，更减

弱了他心中之自尊自重之心。

突然间，他似已觉得自己与轿中人，实是隔着一段极为遥远的距离，自己实不配与人家相提并论。自轻自我之心既生，只觉别人乃是高高在上，情不自禁，扑地跪倒。

软轿虽是长幕低垂，但百维之神情变化，一举一动都逃不出轿中人之耳目。

百维方自跪倒，轿中已又传出语声，语声大见缓和，道：“纵然如此，但说起来你总是我南宫世家之功臣，这些年来，你立下之功劳，实也不少，尤其最近，你几乎一下手便将威镇天下，少室嵩山少林寺之主力完全摧毁，百忍、百代、百携等少林六大高手，被你或以药迷，或以力伏，如今不是重伤，便是已为我南宫世家所用，你这种机智深沉，实非常人能及，不但我钦佩的很，便是上至祖婆大人，也时常在人前夸赞于你，说你是本门最最得力之人手。”

她口风一变，不但语气大见缓和，言词中更是充满了夸奖之意，正如打了别人一掌之后，又去轻轻抚摸那人的疼处一般。

但百维听在耳里，却是大为感激，垂首道：“夫人如此说话，叫属下如何担当的起，属下方才……方才……”

垂首一叹，再也说不下去。

轿中人柔声道：“你方才所作所为，虽然有些不对，但小疵不能掩大瑜，英雄豪杰之辈，更如日月之蚀，只要过而能改，仍无愧英雄本色，但望你日后能一本初衷，为我南宫世家效力，则我也不会将今日所发生的事，说给别人听的。”

百维又是感激，又是惊喜，伏地道：“夫人对属下如此恩德，属下便是粉身碎骨，也难报万一，夫人日后只要有所吩咐，属下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要知以百维此时之年纪与身份，若是被人知道与南宫世家之婢女有苟且之事，叫他日后非但再无颜面去见江湖豪杰，即使在南宫世家之中，也再无颜面立足。

而他却已为南宫世家尽了无穷心力，费了数十年功夫，他今后之一切希望，实已完全寄托于南宫世家，若要他无法在南宫世家立足，实比杀了他还要痛苦。

是以轿中人肯为他隐藏今日之秘密，他心中感激之情，实比三十年前，南宫夫人为他隐藏弑师奸妹之事，还要令他感激。

自此以后，百维果然对南宫五夫人田秀铃死心塌地，十分尊敬。

轿中人似是早已看出他心意，语声更是温柔，道：“你肯如此，那是再好不过，日后我若有事，我自会令菊儿和莲儿来通知你……”

说到这里，忽然微微一笑，接道：“你若真是对她俩人有意，日后大功告成之时，我不妨将她两人送给你，这两人姿色虽然平庸，但自幼即受训练，棋、琴、书、画、丝、竹、弹、唱，倒还都略通一二，既可做房中密友，又可做闺中清伴。”

百维面红耳赤，嚅嚅道：“这……这……不敢……不敢！”

口中虽说不敢，却又忍不住偷偷去瞧那青衣少女菊儿与莲儿一眼。

但见莲儿身子轻颤，娇啼宛转，百维念及方才之情，心中实不禁又怜又爱。

那青衣少女菊儿虽然冷如冰霜，但清丽绝俗，另有一种诱人姿态。

若能将这两人左拥右抱，收诸一室，此中之乐，实是难以描述。

百维一念至此，更不禁怦然心动。

轿中人柔声含笑道：“你心里想的事，我都已知道，你也不必说了……菊儿，快去扶殷先生起来，将地上衣衫拾起，扶持殷先生穿好。”

菊儿垂首道：“是！”

果然将凌乱散落四周的衣衫，一一拾起，婀娜走到百维身畔，微微一笑，道：“请起！”伸手去扶百维肩膀。

她不笑则已，这一笑将起来，实是百媚俱生，百维心中不觉一荡，突觉一股大力，自肩膀涌起，竟使他身不由主，站了起来。

百维这才知道，这五夫人身畔小小一个婢女，竟然也身怀如此惊人之内力、武功，心头不觉又是一惊，道：“不敢劳动姑娘！”

菊儿浅浅笑道：“没关系，夫人的吩咐，你敢不听吗？”

百维道：“这……这……”

话还未说出，菊儿已取出一条香巾，为他擦干了额角与身上汗水，扶持他一件件穿起衣衫。

百维数十年来，日夜在少林寺中拜佛念经，久已未曾享受过这般温柔滋味。

但闻鼻端幽香不住飘动，那一双春葱般柔荑，触及他身子时，更令他心神飘荡，有如身在云端一般。

一时间，百维只恨不得此刻便是南宫世家大功告成之日，这莲儿与菊儿，此时便已为自己所有。

他心中虽已再无挟功自重，邀功求赏之意，但对南宫世家效忠之心，却更是强烈。

轿中人缓缓笑道：“衣服穿了吗？”

百维面颊一红，匆匆扣好衣扣，垂手走过去，躬身道：“夫人还有何吩咐？”

轿中人道：“这里有三只锦囊，上面各有开启日期，到时你看了囊中之言，依计行事便是。”

百维躬身道：“是！”

只见软轿垂帘轻轻一飘，伸出了一只纤长柔细，较春葱更美百倍的纤纤玉手，手里果然有三只锦囊。

百维目光动处，竟不敢仰视，更不敢伸手去接，显然对轿中之五夫人，实已尊敬至极！

菊儿含笑接过锦囊，送到他手上。

轿中人才蔼声道：“大计既定，你好生干去吧……菊儿，先送殷先生出去，咱们也该走了。”

软轿垂帘，犹在不住飘拂，那只纤纤玉手，又已隐没于轿帘后，自始自终，百维竟都未见轿中人的神情面容，就连她的玉手，也仅是匆匆一瞥，但纵然如此，不但已足够在百维心中留下一个永生都难磨灭的印象，而且更令他对轿中的五夫人，添加许多神秘的幻想。

菊儿当先带路，领着百维曲折走出了墓地，那始终不住在四下现身的黑衣人影，此刻却一个也瞧不见，但百维无论走到哪里，暗中都有三两双锐利的目光在监视于他。

百维垂首急行，哪里还敢东张西望。

将近走出墓地，菊儿突然回身笑道：“你对咱们五夫人的印象如何？不妨说给我听听。”

百维叹道：“起先我只当五夫人乃是个超群绝俗之人，如今

才知我想错了。”

菊儿娥眉微扬，道：“此话怎讲？如今竟将五夫人看成个凡俗女子不成？”

百维摇头叹道：“五夫人既非超人，更非俗女，她……她简直是天上的仙子，在下只恨昔日对她的估计太低了。”

菊儿展颜一笑，道：“仙子？你不觉得说的太过分了些？”

百维道：“智计超群，美绝人寰，还不是仙子是什么？”

菊儿抿嘴笑道：“你连五夫人的面都未见过，怎知她美如仙子？”

百维呆了一呆，道：“这个……”

他只觉那轿中人有种神秘之魅力，越是瞧不见轿中人面目，越是觉得这魅力之摄人，叫人时时刻刻，都会想起，这原因为了什么？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菊儿见了他的神情，又是一笑，道：“这里已快出去了，你可认得路吗？”

百维笑道：“认得！”

口中虽是含笑而言，心中却在大骂：“这姑娘也未免将我瞧的太轻了，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会不认得路吗？”

菊儿道：“既是认得，你不如就自己寻路去吧，五夫人还在等着我哩！”

百维垂首道：“遵命！”

菊儿已袅娜扭动着腰肢，走将回去。

百维瞧着她艳盈的身躯，动人的风姿，心中更是怦然而动。只见菊儿走了两步，突然回眸一笑，道：“莫忘了……”

百维道：“莫忘了什么？”

菊儿双颊微红，含羞笑道：“莫忘了我姐妹两人……莫忘了大功告成之日……”

腰肢微拧，惊鸿般一掠而去。

百维但觉心神又是一阵荡漾，仔细体味她临去时的两句话，更是满腹温馨，齿颊生香，呆呆的出了会神，方自一力向来路奔去。

菊儿纤腰微拧，三转两转，便已回到软轿前。

轿中人道：“那姓般的冒牌和尚已走了吗？”

菊儿微微一笑，道：“我瞧他神魂颠倒地去了，才回来的。”

笑语如花，眼波流动，竟已不复再是方才那种冷若冰霜的模样。

这句话说完，一直伏在地上轻轻啜泣的莲儿，亦自一跃而起，面上哪有一丝泪痕，原来方才的痛哭啜泣，全都是做出来给百维看的。

菊儿纤指轻轻一戳她的面颊，笑骂道：“小妮子，整天价瞧着你倚在栏杆边想男人，今日可称了你的心愿了吧！”

莲儿撇嘴啐道：“那和尚一身臭气，谁稀罕？你要，就送给你吧！”

菊儿笑道：“唉唷？好不要脸，那和尚是你的吗？你就要拿来送人了。”

莲儿顿足道：“好……你……你……”

笑着去搔菊儿胳肢，菊儿笑着告饶。

轿中人轻轻道：“好了，莫再闹了，事已办完，咱们也该回去啦！”

莲儿扭着腰肢，转身面对软轿，说道：“夫人，那冒牌和尚

既然早已死心塌地的投在咱们门下，夫人你又何苦再对他来这一套呢？害得我……害得我身子脏了，又被菊儿这丫头取笑。”

轿中人缓缓道：“唉！这次真让你吃亏了，该怎么办呢？”

莲儿道：“怎么办……夫人真该好好补偿才是……”

菊儿笑道：“她既然那么想男人，夫人不如就赏给她个大男人吧！”

莲儿眼波横飞，轻轻媚笑说道：“别的男人我也不要，我只要……只要……”

轿中人道：“你要什么？只管说呀！”

莲儿道：“我只要像任无心那样的男人，又英俊、又聪明、武功又高……唉！要是那样的男人陪着我，我再吃点亏也没关系了。”

她面上似笑非笑，凝目望着远方，似是任无心那潇洒英俊的身影，此刻便在她眼前。

软轿中默然半晌，突然冷笑一声，厉叱道：“跪下来！”

叱声中绝无丝毫暖意，莲儿身子一震，笑容突失，惶然跪倒，颤声道：“夫……夫人……”

轿中人厉声道：“菊儿，给我重重去打这妮子十掌！”

菊儿面色也被吓得铁青，垂首道：“是！”

身子一闪，掠到莲儿身前。

莲儿又惊又骇，惊呼道：“夫人……菊儿姐姐，你饶了莲儿吧！”

呼声凄恻婉转，端的惹人怜爱。

菊儿却似充耳不闻，铁青着脸，啪的一掌，掴在莲儿那吹弹得破的娇靥之上。

她方才虽与莲儿那般嬉笑，但此刻下手却绝不留情，只听一连串清脆的掌声响过，莲儿双颊已被打得又红又肿，哪里还有方才那如花颜色。

但她却也不敢闪避，直待十掌打过，忍不住痛哭着道：“菊儿姐姐……你……你好狠……”

满面俱是泪痕，痛哭再也不是假的。

菊儿背转了脸，不去看她，冷冷道：“夫人之命，谁也不得违抗，夫人就是叫我杀了你，我便立刻抽刀将你杀死。”

莲儿身子一震，颤声道：“咱们姐妹间难道……难道就没有一分情感吗？”

轿中人冷冷接口道：“什么姐妹间的情感？我南宫世家门下，要的就是菊儿这样的人，只知听命行事，别的任何事都不能放在心上！”

莲儿仰面流泪道：“但莲儿也是什么话都听夫人的呀！夫人你为何……”

轿中人冷冷道：“我南宫世家门下，万万不能容有挟功自重的人，今日我之所以如此对付那姓殷的，只是为了要他完全失去自尊自重之心，要他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昔日的功劳，永远像奴隶听命于我，他若随时随地要提起自己的功劳，时时刻刻要别人对他尊重，我还怎能驾驭于他？”

语声微顿，缓缓接口道：“我今日所以罚你，是因为你非但也来邀功求赏，而且问话太多，要知凡是我南宫世家门下，都得绝无条件的服从命令，绝不能要求解释，就是要你吃些粪便，你也得立刻去吃，万不能去问什么原因。”

莲儿听得身子不住颤抖，垂首道：“莲儿下次再也不敢了！”

轿中人语声稍和，缓缓道：“但今日虽然有过，亦非无功，我南宫世家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回去之后对你自有一番赏赐！”

莲儿伏地拜道：“多谢夫人！”

轿中人叹了口气，道：“好，走吧！”

那几条抬轿之大汉，始终在一旁石像般木立不动，听得轿中人赏罚那般公平，行事那般威严，面上都不禁流露出钦佩尊敬之色。

此刻轿中人一声令下，黑衣大汉们立刻俯身抄起轿杆抬轿向西行去。

菊儿突然握住莲儿的手腕，微微一笑，道：“莲儿妹子，咱们走吧！”

伸手替莲儿拭去泪痕，抚着伤势，轻叹一声，道：“唉！打得好重……”

似是全然忘记莲儿面上的伤势，就是她这只手打的一般。

昔日那般温良柔顺的田秀铃，今日竟会变的如此工于心计，指挥若定，言词间忽然有如十万大军统帅般威严，又忽而有如慈母般温柔，对人临之以威，继之以惠，做事周详严密，信赏必罚……这种性格上的巨大变化，别人若非眼见，实是再也难以令人相信！

百维恍恍惚惚，直奔了盞茶时分，已可望见那死寂的村庄，头脑方自略为清醒，当下顿住脚步，取出那三道密封的锦囊。

只见第一封锦囊之上，写的是：“离此地约摸盞茶时分，经过一番急遽的奔驰之后，头脑才会清醒，才会念及这三封锦囊，取出观看，只要那时四下无人，便立刻将此封锦囊拆阅。”

百维还未看完这短短数十个字，心头已是怦怦跳动，苍白的

面容，也泛上一阵羞红，似是突然被人发觉了隐私，猜中了心思一般，情不自禁，左右瞧了几眼。

风吹荒草，四野哪有人迹。

百维先是暗笑自己慌张，想了一想，方自大为惊叹，对那五夫人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要知田秀铃能窥破他心意，倒也不难，但田秀铃竟能将他离开坟地后之情绪变化经过，预先一一说出，竟有如在当场眼见一般，这种惊人的判断能力，怎能不叫百维口服心服？

过了半晌，百维方自寻了个较为隐僻之处，拆开锦囊。

只见一张素色薛涛笺上，写满了工整而娟秀的字迹，写的是：“任无心此人，猜疑之心颇重，尤其事已至此，必将对你事事都存下防范之心，是以你既在此逗留了两个时辰之多，回去后必将受到极为详细之盘问，你不妨尽量编造一些离奇诡异之原因，回答于他，任无心聪明过度，想到你如要说谎，必定会编造一些合情合理之原因，是以你说的越是荒诞离奇，他反而越发相信，必会绞尽脑汁，去思索这些荒诞离奇之事发生的原因，反而不会去细想别的，你便可安全渡过这一关。”

瞧到这里，百维面上不禁泛起会心之微笑，只因他也是老奸巨猾，工于心计之人，是以对五夫人这锦囊中之妙处，深深了解。

略一寻思，继续瞧了下去，只见接着写道：“我使百代失踪，玄真疯狂，再令你如此做法，这一切只是为了要令任无心分心他顾，心志既不能集中，精神必是涣散，而事情变化，越来越出他意料之外，他苦心积劳之下，甚至会发病也未可知。”

百维不禁暗叹忖道：“五夫人好狠的用心，竟连叫任无心死去，都嫌太便宜了他，莫非他两人之间，有什么怨恨不成？”

百维虽然心计深沉，却也再不会想到田秀铃对任无心之怨毒，竟是因爱而生。

“但那玄真却非真的玄真，发疯自然也是假的，他乃是本门门下一位内功极为深湛之高手，经二夫人易容改扮，其人不但装做逼真，而且能将气脉故意错乱，好教任无心再也诊断不出他是为了何种原因发疯，而任无心一心注意到他疯狂之事便不会留意到他是否伪装改扮的，是以你不妨在暗中与他联络，无论何事，都可互相商量。”

瞧到这里，百维更不禁为之击节，暗叹忖道：“好妙的计，好高的手段！想不到五夫人年龄虽轻，却能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

但锦囊之中，还另有妙计，薛涛笺上，下面接着写的是：“你受盘问之后，任无心还要大费苦心，去安排田家村那些人之处，他身怀重任，自不能带着这些老弱一齐随行，但却又想不出有何地方可共这些人食住，那时便可毛遂自荐，对他说少室嵩山，有个少林下院，正是这些人最最理想的安身之所，任无心必定大喜称善，你便可写封书信，令这些人投往嵩山，路上自有我南宫世家门下去收拾他们！”

另有一行字迹，写的特别明显，似是要百维特别注意，写的是：“你回去之后，任无心若是丝毫不加盘问于你，你便要立刻带着那玄真以及百护等四人，设法逃走，但走的也不要露痕迹为妙。”

看完这封书信，百维更不觉将那五夫人田秀铃视为天人一般，暗叹忖道：“是了，任无心若是丝毫不加盘问于我，必是对我已有极重之怀疑，甚至已看破我的行藏也未可知……唉！我纵

然也能策划出前面那些妙计，但却万万不会想到这最后也最重要之一着……唉！那便要棋差一着，而满盘皆输了。”

百维自愧不如之心，一生效忠南宫世家之心，便更是忠诚。

再看第二封锦囊之上写着：“看到一盏以五色彩纸糊的灯笼时，便可拆阅，但灯笼下若无尸身，便要将此信焚毁，拆阅不得。”

百维暗奇忖道：“五色灯笼？尸身？五色灯笼之下，怎会定然有尸身？为何没有尸身，这锦囊便看也看不得？”

再者第三封锦囊，写的是：“等到任无心发觉自己两鬓头发斑白时便可拆阅，那时必定在一条溪水之畔，溪畔若有垂钓之人，便是我南宫世家门下，你可暗中与他联络，但无论你问他什么，他第一句话必须回答：锦囊妙计，上天入地！”

百维更是奇怪，不禁又暗自忖道：“任无心正值盛年，两鬓怎会斑白……他发觉自己两鬓已斑之时，为何必定会是在条溪流之畔……溪水畔又怎么必定会有南宫世家的门下？”

他想来想去，只有最后一点还可解释，只要南宫世家在这一路上，每条溪流畔，都派个人垂钓就成了。但其余的道理，百维却是百思不得其解，只是他对五夫人早已完全信服，是以不再细想。

当下藏起那两封还未拆开的锦囊，将瞧过的那封放入口中嚼碎，埋在地下，展开身法，直奔入村。

任无心等人果然俱是满面焦急之色，在等候于他。

那玄真道长虽已不再发疯，但木然坐在那里，目光仍是痴痴呆呆，别人所说的任何话，所做的任何事，他全都丝毫不了解一般。

百维身形还未入村，在外了望的村众，便已欢呼起来，道：

“百维大师回来了……百维大师回来了！”

一面欢呼，一面奔入通报。

任无心骤然松了口气，大喜道：“在哪里？”

他屡经变故，神情已远不及昔日镇静，匆匆长身而起，便待奔出相迎。

百维已一掠而入，他衣衫还未干透，满身俱是泥污，看来当真狼狈不堪，似是曾经遭遇到什么极为严重之险难一般。

任无心果然吃了一惊，失色问道：“大师怎地如此模样？”

百维道：“贫……贫僧…”

故做出气喘剧急之态，连话也无法说的上来，似是惊魂虽已略定，却仍未完全平复。

任无心惶然道：“大师莫非又遇见了什么惊人之事不成？”

百维颌首道：“不……不错！”

任无心长叹一声，眉宇间之忧虑，又加深几分，道：“大师且请安坐，慢慢道来。”

百维依言坐下，气喘渐渐平复，但面容间却仍带着惊怖之意。

早已有人送上茶水，百维连喝了三杯，方自沉声叹道：“南宫门下虽已远扬，但贫僧仍是放心不下，见得任相公小憩之时，便走出查看一番，想不到……唉！贫僧此番出去，竟险些再也回不来了。”

手掌不住颤抖，茶杯当的跌得粉碎，这一番做作功夫，果然可称是当世无双。

要知他在那藏龙卧虎的少林寺，一耽三十年，竟能骗得少林寺上下数百僧侣，对他深信不疑，而且还将他推为罗汉堂之护

法，这份忍耐与做作功夫，又岂是常人们能望其项背。

任无心虽然观察入微，也强不过少林数百高僧，哪里能瞧得出丝毫破绽，闻言更是色变，道：“莫非那素手兰姑竟又去而复返？”

百维听了这句话，便知能令任无心最具戒心之人，便是那素手兰姑，只因当今世上曾与任无心交手之人，也唯有素手兰姑能胜得了任无心一着半着，是以任无心第一便是生怕兰姑去而复返。

百维是何等人物，一念至此，当下沉声叹道：“相公且听贫僧将此番经过，一一道来……唉！只望相公听了，莫要太过忧郁。”

他越是要任无心莫要太过忧虑，任无心忧郁之心便更加重。

只听百维长长舒了口气，接道：“贫僧漫无目的，四下搜寻，见得四下毫无动静，方自略为放下些心事，哪知就在那时，草丛中突然钻出个身穿轻纱之绝色少女，向贫僧含笑招手。”

他果然善于捉摸别人心里，就只开场几句话，已说的离奇诡异之极，教别人不得不凝神倾听，听了又不得不怦然心动。

百维目光一扫，见得门外已围了许多人旁听，面色俱都紧张的很，百维心头暗喜，故做不见，沉声接道：“贫僧见那少女虽然容貌美如天仙，但眉梢眼角，却带着种妖艳淫荡之态，立刻对她深怀戒心，便问她相召有何见教？”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你过来，我让你瞧几件东西。那语声更是柔媚入骨，贫僧若非坐关多年，便已忍不住要为之心动神驰。”

众人虽未见到这绝色少女，但听他如此描述，便已听得心动

神驰。

百维道：“但贫僧仍是压不下那好奇之心，忍不住走向前去观看，那时贫僧早已将真气贯注全身，只要稍觉不对，便可立刻将那少女毙于掌下，但……但贫僧一见了她手中所持之物，真气便立刻溃散，身子也几乎要倒在地上。”

听到这里，任无心也忍不住问道：“那……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百维黯然长叹一声，道：“那少女手持之物，竟是我百代师弟之佛珠与度牒！”

任无心耸然动容，大骇道：“如此说来，百代大师莫非也遭了别人毒手？”

百维叹道：“那时贫僧又何尝不是如此想法，这佛珠与度牒本是我出家人最最重视之物，片刻不敢离身，如今百代师弟之佛珠与度牒，竟落入这妖媚少女之手中，百代师弟岂非……”

长叹一声，转口道：“贫僧大惊之下，便喝问那少女是如何得来的，那少女又是一笑，道：有人将这两件东西交给我，要我以此为信物，请你跟我走一趟，你也不必问我此人是谁，反正一到了那里，你便可见着他了。贫僧……”

任无心忍不住又自接口道：“大师想必是跟着她去了？”

百维垂首道：“不错！”

任无心叹道：“大师若是回来通知在下一句，或是留下音讯就好了。”

百维道：“贫僧事后想来，何尝不觉如此，但那时贫僧方寸已乱，那妖媚少女更是在一旁不住催促，贫僧也不及细想，便跟着她去。那少女一路上风言风语，贫僧也不愿理睬于她，只是在

暗中猜测，不知这妖女要将贫僧带去何处？足走了两三盏茶时分，那妖女竟将贫僧带到一处荒凉阴森的坟场。”

任无心突然问道：“那女子轻功如何？”

百维呆了一呆，一时间还捉摸不透任无心相询此话是何用意？沉吟道：“那妖女年纪只有十七八岁模样，但轻功之高，已与贫僧不相上下。”

任无心双眉微微一皱，显然，正是为这少女轻功之高，而暗暗吃惊，寻思半晌，方自缓缓道：“以大师轻功身法，全力奔驰，两三盏茶时分，至少已可奔出一里开外……”

目光转向窗外，接道：“贵村一里之外，可是有个坟场吗？”

窗外村众之中，立刻有人应声道：“不错，敝村一里之外，正是有个坟场，但那坟场多属义坟，乃是邻近的村镇，专用埋葬无人认领的尸身，或是一些烟花女子之用，是以经常无人扫墓，有些坟墓且已颓败，看来正是阴森荒凉的很。”

百维冷笑暗忖道：“好个任无心，心思果然精细，连这些细微之处，都要加以证实，嘿！幸好我这篇谎话，都有些事实根据，否则此刻便要露出破绽了！”

一念至此，更是小心。

只见任无心面色凝重，缓缓道：“大师但请接着说下去。”

百维干咳一声，道：“贫僧见到那坟场那般荒凉，不觉更是加重了戒备之心，那少女三转两转，竟将贫僧带到一个荒草漫漫，颓败不堪的坟头前，那坟墓已倒塌了一边，露出一角棺木，坟前的墓碑，字迹也模糊不清，贫僧见了这情况，心里更是惊疑不定，那少女却已咯咯笑道：要见你的人，便在这里。”

这时围聚在窗外之人，已越来越多，听了这句话，都不禁发

出惊呼之声。

百维目光一转，接道：“贫僧听了这句话，心里不觉大吃一惊，那少女瞧见贫僧面色，笑得更是得意，道：你不信吗？随我来！走到那露出一角的棺木前，伸手按了几按，那棺盖竟突然滑了进去，棺木中竟没有尸身，而是一条地道。”

任无心动容道：“那里想必便是南宫门下的秘密巢穴之一，大师怎可随意进去？”

百维长叹一声，道：“贫僧本也不敢进去，但就在那时，地道中竟然传出了我百代师弟的呼声，唤贫僧快些进去。”

任无心身子一震，骇然道：“百代大师的呼声？大师你可听清楚了吗？”

百维沉声道：“贫僧与百代师弟同门数十年，怎会听错他的口音？只听那呼声道：百维，快些进来！百维，快些进来！接连不断，唤到第三次时，贫僧已听得清清楚楚，绝无疑问！”

任无心双眉皱得更紧，缓缓道：“如此说来，百代大师并未遭毒手？但他却为何要躲到那里去？莫非已被南宫门下禁锢了不成？”

百维叹道：“那时贫僧也和任相公同一想法，身不由主，举足跨入了那棺木之中。只听那少女在身后笑道：少林子弟，果然有些胆量！接着砰地一声，棺盖便又合起，那妖女竟未跟着下来，幸好地道中还有些微光，可以看出地道并不太长，尽头处乃是一扇铜门，并未关紧，灯光便是自门缝中透出来的。我缓缓走到门前，也不知门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是否有着极厉害的埋伏？实是不敢轻易推门一看。”

他不但说的活灵活现，而且语声抑扬顿挫，传神已极，说到

每个关口，便微微顿住语声，四下众人都听得为他捏了把冷汗。

只听沉重的呼吸之声，此起彼落，更增加了气氛之沉重。

百维沉声接道：“但就在这时，铜门突然洞开，一阵强烈的灯光，射了出来，贫僧不由自主闭了闭眼睛，等我睁开眼时，只见……唉！任相公，你可知贫僧见着了什么？”

任无心突然被他一问，竟有些不知所措，摇头苦笑道：“在下不知。”

百维长叹道：“莫说任相公不知，便是贫僧，也做梦都未曾想到，那铜门后竟是一间布置的极华丽的精室，室中摆着一桌酒宴，正坐上首举杯大笑的，赫然竟是我那百代师弟！”

任无心心头一震，竟不觉脱口惊呼出来，道：“这……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百维沉声叹道：“他竟已换了一身锦缎衣衫，膝上还坐个身披轻纱的绝色少女，而坐在下首相陪的，竟是皇甫少虹，和两个身穿黑衣，面容苍白的美妇人，其中一人，面上无一丝表情，目光亦是冰冰冷冷，虽然坐在酒宴之前，却不动箸，后来贫僧方才知道，此人便是那武功诡绝的素手兰姑！”

任无心大骇道：“素手兰姑也在那里？另一人是谁？大师可知道吗？”

百维道：“另一人三十左右年纪，风华绝代，神情中却隐隐带着一种威严，皇甫少虹与我那百代师弟，都对她十分恭敬，口口声声唤她夫人……”

任无心呀了一声，道：“如此说来，她想必定是南宫世家的四夫人陈凤贞……唉！百代大师既与他们同席，莫非……莫非竟已被南宫世家所诱，投入了他们的门下？”

百维垂下头，黯然叹道：“这实是少林派数百年来，最最不堪之奇耻大辱，贫僧实是无颜说起，但……唉！事已至此，却又不能不说，当时贫僧盛怒之下，也曾不顾利害，痛责于他，哪知百代大师非但面无愧色，反而大笑道：你我已虚度了大半生，若不趁此时享受享受，岂非太过冤枉。”

任无心只听得连连顿足，连连长叹道：“这实是令人难以相信……难以相信……”

口中虽说难以相信，但百维瞧他神色，却已知他实已相信了。

当下又道：“坐在他膝上的女子，更做出种种不堪之态，竟似已得到那位四夫人默允，是以毫不避忌她。”

听到这里，任无心双眉微皱，暗暗忖道：“想那陈凤贞，素来不是这样的女子，即使心性已变，也不该眼见别人在她对面做出淫褻之态，而丝毫无动于衷。”

这念头在他心中一闪而过，但他却将之忍住，并未说出口来。

百维口中在胡言乱语，心里却已联想到方才在墓地之上，那一幕荒唐而绮丽的风光，暗中不觉情动，苍白的面容，也隐隐泛起一阵激动之红晕。

只是此刻众人俱被他言词所动，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神情之变化。

只听百维接道：“那女子诸般做作，自是想以春情挑逗于我，但见到贫僧不为所动，竟又换了个容貌更是妖媚，神情更是冶荡之少女，几乎不着寸缕，在贫僧面前做出百般媚态，甚至投怀送抱，我那百代师弟竟也在一旁笑道：只要你投入南宫世家，这样

的美女还不知有多少供你享乐。”

任无心叹道：“若是此等情况之中，连在下都要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百维道：“贫僧心知当时强敌环伺，风光看来虽然绮丽，其实却是危机四伏，那皇甫少虹与素手兰姑等人，虽然一直未曾言动，但随时随刻，都极有可能出手一击，贫僧性命虽不足惜，但大功未成，身若先死，实是心有不甘，何况，他们虽想利用于我，贫僧又何尝不想自他们口中刺探一些消息。”

任无心叹道：“大师想法实是精确已极……唉！在那般情况之中，大师还能做如此想，实是常人难及，好教任某佩服。”

百维说得更是兴起，道：“更何况，贫僧即使不能自他们口中刺探出消息，百代投敌之事，已是极为重大的消息，贫僧无论如何，也要将此消息带回来告知任相公，是以万万不能逞一时匹夫之勇。”

任无心赞道：“大师说得是！”

百维道：“是以贫僧任凭那女子纠缠，只是神色不动，却听那四夫人突然道：咱们有几句话要问你，盼你从实说出来，便是第一大功。贫僧还未答话，四夫人又道：本门叛徒田秀铃此刻身在何处？贫僧微一寻思便道：不知道！四夫人似是知道贫僧说的不假，便又接着问道：百忍大师的下落，你该知道吧？贫僧实不知情，只有摇头。”

语声微顿，接道：“她问了这两句话，见到贫僧竟是有问必答，毫无隐瞒，眉宇间不觉隐隐露出喜色，只当贫僧已有归顺之心，却不知贫僧也在暗自得意，只因她这两句话并未问出贫僧任何机密，贫僧却从她两句话中探出两件事。”

任无心道：“哪两件事？”

百维道：“第一件，便是田秀铃姑娘直到此刻，想必还甚是安全，并未被南宫世家发觉，随时随刻都会寻着任相公的！”

任无心长叹道：“但愿如此！”

百维道：“那第二件便是我那百忍师兄，此刻也必定未曾落入南宫世家手中，他一直未曾露面，想必在暗中图谋着什么大事。”

任无心又自叹道：“大师心思之周密，判断之正确，实是可佩，我方若多有几个似大师这般的人物，何愁大事不成？”

百维暗笑忖道：“我将已入南宫世家门下之人，说成下落不明，却将百代说成已投入南宫世家门下，任无心非但不知，还口口声声称赞于我。”

一念至此，心里不禁大是得意，只因任无心素来极少称赞他人，此番却一连称赞于他达数次之多。

心念闪动，面上仍装得愁眉苦脸，接道：“但贫僧究竟是否能够脱身而出，在那时希望却是渺茫的很。就在这时，那将贫僧诱来此地的妖女，突然走了进来，附在四夫人耳畔，悄悄说了几句话，她说话声音虽轻，但贫僧多年静坐，耳力实比常人稍胜几分，她说的话，并无一字逃过贫僧之耳。”

任无心道：“她说的什么？”

百维叹了口气，道：“她说的竟是任相公的情况，而且说的详细已极，任相公的一举一动，似乎都瞒不过他们的耳目。”

任无心变色道：“真的吗？”

百维叹道：“她说任相公已将玄真道长带回医治，四夫人冷笑道：我在玄真身上，已施用了九十一种毒药，任无心纵有通天

的本领，也休想将他医治复元。贫僧听了，不觉一惊！”

偷眼望去，任无心果然也似吃了一惊。

百维道：“贫僧听了这些话，便知任相公身畔，必有南宫世家的耳目，百护等三位师弟，固是绝无可能，那想必定是别的人，但究竟是什么人？贫僧却是再也想不出。”

只见任无心面色沉重，呆坐在那里，不言不动，显见正是心事重重。

百维又道：“无论如何，这是非之地，咱们总是越快离去越好。”

任无心颌首道：“正是如此。”

百维目光四扫一眼，语声放的更轻，道：“而且一路之上，随行之人，也是越少越好，绝不能令南宫世家之眼线混入，是以除了玄真道长，与贫僧三个师弟之外，最好莫令他人随行，那南宫世家纵有通天本领，也不能探知咱们的消息了。”

他说的实是言词恳切，令人心动，任无心似也不禁动容道：“正该如此。”

百维心头暗喜，道：“这样我等既可掩饰行藏，行动也可方便的多，任相公亦觉应该如此，那是再好不过。”

要知如此一来，在任无心身畔之人，便全都是南宫世家门下，任无心实如置身虎狼群中，而不自知，还当这群虎狼俱是他的心腹，其处境之险，实令人想起便要寒而不栗。

百维想到从此非但任无心之一举一动，俱都休想瞒过南宫世家，便是自己随时随地要取他性命，亦是易如反掌之事，心下自是欢喜。

突听窗外有人道：“不知大师如何逃脱险境的，小人们正等

着听呢！”

百维不禁暗道一声惭愧，他欢喜之下，竟忘却将自己之历险行程说完！

任无心亦似浑然忘却此事，闻言方自叹道：“大师之脱险经过，想必更是惊人，非但他们亟欲知闻，便是在下，也正等着洗耳恭听。”

百维大师缓缓说道：“贫僧此番得能侥幸脱除，实是天幸……天幸……”

他方才只顾说的高兴，竟未想起无论任何人，若是真的置身在那情势之中，若想脱险，实是难如登天之事，此刻竟不能自圆其说，口中连说了几句天幸天幸，一时还想不出该如何继续？

但任无心等人还是在凝神倾听，丝毫未觉出他神情之尴尬。

百维又长叹了几声，突然灵机一动，道：“那时贫僧本想做出被酒色所迷，而诚心归顺南宫世家之态，好教南宫世家将贫僧派到任相公这里作为眼线，于是贫僧也可乘机归来，而且贫僧还可捏造任相公一切虚假之消息，回报于他，一来可混淆他们的耳目，再来也可随时得知他们的行踪。”

任无拊掌道：“此计果然大妙，不知大师是否用了？”

百维道：“但贫僧后来转念一想，南宫世家既以施用迷人心性之药物见长，即使相信了贫僧的话，也必定先要逼贫僧服下一些迷毒之药，贫僧若是真的变了性情，岂非弄巧成拙。”

任无心叹道：“大师思虑端的周详细密，此点在下竟未想到。”

百维冷笑暗忖道：“你想不到的事多呢！”

口中道：“就在贫僧犹疑难决之时，那进来通报讯息的妖女

方待离去，哪知……”

说到这里，他双掌紧握，似是变的十分紧张，旁听众人，也不由自主跟着他紧张起来。

只听百维接道：“忽然间，那秘室之中，竟涌入了大量水来，大势竟有如黄河决堤，澎湃汹涌，不可遏止，那妖女的身子，首先被这股水势冲得站立不稳，惊呼一声，倒在地上！”

众人果然群相动容，百维亦自暗暗得意，忖道：“这一着果然是惊人之笔，五夫人令我说得越是荒诞不经越好，此番我说的总不愧荒诞不经四字了吧！叫任无心无法相信，又不得不信。”

心念转动，口中接道：“变生意外，就连皇甫少虹那般深沉之人，都不禁脱口惊呼出来，但他惊呼还未出口，桌椅已被那水势冲倒，碗盘杯盏，珍馐菜肴，俱都被冲得飘浮水上。”

他面上初次泛起一丝笑容，接道：“最妙的是，南宫世家中人，竟似全都不通水性，见到水淹及膝，已是惶然失色，何况那水势来的又是那般猛烈，刹那之间，便已没及胸膛，宛如江河倒灌一般，南宫世家中人，自顾尚且不暇，怎能顾得了贫僧。”

任无心喟然长叹道：“好水呀好水……不知大师可通水性吗？”

百维道：“贫僧幼时居于江滨，于水性倒还略知一二，那时心里虽也吃惊，但怎肯失去了这千载难逢之良机，当下闭气潜入水里，等到水势越来越高，已将那秘室全都流满，贫僧便自水中一跃而出，南宫世家中人，正在水中挣扎惊呼，虽然眼见贫僧逃走，却也无计可施！”

任无心瞧了他衣衫一眼，叹道：“大师衣衫，直到此刻还未干透哩！”

百维暗喜忖道：“幸好我未曾设法烘干衣服……”

口中道：“贫僧水淋淋出了地道，正想瞧一瞧是何人放水救了贫僧，哪知地道上面一无人影，四下荒坟，也仍是冷冷清清，阴阴森森，似乎与贫僧方才进去时毫无变化，但贫僧却已是九死一生。”

语声微微一顿，众人也情不自禁，跟着松了口气，暗暗为百维高兴。

百维突又接道：“但贫僧方自走了两步，便瞧见干燥的地面之上，有一道水痕，一路洒了过去，似是那放水之人所留下的，贫僧实是忍不住那好奇之心，一心想要瞧瞧是谁放的水，便跟着那水痕走了过去，只见那水痕在荒坟中蜿蜒穿行，到了一座长满青草的荒坟之前，突然消失不见……那……那放水之人，竟似自这座荒坟中走出来的幽灵！”

一阵风吹过，百维恰巧说完，众人只听得忍不住机灵灵打了个寒噤。

良久良久，百维方自沉声道：“那一片荒坟地中，既无溪流，亦无水井，那水自何处来的？纵然有溪水与井，又有何法能将溪井中水，倒灌入那坟底密室之中？那放水之人究竟是谁？怎会有如此不可思议，迹近奇迹的神通？”

长叹一声，接道：“贫僧心中实是疑云重重，百思不得其解，但贫僧死里逃生，亦不及仔细思索，便急忙奔了回来……任相公……任相公，此中之真象，你可想的出吗？”

他说完了话，众人俱都面面相望，目定口呆，任无心木然而立，亦是做声不得。

窗外云层渐渐沉重，似是即将有狂风暴雨落下，风生满室，

卷的窗帘呼呼作响。

但室中却是一片死寂，也不知延续了多久，任无心方自缓缓道：“那内藏地道之坟墓，大师你此刻还能认的出吗？”

百维沉吟道：“那一片荒坟地中，坟头可止千百，看来也都是大同小异，差别极小，何况……贫僧那时始终处于极大之惊惶中，一直未能静心观察，此刻……唉！只怕难以分辨的出了。”

这番说词他早已想好，是以说来非但毫无疑难，而且语声中所带那种自责自疚之意，装做的更是逼真已极，教人听不出丝毫破绽。

任无心缓缓道：“此事想来必是如此，大师也不必自责自疚，若是换了在下，也必是分辨不出的。”

语声微顿，突又问道：“那坟墓之中，除了那间地室外，是否还另有秘室暗道？”

这一问却是出了百维意料之外，百维沉吟良久，方自说道：“贫僧所见，不过仅有那间地室而已，是否有暗道，贫僧便不知情，但从那地道看来并无通向他处的门户。”

任无心喃喃道：“哦……坟下仅有一间秘室，那水势想必还未能泄出……”

百维连忙道：“那地室中虽无看得见之门户，但想必还另有目力难见之暗门，以皇甫少虹与百代那等武功，当时虽然惊惶，但绝不致被那水势困住，必能设法走出，将一切掩饰的不着痕迹。”

任无心颌首道：“不错，想来必是如此，我等也不必再去查看了……何况，纵然查看，有那素手兰姑在那里，我等亦非其敌手。”

百维暗喜道：“任无心呀任无心，你可知我说那素手兰姑在座，便是要你不敢追查。”

心念一转，突听任无心又自问道：“那素手兰姑面貌看来是何模样？双目之中，所带的是什么神色？大师想必是看到了。”

这一问，更是大出百维意料之外，要知他从未瞧过兰姑平时的面貌，这一问叫他如何回答的出，当下讷讷道：“这……那神情实是颇难描述，贫僧……”

忽然间，那一直茫然呆坐着的玄真道长，竟发出了一声惨厉的长笑，身形缓缓自凳上站了起来，双臂伸张，似是要择人而噬！

百维立刻做出惊惶之态，大声呼叫道：“不好了，任相公……快……”

任无心倏然长身而起，闪电般出手，扣住了玄真的脉门，沉声道：“各位大师请随我来。”

将玄真架入内室之中。

百维、百护等四人，相随而入。

只听任无心叹道：“在下此刻实已精疲力竭，玄真道长若再发作，在下只怕已难以制的他住，不知四位大师可否助在下一臂之力，在此看守于他？”

百维早已想寻个机会，与这玄真道长密商，闻言立刻应声道：“此乃贫僧等份所当然之事，任相公只管吩咐。”

任无心将玄真按在木榻之上，沉声道：“但望四位大师各据一角，在他四面坐下，玄真道长若是发作，大师们出手也不可太重。”

百维道：“遵命！”

任无心仰天长叹道：“在下心力交瘁，似已不能支持了！”

百维暗暗欢喜，面上却做出关切之容，道：“相公不如赶紧摒弃一切心事，歇息一阵，不然怎能应付来日之行程？此间事有贫僧师兄弟在此料理，相公你只管放心好了。”

任无心谢道：“如此就偏劳大师了。”

一揖到地，转身而出。

百维究竟不敢追出查看，与百护等分四面坐下，过了良久，沉声道：“有劳百卫师弟，去将门户关起。”

他料想任无心已走的远了，但仍提防着田家村有人前来窃听。

哪知玄真道长突然道：“不可关门！”他面上虽仍带着痴迷疯狂之态，但这四个字说将出来，语声已极是清楚镇定。

百维早已知道他的真情，自然不觉意外，百护等三人，却显然吃了一惊。

只听那假玄真道长缓缓接道：“任无心精细无比，你方才那番说话中，他似已觉得有些可疑，若是被他继续追问下去，必将是破绽百出，是以我才立刻转开他的注意之力，教他不再追问！”

语声不但清楚镇定，而且聚而不散，百维等四人虽听得清清楚楚，但室外却无法听闻，显见这语声是以内家真力自喉间逼出来的，说话时嘴唇也丝毫不见动弹，使人纵在暗中窥望于他，也觉察不出他在说话。

百维也未料到此人行事竟如此周密，内功竟如此精湛，当下肃然道：“多谢兄台。”

假玄真道长道：“是以你我此刻万万不可再有丝毫行迹可疑之事，落入任无心眼中，我说不可关门，也正是此意。”

百维大是赞佩，道：“兄台说的是。”

更是忍不住要想知道这假冒玄真之人，究竟是怎么样的角色，悄声又道：“不知兄台大名，可否见告？”

假玄真缓缓道：“你此刻也不必问我姓名，我身份此刻也绝不能泄露，总之，我与你一样，乃是南宫世家的属下之一，说不定……说不定昔日与你也是素识！”

百维呆了一呆，心下更是惊疑，遍思故交旧识，也找不出任何一人与此人有相似之处。

若是任无心在此，听了这玄真道长的语声，便可发觉他便是那日与皇甫少虹一搭一挡，狼狈为奸，杀了自己的同伴，却要嫁祸于任无心之人。

那田秀铃虽觉皇甫少虹阴险毒辣，但任无心便已发觉此人不但武功高绝，来去无声，若论阴险毒辣之心计，亦高出皇甫少虹甚远。

而此刻此人已在任无心身侧，那情况当真有如自己卧榻之旁，有毒蛇猛虎在侧一般。

就连百维，亦是越想越觉此人来历之神秘，行迹之诡异，心计之深沉，均在自己之上，心头不觉泛起一阵寒意，神情之间便更是恭敬。

那假冒玄真道长之人，眼神中微微现出一丝暖意，沉声道：“常言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过于低估对方之实力，自骄自满，将因轻敌而败；过于高估对方之实力，则必自轻气馁，而致丧失信心，是以我方此刻虽已占必胜之优势，但却万万不可有丝毫轻视任无心之心。”

百维道：“是！”

假玄真接道：“是以你从今而后，言语行动，都切需备加留

意，若是被他发觉破绽，岂非功亏一篑？”

百维垂首道：“是！”

他神情之间越来越是恭谨，假玄真眼神间也随着他神情之变化，而冷峭之意越来越见减少，暖和之意越来越见加深。

假玄真道：“你方才此去，必是见着我南宫世家中，当今权位最重的五夫人。”

百维噤声道：“虽闻其声，却未见其面。”

假玄真道：“虽然未见其面，但仅闻其声，已可知此位五夫人，实是天纵奇才，任无心纵是算无遗策，却无一事不在她计算之中。”

百维心悦诚服，道：“正是如此！”

假玄真道：“五夫人必是要你将方才一去多时之事，编造的越是荒谬越好，是吗？”

百维暗中吃了一惊，忖道：“好厉害的角色，连五夫人之算计，也落入他算计之中。”

口中道：“正是如此。”

假玄真道：“你必定以为你方才那些说词，已是荒谬绝伦，是吗？”

百维道：“实是荒谬的很，但望任无心那小子莫要看出破绽才好。”

假玄真鼻孔里冷冷哼了一声，道：“你以为那番说词已是荒谬绝伦，但我看来，却是太不荒谬之极！”

百维呆了一呆，讷讷道：“真……真的？”

他实是无法想象，方才那番说词，若非荒谬，世上还有什么更荒谬的故事？

假玄真冷冷道：“自是真的，只因你心中还是时刻不忘你亲身经历之事，是以说话时，便不知不觉流露出来，只是换了个方式而已，此种心理上之弱点，便形成了你说话间之破绽，你若能完全抛开自己心中所思，而另外编造个绝无相关之故事，任无心便再也生不出丝毫疑心了。”

言词虽然简短，但却中肯已极，三言两语，便切中问题之症结。

百维不禁大是赞叹，暗中忖道：“我方才心中始终未能忘去那莲儿之绮艳，菊儿之清丽，更未能忘去那一段销魂时刻，是以说话间不知不觉将这两人说了出来，又不知不觉描述了一段绮丽之风光，正是借题发挥，聊作发泄……”

他瞧了假玄真一眼，接着忖道：“他方才这番话，说的必是此点……唉！此人当真不是平凡之人，竟能料出别人心底之秘密。”

要知百维亦是心机灵敏之人，是以一经别人点醒，便立可分析出真情。

但想到这里，百维心中突又一动，忖道：“他心计纵然非同常人可比，但却又怎能知道我方才那一段经历？他若不知道我方才那一段经历，又怎会说出这一番话来，莫非……莫非方才那所有发生之一切，俱早已经过周密之计划与安排，而这所有安排与计划，此人也俱都曾经参与其事？”

一念至此，心头不禁泛起一阵寒意。

只听假玄真冷冷道：“幸好任无心还未聪明到此等程度，纵然暗怀疑心，也万万不会看破其中真象，更万万不会窥破你的心意。”

百维道：“但愿如此！”

玄真道：“五夫人除了教你回来编造一番说词，可还交代你什么别的吗？”

百维心头一凛，道：“正是还有交代。”

玄真道：“可是要你为田家村这些人，安排一条出路？”

百维道：“正是如此！”

玄真道：“既是如此，便不可迟疑，你快快去吧！”

百维道：“是！”

当下长身而起，匆匆奔去。

这时距离他入房时不过仅有顿饭时分，但外面之情景，却已大不相同。

方才还在四面游荡窥望之村众，此刻竟都已整理起简单之行李，聚集在长街之上，整装待发。

百维面色微微一变，一掠而前，道：“各位要去哪里？”

村众中有一位年纪看来最长之人，恭声道：“此间已非久居之处，我等虽不愿离开这里，但……唉……但却也只好出去暂避一时，等到任相公大功告成，南宫世家一败涂地之日，再做归计。”

百维目光环扫一眼，道：“但各位人数非少，此去不知可有食宿之处？”

那老人道：“虽然寻不着安居之乡，但聊蔽风雨之处，总是有的。”

百维沉吟道：“各位行列如此众大，一路上必然引人注目，而南宫世家耳目那般众多，各位行踪难保不为其发现，是以各位此去之地，必须十分要妥当安全，否则又与留在这里有何两样？”

那老人枯涩的面容上，露出一丝欣慰之笑容，道：“小人们此去之地，乃是任相公为我等安排的，想必安全的很。”

百维呆了一呆，讷讷道：“任……任相公已为各位安排好了吗？”

那老人道：“任相公方才临去之际，才告诉小人们的。”

百维双眉皱得更紧，道：“不知任相公为各位安排的是什么地方？”

那老人道：“此事连大师都不知道吗？哦，想必是任相公匆匆决定，还未及通知大师。”

语声微顿，接道：“任相公为小人们安排之地，乃是由此东去五百里，一个叫聚贤庄的，任相公还说那聚贤庄主陆大侠，为人不但急公好义，古道热肠，而且挥手千金，绝不吝啬，小人们虽然食指繁多，但去吃个三五年，也绝无问题。”

百维默然半晌，喃喃道：“江湖中若有此等人物，怎地贫僧却不知道？唉！想必是贫僧坐关多年，自对江湖间侠踪生疏的很了。”

那老人含笑道：“想来必是如此，但任相公也曾说过，那陆庄主虽然好义多金，但一向不惹是非，江湖中知道其人姓名的，并不甚多……”

百维道：“是吗？”

忽然抬起头来，接道：“任相公到哪里去了，各位可知道？”

那老人道：“任相公自从听了大师那番经历之后，面色十分沉重，眉宇间似有重忧，自屋中出来，交代了小人们那番话后，便说要去寻个清静之地，稍做休息，略事思索……小人们也不敢多问，任相公便自管去了，但任相公究竟要去哪里，小人们却不

知道。”

百维又目沉吟半晌，沉声道：“任相公所去之方向，各位总该知道的吧？”

那老人略一寻思，指着正东方向，道：“任相公是往这里走的。”

百维见他手指之方向，并非那一片荒坟所在之地，暗中不觉放下了些心事，沉声叹道：“任相公如此辛苦，也该好生休息休息了。”

口中说话之间，已自转过身子，向那老人手指方向大步而去。

那老人凝目望着百维身形逐渐去远，目光仍未移动一下，只是口中喃喃道：“任相公果然所料不错，这位大师果然盘问得甚是详细……”

任无心此刻却早已到了那一片荒坟之外，以鹰隼般敏锐的目光，窥探着坟地中之动静。

他方才出村时，走的确是与此片荒坟相反的方向，出村之后，也曾寻了个隐蔽的树荫，闭目倚树而坐，静思养神。

只见他面色忽阴忽晴，双眉时展时聚，显见，正是为了那许许多多，可惊可疑之事，而思虑忧烦，心情哪里能得到片刻的安宁。

风吹木叶，四野无人，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

片刻之后，他霍然长身而起，在村外绕了个大大的圈子，又寻找片刻，便已瞧见那一片阴森之坟地。

任无心展动身形，在坟地四外，迅速地探视了一遍，荒坟地中哪有丝毫动静？

夜色渐深，但见磷磷鬼火，飞舞于荒坟野草间，令人不由自主心生寒意。

任无心又自迟疑半晌，突然转身一跃，闯了进去，借着天上星光，地下鬼火，一个个坟头搜寻过去，其实他究竟搜寻什么，此刻就连他自己心里，亦是一片茫然，毫无线索。

忽然间，荒草中似有光芒一闪，任无心闪电般一掠而去，俯下身子。

只见荒草中闪光之物，竟是一只银盘，覆面扣在草中，若非星光恰巧射来，映出了反光，那是谁也不会发现的。

任无心目光闪动，撕下一块衣角，包起手掌，将银盘拾起，盘下扣着的，竟是一排清蒸鱼翅，汤汁却都已浸在土中，鱼翅也已凉透，但却仍带着种香甜之气，丝毫未曾腐烂。

四面望去，左面一片地上，竟打扫的甚是清静，再也寻不着别的什么？

只是地上偏偏又摆着些枯草断枝，残瓦败石，若是稍为粗心大意之人，便根本无法发觉这些草石之属，乃是此地经过打扫之后，故意摆将上去，作为乱人耳目之用的。

但任无心心细如发，一眼望去，便已发觉这片草地异常之处。

双目微皱，目光闪动，忖道：“瞧这银盘的形状，必是远远飞来，扣在草中，是以未曾被打扫之人发觉，而盘中鱼翅，竟未腐臭，更可见这鱼翅蒸熟，绝不会超过一日。”

心念一转，接着忖道：“以此情况看来，这片空地上，必曾布下一桌酒筵，后来不知经过什么动乱，将桌上杯盘都震的飞了起来，是以这盘鱼翅才会落入草丛之中，而鱼翅既未腐臭，摆筵

之时，也必定是在这一日之间，也正是百维到这里来的时候。”

但这酒宴是何人所摆，为何要摆在这一片荒坟地中？百维所叙的那故事，究竟是真？是假？抑或是有些属真？有些是假？此地既已显然摆这酒筵，是否此间还另有一处孤坟，地室中也曾摆过酒筵？

最令任无心难以解释之事，乃是：这一盘鱼翅在中原一带，可算得是极为珍贵之物，南宫世家摆下这一席珍贵的酒筵，若是为了招待百维，那却是为了什么？

百维若非南宫世家中之奸细，南宫世家摆下这一席酒筵，便是为了要款待于他，拉拢于他，但这理由亦是勉强已极。

只因谁都可以知道，单凭一席酒筵，是万万无法会使少林护法变心的，这一席酒筵岂非摆的毫无价值？

何况，百维若非南宫世家中之奸细，回去便万万不会编造那一番荒谬之故事！

但百维若真的早已是南宫世家之门下，则南宫世家便更不必在此等地方，摆下如此珍贵之酒筵，来款待于他。只因此时既非摆酒之时，此地亦非摆酒之地。

任无心独立于四面鬼火之中，翻来覆去，苦心思索了顿饭功夫。

他想来想去，只觉此事无论怎么去想，其中都有极大之矛盾。

顿饭功夫的苦心思索后，任无心是否发现了什么？想通了什么？他未说出，别人亦无法猜测。

只见他苍白之面色，绝无一丝表情，只是用那方撕下来的衣角，包起了那只银盘与那排鱼翅仔细地藏入了怀中，这一银盘鱼

翅中，似也隐藏着一些秘密的线索，而任何线索，他都不愿放过。

忽然间，风中传来一阵极是轻微的脚步声，似是有人自远方急奔而来。

任无心精神一震，凌空一个翻身，便已隐身在一座坟头后，行动之迅捷灵敏，身法之干净利落，端的无人可望其项背！

顷刻之间，远方便已有两条人影，先后奔来。

前面的一人，身形小巧，似是个女子，轻功身法竟不在一般武林高手之下。

后面的一人，身材魁伟，黑衣劲装，但轻功却远远不及前行的女子，奔走的已是极为吃力，那脚步之声也是他发出来的。

两人到了这一片空地之上，骤然停下脚步。

夜色中但见这女子明眸如水，娇靥胜花，竟然绝美，只是此刻神情中带着一种狠毒之意，转首向那黑衣大汉厉声道：“二十八件银器，只剩下二十七件，那少了的一件，若不是你拿的，便必定在这里，你就给姑娘我找出来吧！若是找不出……哼哼，姑娘我纵然有心饶你，只怕你也不敢活着回去！”

那黑衣大汉生像虽威猛，但神情间却似是畏惧已极，连身子也在不住簌簌的发抖，颤声道：“菊……菊姑娘，小人天胆，也不敢……”

那绝美少女轻叱道：“废话少说，快动手找吧！”

黑衣大汉恭应一声，果然俯身寻找起来。

隐身坟后的任无心，听了这一番言语，已知这两人必是南宫世家门下，再瞧这少女容貌，竟有七八分与百维口中那妖女相似。

任无心不禁又惊又喜，惊的是南宫世家行事果然谨密，连少

了一只银盘，都不肯放过。

喜的却是百维必定曾经见过这少女，他那番故事中，至少有几点是真的。那么自这少女口中，便必定可以追询出此事之真相。

任无心此刻若是飞身而出，以他的武功，不难在举手之间将这男女两人一齐制住。

但任无心考虑再三，竟未出手，还是隐身坟后，不动声色，他凡事必经极为周密之思考，此番既不出手，自有他的道理。

只见那大汉双手在草丛中疯狂般拨动，满头大汗雨点般落下，直搜寻了将近顿饭时分，那四下荒草都已几乎被他翻了个身，但仍是毫无所获。

黑衣大汉转过身子扑地一声，跪倒在地上，颤声道：“菊……菊姑……娘……”

艳美少女面上似是笼着一层寒霜，冷笑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黑衣大汉伏地道：“小人……小人多年来，无论流汗、流血，从未有过……有过丝毫退缩，但望菊姑娘……念……念在小人这一番话……”

艳美少女面色一沉，怒叱道：“好呀，想不到你也敢自夸功劳了，你难道未曾瞧见我家五夫人，对那些邀功求赏之人所用的手段？”

黑衣汉子身子一震，再也不敢抬起头来，道：“小……小人不敢！”

绝美少女冷冷道：“似你这样猪狗不如的人，我也犯不上亲自动手杀你，你还不自己快寻个了断？等到姑娘我动手的时候，

哼！你就少不得要零零碎碎，先受上几个时辰的活罪了！”

黑衣大汉不再说话，只是伏在地上，不住磕头，叩的满头俱是鲜血。

绝美少女却连看也不看他一眼，缓缓背转身子，道：“等我再回头时，你若还没死，那时……只怕你想死也死不成了。”

仰面向天，轻抚着满头秀发，似是深信那黑衣大汉不敢活着等她回头。

黑衣大汉果然不敢，霍然抬起头来，咬一咬牙，狠狠瞧了那少女一眼，目光中虽然满含怨毒，但手掌却已自腕底拔出一柄匕首，向自己胸膛插下。

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他耳畔间忽然响起一阵虽然轻微，但却极为清晰的语声，一字字道：“你活得好好的，为何想死？”

黑衣大汉身子一震，掌中匕首几乎脱手跌下，转目望去，数丈方圆内哪有人影。

再看那背转身子的少女，亦是绝未动弹，显见根本未听到这奇异之语声。

黑衣汉子这一惊自是非同小可，想开口说话，却又不敢说出口来，一柄匕首悬在半空，哪里还刺得下去。

只听耳畔那语声缓缓接着又道：“我知道你活得正好，是不想死的，是吗？”

黑衣大汉情不自禁，点了点头。

那语声又道：“你若不想死，就快些乘此机会扑上去，将那少女拦腰一把抱住，她万万杀不死你了，而且说不定还另有奇迹发生。”

这话声自是任无心以传音入密之术说出来的。

他内功实是炉火纯青，是以与这黑衣大汉虽然相隔数丈之遥，却仍可将字句清清楚楚逼入这黑衣大汉耳中，而第三者却毫无所闻。

那黑衣大汉纵然知道世上有传音入密这一类功夫，却做梦也想不到世上竟有人能将这类功夫练到如此惊人之地步。

一时之间，他心中自是疑神疑鬼，举棋难定，只因他虽不想死，但对那少女实是积畏已深，要他上去将这少女一把抱住，实比杀了他的头还要困难。

此时那绝色少女虽然仍未回头，但口中又冷冷道：“你的刀可举起来了么？若已举起来了，就快快插入胸膛去吧，免得姑娘多事，也免得你自家受苦……”

冷冰冰的语声，无丝毫暖意。

黑衣大汉忍不住心头又自一寒，但闻耳畔那语声又道：“动手呀！你还怕什么，常言道：自古艰难唯一死，你此刻反正已要死了，纵然是死，不动手也是要死的，动手反有一线生机，若不试试，岂非傻子？”

黑衣大汉抹了抹头上汗珠，忖道：“是呀！我左右都是个死，为何不试试，何况这语声来的如此奇怪，说不定真有奇迹发生也未可知？”

那语声变的更是缓和，但却最是有力，缓缓道：“你此刻可想通了，好好站起来。”

黑衣大汉但觉这语声中似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身不由主，悄悄站了起来，那语声道：“好，扑上去！”

黑衣大汉想也不想，纵身扑了上去。

但他身形还未扑到，那绝色少女已自警觉，霍然转身，怒叱

道：“你……你找死！”

其实她也绝未想到这大汉敢向自己出手，也有些慌了手脚。

黑衣大汉更是惊惶，但已收势不及，只得硬着头皮扑上。

绝色少女也不闪避，冷笑一声，纤手微扬，向他胸膛直劈而下！

哪知她手掌方自抬起，突有一缕尖锐的风声，斜斜飞来，风声强劲。

若是换作平时，这绝色少女势必发现，也可能闪开，但此刻她心神全被大汉所引，根本未曾留意其他，击出的手掌，还未触及大汉胸膛，当下期门大穴，突然一麻。

绝色少女连惊呼都未及发出，全身立刻不能动弹，击出的掌势，也变的软弱无力。

黑衣大汉这一扑将上去，果然将她抱了个结实。

绝色少女又惊又怒，黑衣大汉却是又惊又喜，刹那间两人一齐翻滚在地。

黑衣大汉左足一抬，竟将这少女整个人压在身下。

黑衣大汉揉了揉眼睛，几乎还不能相信此乃真实之事，他望着被自己压在身下的少女，一时间觉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杀了她，那是万万不敢，放了她，那自己岂非便要死在她手中。

突听耳畔那语声又道：“这女子已被你所擒，生杀死活，无论怎样，都由得你了，你要拿她怎样？”

黑衣大汉讷讷道：“我……我……”

目光不由自主，落到那少女绝美的面颜，娇红的樱唇，以及那丰满而柔美的胴体上。

耳畔的语声又道：“你可是还拿不定主意？可是怕日后难逃

她们的毒手？”

黑衣大汉点了点头，目光东张西望，但身子却仍压在那少女身上。

突见一个布包，由半空中直落下来，砰的落在大汉身侧。

耳畔那语声又道：“拾起这布袋，将袋中之物，分成两半。”

黑衣大汉此刻对这语声已是视若神明，唯命是从，闻言赶紧拾起布袋，解开一看，里面却竟是一排已然冷凉，但却未腐败的鱼翅。

他心中虽然惊疑不定，猜不出这鱼翅中究竟有何秘密，将它分做两半又为的是什么呢？

但他却仍遵命将鱼翅分做两半，那语声道：“你压着的少女身子虽然丝毫不能动弹，但颈部以上都可活动，你先将一半鱼翅，塞入她嘴里，强迫她吃下，然后自己再吃下另一半。”

黑衣大汉更是奇怪，猜不出这是为了什么？

俯首望去，只见那少女眼睛虽闭着，但满面都是愤恨之色，牙齿也咬得紧紧的。

黑衣大汉迟疑良久，还是不敢决定是否该如此做。

只听那语声又道：“你性命是我救回来的，难道我还会害你不成？”

黑衣大汉终于下了决心，捏开那少女的牙齿，将鱼翅塞入她嘴里。

那少女自是聪明绝顶的人物，知道在如此情况之下，反抗亦是无用，竟乖乖的将鱼翅吃了下去。

黑衣大汉也皱眉吞下另外一半，心里犹自奇怪，不知那诡异的语声要他吃下这冰冷的鱼翅，究竟是何用意。

而此刻四下已无丝毫声息，那诡异的语声，似已有如来时一般，神秘的消失。

黑衣大汉四下探视，四下搜索，却既不知那语声自何而来，更不知那语声从何消失。

他骤然失去这神秘力量之凭依，心头间不觉泛起一阵茫然、惶恐之感。

既不知自己该去向何处，更不知该如何处置这少女，那情况当真有如大海中骤然失舵一般，非是身历其境之人，再也不会明了这等心情之茫然，惶恐与恐怖。

哪知不到盏茶时分，他这惶恐之心情，竟也突然消失，刹那之间，黑衣大汉但觉一股热流，自丹田小腹直冲上来，极快的遍布全身，体内似是有一股热力要胀破躯壳，暴散而出。

黑衣大汉又惊又惧，俯首望去，那少女苍白的面容，亦已变为火烧一般，虽然在这暗淡之星光下，仍可看出她面色上惊人之变化。

再看她那一双眼皮之中，也不再满含怨毒愤恨之色，反而充满了一种奇异的渴求之色，带着种勾魂摄魄的光芒，瞬也不瞬的瞧着那黑衣大汉。

与其说是向他挑逗，倒不如说是求他怜惜。

她体内显然也正在受着那欲念与热力煎熬，只是身子不能动弹，只能自喉间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将牙关咬得吱吱作响。

黑衣大汉心房跳动也骤然加剧，粗大的手掌，在少女那丰满而又诱人的胴体上不住摸索，看来犹如疯狂一般，又将那少女一身衣衫，撕得粉碎，露出了那晶白的肌肤。

那少女浑身肌肤，都在不住颤抖，双颊更是赤如流丹，眼波

中发出野兽般之欲焰。

但两人却都无法再进一步，只因那少女穴道被点，四肢僵硬的不能动弹。

黑衣大汉欲望不得发泄，行止自然更是疯狂，本在抚摸的手掌，也变得拍打拧扭起来，将那少女的娇躯，拧扭得一块块青肿起来。

那少女非但全无痛苦之意，反似觉得是舒服。呻吟之声，也更是销魂。

黑衣大汉拍打拧扭，却只是要设法解开她的穴道，但以他的武功，又怎能解开被任无心这般绝顶高手所点住的穴道。

伏身在暗处的任无心，默然瞧着这一幕魂销在自己面前事情。他面上仍是石像般深沉冷静，绝不露丝毫表情，只是双目中发出逼人寒光，地上的两人，仍在野兽般扭打，滚动着，全然失去了理智。

任无心思潮却在不住运转，暗中忖道：“菜肴中果然下有迷性的媚药，这一点已可完全证实，但酒筵是为谁摆的？是否为了百维？百维究竟是否南宫门下？百维若是南宫门下，南宫世家为何要摆下有迷药的酒筵来陷害于他？百维若非南宫门下，为何又要撒谎？”

这些问题，虽然仍是一个跟着一个，接踵而来，难以解决，但任无心却似已从这些混乱的问题中，寻得了一些线索。

忽然间，暗中又有一条人影，如飞掠来，看模样竟也是个少女，而轻功身法，却也与先前那少女不相上下。

在地上滚动着的黑衣大汉，自是浑然不觉，他那粗重的喘息，竟已变做一声声野兽般的嘶吼。

黑暗中人影一掠而至，果然也是个容色美艳，眼波明媚的青衫少女。

她目光一瞧，瞧见了地上两人的模样，情不自禁，发出了一声惊呼，但立刻伸手掩住了自己的樱唇，眼神迅快的四下打量一遍。

任无心有心要探个水落石出，虽然见到有人到来，却仍然伏身暗处。

就在这刹那间，后来的青衫少女，突然伸手轻轻一拍，掌声在静夜中听来甚是响亮。

此声刚落，十丈外似乎也有掌声一响，接着在二十余丈外又有掌声一响。

这清脆的掌声，竟是一声接着一声，远远传送了出去。

任无心双眉一皱，似待有所动作，但这时荒坟四面，突然燃起了一圈火把。紧接着，那青衫少女身形已又没入黑暗中。

黑暗中却另有两条黑衣大汉奔去，手提一桶冷水，向地上两人当头淋了下去。

那少女与大汉被冷水一泼，神智突然清醒起来。

那大汉怔了半晌，翻身一跃而起，目光四转，面上突然现出难以描述的惊骇之色，脱口狂呼一声，向黑暗处奔了过去，

手提水桶的两条大汉，只是冷冰冰瞧着他，既未拦阻，亦未追赶。

但那黑衣大汉身形方自没入暗处，立刻发出一声惨呼，呼声惨厉可怖。

显见暗处还伏有他人，黑衣大汉已遭了毒手。

而那少女因穴道被制，仍是不能动弹，神情间亦是惊怖已

极。

前后不过是刹那间事，而所有情势，俱已大变。

任无心虽知南宫世家组织严密，但却也未想到他们调动人手，竟有这般迅快。

霎眼间便已将四面全部包围，当真犹如神兵神将，来自天上一般。

火光闪动，风声呼啸，四下仍是寂无人影，也不知四面究竟有多少南宫门下的埋伏？

任无心纵然艺高胆大，此刻心中也不由自主，但觉一股寒意直冒上来。

若论他的武功，要想闯出这四面埋伏并不困难，可怕的只是南宫世家调集门下既是这般迅速，则此地想必定有南宫世家中之主脑人物坐镇，那素手兰姑也多半在此，无论他冲向何处，南宫门下必将传声告警，顷刻间兰姑便可赶来。他人单势孤，对抗兰姑一人已是力有不逮，对方只要再加上皇甫少虹或是其他任何一位高手，任无心便休想活着回去。

这优胜劣败之势，任无心转念之间便分析的清清楚楚。但情势已然如此，更不能隐身不动，坐以待毙。

只听一阵尖锐的哨声响过，那四面燃烧的火圈，便渐渐向中央缩小。

再瞧空地中那条大汉，已抱起那绝色少女隐身而退。

火光闪动，越来越见炽烈，夹杂着一阵阵沉重的脚步声，有如惊魂撼鼓，动地而来。

任无心力贯五指，在坟头挖起几块土石，转目四望，但见东方火光最密，西方火光最疏。

任无心暗暗忖道：“我若是南宫世家，必定在火光最疏之处，设下最强的埋伏，好教人去自投罗网，我正好将计就计，声东击西。”

虽在此等危急状况之中，但他行事仍不慌张，每一行动，都经过极为周密之思考。

先将自己置身于对方之地位，再设法安排自身之对策，这正是兵法之中最最精奥之理。

任无心一念至此，当下再不迟疑，抖手将第一块泥土投入西方两丈前荒坟间最阴暗之处，跟着将第二块泥土投至四丈外阴暗处。

等到他第三块泥土出手，四面果已骚动，东、南、北三方的火光，已都向西方抱抄过去，奔腾的脚步声中，还夹杂着一声声轻微的叱咤。

任无心精神一振，拧腰奔向东方。

只是他并未凌空飞跃，而是贴地奔行，有如狸猫般无声无息的穿行于零乱的坟头中。

抬眼望去，东方的火光果然都已转开，前面黑沉沉的，连鬼火都已消沉。

任无心松了口气，暗自估量自己只要提气三个纵身，便可掠出这一片荒坟。

那时纵然有人超速来，也休想能追得上他。心念一闪，耸肩而起，身法之快，黑夜中几乎令人目力难见。

哪知他身形方起，黑暗中竟突然发出一声冷笑，道：“任无心，果然是你，你果然中计了，哼，下来！”

五点寒芒早已在说话时划空击出，分击任无心前胸后背。

任无心大惊之下，也不知射来的是什么暗器，哪敢伸手去接，只得一沉真气，落了下来。

他惶乱之中，也无暇顾及自己落足之处，竟是一片毫无隐避的空荡之地，而四面却是长草荒坟，每个坟头后却可能都有埋伏。

只听黑暗中一人冷冷道：“任无心，此刻你前后左右，俱伏有高手，只要你动上一动，至少有九十道暗器要向你身上招呼，你躲得了吗？”

任无心虽不相信四面真能发出九十道暗器，但却又不得不信，只因此时此刻，他突然发觉自己一切行动，都似早已被人料中。

对方竟似早已知道他的计算如何，是以先布下那火光脚步声等种种疑兵之计，却将高手都伏在此地的黑暗中，等着他自投罗网。

常言道：“知己乱彼，百战百胜。”

此刻任无心行动既被对方摸得清清楚楚，还有何胜算之望可言？

而对方这人物究竟是谁？怎会这般厉害？任无心却全都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刹那之间，任无心掌心已沁出冷汗，他平生所受惊骇虽多，但却要以此次为最。

黑暗中那人又冷笑道：“百忍、百代，俱已投入了我南宫世家门下，就连你身旁那百维，也都是我门下之人，你孤身一人还能与我南宫世家相抗吗？只是我家夫人念在你也是一条汉子，不忍杀死了你，是以才让你活到现在！”

任无心暗中一凛，暗忖道：“百忍师兄弟果然已投入南宫世家……呀，不对，他们若真的投入南宫世家，为何要相告于我？这目的想必是离间之计……但我此刻已落入南宫世家网中，他们已算定我无法逃走，是以纵然将实话说出，也无妨碍……”

刹那之间，他心中已将此事反反复复想了三次，犹自不能分解真假。

黑暗中又有人说道：“依我看来，你不如也归顺了我南宫世家。”

任无心想也不想，突然笑道：“好，在下归顺了！”

举步向发话处走去。

黑暗那人中厉叱一声，道：“停住，难道你真的不怕暗器？”

任无心笑道：“在下已归顺于南宫世家，难道还动不得吗？”

黑暗中那人冷笑道：“你当咱们全是呆子不成，嘿嘿！以你这般诡计多端之人，口中言语岂能令人相信？”

任无心苦笑道：“阁下既不相信，在下亦是无可奈何。”

黑暗中突然抛出一只锦囊，落在任无心足畔，那人道：“你若真心归顺，就请先将这囊中药物服下，我南宫世家绝不会亏待于你。”

任无心拾起锦囊，竟连看也未看一眼，便随手藏入了怀里。

黑暗中那人叱道：“你这是做甚？”

任无心微微一笑，道：“你们若真要任某服下此包迷药，大可先以暗器击伤任某……”

说话间竟一步步向黑暗中发话之处走了过去，口中接着道：“那时任某已毫无反抗之力，莫说一包迷药，便是十包迷药，也只有被你们强迫服下了。”

他面带微笑，步履从容，看来似是镇静已极，其实掌心早已捏了一把冷汗。

但说到这里，他已向前走出七步，黑暗中竟毫无动静，更无一点暗器袭来。

任无心暗中松了口气，接着道：“但你此刻舍易求难，为的只是你们的高手此刻并未在此，这只不过又是你用的疑兵之计，是吗？”

“是吗”两字出口，他身子已站在那发话处的坟头之前，四下仍无动静。

任无心不禁大喜，扬手一掌，向坟后挥了出去。

此掌无论是否得手，只要掌力一动，他便要立刻旋身而退，再有两三个起落，便可掠出这一片充满危机之阴森坟地。

哪知他掌力还未发动，突听身后有人冷冷道：“别动！”

这一声别动，实有如一支冷箭一般，笔直射入任无心之心底。

任无心心头一寒，大惊转身。

只见远处火光仍在闪动，那闪动的火光，衬着三条黑衣人影，当先一人，赫然竟是素手兰姑！

兰姑身旁一人，满面俱是诡笑，正是皇甫少虹。

兰姑身后还有一条人影，穿着宽大的长袍，竟是背向着任无心，负手而立，神情显得甚是悠闲，似是在观赏着火光闪动中的景色一般。

此人身形并不高大，双手俱都藏在黑色长袍之中，头发高高挽起，也分不出是男是女。

任无心瞧他神态，心头一动，忖道：“莫非这就是南宫世家

在这里的主要人物？”

仔细瞧去，只觉人影似是十分熟悉，又似从未见过，但他纵然用尽心思，却也想不出此人究竟是何等人物？

而此刻情况实也不容他多加思索，只因他平生唯一的敌手，此刻便在他面前。

他目光凝注着兰姑藏在衣袖中之双手，丝毫不敢移开，他暗中调息，气达四肢，只要兰姑衣袖微微一动，他便要抢先出手，免得兰姑占了先机，自己便要落入必败之地。

皇甫少虹阴森森诡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任无心，你莫非活的不耐烦了吗？嘿嘿！你且转头瞧瞧，身后是什么？”

任无心非但身子未曾动弹，就是连目光都未曾转动一下。

皇甫少虹咯咯怪笑道：“你为何不转身？可是不敢转身吗？”

任无心全身真气俱已进入饱和状况之中，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无论别人说他什么，甚至出口辱骂于他，他也无法开口说话。

皇甫少虹大笑道：“好，你既不敢转身去瞧，本座不妨告诉你，此刻你身后已站着本门七十二地煞中五大高手，除了两位当代暗器名家外，其余三位，俱练有最最阴毒之掌力，你无论中了谁一掌，都要痛哭惨呼七日七夜，然后不治而死！”